

第十九章

离着“老汾河”十余里附近，是一座小山，但多的是林木深郁，有的是形势险峻，敖楚戈把方亮、开明堂二人藏在一处断崖之旁的凹穴里，凹穴外面，他还草草用树枝野草搭了一个陋篷，以便聊迹风雨。

选择这样一座山，自然的为了隐密，但选择了这样；处断崖之旁来藏人，敖楚戈却另有深一层的计较——若是万一被对方寻了过来，他还可以藉着悬崖这险拿两个俘虏胁迫敌个不敢妄动；悬崖下面，深有百尺，且怪石嶙峋，遍布崖底，如果有两个活人在崖边装腔作势，倒是颇可收到恫吓之效的。

已快是黄昏的辰光了。

敖楚戈设法猎了一只野兔，除毛剥皮，清除内脏之后，他又将野兔洗净，找了个低洼处所，他燃起一堆火，用树枝架起野兔来烧烤，烤到油香四滴了，他才提着整只黄焦焦，油腻腻的兔子，来到那临时选搭就的“行宫”兼“牢房”之内。

这只烤兔没加什么作料，至少没有醮盐上去，但野兔肥大腰厚，烤熟之后，倒也香味扑鼻，引入食欲，尤其在这种环境里，不能说不是一顿盛餐了。

方亮与开明堂二人的穴道仍然受制——这一点，敖楚戈是不愿轻予冒险的——两条“龙”，如今都已成了萎地的草蛇一个侧躺着，一个半靠在石壁上，两人的气色都十分灰黯，但却不全是生理上的反应，多系心理上的影响。

面对着二人盘膝坐下，敖楚戈伸伸手只替他们解开了“哑穴”，然后，他把鼻子凑上烤兔，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笑吟吟地道：“二位老哥，饿了没有？”正待用午膳之前便被生虏了来，如今业已旁黑了，方亮与开明堂岂有腹中不饥的道理？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岂肯甘心示弱？两个人目光怨毒的平视着，没有丝毫反应。

敖楚戈拾起那只黄焦油滴的烤兔，在方亮与开明堂面前转了转，香味飘漾中，他和颜悦色地道：“如果饿了呢，我们就共享这只烤兔子——我自来反对虐待俘虏，尽管似二位这样混帐的俘虏亦然，但设若二位不饿，或者不屑于接受我的供奉，基于自尊心的驱使和胜利者的虚荣，我亦不便非要拍这马屁不可。”

方亮和开明堂仍然扳着面孔，没有一点表示及答复。

撕下一只兔腿，敖楚戈“啧啧”有声地开始啃咬起来，他故意夸张了“吃”的动作及强调色香的诱惑，把食欲的内涵大大地扩展了……方亮干脆闭上了眼，也不知是出自本心抑是特为显示，他脸上是一派讨厌卑夷之色。

开明堂也好似不见不闻，但敖楚戈已经注意到这位“毒龙”在努力抑制吞咽口水的细微举动了。

嘴巴大声砸响着，敖楚戈道：“荒山僻野里，要找好东西并不太容易，这只烤兔，我认为业已是上上佳者了，二位的看法怎么样？可能二位不爱吃这喷香焦脆的油黄兔肉？”二人依旧不作反应。

大吃大嚼着烤兔肉，敖楚戈满嘴满手的油脂，他的上下齿十分有力，有节奏地交替运动着，一时舐唇，一时砸舌，一时透气，一时吸吮，吃得好

香，好有味道，一边吃，他一边含混不清地道：“两位老兄真的不想尝尝？的确别有风味哩……”再也忍住了，开明堂咬牙切齿地道：“姓敖的，要杀要剐，你不妨早早动手，使这种无赖手段，不只下作，更且透着你的幼稚无聊！”

吃吃一笑，敖楚戈道：“幼稚，无聊？你错了，老开，这不但不幼稚，更不无聊，相反的，这还是一种非常高明又仁慈的方式；按照我们之间的纠葛而言，我宰杀你们并不为过，但暂时我不想这么做，只要彼此都能退一步容让，人又何苦要弄得血糊淋漓不可？”开明堂怨恨地道：“你做的好梦，敖楚戈，你休想‘十龙门’会放过你！”

敖楚戈慢条斯理地道：“话不要说太满，老开，情势变化到这步田地，谁将放过谁可还真不敢保准呢，你以为你们就吃定我了？笑话！”

猛地睁开了眼，方亮粗声哑气却十分虚辱地道：“姓敖的，死到临头，你还卖的那门子狂？我‘十龙门’对付你这杂种，仍有绝对的把握，你自己心中有数。”

摇摇头，敖楚戈道：“不然，方老兄，大大的不然！”喘了几口气，方亮恶狠狠地道：“盲目自大的东西？”敖楚戈道：“不，我既不盲目，更不自大，我还非常小心，非常慎重，非常客观的，作过分析研判，二位，让我说与你们听；贵‘十龙门’中，真正上得了台盘的，只不过是令十位龙兄龙弟，再加上老童直属的‘赤胆六卫’。我们先讲十龙，阁下二位难弟是棉花店里烧了灰——免弹(谈)了，‘蛟龙’胡昌也废了一只招子，他的功力要打上一个对折，‘翼龙’郑天云肩上那一家伙伤筋动骨，因此他那条胳膊使唤起来，便一定不灵便了，十成本事亦将打掉三成火候，‘白龙’尤少君受伤亦自不轻，如今算算，只能说堪堪合口，他在运功使力上说，怕也难以发挥平素的水准，现在算算，十龙之中，称得上原来份量的，只有五龙而已了！”

重重一哼，开明堂道：“姓敖的，只这五龙，也一样足够送你上道而有余！”

敖楚戈心平气和地道：“如果五龙一起，或者可以，但是你也不想想，你们都顶的是人头，莫非我就长了颗猪头？你们会动脑筋，我的名堂伯也不会少，我岂会楞到那等地步，去和五龙硬碰硬的拼？当然不！”有些不安了，方亮插嘴问：“你，你又想出什么坏点子？”敖楚戈低沉地道：“这不是坏点子，我的方老兄，这是计谋，江湖上是战争，往往与大军对阵有异曲同工这妙，斗智胜于斗力，兵在精而不在多，列位人数上占着绝对优势，但未必个个俱属精粹之才，我呢？一个人便是我的全部实力，不精也非要精不可，所以，我便只好小心翼翼，同各位妥为周旋了……”开明堂冷冷地道：“你便能上了天，也只得一个毛人，再怎么‘妥为周旋’，你又会有什么制胜之道？”连连点头，敖楚戈赞许地道：“好，好，问得好，所谓‘用将不如激将’，虽说这乃是我的机密，但我也不妨明告二位知晓；我对付二位的那干拜兄拜弟，自是不会采取正面硬干的下策。

我要用游斗的方式，以伏击、狙袭为主，并以诱骗、欺诈，乘虚截弱的手段为辅，各个击破，分而歼杀，敌明我暗，正乃施展此项策略的有利因素；再说二位一定也明白，不论你们‘十龙门’也好，‘六卫’亦罢，人一聚多，我自是双拳难敌，但，若是单挑单，一对一，就连二位的大阿哥童寿春算上，也不是我的个儿，所以，这又是我进行这种制敌技术的另一优点……”两条龙沉默了片刻，方亮又悻悻地道：“这不过只是你个人的如意

算盘罢了，事实和企图往往差得很远，再说，他们也不会任你达到这种卑劣的目的！”豁然大笑，敖楚戈道：“当然他们会竭力阻止我，问题是，他们阻止得了么？就如同我俘虏了二位，也必是他们有心防止而事实上又防止不住的！”

开明堂愤怒地道：“这只是第一遭，他们未曾料及方才着了你的道，下一次，恐怕你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咬了一口兔肉在嘴里细细咀嚼，一面品着滋味，敖楚戈纯像一派“成竹在胸”，对方亮之言有所不值一论的轻蔑神态。

心里火气顿旺，方亮瞪着眼道：“不要以为你有什么大不了。姓敖的，我说过这第一次算你侥幸，只看下一遭你再如何得手吧？”咽下了口中的兔肉，敖楚戈笑眯眯地道：“容我再点化你，方老兄；每种策略、每样计谋，在未曾使用之前，都有其第一次，样样般般的不同方法，也就有样样般般的第一次，可谓千变万化，也就防不胜防，这一遭，我第一次使了‘调虎离山’之计，下一遭，说不定我便会用‘金蝉脱壳’、‘釜底抽薪’‘瞒天过海’或者其他什么‘猪吃老虎’等等邪门鬼道，总之，都将新新鲜鲜的有它第一次；只不过，我怀疑贵‘十龙门’那些位人王，还经得起几个第一次罢了……”方亮几乎鼓炸了肺，气得独自在那里咻咻喘着，一张面孔全泛了灰黄带紫，却一时找不出话来反驳人家……”敖楚戈温柔地道：“别这么糟塌自己，方兄，我知道你身上的创伤已渡过了危险关头，不至于再恶化下去，但却仍须注意珍摄静养，否则，万一触了业已稳定下来的伤势，就伯华陀重生也救不了你的命啦。”

锉着牙，方亮的声音抖索索的进自齿缝：“你休想拿这个来恫吓我，死就死吧，天下人哪一个还能长生不老？”敖楚戈微笑道：“好死不如赖活着，方兄，何苦如此想不开？”方亮激愤地嘶吼：“你这狗娘养的……”开明堂急忙劝道：“三哥，你平平气、静静心，眼下的光景，你犯得上和这厮妄动无名？他可不正巴望着我们自己戈伤自己，由他看着热闹？”深深呼吸着，方亮竭力压制着胸膈问那一片澎湃汹涌的怒潮，好一阵，他没有开口出声，然而；形色却已逐渐缓和下来开明堂凝视着敖楚戈，冷硬地道：“用不着竟绕弯子扯些闲篇，姓敖的，你到底心里打的什么谱，不防明着抖露出来吧！”敖楚戈大口大口吃下了好些兔腿肉，又吮了吮手指上的油渍，方才安详地道：“我不是已经说清楚了？用你二人的性命，向老童交换一个承诺？”开明堂阴沉地道：“放你一马的承诺？”笑笑，敖楚戈道：“别说得这么难听——事实上尚不止此，我必须他立督保证，水不再寻仇生事才行，更明白地讲，就是除非他答应彼此之间的梁子一笔勾消，将来不再侵犯于我，你二位的性命方可保全！”

开明堂缓缓地道：“如果我们大哥不允呢？”敖楚戈轻轻的，但却煞气洋胜地道，“那么，他就只有来收你们的尸，然后，再准备同我火拼到底！”

哼了哼，开明堂道：“若是如此，敖楚戈，你不见得有多大的希望！”敖楚戈不带一点笑意地道：“恐怕未必吧！老开，前面我已言明，对付贵‘十龙门’的那些位，我有我独特的战法与策略，一旦大家真豁了开来，鹿死谁手实未敢定，就算打个最坏的譬喻吧，也势必是两败俱伤的局；老开，我便是上道，贵兄弟伙中，大概也少不了够抬轿子的人数来抬我一遭走！”开明堂恨声道：“你这是狂妄！”

敖楚戈道：“是不是‘狂妄’，可惜你二位不一定能见得着；想想看吧，

大家好来好去,化干戈而为玉帛,还是非要弄个至多也只是同归于尽的结果?这就全在老童以及其他各位龙兄龙弟的身上了……”沉默了,开明堂的脸色却显得十分阴晦幽暗。

此刻,方亮又沙沙地启了声:“敖楚戈,你他娘的也真是胆大生毛,就凭你这一个孤伶伶的熊人,居然就敢冲着我‘十龙门’整个一帮子来,你他娘简直不是疯,就是痴!”

嘿嘿笑了,敖楚戈道:“这顶高帽子我戴不上,方老兄,我可不是‘冲’着你们去,乃是你们钉着我来算计我的,人急上梁。狗急跳墙,被你们逼得无路可走,我不豁上命周旋周旋,莫不成就伸长脖颈白挨你们的刀?”开明堂忽道:“姓敖的,‘赤服六卫’的伍至宽,你可是取了他的命?”摇摇头,敖楚戈道:“我想要同列位谈斤两,怎会下这种毒手把路子堵绝?姓伍的身上中了七剑,固然相当够受,但尚不致要命,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方亮却也记起了另一位,他忙道:“那,许老铁呢?许老铁你该一样没杀死他吧?”敖楚戈道:“当然,只把他废了而已!”

呆了呆,方亮随即怒道:“什么?你已废了他?”敖楚戈淡淡地道:“我只要他的两只手,这家伙我看着比较不须眼,老早,在‘瓦窑山’的当口,他就一Dc再喝着要与我比划,态度十分恶劣,似此类眼高手低、惯于张牙舞爪却实则满肚子杂草的角色,我一向最是讨厌,所以,在今天这个机会里,我便好好的教训了他一下,但我手下留情,只斩了他那两只巴掌而Si”方亮喘息着叫:“斩了他一双手,你却居然还称‘留情’?”敖楚戈冷峭地道:“一点也不错,依照我的多年作风而论,本来该把这混帐狗操的凌迟了才对!”

望着敖楚戈那张冷酷寡绝的面庞,那流露在眉梢唇角的阴森气息,方亮不自觉背脊上簌簌泛寒,他体会得到,敖楚戈并不是仅在口头上说狠话而已!

开明堂又沉沉地道:“姓敖的,还有件事,你能不能也说明白?”敖楚戈道:“请。”

开明堂面带迷惘地道:“‘瓦窑山’那一战,后来你是怎么脱身的?到底你早就逃离了那个附近,还是一直隐藏在山上什么地方?”眨眨眼,敖楚戈道:“我一直就藏在山上,而且,距离你们并不太远。”

开明堂惊愕地:“你,你一直就藏在‘瓦窑山’上?”敖楚戈道:“就在山坡那片林子的附近。”

方亮插嘴道:“胡说,我们来回找,全山上下全都搜遍了,怎么没发现你?”敖楚戈得意洋洋地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我是把自己活埋在一条斜竖起来的山岩下头,就在那条山岩上,还听到韦海、余上服、尤少君他们站着说了半天话呢。”

透了口气,方亮呐呐地道:“呢,你是说,你把自己活埋在山岩下的泥土里?”敖楚戈道:“正是,我利用那条山岩斜竖在地面上的角度,顺着中间的隙缝往里挖,幸好泥土很松软,挖到可容我身子蜷曲进去那样大小的一个洞穴后,我就把自己硬塞入内,再把浮土刮铺到我全身,并在把自己掩埋之前尽量将四周的草丛弄’到不露痕迹——说起来很简单,可是当时却费了我吃奶的力气,真艰苦碍……”开明堂似乎像听人在说什么神话故事一样,不觉津津有味地道:“你全身埋进土里,却又用什么呼吸?我记得打你失踪到我们撤离‘瓦窑山’,足足有好几个时辰的功夫,莫非你闭气能闭那么久?”敖楚戈道:“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找到一根空心的草茎,呼吸颇不顺畅,

但却总能透气不被窒息，靠了这玩意，我勉强撑了过来……”开明堂赞叹地道：“你可真有些邪门道……”一瞪眼，方亮提高了嗓门：“老四！”

突然醒悟到自己的语气，开明堂不禁十分尴尬，他赧然道：“呢，三哥，我的意思是说，姓敖的意会弄这等下三流的鬼名堂……”方亮倏然道：“雕虫小技，根本不值一论！”

敖楚戈慢吞吞地道：“那等场合，只有‘雕虫小技’，才是救命的法宝，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大有谋图之能，小有为帅之功，却也鸟用不管，譬喻列位，一个个皆是朝廷之雄，一方之尊，怎的竟连我一根汗毛也没捞着？”方亮张口结舌了一会，方才结结巴巴地道：“你，你不用嘴狂，这全是侥幸！”

大笑一声，敖楚戈道：“方老兄，如今你落在我手，而为阶下之囚，倒请你也想想法子‘侥幸’一遭给我看看？看你怎么‘侥幸’逃脱法？”顿时，方亮连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了！

开明堂立即插嘴为他三哥解困：“姓敖的，话不是这样说，我三哥他如今身受重伤，并未痊愈，自是无法可施，否则，恐怕你也未必能一定困得住他！”

方亮见抓着了道理，便鼓着气道：“正是如此，哼哼，若非我身上受了重伤，现下尚未痊愈的话……”敖楚戈嗤之以鼻：“娘的，你们也别忘了，我拿码子开步跑的辰光，可也是囫囵的不成？”开明堂又道：“但至少没有人制住你的穴道吧？”敖楚戈揶揄地道：“没有，但各位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否则，你们能饶得了我？如今二位穴道受制，比起我当初的利落法来，可就不堪并提了。”

两条龙又气闷的不再开口，无论他们怎么顶驳、如何声辩，此际受人挟持乃是不争的事实，再把口气放大放狂些。临到头来，该吃什么等样的瘠还不是一样照吃？只此一点，业已足够叫人泄气的了……敖楚戈顺手把吃剩了一小半的烤兔抛到外面，并且装做没有看到方亮与开明堂那种贪婪义惋惜的表情。他在裤管上揩擦着双手的油污。边轻描淡写地道：“还有一桩事，也是要用二位老命去交换的。二位可猜得出来是桩什么事？”咽了口唾液，开明堂没好气地道：“你是满脑子鬼名堂，叫我们打哪里去猜？”敖楚戈道：“我要用你们去换回三万两银子！”

两个人一起叫：“还要用我们去换银子？”点点头，敖楚戈道：“不错，整整三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就是你们为了绑架那‘大南府’鸿利粮行’赵可诗的独子，从赵可诗手上拿去的那一票银子！”

方亮怒道：“那是我们理该得到的花红，更是释放肉票的代价！”敖楚戈道：“然而列位的一切策划与目的，却并非为了这档子事，这全是表面功夫，只是设圈套来算计我的，我已吃了你们的亏，受了你们的害，而你们既然志不在赎银上，我这背黑锅、上洋当的替罪羔羊，就应该获得这笔赎银作为精神上、肉体上受苦受累的补偿！”方亮嘶哑地叫：“胡说，你这是强词夺理！”

敖楚戈道：“在我这一边看起来，却认为理所当然！”开明堂瞪着眼道：“敖楚戈，固然我们这一次行动主要是为了围袭于你，但是，在手段的运用上，捆绑那赵可诗的儿子赵根泉也是我们必须完成的过程——与任何相同性质的买卖无异，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因此，我们便有权收下这笔赎银，纵然是附带的利益，我们亦受之无愧！”敖楚戈道：“不过，我被刀刚斧刺，遭受

了恁大痛苦，就等于从鬼门关上打了一转儿回来，这笔帐该怎么结算？我受赵可诗那老小子的请托出面摆平此事，你们却半点面子不给还当场叫我见彩，我在声望、名誉上的损失又该如何补偿？”方亮脱口道：“那是你的事！”

点点头，敖楚戈心平气和地道：“当然，当然是我的事，所以，我也就要用我的方法来解决我的事，二位只不过是手里存着的一点本钱罢了！”

方亮气吼吼地道：“你不能利用我们……”敖楚戈笑道：“这不是‘利用’方老兄，这只是‘交换’对你们便宜，对我却大吃其亏的交换！”

开明堂愤然道：“这种跋扈无理的要求，你还认为是吃亏？”搓搓手，敖楚戈道：“可不是？老开，你想想看，二位的性命该多值钱？至不济，也不会贱过区区三万两银子吧？以二位的身份，以贵‘十龙门’的财富来说，三万两银子又算得了什么？何况遍地皆是，凭各位的本事，将来何愁找不回三万两甚至三十万两？然而，一旦二位的老命被淹掉，任是大罗金仙，也再捏造不出一个方亮、一个开明堂来了呀！”

方亮咒骂了几声，赌气不说话，开明堂却恼火地道：“敖楚戈，你又要用我兄弟二人的性命做为了结纠葛的条件，又要用我们来交换那三万两银子的赎金，你到底还有没有个完？”敖楚戈一笑道：“只此二桩而已，其实二位生命珍贵无比，当然不止此两项代价，但是我出家人不贪财，合宜就好，合宜就好……”嘴里咕嘟着，开明堂道：“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我大哥他们谈判？”敖楚戈道：“事不宜迟，打铁趁热，今晚上我就去。我先找他们，总比他们先找到我好！”

犹豫了一下，开明堂又道：“姓敖的，我问你，如果你栽了跟斗，被我大哥他们擒住了怎么办？”敖楚戈道：“这怕不太可能，打不打得过是一回事，至少，逃的本领我还有！”

开明堂忙道：“我是说假如的话！”

想了想，敖楚戈道：“那就只有认命了，还能怎么办？”开明堂揣揣地道：“难道你不打算把我兄弟二人的下落告诉我大哥？”敖楚戈摇头道：“不，这样至少我还能多活一阵，吐露了你们二人的匿藏之所，童驼子没有了忌惮，我岂不是自己在催自己的命？”开明堂道：“你若不招，我大哥会刑死你的，他会叫你受尽折磨而死！”

敖楚戈叹了口气，道：“若是那样，怨我命苦，但可怜二位住在这荒山僻野，创伤未愈，穴道受制，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便不道豺狼虎豹之吻，也必将饥渴过度而亡，假设事情到了那步田地，说不得二位也就只好陪我阴曹地府，同走一趟了！”

开明堂又急又惊的道：“姓敖的，我兄弟人伤后被掳，你既俘了我们前来，就有责任在身，焉能任将我兄弟弃置此处，不理不顾？”敖楚戈道：“所以，老开，你就多祈祷我此去平安，全身而回吧，否则，你二位恐怕就要替我垫背！”

开明堂急迫地道：“这简直毫无人道，不顾一点江湖义气吃吃笑了，敖楚戈道：“娘的，‘瓦窑山’下，你们贵‘十龙门’以众凌寡、血刃相指，又几时考虑过人道？讲究过一：星半点的江湖义气来着？”重重；哼，方亮接口道：“甭和他扯这些蛋，老四，他不落入大哥手中便罢，否则，我不信凭大哥的手段逼不出他的实话来！”

敖楚戈笑道：“童驼子就算真能拿住我，除非他不想叫你两人活了，伯他也不敢往绝处做，便是他到底横了心，二位，我也有自己解脱痛苦的方法，

只是到了那时，‘十龙门’中连二位的性命加上，只存下一半，业已烧了高香啦！”方亮气恨地道：“我们不受威胁不受恫吓！”敖楚戈道：“现在不要嘴硬，方老兄，待到那荒山寂寂，天地不应的绝望辰光真个临头，你要是还撑得起来，那才叫英雄，不过你记住一句话，自古艰难唯一死，尤其是漫长的，受尽煎熬与恐怖的死，更要不易令人忍受，如若彼此全到了那等关头，别的不敢说，光谈了结自己，我就要比二位痛快得多！”

顿了顿，他又接着道：“说到此处，不禁令我想起在‘瓦窑山’上，那活埋自己的经过来，那可真是一种可怕的、阴森的，叫人作呕的感受；一片黑暗，一片幽冷，一片腐湿及沉闷，泥土的气息委实难闻，它会令你连想到许多，譬如死亡，水久的沉寂，以及一切皆与你再无关系的静止……一个人失去他在世上的名份、活动力、也失去环境中的自我，失去了亲人的呵护，友戚的交往，甚至仇敌的怨恨，完完全全从一个原本有你一份而如今彻底剔除的人间被屏弃，实在是一件痛苦至极的事，你必须忍受漫无止境的黑暗、寂静、忍受那种阴冷霉潮的逐渐浸蚀，忍受虫蚁的啃咬，地气吸吮你的骨肉，更须忍受人们对你不尽不实的抑扬、追念或是咒骂、侮辱……静止即是无为了，任什么也没有了，一想到这里，二位，我便很不想死，想到不能死，也绝不可以死……”目光注视着对面两张泛灰的脸孔，他沉沉一笑：“相信二位也和我是一样的想法吧，好死，也远不如赖活着……”长长舒了口气，开明堂这才发觉，他业已是一身的冷汗。

方亮的双眸中却似浮起了一层水雾，水雾在微微颤漾，颤澜里，幻映起那等空茫、窒怖，又悠忽的张悯同畏怯，瞳孔的两点里却透露着强烈的闪亮——那是对生之渴求，对生之盼望行了，敖楚戈知道，自己的一番话已经深深透进了这两龙的心，激起了他们对活下去的急切希冀；更加强了他们对死亡的怨恨；敖楚戈的目的便在于此，只要这二位想活不想死，他干起事来就要顺当多了。

缓缓站了起来，他悄无声息的退出了崖穴草蓬之外，他要叫对方再多沉思一会，要对方把生死的热爱越加浸渍入抗拒的黑暗中。

天早黑了下來，山上的空气有些儿泛凉，但很清洁，他深深的呼吸着，肺部充满了冷冽的空气，由于冷，微微带点刺痛的感觉，却相当畅快。

他站在那里，凝望着夜空北边的一颗孤星，星芒闪烁，在漫漫幽暗的空际上，特别映出那一股倨傲独尊的不祥光彩，敖楚戈不自觉地把自己比做那颗孤星，他希望在孤星的四周，不要再被其他的星辰包围或遮掩了才好……还要再等一会他才走，山上的夜景不错，又有清凉空气享受，他何不多待片刻也？好叫“十龙门”那些灰孙子们再多焦急一阵。

良久。

他转回身来，又走向草蓬下面，他准备去进行他的计划了，自然，他不会忘记，在临行之前要使那两条龙重新失去说话出声的机会。

小心检点，巨细无遗，这才是办事成功的法门之一，敖楚戈不会疏忽这些。

刚刚潜进“文昌庙”边的那条巷子，敖楚戈已觉出那一股特异的气息来——这是一种十分古怪又诡密的情景，自乔忠的家门口起，连着两户人家都敞了大门，高挑着灯笼，里里外外也掌亮灯火，看过去明幌幌的，亮灼灼的，然而，却非常寂静，寂静宛若鬼域，在如此森森的死寂里，只有乔忠家的客堂上人影绰绰坐着几个人，另外连接着的两户人家，仅是门口孤幌着一

条游魂似的身影而已……敖楚戈知道，紧邻乔忠隔壁的两户人家，也早被“十龙门”强租了去，做为他们发号施号的临时巢穴，但是，令敖楚戈感到狐疑不安的，却乃眼前的形势，既不见戒备森严，亦不显剑拔弩张，甚至连丝毫紧迫的气氛也没有，就更别提那种愤怒焦灼，群情激昂的报复气慨了……屋里屋外，好冷清、好深沉、好幽静，那客堂里的几个人形，门外幌荡者的孤单人影，便像是连扯着把空气也凝冻搅寒了。引着不知情的疑惑者到一个梦魔般邪异阴凄的境界中去，将这眼前的怪诞场面摆布成一副变幻莫测的魔狱景象……这不是好路数！

敖楚戈警惕着，他隐伏在面对乔忠住屋的一户人家房脊上，他下意识地认为这是一个陷阱，一个早已做好的圈套！

这样的形势，这样的反应，绝不似素以狂傲跋扈，凶悍蛮著称的“十龙门”所该有的作风，他们自高自大，气焰熏天惯了，岂会在吃了大亏之后如此若无其事或无动于衷？这冷清的景象，就和死了人等着吊客上门一样……会不会“十龙门”的人马尽出，四处去搜捕自己了？所以，这里才显得如此寂静肃索？敖楚戈思考着，但又随即否决了这样的假设，因为他又想到，若是这样，又何必三户人家大门皆开，而且灯火辉煌？好似在等候什么贵宾到临一般——突然，他双目一闪。定定地往对面凝视着，此等的排场，莫非就是专为了等他前来么？心里冷笑，他在暗暗咒骂——就算是为了引他前来吧，也必是一个危机四伏的陷坑，故意摆出了这付轻淡架势，好叫他粗心大意的往里闯……于是，敖楚戈伏在瓦面上，几乎和屋脊黏在一起，他纹风不移，如同屋顶上的一部分相似，静静注视着对面三户人家的动态，他已打定主意和对方耗上了，看看“十龙门”的伙计们到底在搞些什么名堂？僵寂中，时光在缓缓流逝，也越发深沉了。

敖楚戈一直未曾发现乔忠的身影，他在猜测着这位老好人此刻会在哪里？是否会有被“十龙门”的人囚禁或迫害的可能？摇摇头，他又责备自己的胡思乱想，“十龙门”的人怎会迫害乔忠？凭什么？乔忠又没有什么把柄或纰漏抓在那些王八蛋手里。

等着，守着，敖楚戈逐渐有些不耐烦了，娘的，这算搞的是什么把戏？对面的三户人家，动静一如他刚来的情况——明幌幌、静荡荡，乔忠的住宅客堂上还是那几个坐着的毛人。另两家门口也依然游荡着那两条白影。

坐在客堂里的人是真人，在外面门口走来走去的两条白影也是真人，敖楚戈看见他们有过某些只有真人才做得出的动作，他不相信那会是些泥塑木雕的假货！但是，看样子这些位朋友们可横下心来和他豁上了，除了偶而的动作之外、这些人没有任何其他举止，甚至连交谈也没有！

敖楚戈不晓得对方到底想干什么？用这种法子来“守株待兔”，乃是最笨的手段之一，“十龙门”中尽多聪明人。怎的却设计了这么个愚蠢的法儿？这好比打着灯抓鸟雀，除非那鸟雀是只睁着眼的瞎鸟，否则，岂肯楞往里碰？时间慢慢过去了，每移一分，敖楚戈便急躁一分，每移一刻：敖楚戈就不耐一刻，他恨不能奋身掠下去杀他娘一场血溅尸横！

当然，敖楚戈的理智压制着他这样蛮干。可是深宵半夜里，净叫他呆鸟一样叭在屋顶上挨冷沾露，这滋味，他可是越挺越难朝下挺了……、琢磨着，考量着、思付着，敖楚戈一再判断，一再推敲，最后，他还是只有强行忍耐下去，因为他不知道对方在弄些什么玄虚，葫芦里卖的是他娘的哪种野药，而他主要是开谈判来的，可不能在斤两未谈这前先叫人家摆横了，那就

任什么打算也全泡汤啦；他很清楚“十龙门”对待仇敌的手段，老实说。他并不想尝试，尽管在方亮与开明堂面前他说得一派慷慨豪壮。

然而除非到了绝望关头，他可不愿轻言“了断自己”——任凭是多么痛快的了断方法；“好死不如赖活”，就算那两条龙替他垫背也一样划不来，命是自己的，什么代价也不能换，换了去便再也没有第二条命啦，奶奶的！就这么等、等、等、熬、熬、熬，终于，他一直耗到了鸡叫三遍的辰光，眼看着，天就要亮了。

暗中叹气，敖楚戈晓得，天一亮，除了撒身，就没有第二个法子了，光天化日之下，形迹最难掩隐，他可不能叫对方给围困上，看情形，今晚他算白走一趟了。

正在打算着准备抽身的须臾间，敖楚戈突然两眼发了直，他紧紧贴在瓦面上，像看什么稀奇把戏也似楞瞪着对面的情景——只见乔忠住宅的客堂上，那三个坐了一夜的毛人全伸长懒腰，打着呵欠，十分疲倦的推窗开门、摇摇幌幌走了出来——那竟是“冀龙”郑天云“白龙”尤少君以及“赤胆六卫”中的谷钦。他们开始来到院中，院子四周的地面上立时翻起一耸耸的泥土，乖乖，竟然从地底下冒出来四十多个灰土土的大活人，隔壁两户人家的院角各处，亦是一样的情形，紧接着，在客堂，两边厢屋的地面方砖亦被移拨开去，又纷纷钻出了七八个，十来个不算的汉子，这犹不说，几株散值院中的在树树腹中，亦有人推开伪装的，只是嵌合上去的树皮，从中空的树心里跃出，甚至三户往屋外的巷子里，也有人从挖好的暗沟中现身；另外，三户人家的屋后，三面黑漆漆的，在夜色中根本不易辩别的巨型倒勾罗网也扯了下来，高张宽阔的这三面罗网，简直不像是网人的，倒似是用来罩牛困虎的了！

天色朦胧中，敖楚戈凝聚目光，注视那些从地下钻出来的人是如何隐伏了这一夜的——那全是事先挖掘的浅沟，只容一个人平躺下去的深度，人一躺下，以浮土掩盖，便不易查觉了，他们甚至没有利用什么芦管式中空的草茎来透气，他们根本便把面孔现露在外面，只是每一张脸全抹黑了，所以难得看出破绽来……笑了，敖楚戈暗付：娘的，老子活埋了自己一遭，想不到你们这些兔崽子也“东施效颦”，相他娘模仿起来，只是你们运道差，老子玩上一次检回了一条命，你们跟着学，却白搭上一遭了一晚的活罪！

他心里嘲笑是嘲笑，然而，对“十龙门”中的人这个“忍”字诀，“挺”字功，十分钦服，这样的耐心与耐力、若非平素纪律严明，号令如山，是绝做不到的，想想看，叫两百来人硬在半活埋的情况下苦熬上一夜，竟又毫无动静骚乱，这岂是时下一般乌合之众的江湖组织办得到的事情？也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驼龙”童寿春已现了身，他中气沉浑，声音苍劲地道：“除了白昼司职戒备的人手之外，其余弟兄尽速清洗之后立时休歇，等今晚再重新布署，记住，不得渝令任何人不准外出闲荡！”

没有喧哗、没有叫嚷、甚至没有人开口说话，三户人家里里外外这两百多人立刻迅速移动，各自奔向住宿的地方，仅有少数人在清理善后，掩饰埋伏。

站在童寿春身旁的是“火龙”朱济泰，他仰着头深深呼吸。

边带着倦意道：“大哥，你肯定姓敖的白天不会来么？”童寿春冷冷地道：“别看我们的好手在姓敖的诡计摆布下折损了好几个，就凭我们如今的实力，也足够把姓敖的圈死有余，这个情势，我们明白，他又何尝不明白？”

光天化日之下，最宜追截，最难隐藏，他以劣势搏击优势，在白天就注定了要吃亏；敖楚戈刁滑奸狡，岂会不知此理？所以白昼他必不敢来！”朱济泰气愤地道：“这猴崽子，真他娘的又奸又毒又滑溜，只骗了我们出去打了一转，回来就再不见踪影了，昨天一个下午，搜了这附近几十里地，却连他一根毛也没捞着！”

“魔龙”康玉鳞走了上来，阴沉地道：“天下何其辽阔？山川丘壑又何其隐密？别说这附近百十里地形复杂崎岖，藏幽纳险之处数不胜数，便一马平川的地面，要找个人又谈何容易？尤其在四周此等的情景下，莫说躲起来三个人，便隐匿上千军万马，也不见得就能寻及；五哥，大哥的法子不错，与其大海捞针，空耗力气，不如等他自己送上门来！”

朱济泰咬着牙道：“可是他昨晚就没来呀！”

童寿春双目如炬，重重地道：“昨晚不来，今晚、明晚，总有一晚上他会来的；他掳去了者三者四，便足证他是想要挟持人质，有心和我们谈判之意，否则，他早下毒手了，而我们摆出来的架势也是等他来谈判的表示，你耐着性子等吧，姓敖的一定，会到！”

朱济泰火暴地道：“我们和他谈判？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娘的皮，只等他一来，看我们能不能伏兵四起，将他生生活剥了？”“嘘”了一声，康玉鳞忙道：“五哥嘴里遮拦点！”

朱济泰恼火地道：“遮拦个鸟，你就是他娘的穷紧张，瞎疑惑，姓敖的要来早来了，他会端等天亮把形迹露在我们眼里好被逮！”

康玉鳞也不悦地道：“谨慎点总没有错嘛……”童寿春烦躁地道：“好了好了，亏你们还有心思在这里争吵？都给我歇着去，留着精力晚上好对付敖楚戈！”

于是，闷不吭声的，康玉鳞与朱济泰挪步走出大门，转向隔壁歇着去了，这时，屋里人影一闪，喂，是“赤胆六卫”之首“血判”柴云帆行了出来。

童寿春略带倦意地道：“他们怎么样了？”柴云帆垂手躬身地道：“伍至宽情形业已好转，许老铁失血过多，比较严重，但亦已脱离险境了；大当家，乔瘸子那两手的确相当高明！”点点头，童寿春道：“事完之后，多给他赏银也就是了，叮咛他务须尽心！”

柴云帆恭敬地道：“不劳大当家费神，我已不断向乔瘸子交待过。”

吁了口气，童寿春目光空茫地四转，沙沙地道：“唉，对付一个敖楚戈，想不到竟比与好几个大帮会作殊死斗还要来得凶险艰难……我们经过多少场面，多少风浪，几曾碰到过这种狼狈情形？这家伏，真叫不易缠！”

柴云帆谨慎地道：“大当家，这原本也不在我们预料之外，敖楚戈是黑道上出了名的独脚大盗，单帮出击，更是挂了招牌的歹毒悍野角色，他声名狼藉，无所不为，我们对她固然未曾掉以轻心，但饶是他如此强霸，可也不敢攬我们的正锋！”

“呢”了一声，童寿春道：“这也倒是实话，姓敖的自来狂荡不拘，目高于顶，抱着游戏人间的轻漫作风，然而，对我们，他却步步为营，小心得紧！”

柴云帆全心全意地赞美：“皆是大当家威震群伦，气凌山河之雄风震慑了他！”

矜持的一笑，童寿春十分受用地道：“我一个人再能也撑不起这半片天，大伙的同心协力，才是立定声威基业的根本大概是心情稍稍舒畅了点，

老驼子的兴致略见好转，他背负着手，锅着个弓虾背，语气和悦地又道：“白天轮值的人手都各入岗位了么？”柴云帆有条不紊地道：“是，早已进入戒备了，六爷在这座宅子里，由谷钦为副手，七爷在隔壁，是邵豪担承副手，么爷便在第三户，由阵棠任副手；八爷偕我巡行四周，并作呼应之责，其他每处几名弟兄，也全已安排妥当。”

微微颌首，童寿春道：“很好，云帆，这一趟来，还多亏了六卫的人在支撑，你们辛苦我知道，好好的巴结差事，回去之后，我再论功行赏！”

柴云帆是一片“忠心事主”的气势：“无功岂敢领赏？大当家的心愿能了，怨恨能平，就是我们属下最大的期盼了……”童寿春低喟一声，道：“你随处巡行看看吧，我出去溜溜腿。”

柴云帆忙道：“属下侍候大当家。”

摆摆手，童寿春道：“不必，我就在巷子附近走走，再说，姓敖的现下也不会来了，即使他来，只我单身一个他也未见能占了便宜去！”

不敢多说什么，以免引起主子的不快，柴云帆只好退后一步，躬身道：“大当家进来身心劳顿，极为辛苦，还请大当家尽早休歇。”

童寿春管自出门，轻飘飘地抛下一句话：“我知道。”

贴伏在对面房顶上的敖楚戈眼见童寿春一个人孤身走出来，不由心中一紧。血流沸腾，仓促间，他立时有了计较——这是一个临时决定的计划，大胆的、冒险的、却关系一切成败的计划！

天赐良机——他必须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是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他没有一点成功信心，然而，他知道值得一试！现在，童寿春已来到巷口了，他便站在那里眺望远处的景色——天色蒙蒙亮，刚刚起了点薄雾，光度微弱又沉翳，大约可以模糊看出三十步内的景象……暇，老天爷又在天气上帮忙了。

轻轻的，敖楚戈从瓦面上一溜而下，他在地上捡了块石头，一捏之后猛然抛向空中，人却藉着抛石振臂的力道闪穿向两丈多的一块旷地上，这块旷地是附近人有用来晒掠衣裳之处，此刻没有衣裳，却横七竖八的架了些竹竿。

那块鹅卵大小的石头在抛扬之前，已被敖楚戈微微捏开缝隙，缝口迎风，便发出了尖细的一声“嗤”，然后，又画过一个弧度，落向晒衣场的那边！

站在那里闲闲眺望景致的童寿春在石块抛起的一刹即已警觉，声音响起又落向远处；更立时引起了他的疑惑，他略一犹豫——想要招呼手下，却又生恐无事自扰，会叫下面人背后嘲笑，影响他的威信，另外，他也不认为有什么他所应付不了的事态，在稍稍迟疑一下之后，他终于独自掠了过来！

童寿春的心理过程，全未出乎敖楚戈之预料，敖楚戈伏在地下，甫见童寿春的身影映入了视线，他已突起发难！敖楚戈的猝袭，一上来便倾尽他的全力，毫无保留，毫不迟滞，他全身上下，四肢百骸贯注所有力道，把一口真气运到极致，出手之间，即是悍不顾死的打法！

钢棒子与“无双剑”就宛若狂风暴雨般卷罩而下，劲气呼啸，锐力透空纵横，声势之凌厉，足以使承受者心惊胆颤！童寿春急切问猛缩暴翻，掌腿齐飞，敖楚戈原式不变，加劲逼扑，一派拼命的功架！咬牙如挫，童寿春仓惶后退，顺手捞了一根竹竿，“呼”声斜劈下去！

敖楚戈竟是不躲，钢棒子旋挥上截，“无双剑”闪刺电戮，寒芒如流，掣掠幻中带起点点星焰，条条光尾！

左右倏跃，童寿春竹竿飞舞，竭力招架，但闻“嚓嚓”连声，他手上的竹竿业已片片段段，俱被“无双剑”的利刃削落！

手中仅剩的两节竿尾猛然抛掷敖楚戈，童寿春侧背翻腕，拔取他的兵器！

但是，敖楚戈却绝不容对方拔取兵器——童寿春的家伙“啸魂拐”施展之下能发出尖锐的声响，此时此地，一旦有这样的音响发出，则不啻是向“十龙门”的大队告警求援，若是众敌闻声齐至，他还有什么戏唱？身形蓦地横滚，敖楚戈的右手剑幻闪如剪，斜劈而出，左手的钢律子暴翻，“吭“吭”砸飞了掷来的那两节竹竿尾端。

童寿春不及拔拐，急怒之间，淬然斜挺，如剪的双剑擦过他的胸膛，洒起一溜血水，但他两掌飞抖疾挥“蓬“蓬”连响，硬将敖楚戈震翻了两个跟斗！

然而，敖楚戈却绝不逃避，顺着身形的翻滚，他猛然长起，“无双剑”凝结成一面光网，在森寒的点线交织中晶莹闪耀的暴罩，钢棒子斜刺弹击！童寿春扑地而进，七十三掌呼轰反攻，敖楚戈半步不让，原式交触！

于是；敖楚戈的身体抛起，稀哩哗啦的碰倒了好些根架空的竹竿，而童寿春却连挨了七律十一剑，血人似的在地下不停滚动！大吼如雷，童寿春挣扎着以他仅剩的一点余力，挺地跃起，再次扑了过来！

敖楚戈正面迎上，在敌人的掌势甫待吐扬的一刹，他猛然张口，一股血箭笔直标出，力道之强，有若一记杆捣，血花并溅四散，童寿春闷噪一声，顿时被撞晕过去，倒仰摔跌！这样的活宝，敖楚戈怎能令他再加碰伤？急跃之下，他拦腰一把抱住了童寿春，当然，也顺势点制了童寿春的“软麻穴”与“哑穴”！

得到眼前的战果，敖楚戈可说是拿命换来的，他也受了震伤，但是，却还不如表面上的情势严重——他利用了两种技巧来减少他原该承受的伤害，其一，他早已将一口至精至纯的内宗真气贯注全身，以这一股内力的保护，等于隔了一层韧皮在肌肉与腑脏之间，已将敌人的震动撞击力消卸并抗拒了大半；其二，他靠着灵活的闪耀，也无形中抵消了对方着体的力量，使实际透入身上的压迫力减至最轻；不过，虽然他已做到了这些，并且限制了受创的程度，然而无可否认的，他依旧大感吃不消，内腑血气翻涌之外，更是头晕脑涨，满眼金星，几乎连站全站不稳了！这时，巷于那边已传来一片喧腾呼叫的声浪：“大哥，大哥，是你么？刚才是你在吼叫？”“你在哪里呀？大当家的？”“大哥，请回句话，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大当家的，这附近看不见你啊”“大哥，大哥……”急速调运了几口气，敖楚戈肩好了童寿春，突然大吼出声：“‘十龙门’的邪龟孙们，别叱喝了，你们大当家的就正在老子裤档底下吊着，你们有本事便过来救他回去！”

那边传来纷乱的惊呼骇叫：“不好，是敖楚戈！”

“他怎么会在这个候出现？老天！”

“坏事啦，说不定他果真算计了大当家！”

“姓敖的好他娘阴毒，这狗杂种！”

“真会是这小于不成？”

接着，是朱济泰愤怒地吼喝：“敖楚戈，你这狗娘养的，我看你这一次再怎么逃法？”康玉鳞也尖着嗓门急叫：“姓敖的，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大哥可确已着了你的道儿？”拔出童寿春插在后腰上的“啸魂拐”，敖楚戈

横挥一记，于是，立时便传出了一阵短促又尖锐的啸声，凄厉刺耳，有如鬼泣！他跟着大喊：“怎么样？这玩意的鬼号声各位应该十分熟悉吧？它的主人就正在我手里！”

于是，只听朱济泰狂吼：“大哥——我们和姓敖的拼了！”

一片怒叱厉喝，顿时便如潮水般涌了过来：“截住他，把他围牢！”

“零剁了姓敖的替大当家报仇！”

“豁上咱们死绝死净，也不能放姓敖的生出！”

“我们和这野种誓不两立！”

人影闪幌，步履嘈杂，刃芒闪闪，夺掠之声疾劲，所有“十龙门”的人马俱皆往这边冲扑过来！

这时，敖楚戈扛着童寿春，方始狂奔而出。

在蒙蒙的薄雾、沉晦的景色中，敖楚戈在前面掠跃，后头，却用线穿着似的跟随了一大批“十龙门”的汉子。

敖楚戈发力飞腾奔跑，“十龙门”的人也发力追赶围兜，由于敖楚戈多少受了内伤，再加上肩头扛着一个人、速度上便不免难及平素的水准，更且“十龙门”上下一心要搭救童寿春，对他尤其痛恨至极，全力欲加截杀，个个都是拼命抢前，因此，双方的距离，便逐渐拉近了。

敖楚戈一点也不担心，他有着童寿春在手上，不怕“十龙门”的人对他逞凶施暴，除非这些人不想要他们的头子活命了！

很快的，前面与后面的人都奔出了“老汾河”，开始在荒野上追逐起来，“十龙门”的所属一边迫，一边把阵形展开，摆成了一个辽阔的包围圈，他们打算把敖楚戈一步一步逼进这个圈子里！

但是，当“十龙门”的人逼近到某一个限度的时候，他们就骇然发觉他们的心思完全的白费了，他们只能遥遥围困着敖楚戈，只能跟着他移动，却任是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任是谁也奈何不了敖楚戈。

敖楚戈那锋利狭窄的“无双剑”，正好整以暇的，轻轻松松的横架在童寿春的脖颈上，剑刃的冷森酷厉，与童寿春软软垂搭在敖楚戈胸前的头颅相对照，“十龙门”的朋友们看在眼里，哪一个也寒了心！

敖楚戈跑到后来，干脆不跑了，他一面喘气一面洒开大步走，围在他四周的“十龙门”诸君也只好随着他走——咬牙切齿，怒形于色，但是，他们所能做的，在目前也仅此而已！就像这样，敖楚戈大刺刺地把这一群敌人引到了他隐藏方亮与开明堂的山上，引到了那处悬崖草蓬的前面。

跟随在敖楚戈身后的“十龙门”人众眼看来到悬崖之前，俱不禁相顾失惊，立时簇拥围逼上来！

敖楚戈蓦地站定，转回身大喝：“通通给老子站住！”

现在，“十龙门”里，“翼龙”郑天云算是地位最尊的人了，他连忙举起了右手，急切地呼叫：“本门所属不准逼近，就原地圈围敖楚戈，一切听令行事！”

哼了哼，敖楚戈道：“这才像句人话；各位，你们把招子放亮，将形势看清楚了，是你们隔着这绝崖近，还是老子隔得近？只要你们往上一冲，老子不但有足够的时间把童驼子抛下去，加草蓬里的方亮与开明堂也一样耽搁不了上道！”

这时，“白龙”尤少君、“癞龙”余上服、“力龙”韦海等也纷纷站向前来，压制着自己的手下们不得鲁莽造次……、踏前一步，郑天云面如严霜地

道：“首先，敖楚戈，我要问你的是——我们大当家的是否仍然活着，我方三弟与开四弟是否亦未遭你的毒手！”

敖楚戈没有回答，他迅速拍开了横扛肩上、重搭胸前的童寿春“哑穴”，于是，童寿春立时呻吟出声——只待这一声，敖楚戈又将他的穴道制住！

“十龙门”围立四周的众人，此刻方才略略放了心，剑拔弩张的形势也随即稍稍的缓和了一点。

郑天云吁了口气，又道：“还有我们方三弟与开四弟……”敖楚戈道：“他们也活着。”

微微点头，郑天云重重地道：“好吧，敖楚戈，现在你告诉我们，你想干什么？”

嘿嘿一笑，敖楚戈道：“你做得了主么？郑二爷。”

郑天云漠无表情地道：“那要看你说的是些什么事！”

敖楚戈一斜身把肩上的童寿春放下，又猛的用脚尖踢开了这位“驼龙”的“哑穴”！

在童寿春“吭”的一声闷哼中，“火龙”朱济泰不由瞋目厉吼：“姓敖的，你动作收敛点，我们大当家岂是能任由你作贱的？”“力龙”韦海也愤怒地道：“当着我们面前如此凌辱我们大哥，敖楚戈，怕你要懊悔付出的代价太大！”笑笑，敖楚戈眼珠子一翻：“童老驼于就算是个太上皇吧，如今落在我手里就是我的俘虏，是我的战利品，怎么着，你们还希望我在眼皮上供养着他？”朱济泰咆哮：“娘的皮，你这是什么熊话？”“毒龙”康玉鳞也阴森森地道：“敖楚戈，一旦逼急了你们，恐怕灭祸便不会单只由一方面承受了！”

敖楚戈大声道：“你们也唬不住我！”

连连摆手，郑天云强行忍耐着道：“有什么话，你明着敲实了说出来吧，这可不是耍嘴皮子的辰光！”

敖楚戈声音宏亮地道：“好，老子便把条件列出来——第一，要你们立誓赌咒，从今以后和我之间的仇怨一笔勾销，日后和平相处，互不侵犯；第二，赵可诗赎他儿子的三万两纹银一文也不能少，全数退还给我，并保证不再对姓赵的重施故技；只要你们允了这两桩，老子一拍屁股就走，当然，童驼子、方亮、开明堂这三条土龙也便毫发不损的原物奉还！”

“火龙”朱济泰怪叫：“放你娘的屁，你是在说些梦话！”

敖楚戈冷冷地道：“姓朱的，你三位阿哥的性命硬在我手里，这可不是在做梦吧？”大眼蒙着黑布眼罩，满脸怨毒之色的“妖龙”胡昌第一次开口了，声音有如冰渣：“你要胆敢伤害我们的三位拜兄，敖楚戈，你就会连死亡都是一种奢求了！”

敖楚戈豁然大笑道：“胡昌，你可想透澈了？如果你们不接受我的条件，硬要一味蛮干的话，童驼子、方亮、开明堂三个人就首先要死，然而，这却并非意味着只是他们三条命就能换我的一条命，在我解决他们三个之后，我仍有极大的潜力同你们其余的人周旋，再一场激战下来，别的不敢说，叫你们这十龙中加赔上几条龙殉葬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我以个人之生死，来换取你整个‘十龙门’的溃亡，谁划算，谁不划算，用不着我多言，休们也该一碗清水看到底！”

目光棱棱如炬，他又紧接着道：“再说，我更可在杀死童驼子他们三人之后突围而出，慢慢用单对单的法子将你们逐一宰杀，各个歼灭，叫你们防

不胜防，忧不胜忧，而无论我施展哪一种方式，也足可造成‘十龙门’冰消瓦解，土崩鱼烂的后果！”

“力龙”韦海狂吼：“敖楚戈，你欺人太甚，你是纯粹的奸刁狡猾之徒！”

敖楚戈淡淡地道：“我是，但各位更算不上忠义之士！”

咬咬牙，郑天云目光注视着地下的童寿春，形色晦黯，嗓调暗哑地道：“大哥，姓敖的话你约莫都听到了？我们不知该怎么办好，还请大哥指示……”满脸满身血污狼藉的童寿春呛咳了几声，十分孱弱，但却异常狠酷地道：“你们……给我把姓敖的凌迟了……我一条老命死何足惜？却不能……不能为我个人的存亡……便折了‘十龙门’全帮的英名锐……气……”郑天云面容惨白，有些失措地道：“但……但大哥，我们怎能眼看着你遭到伤害？”童寿春双目如火，他凄厉地叫：“不要管我……”突然，敖楚戈微微斜身，手中钢棒子暴挥，劲力起处，但闻一片“哗啦！”倒塌之声，那片简陋搭于崖穴上的草蓬业已散扬纷坍，有些树枝草束，更飞坠入绝崖之下，反传来不息于耳的空洞回音。

呢，方亮、开明堂二位赫然在焉！

敖楚戈暴烈地说了话：“童寿春，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命，你的决定，更牵扯了方亮与开明堂的生命，你身为他们拜兄，不能妥善照料手足，已该羞愧惭疚，无地自容，如今你却更进一步，竟要他们二人来替你陪葬！”

全场是一片悚栗森寒的静默，没有一点声息，刹那间。空气也好似凝冻了！

接着，敖楚戈以钢棒子飞快点开了方亮、开明堂的“哑穴”——在这个关系成败的紧要骨节上，他须要这二位来表达意见。

敖楚戈热切地希望方、开二人能够照着他的预计说话，但此刻他却又似没有把握了！

童寿春闭上双目，默然无语。

“翼龙”郑天云忙叫：“三弟、四弟，你们都还好吧？”先是方亮喘息了一阵，苦涩又低哑地回了声：“活倒是还活着……三哥，我们真惭愧……”开明堂也异常窘迫地道：“全是我们牵累了大家……”郑天云苦笑道：“别这样说，能活着就好……”敖楚戈强悍地道：“现在彼此把事情摊开，把利害摆明了，你们打算怎么办？不妨丢过几句话来！”

模样透也了无可掩隐的焦灼、急迫、与惶恐，郑天云左右为难地道：“大哥，大哥，你倒是交待交待碍……”童寿春的身上虽然穴道受制，却仍痉挛了几下，他的一张皱脸在血污中扭曲，看上去就更显得苍老与憔悴了，嘴巴艰辛地噙合着，他挣扎着道：“你们……你们……又叫我怎么说？”人丛里，柴云帆一个箭步枪上，“噗通”跪下，悲壮激昂地大叫：“大当家，大当家，我们只要大当家能够平安无事，一切牺牲折辱在所不惜，‘十龙门’全靠大当家领导，属下等俱受大当家栽培，没有大当家，亦即没有‘十龙门’，本门上下，皆以大当家是赖，大当家金玉之体，务乞珍惜！”

“赤胆六卫”中的另几名大汉——谷钦、邵豪、阵棠等也相继抢出，一排跪在柴云帆身后，为童寿春为命！

于是，“白龙”尤少君也凄然开了口：“大哥，云帆说得对，你便不替自己设想，也该为全门所有的弟兄设想，你是本门的首脑，亦是本门的创始者，多少年来，大伙全跟着你走，受你的教诲训示，承你的渝命节制，你是本门的巨鼎，更是本门的灵魂，如果你有什么三长二短，群龙无首，后继乏

人，则‘十龙门’必趋败溃，你一生的心血也便付诸东流了……”“力龙”韦海紧接着道：“不错，大哥，除了你，谁能肩负起这个重担？忍辱事小，根本的存亡事大，你如受到伤害，我们这些人哪里还能再撑下去？”狠狠一跺脚，“癞龙”余上服大叫道：“说真的，若让我依了姓敖的那两个要求，我是任怎再委屈点也只有认了！”

“翼龙”郑天云低沉地道：“大哥，我也是这么个意思，我们绝对不能失去你，失去老三和老四……”暗中叹气，“魔龙”康玉鳞也无可奈何地道：“依了姓敖的吧，大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丈夫能屈能伸，眼前的挫折再大，总比不上三位兄长的生命重要。”

柴云帆几乎是在哭号了：“大当家如果不从属下们的哀求，属下等必以死殉！”

说着，他期领手下的三人齐齐叩下头去！“火龙”朱济泰满口牙挫得“咯崩”响：“大哥，别说了，事到如今，我们认啦！”

“白龙”尤少君狠瞪了一直默不出声的“妖龙”胡昌一眼，于是，胡昌抖了抖，悲戚又痛楚地道：“就这样吧，大哥，我甘愿赔上这只眼，只求三位阿哥平安……”童寿春木默了好一阵，略略提高了嗓门：“老三、老四、你们怎么说？”方亮与开明堂犹豫了半晌，还是由方亮答了腔：“我这条残命，大哥，按说活不活下去都无关紧要了，但大哥你乃是全门命脉之所系，老四又正当壮年，更为了大家的将来，辛苦创立的基业……大哥，你还是俯允众意吧……”干咳一声，开明堂已呐呐地道：“其实，我们几个人死活倒无所谓，怕就怕牵累了大伙，以至影响异日全门的兴败存亡，这，尤以大哥为最……”这两条龙的话说得冠冕堂皇，其实髓中之意、弦外之音，皆是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作为前提，两人都把大帽子扣到了童寿春的头，他们自然明白，童寿春的生死问题与他们息息相关，童寿春的决定便是他们命运的宣判——用整个“十龙门”的担子压上童寿春的肩头，明着为全帮请命，暗里，也等于替他们求个益寿延年！

“十龙门”中的人，尽多聪明世故之辈，又怎会体验不出这二位的话中真意来？当然，敖楚戈更如腊月天喝下一大碗热粥，心里暖乎乎的，熨贴贴的，他知道，自己耗了那多吐沫星子在方亮和开明堂二人前强调过的生死问题，业已发生预期的作用了。

昭，可不是？说来说去，谁能否认“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于是，童寿春浩叹凄凉，沙沙地道：“罢了，敖楚戈，我们便依了你！”

敖楚戈凛烈地道：“童寿春，你起誓不再与我为敌，所有纠葛仇怨自此一笔勾消？”童寿春沉重地道：“我以天地为誓，‘十龙门’上下自今而后与你仇断怨除，永无瓜葛！”

敖楚戈大声道：“三万两赎银原封退还于我？”衰弱的，童寿春招呼：“云帆……”柴云帆膝行数步，自怀中掏出一叠银票，计数了三万两银子几张，摺成一方，“嗖”的抛射向敖楚戈。

伸手捞住银票，敖楚戈看也不看的塞入腰间，然后，他双手抱拳，做了个罗圈揖，形色上显出了少有的严肃：“承蒙贵‘十龙门’童大当家以下各位，高抬贵手，不究过往，放我敖楚戈一马，大度宽宏，无此为甚，我姓敖的谨在此向贵‘十龙门’所有兄台谢忱，隆情厚谊，必当水铭不忘！”

江湖上尽管尔虞我诈，阴毒暴戾之处无不各用其极，但是，也有其最低限度的道义及某些形势上牢不可破的传统；事情到了这一步，等于溶浆铸

铁，木已成舟，便不大方也只有大方，不漂亮也只好漂亮，耍不得赖皮，尤以“十龙门”在江湖上的威望而言，誓偶出口，便是立碑竖鼎，仿若定山峙岳，永无反悔的余地，因此，郑天云只有代表抱拳还礼，不甘不愿地说道：“好说好说，英雄不打不相识，权当我们双方以武会友，不伤大雅的热闹了一翻吧……”敖楚戈笑道：“郑二爷感谦了，我可是‘龙’爪超生，恍同再世为人，各位包函，我姓敖的再次有礼了……”突然，“火龙”朱济泰粗声哑气地叫嚣：“姓敖的，别尽他娘的说些好听的，有桩事体我还要问问你！”敖楚戈和悦地道：“请示下”。

朱济泰暴辣地道：“我们那颗价值连城的异宝‘幻星’到底在不在你那里？”摇摇头，敖楚戈道：“不在，五爷”。

朱济泰怒道：“你还在胡说！”

敖楚戈正色道：“真的不在我处，五爷，我也可以起誓！”

重重一哼，朱济泰道：“那么，在谁手上？”眨眨眼，敖楚戈又笑了：“这，恕我不能泄露，五爷、你多体谅。”

朱济泰怪叫：“为什么不能泄露？娘的，你就忘不了耍赖使刁……”敖楚戈凛然道“我以天地为誓，‘十龙门’上下自今而后，与你仇断怨除，永无瓜葛！”

呆了一呆，朱济泰尚未及回答，童寿春已沙哑却严肃地道：“违誓背信，雷电歼之，天地诛之，老五，不可造次！”

朱济泰泄了气垂下了头，喃喃地道：“这一下，可叫姓敖的套上‘紧箍咒’了，唉……”敖楚戈精明过人，反应奇快，他怎肯回答朱济泰这个询问？“十龙门”的人将来不会再侵犯他，但却并未起誓也不侵犯其他的人，如果他泄露了“幻星”是落在他那几位老友手中，便难担保“十龙门”不去找他的老友们算帐，于其有这一层顾虑，便还不如保密到底。来得无懈可击。

冷冷地，“魔龙”康玉鳞也发了话：“敖楚戈，我亦有一事请教……”敖楚戈忙道：“我在听着，九爷。”

康玉鳞阴鸷地道：“你那身伤，痊愈之快有点离了谱，简直就是奇迹，能告诉我们是谁替你治好的么？”敖楚戈笑嘻嘻地道：“实在显丑，实在显丑，我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

至少，他说的一半是实话，他不会牵扯出除了他本人之外的任何一个人来——他不可能给“十龙门”另找泄恨对象的机会；康玉鳞这一心想寻“代罪羔羊”的狠毒打算又落了空！

冷笑一声，康玉鳞悻悻地道：“倒还不知道阁下居然精通歧黄之术！”

敖楚戈道：“粗通皮毛而已，不值识家一笑，九爷，你夸奖了。”

说着，他目光四转，又做了个罗圈揖：“列位兄台，童大当家的，方王爷，开四爷全在各位眼前，他们只是身上的“软麻穴受制，更俱非致命之伤，贵‘十龙门’中多有解此区区穴道之辈，‘老汾河’的乔瘸子亦是歧黄高手，一切善后，尚请偏劳，我已原物壁还，而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且容后会吧！”就在“十龙门”众人的目光注视之下，敖楚戈翻身紧贴悬崖绝壁，迅速下滑，只滑到一半，又大鸟一般凌空飞腾，数次长掠，即已鸿踪渺渺，消失在那幽壑郁岭之中……

第二十章

敖楚戈先到了“大南府”的“鸿利粮行”他把自“十龙门”手中索回的三万两赎银还了一万二千五百两给钱锁儿，赵可诗。

三万两银子里，一万五千两是他与“十龙门”的一番苦斗苦缠取自“十龙门”那边的补偿，而二千五百两是他在赵可诗这里应该得到的酬劳，这正如他一贯的作风——多文不取，少一分也不行！当然，赵可诗与贾掌柜不但是喜出望外。千恩万谢，更把敖楚戈捧上了天，他们原来根本已不指望尚能退还这一半的赎银了，却做梦也想不到敖楚戈竟然专程给他们送上门来；搂着白花花亮亮晃晃的大堆银子，赵可诗和贾掌柜那曾想到这都是敖楚戈用命换来的，使血染赤了的？在赵可诗和贾掌柜惊喜的阿谀，以及由衷的奉承中，敖楚戈只告诉了他们四个字：“盗亦有道”。

临行前，敖楚戈为了赵可诗与贾掌柜在“瓦窑山”下阵前失调，耍了大大一道窝囊而加以惩罚——他叫过来赵可诗的独儿子赵根泉，狠狠在这胖小子腮颊上拧了一块青！

赵根泉是赵可诗的命根子，所谓“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敖楚戈狠拧了赵根泉一把，不怕他老子不心痛，更不怕那瘦竹竿似的贾掌柜当不了赵可诗的出气包！

只这一拧，叫他老少三个一起好受，奶奶的！

于是，他又转回了“者汾河”。

敖楚戈特意绕开了好几开的辰光，好叫“十龙门”的人及时撤走，今番他回来，果不然，“十龙门”的人马业已退去！

说真的，敖楚戈不愿这么快就和那些冤家朝上面，尤其不愿在“老汾河”乔家朝面。

旧地重游，仅上几天功夫，气氛情调便完全不同了，数日前的窒迫、紧张、暴房、血腥，如今已换成那样的平静、安详、和煦、柔美。

轻轻的，他敲了敲乔家的大门。

当然，此时此景，可不作兴再越墙而入了。

来开门的正是乔小倩。

无限的关怀，无尽的悬念，无比的思意，全展现于开门的一刹，流露在乔小倩那张震愕之后强烈反映出惊喜意味的清丽脸蛋上。

“敖大哥……”

颤抖又尖锐地呼叫着，若非“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观念约束着乔小倩，她可真要一头钻进敖楚戈的怀中了。

敖楚戈温柔地微笑着，容光湛然：“是我，乔姑娘。”

眼眶中涌起了快乐的、希望的泪水，乔小倩异常激动地道：“你回来了，敖大哥，你果真回来了……”敖楚戈爱怜地道：“我怎能对贤父女失信？我说过一定要回来看看你们的，我们有约在先，不是么？”抑止不住地抖索着，乔小倩眼泪婆婆地说：“敖大哥，真叫人不敢相信——这不是在做梦吧？”

敖楚戈笑道：“做梦？要不要印证一下看？是我咬你的手指头，还是你来咬我的？”“噗嗤”笑了，乔小倩的泪水簌簌沿颊而落：“是你，敖大哥，一点不错就是你，天底下，再没有第二个人有你这份风趣与玩世不恭的诙谐了……”敖楚戈安详地道：“他们都走了么？”乔小倩连连点头：“走了，前天走的，但是爹和我却急得不得了，怕得不得了，因为‘十龙门’那些人那

天从外面回来后，立时收拾行装，结付各项费用，但一个个都绷着脸不开口，不说话，人人的模样都阴沉得要命。爹和我也不敢问，更不知你凶吉如何，第二天，他们一大早就全部离去了……”敖楚戈道：“我很好，乔姑娘。”

乔小倩兴奋地道：“看样子你真的很好，敖大哥，你打胜了他们吗？”笑笑，敖楚戈道：“也说不上打胜打败，就算——呃，彼此和解了吧。”

乔小倩迷惘地道：“和解？我不懂……”敖楚戈道：“就是化干戈为玉帛的意思，乔姑娘。”

乔小倩急切地道：“我不是指字面上的含意，敖大哥，我是说，‘十龙门’的人这么恨你，又怎会同你‘和解’？”深沉地一笑，敖楚戈缓缓地道：“有时候，在某些特殊情势之下，人会做一些他原不想做的事；而无论那样的形势是人为所形成抑或天意之所定……”乔小倩巴盼地道：“说给我听，敖大哥，说给我听嘛，我要知道你是怎么胜利的，我要详细听你述说打败他们的每一个情节……”敖楚戈笑道：“且过一会，我要先行拜谒令尊……”乔小倩尚未及说什么，院子客堂里，乔忠的身影已一拐一拐地急急赶了出来，他老远望见敖楚戈，便呵呵大笑道：“好小子，我就知道你是条铁铸的好汉，打不死的程咬金，我就料及你会平安无事，全身而退，小哥，果然你来践约了！”

乔小倩过去挽着乃父的胳膊，撒着娇：“爹，我要敖大哥马上告诉我们他的英雄事迹，他脱险获胜的经过，马上……”乔忠笑呵呵地道：“傻丫头，可也得请人家进了门，才能说话呀，你没有看到客人还站在大门外？”乔小倩急忙走近，拉着敖楚戈入了大门，边厥着小嘴道：“你还客气呀？这里你又不是没来过，穿墙越壁也好些次了；敖大哥，爹和我都还等着听你叙说你与‘十龙门’纠缠的所有细节，人家好急，你倒稳得篆……”大门关了，隐隐传来敖楚戈的笑语声：“好，好，我会慢慢地说与你听……”

第二十一章

论起“大雁坡”“十龙门”里的十条龙，敖楚戈脸上禁不住抹上一层严肃而钦敬的神色，姑不论十龙的为人内涵如何？个个都是个拔尖口的人物，这次若不是心存侥幸，在天时地利的情况下，擒住了童寿春，嘿嘿，单凭手中的方亮和开明堂，只怕未必使十龙低头服输，这尚不可怖，可怖的是“十龙门”那明严的纪律和做事的方法，仅凭那沉稳的组合已非江湖上一般帮会所能比拟……。

乔小倩脸上的变化随着敖楚戈细说的情节而起伏不走。

时而粉颊煞白，俄顷欣慰燃眉，那份紧张悬疑的心腔似乎吊在半空中，唯有乔忠愈听愈沉重，眉头愈皱愈紧……斜睨了一眼，敖楚戈淡淡地道：“老丈，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乔忠深吸口气道：“小哥，但愿我这心是白担的，想想看，‘十龙门’的人个个恨你入骨，恨不得生映你的肉，喝你的血，他们这次固然是栽在你的手里，但，他们所以肯低头认输，无非是顾忌他们的大哥生死，而你，表面上看来是和解了，谁知道日后，又会发生何等的结果……。”

略略一怔，敖楚戈哈哈一笑道：“请老丈放心，我辈江湖人物，过的虽

是刀舐血，争强斗狠的日子，但是说过的话却是铁锚钉，钉锚铁的坚实牢靠，永远也改不了，所谓一诺千金，正是这个道理，‘十龙门’的人固非善类，但他们说出的话却是可以相信”乔小倩摇着敖楚戈的手臂，高兴地道：“这下可好了，放大哥，再也没人会找你麻烦……”乔忠佯怒道：“丫头片子，你这是干什么？也不怕敖大哥笑话——”一抹红晕直直透过那粉白的脸上，她似乎亦警觉出自己的失态，急急忙忙地缩回了手，嗫嚅地道：“爹，人家高兴嘛”乔忠答道：“高兴也得有个样子呀——”乔小倩愈发羞涩，低头道：“敖大哥，你看爹……”敖楚戈一向是在江湖上浪迹惯了，过的是风餐露宿的日子，两肩抗一口，走到哪里，躺到哪里，何曾享受过这种真挚的天伦，他虽是孑然一身，但乔氏父女的真情流露，天伦之爱，有若和煦的春暖，吹进他那几乎干涸的心湖，使他想到家，也想到了许许多多不曾想过的……。

他怔怔地沉思在自己那缕几乎不可迫及的意思里……。

推了推他，乔小倩笑道：“敖大哥，你怎么啦——”心头震颤了一下，敖楚戈回头道：“没什么，我只是钦羨你们父女的率真和天伦，你应该明白，离开家门久远的入，思慕的那点亲情，仅仅是片断的捕捉，触景生情，我总觉得有点儿酸酸的……”乔忠呵呵一笑道：“小哥，这是人之常情，无怪乎你会有这种感触，俗语说，落叶归根，土生土长的地方，总有那一份说不出的亲切和温馨……。”

乔小倩摇头捂耳地道：“不来了，不来了，爹，你们总爱说些令人讨厌的话，敖大哥，这次我可不放你走了，我和爹都欢迎你留下来，永远的住在这里。”

一句话说溜了，那嘴不是摆明了，她自知有些失言，羞涩中带着娇嗔，急忙又道：“别在江湖上混了，那种日子不是我们干的。——”“我们——”那两个字用的太露骨了，敖楚戈不痴不傻，不笨不呆，他肚子里有盏明灯——一照就亮，黯然地摇摇头，道：“江湖子弟江湖老，我只怕抽不出这条腿了！”

乔小倩不信邪地道：“那倒未必见得，‘十龙门’的事已了，江湖上已没有你的仇人，你只要在这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我就不相信有人会找上这里……”敖楚戈苦涩地道：“没有这么单纯，乔姑娘——”乔小倩一瞪眼道：“别叫我什么乔姑娘的，叫我小倩——”敖楚戈淡然一笑道：“是，小倩——”乔小倩一拍脑袋地笑道：“我真该死，放大哥，今天是你胜利归来，我应该亲自下厨，做几样拿手可口的的小菜，替你接风，爹你在这里陪陪敖大哥，咱们马上开饭……”说着，一溜烟般，轻盈的有如一只燕子，那么翩翩的飞跃而去，临行，回眸一眨，仅那么一眼，含蕴了多少情，多少意，唯有明眼人一识而知……。

乔忠谓然一叹道：“这孩子，愈来愈不象话了！”

盈盈满满的一杯女儿红，代表了多少的感激和温情，精致淡雅而可口的菜肴，含蓄了无数的浓情和蜜意，敖楚戈脸色红润，似乎有了几分的酒意，他一杯一杯地啜饮着，口尝着乔小倩的手艺，而乔小倩含情带嗔地替敖楚戈夹着酒肴，一筷子一筷子往他的碗里送……。

乔忠早已看出怎么回事，他虽然有了醉意，心坎里始终透着几许的忧悒，多年的经验和世故，他了解小湖里是拴不住大乔忠佯怒道：“丫头片子，你这是干什么？也不怕敖大哥笑话——”一抹红晕直直透过那粉白的脸上，她似乎亦警觉出自己的失态，急急忙忙地缩回了手，嗫嚅地道：“爹，

人家高兴嘛乔忠答道：“高兴也得有个样子呀——”乔小倩愈发羞涩，低头道：“敖大哥，你看爹……”敖楚戈一向是在江湖上浪迹惯了，过的是风餐露宿的日子，两肩抗一口，走到哪里，躺到哪里，何曾享受过这种真挚的天伦，他虽是孑然一身，但乔氏父女的真情流露，天伦之爱，有若和煦的春暖，吹进他那几乎干涸的心湖，使他想到家，也想到了许许多多不曾想过的……。

他怔怔地沉思在自己那缕几乎不可迫及的意思里……。

推了推他，乔小倩笑道：“敖大哥，你怎么啦——”心头震颤了一下，敖楚戈回头道：“没什么，我只是钦羨你们父女的率真和天伦，你应该明白，离开家门久远的入，思慕的那点亲情，仅仅是片断的捕捉，触景生情，我总觉得有点儿酸酸的……”乔忠呵呵一笑道：“小哥，这是人之常情，无怪乎你会有这种感触，俗语说，落叶归根，土生土长的地方，总有那一份说不出的亲切和温馨……。”

乔小倩摇头捂耳地道：“不来了，不来了，爹，你们总爱说些令人讨厌的话，敖大哥，这次我可不放你走了，我和爹都欢迎你留下来，永远的住在这里。”

一句话说溜了，那嘴不是摆明了，她自知有些失言，羞涩中带着娇嗔，急忙又道：“别在江湖上混了，那种日子不是我们干的。——”“我们——”那两个字用的太露骨了，敖楚戈不痴不傻，不笨不呆，他肚子里有盏明灯——一照就亮，黯然而摇摇头，道：“江湖子弟江湖老，我只怕抽不出这条腿了！”

乔小倩不信邪地道：“那倒未必见得，‘十龙门’的事已了，江湖上已没有你的仇人，你只要在这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我就不相信有人会找上这里……。”

敖楚戈苦涩地道：“没有这么单纯，乔姑娘——”乔小倩一瞪眼道：“别叫我什么乔姑娘的，叫我小倩——”敖楚戈淡然一笑道：“是，小倩——”乔小倩一拍脑袋地笑道：“我真该死，放大哥，今天是你胜利归来，我应该亲自下厨，做几样拿手可口的小菜，替你接风，爹你在这里陪陪敖大哥，咱们马上开饭……”说着，一溜烟般，轻盈的有如一只燕子，那么翩翩的飞跃而去，临行，回眸一眨，仅那么一眼，含蕴了多少情，多少意，唯有明眼人一识而知……。

乔忠谓然一叹道：“这孩子，愈来愈不象话了！”

盈盈满满的一杯女儿红，代表了多少的感激和温情，精致淡雅而可口的菜肴，含蓄了无数的浓情和蜜意，敖楚戈脸色红润，似乎有了几分的酒意，他一杯一杯地啜饮着，口尝着乔小倩的手艺，而乔小倩含情带嗔地替敖楚戈夹着酒肴，一筷子一筷子往他的碗里送……。

乔忠早已看出怎么回事，他虽然有了醉意，心坎里始终透着几许的忧悒，多年的经验和世故，他了解小湖里是拴不住大龙的，小溪里是养不了大鱼的，女儿的那份心意只怕会付诸东流，空饮恨了……。

藉着酒意，他试探地问道：“小哥，舟船没有不靠港的，人都有个自己的窝，乘着自己年轻力壮，早点安个家……。”

敖楚戈眼布红丝，一怔道：“难——”

乔小倩轻笑道：“何难之有？放大哥，只要你肯，我和爹这一亩三分地，恁你留，恁你躺，谁也撵不了你！”敖楚戈苦笑道：“你这份情，你这份意，我很感激，也心领，无奈人有时不能由己，有许多客观的环境，不容许你去

特意安排自己，小倩，想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谁不想有个适贴的窝？谁不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可是，江湖像个大染缸，一旦踏进脚去，再回头，已不由得自己做主了！”’ 砰砰——一连串急促的敲门声，刹那间把那份融洽和适意的气氛给冲散了，敖楚戈那双浓郁的眉宇不自觉的皱了一下，乔小倩略略不情愿地挪移着身子，道：“准又请爹看病的！”

乔忠挥手道：“开门去，莫非有什么事！”

乔小倩那纤纤的身躯尚未移挪，一声震耳的大响立时传了过来，只见那扇橘红色的厚门被重重的踢了开来，一个健壮像条牛的大汉子，托搭般的在屋里一站，朝屋里的人略略一瞄，目中煞气毕露，瞪着每一个人。

他沙哑地道：“哪个熊是乔瘸子？”

乔忠苦笑道：“老夫——”

这汉子朝前一跨，伸手抓来道：“跟我走！”

这一抓又快又狠，绝非普通手法可比，乔忠医道通神，有妙手回春之能，但，武学一道全然不通，一惊之下，不知闪避，任那只凌厉的手爪挥来，那汉子满以为自己这出手，那还不是手到擒来，谁知道这当口，敖楚戈淡淡散散地一伸竹筷。准确无比的点在他的关节处，那汉子手臂一麻，候忽的斜垂下来。

敖楚戈长长叹了口气道：“朋友，哪有这般请郎中看病的？”那汉子眨眼道：“嘿，他妈的，你是什么东西，在我面前人五人六的，小子，听着，如果不是敝头儿有病，我这就给你点颜色，也省得你目中无人，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是，是！”

敖楚戈应诺着，眼珠子一转，又道：“哥子，你们头儿得了什么急病，急得你像丧家之犬，到处乱咬，乔老爷于今个儿没空，你还是另请高明！”

那汉子瞪眼道：“他没空，我就砸了这个窝……”乔小倩杏眼一瞪，叱道：“遍天下讲的是个‘理’字，你这混球在这里吹胡子瞪眼的，那像个请郎中的，今个儿我家有客，不看病！”

这汉子嘿地一声，蒲扇般大的手掌在桌子上重重地拍了一下，酒杯，盘碗全都震一砾，酒汁四溢，流了满桌子，那副凶煞的样子，直把乔小倩吓得粉面苍白——他呼地一声大叫道：“他奶奶的狗熊，天老爷老大，俺老二，今个儿你这瘸子跟俺去便罢，不然俺就跟他拼了！”

乔忠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道：“好，老兄，先说你的主儿得了什么病！”

那汉子喝地一声道：“不轻，只剩下那么半口气！”乔忠一震道：“前镇有个崔铁刀子；此人手艺并不比老夫差，你有没有先去他那儿……。”

“放屁——”

这莽汉大叫道：“操他奶奶的崔铁刀子，什么东西，他去转了一趟直他娘的摇头，临走，留了句话，说这个病不好治，要想活命只有找瘸子，姓乔的，俺是水未咽，米未进，连夜赶来到这里，你要是再治不好俺头儿，嘿嘿，俺一把火烧了他娘人操的！”

敖楚戈自顾自地喝着闷酒，他冷眼朝这粗臂体壮的汉子直掂量，只觉此人满面煞气，一股于凶悍之貌，但在凶煞中却透着痴气，目光一凝，一块青竹腰牌拌露在这汉子的腰际，上面歪歪斜斜刻画着一只鬼头手杖，敖楚戈心神剧烈地震颤了一下，眨眨眼，道：“哥子，你那主儿可是伍彪？”

那壮汉目中凶光一露；道：“我儿，你识得当家的！”

敖楚戈哼了一声道：“孙子，伍彪那杂碎没告诉你爷的大姓和大名？”那汉子呸了一声道：“别攀他妈的交情，眼下这瘸子是去不去？”乔小倩狠声道：“不去！”

敖楚戈一施眼色，道：“去！”

那汉子道：“还是你这小子上道，俗语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瞒你说，乔瘸子的侄儿还在老子手中，他只要敢他妈的摇摇头，他那宝贝侄的一条命，就像只蚂蚁一样，一捏就死！”乔忠一紧张道：“什么？晓福在你手里？”那汉子一点头道：“不错。”

乔小倩的粉面刹时变的苍白，他们乔家除了他们父女两人之外，就是乔晓福这么一派了，如果晓福有那么个三长两短，乔家的烟火……。

敖楚戈一眨眼，道：“老爷子，救人如救火，我给你准备药箱子去，咱们这就上路，可别耽误了侄少爷的性命！”

他是个装龙像龙，扮熊像熊的人物，一弓身，已抢了那个长年不离手的小药箱子，往肩口一扛，倒还直像个药童，乔小倩一愣，道：“你……”敖楚戈哼哈一笑道：“别急，你在家歇着，有我跟着老爷子，包准不会有事！”

云空中几颗稀疏的星儿，散发着淡淡的银芒，一眨一眨的，乔小倩望着远去的几道人影，心底里仿佛一沉，沉甸甸的，方才的热络和欢愉，已随着空中的霜寒而乌有。

她喃喃地自语道：“愿敖哥和爹速去速回！”几只夜鹰斜立枝梢，发出颤栗的长鸣，敖楚戈扶着乔忠恍如驭风似的紧随着那汉子身后奔行着，黑幢幢的树影下，陡然有人喝道：“站住！”

那汉子呸了一声道：“何金斗，是哥哥我——”隐于暗中的人哦了一声道：“是刁蛮子！”

刁蛮子丝毫没停，带着他们穿林而过，林子里透出丝丝的灯光，只见一栋大屋已颓废的几乎倒塌，屋前屋后似乎隐藏着许多人影，个个黑乎乎的，令人无法看个真切；森冷的树林子里隐隐透着一股逼人的杀气，敖楚戈已敏感地警觉出那股子即将会发生的血腥味，双目倏地一煞，淡淡散散地随意瞄了那么一眼，仅仅那么一眼，他已将周围环境约略的透窥了个大概……颓废的屋子里，正门口已凝立着一个灰眉老头子，淡蓝的长衫，阴鸷的双目，双手背负着，冷冽的望着这边……。

“乔瘸子来了么！”他终于开了口，这无非是句废话，乔忠那一跛一拐的样子，不问亦可看出来，刁蛮子暴声道：“霍管事，姓乔的已经请来啦？”霍管事哼了一声道：“还有一位是谁？”刁蛮子急忙道：“是给老乔提药箱的！”

霍管事冷冷一笑，挥手退了刁蛮子，沉稳的、称步，领着敖、乔转进屋里，这哪是个屋子，而是一座破落的山神庙，尘埃密布的神像，已受到日月班剥，久无香火的烛台，填满了落瓦和灰屑……屋当中，一张大白麻布蒙了个人，直挺挺地躺在供桌上……霍管事没开口，目光朝着那个直挺的人一斜，很明显，请乔忠自己掂量着办，乔忠犹疑地道：“死了？”霍管事一瞪眼道：“他就是返魂无术！你也得把他给召回来！”

乔忠一愣，道：“这……”

霍管事犀利地哼了一声道：“怎么？你不是号称华陀再世，功同再造么！难道说，你连一个死人都救不过来，嘿嘿，那你他妈的还能称什么是神医，呸，你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混混！”

乔忠年岁大把，自悬壶济世以来，受的是奉承和巴结，何曾遭病家指着鼻子骂秃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气得浑身颤抖，双唇发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瞪着这位冷损奸酸的霍管事，一腔怒火，难以渲泄……。

敖楚戈伸手拍了一下霍管事，道：“慢着，大管事！”

霍管事一怔，自伍彪以下，谁敢轻捋虎须，而这傻楞透顶的小子，居然不知轻重，天高地厚地拍他的肩膀，他不悦而带冷傲地道：“怎么啦？难不成你这位小徒弟另有高见？”敖楚戈嘿嘿道：“大管事，可曾听过公鸡会下蛋？”霍管事一楞道：“不曾！”

敖楚戈哼了一声道：“公鸡下不了蛋，死人哪有再活的？”霍管事声色凶厉地道：“既然他不能活了，我就开你们的膛，剥你们的心，祭奠我们这位兄弟……”他拉开嗓门叫道：“来人，上香！”黑沉沉的庙宇外，迂缓的自左右行来两列人影，手上，各拈着三柱信香，袅袅的青烟徐徐地往上扩散，细碎沉浊的步履，在夜晚里响起沙沙之声，那两列人影前后有序地围成一个大圆圈，将敖楚戈和乔忠围在正中间——乔忠颤栗地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敖楚戈长笑道：“摆这个熊阵势干嘛，霍青云，何不干脆点挑明的，你我打开天窗说亮了，仅你们‘天戟门’这点仗阵，呸。

我姓敖的还没放在眼里。”

霍青云冷哼一声道：“敖楚戈，我以为你要一直打哑迷呢！”

敖楚戈冷冷地道：“冤有头债有主，这位乔老爷子和他侄儿你可不能为难，霍青云，我话先说在前头，逼急了，倒霉的还是那些熊儿子！”霍青云冷笑道：“这里似乎轮不倒你做主！”他长声一转又道：“上刀！”只见刁蛮子捧着一柄精光寒头，冷森无比的大鬼头刀走了上来，平稳地放在一张桌上……

刁蛮子怨毒地道：“姓敖的，这柄丧门刀要生剐了你！”霍青云长吸口气，道：“一笑见煞，敖楚戈，也许你还不知道咱们这段梁子怎么结的，住在哪里，我要你死的明白，死得清楚，你，可以先看看这白布单子下的人是谁？他——对你来说决不会陌生，三江四海的仇恨，集九州之血的怨愤，今个儿，我要你尝尝‘死’倒底是个什么样的滋味！”潇洒而俊逸地一笑，敖楚戈淡淡地道：“一个沾满血腥的尸首，值得我去看么？霍青云，我杀的都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的不赦之徒，不用看，想想也知道，他定是有必死之道，死而不足惜，凭这点，我心就安了！”

“呸！”

霍青云厉声道：“别人怕你‘毒尊’能一夜间挑了‘八莫礁’的十一邪，重创‘大雁坡’十龙，我姓霍的，和‘天戟门’众兄弟，却不会罕糊你这龟儿子；今夜先祭祭那位不甘心死而死的好兄弟，再零则活剐的劈了你，敖楚戈，你准备后事吧！”他沉重地道：“揭灵！”

两个汉子在刁蛮子的指挥下，缓缓地揭开了大白布单子，一个满面浮肿，面色青紫的脸孔刹时在黑夜里呈露出来，两只眼睛似是要鼓出眼眶之外，显然是死不限目，直直瞪着远处，一丝血渍向噙留在他的嘴角。

单宇——

那个挺尸的人居然是“八莫礁”十一邪的首脑单宇，这个看似温文儒雅的人，双手血腥，积恶如山，今日恶盈满贯的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无异给江湖上除去了一个元凶巨恶……。

敖楚戈大笑道：“想不到一个死人也会作怪！”

霍青云道：“这是血债，血债就要血还！”

敖楚戈冷冷地道：“老霍，我人就站在你面前，走不了也跑不了，不想走也不走，你要自命还是个人物，立刻放了乔老爷子和他侄少爷，然后，我们再……”霍青云摇头道：“这怪他们倒霉！”

敖楚戈叹道：“乔老爷子不过是个走方郎中，兴不了风，也作不了浪，杀了他不威风，放了他，在你，只是举手之劳！”“不！”

霍青云摇一摇头道：“千不该，万不该，他那宝贝侄儿不该惹上敝上的女儿，他们是自做自受，死有余辜！”乔忠颤声道：“胡说，乔晓福怎会和你们江湖人物扯上边！”

霍青云嘿嘿一笑道：“这个，你姓乔的就有所不知了，我们伍大门主的爱女和乔晓福私通已久，并已有孕，伍大门主恨极了你们姓乔的，今夜大门主要你们通通死在这里！”敖楚戈没有料到这其中尚有这么多变化，他瞥了乔忠一眼，只见这个老人气得浑身抖颤，额上淌汗，他跺脚地道：“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敖楚戈双眉一煞道：“霍青云咱们似乎已没有商量的余地了！”霍青云道：“似乎没有了！”

敖楚戈沉下声道：“乔晓福自做自受尚有话说，而乔老爷子，清白无辜，没有义务承担这种罪！”霍青云哼声道：“瘸子教导无方，罪无可遣！”

敖楚戈目光一冷，道：“霍青云，请伍彪出来！”

霍青云冷冷地道：“伍门主岂会轻易见你。”

敖楚戈不屑地道：“他是什么东西？在我敖某人的面前摆威风，麻烦你告诉伍彪，单宇的帐我姓敖的顶下来了，有种伍彪就亲自和我对对盘！”

霍青云威猛地道：“江湖上只传言你‘一笑见煞’武功盖世，威猛凶辣，我霍青云早就有心一会，今日……”一摆手，敖楚戈问道：“你自认和单宇的功力孰强孰弱！”

霍青云一怔道：“自然是单公子强——”敖楚戈淡淡一笑道：“这足够了，单宇加上十一邪尚且都难保住他那条老命，你又算是那根葱，愿你那两把刷子，嘿嘿，不是我敖某人瞧不起你，你还不算个东西！”

这一番话直气得霍青云全身抖颤，双唇发紫，他在“天戟门”中综理大小事务，人前人后那不敬畏有加？左一声霍管事，右一声霍管事，但今日自己在敖楚戈眼里，自己竟是掂不上的一棵葱，他……真是气绝了。

只听他额声道：“你……”

藉著那香烟的星光，可以看到霍青云那张苍老的庞脸上由白变青，一股杀气迅速的弥布在他的眉梢间，但他毕竟还是个人物，很自然的将胸中那股子怒气压制下去，冷静的挥挥手，道：“姓敖的，你果然是个难缠的人物！”话语一落，那两列的汉子同时吆喝一声，手中信香高举过顶，拜了三拜，同时将三枝信香掷向单宇身前的地上，齐齐插入地里，这是次武力的表现，这十余大汉能贯力在那些香杆上，前后分毫不差的飞香入土，显示这群人都是内家好手，举手投足，都有着极大的内力和武功。

敖楚戈不屑地道：“不入流的角色，也敢丢人现眼！”

刁蛮子怒吼道：“他妈的熊，老子先宰了你！”

黑暗中，四道身影电掣石火般射向半空，那么快法，又分成四个不同的角度。欣然落下，困住了敖楚戈。

仅这份身手，一看即知确是顶尖角色。

四个人一落地，刁蛮子的长刀已和那三个汉子同时抽了出来，但见寒光暴闪，俱严密的舞起一道刀幕。

霍青云沉声道：“挡住他的‘无双剑’！”

刁蛮子嘿地一声道：“像说鼓儿词样子，那把破剑，我还没有看在眼里！”

敖楚戈大笑道：“灰孙子，我要你第一个死！”

一缕刀影有若苍穹电掣般地劈来，刁蛮子碰着刀势连人带刀一齐卷了过来，其势之疾，端是难以描素。

刁蛮子一动手，其他三个伙伴也不闲着，俱闷声不吭，悄无声息的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攻来，四柄无情而冷艳的刀影。全往敖楚戈身上招呼着。

只听半空中传来一声冷哼，敖楚戈那幽灵般的身子像——缕绵絮样的飘起，疾快的移开八尺，青光闪颤，带着片片碎影，穿过刁蛮子的刀幕直射而去。

鲜红的血影有若夜空的暴花，一点点滴滴地散落下来，带起一股子血腥味，刁蛮子颤声道：“你……”敖楚戈连回头都懒得回一下，剑影倒翻，迅快无比地挥出八剑，那三个刀客连哼都没哼出一声，俱倒在血泊里，他手中快速，剑光流闪，仅那么一瞬，四个凶恶的汉子就那么无声无息的死了，死得连回手之力都没有。

敖楚戈一脚踢开刁蛮子，道：“我说过，你是第一个死。你偏不信，好在路上有伴，决不会寂寞，这也算是你的造化了。”

霍青云变色道：“好毒的手法，怪不得人都叫你‘毒尊’呢！”敖楚戈哼声道：“毒！不毒行么？如果我只要有一点点儿的仁慈，躺下的决不会是他们，而是我，姓霍的，你说是么？”雷青云狠声道：“那倒不错，你倒有自知之明！”

敖楚戈冷冷地道：“无双剑下无活人，霍青云，我限你立刻放出乔晓福，否则，刁蛮子这伙人，就是你的下场！”

霍青云摇一摇头道：“敖楚戈，你杀了‘天戟门’伍大门主的座前弟子，这笔帐有如三江四海，我今夜要不生剥了你，无颜向伍门主交待，你掂量办吧，希望你……”敖楚戈昭了一声道：“霍青云，看你年纪一大把，活了这么大也不容易，立刻去请伍彪，我敖某人要和他交涉——”霍青云哈哈大笑道：“门都没有，‘天戟门’的管事岂是那么的打发，仅凭你几句话你就想搬倒我，呸，你作梦——”敖楚戈哦了一声道：“江湖上讲究的是力量，你也许自持有几分功夫，所以才敢用这种态度和我说话，我不怪你，因为刚才那一手太平常了，行，霍青云，我并不想让你失望，现在，你是单挑单，还是全部上，任凭你自己选择！”

霍青云阴沉地道：“我们是单挑单，一对——”敖楚戈哈哈大笑道：“冲着你这句话，我还敬你是条汉子，江湖上都说你有‘鬼手’之称，想必那双爪子上有不同凡响的造诣，行，在下就讨教几招。”

说着，无双剑已临进鞋子里。

霍青云哈哈大笑道：“鬼手之下无活人，姓敖的，你是死定了。”

敖楚戈冷冷地道：“不一定，光凭口舌争不出死活，手底下才是真才实学，霍青云，我要把你那双爪子拧下来！”

霍青云怒极大笑道：“你他妈的作梦！”

这个人的功夫全在手上，但见他肩头微晃，一双手在一瞬间幻化出数十道手影，使你分辨不出哪只手是真，哪只是虚，更怪的，是对方十指随着幌移的手影，根根指儿，飘逸出森森白气，似幻似真的攻向敖楚戈通体大穴。

敖楚戈一震，道：“阴阳爪，好霸毒的一双手！”

眉宇间的煞气一浓，疾快的拍出八掌，先封住对方的攻势，一移步，抢在对方攻势之前，斜掌敲在对手在右腕脉处。

霍青支痛得大叫一声，左手疾点敖楚戈的前胸，敖楚戈哼了一声，陡然握住他的这只左手，暗运劲力，一拧之下；霍青云痛苦地跪在地上，道：“你好毒——”敖楚戈冷冷地道：“我说过，你这双爪子在废了！”

只听一个冷傲的声音，道：“够了，敖楚戈，他那双手经不起你一捏……”敖楚戈冷冷淡淡地瞄了身后一眼，只见一个肥胖大耳，鼻似悬胆，双目如铃的中年人，在四个全身雪白的美艳少女拥簇下，朝这里缓缓行来。

这人一身大红衣衫，腰里斜插着一枝大烟袋，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威猛沉稳，一望而知，决非普通人物，敖楚戈脸上冷漠的一凝，道：“伍彪，少在我面前摆这个谱，霍青云虽然有鬼手之誉，那也只能对付普通的混混，如果不是你伍彪来得这么快，只怕他再也见不着明天早晨的太阳了。”

霍青云颤声道：“门主，咱们已躺下了四个……”敖楚戈冷笑道：“该说连你是第五个！”

伍彪对躺在地上那四个短命鬼，似乎连看都懒得看一眼，嘴角上刹时噙出一丝阴沉而令人寒心的微笑，他置若未睹的耸耸肩，一手摄着一个少女，道：“老敖，别尽说这些扫兴来，‘天戟门’死上几个人能算什么？刚才他们不过是和你玩玩……”见你妈的大头鬼，敖楚戈心里暗骂道：“玩玩，伍彪，你说得倒轻松，要不是我姓敖的还有二下子，这会儿只怕在喂野狗了……”伍彪嘿嘿地道：“言重了，言重了……”接着，他末语先笑道：“老敖，不打不相识，英雄惜英雄，别说是老霍他们这帮子人，就算是‘天戟门’的全部好手也难不倒你！”伍彪这种笑面攻势，任是敖楚戈纵横江湖，心如铁石，也无法反脸上，俗语说，出手不打笑面人，伍彪闷葫芦卖的什么药，的确使人难以猜测。

敖楚戈冷冷地道，“客气，客气。”

伍彪大笑道：“咱们交个朋友——”

敖楚戈一摇头道：“我高攀不上——”

伍彪笑声不歇道：“这是什么话，你‘一笑见煞’在江湖上是何等的尊崇，要说高攀不上的应该是我……”敖楚戈长吸口气道：“伍彪，你这种惶惶作态的样子；只能唬唬那些新出道的嫩手，对我，可以说不发生丝毫作用，如果你真有识想交我这个朋友，请先将乔晓福交给乔老爷……”伍彪笑道：“不急，不急，本门主还有事情和你敖兄商量一下，敖兄，咱们是麻杆打狼——两头怕，说穿了，我抬举你，你也未必不对我有所畏惧，但，本门主却推心置腹的要交你这个朋友……”敖楚戈惊声道：“不会没有目的——”伍彪正色道：“不错，当然有目的；敖兄，江湖上都知道单宇和我是生死之交，情同手足，而我，为了交你这个朋友，连生死兄弟的仇都不报了，仅这点也可看出我的诚心了……”敖楚戈呸了一声，不屑地道：“伍彪，这更证明你是个不仁不义，猪狗不如的东西了，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而你，只因为单宇已无利用价值，不能再为你帮腔作势，所以你弃他于不顾，单宇虽然是个不赦之徒，交上你这种朋友，我也为其不值，也不屑和你这种人打交道……”这一番痛快淋漓的喝骂，直把伍彪骂得灰头灰脸，他满以为自己这一番话十分得体，谁想到敖楚戈软的硬的都不吃，登时一股怒火掠上胸头，正要发作，右边那个美艳妖媚的少女一捏他的手，笑道：“哟，敖大爷，可

你误会伍门主了！”

敖楚戈冷冷地道：“花娘子，有你发表高见的地方么？”花娘子先是一怔，笑道：“敖爷，真没想到你还认识我花娘子，嘿嘿，我们姊妹几个对你敖爷更是仰慕已久，今儿个，伍门主诚心又想诚意的交上你，你又何必拒人千里呢——”这女人风骚的艳，未语先笑，一身香气随着她的话声飘散开来，乔忠鼻子略略一闻，惊声地道：“苗疆百媚花……”花娘子笑得全身颤抖，果然是天生尤物，一笑一颦，举手投足间，都有着说不出的一股韵味，令人心迷目眩，她格格地道：“果然是位神医；连苗疆的百媚花都闻得出来！”

敖楚戈凝重地道：“乔老爷子，百媚花有散功的功能——”花娘子笑道：“不错呀，现在只怕你中毒已深了——”乔忠颤声道：“这种东西闻者如饮醇酒，愈闻愈想闻，中毒也愈深，非得三天三夜，其味不散，全身无力，尤其是练武之人，最忌这个玩意，闻后连个普通人都不如……”敖楚戈怒声道：“花娘子，你用这东西害死过多少人？”

花娘子笑道：“不记得了，老娘对付普通毛头小伙子，那用得着百媚花，只要稍一露声色，哪个不乖乖心甘情愿地供我驱来唤去，为什么？只因为我是个女人中的女人，我能满足他们，也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这女人当真是恬不知耻，说起那种事，袅袅道来，仿佛是理所当然一样，丝毫不难为情，一点也不觉羞，在她来说，这种事跟吃饭喝水一样方便，一样重要，但听进别人耳中，那份震惊和看法就完全不同了……敖楚戈此道：“住嘴。”

花娘子哟地一声道：“敖爷，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在那里耀武扬威，逞威风？”敖楚戈冷煞地道：“黄河之水，长江之浪也洗不尽你那一身的齷齪，花娘子，这种话，这种事，也只有你说出来，敖某人今日就地你身上刺你十七八个洞，看你还能不能再害人……”花娘子得意地道：“只怕你心有余力不足了。”

伍彪嘿嘿地道：“敖兄，花娘子的百媚花是那么好闻的？现在请你思量再思量，是交我这个朋友呢，还是……”敖楚戈哼了一声道：“先放出乔晓福再说。”

伍彪摇摇头道：“不，已轮不到你提条件。”

乔忠于嫩一声道：“伍门主，请先将小侄放出来，老夫愿……”伍彪嘿嘿地道：“乔瘸子，今夜请你来，固然是你侄儿惹的祸，主要还需借重你的医术，替小女解决一点问题——”乔忠叹息道：“治病疗伤，老夫乐意效劳——”敖楚戈哼声道：“乔老爷子，只怕不是件什么好事——”花娘子哈哈两声道：“敖爷，我们伍门主还等着你的答复呢。”

敖楚戈摇头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咱们谈不拢……”伍彪沉声道：“拿下他！”

霍青云颤声道：“门主，此人功力……”花娘子得意地道：“只怕由不得他了，百媚花味下，三天内，他手无缚鸡之力，纵是三岁童子也能杀了他，不用怕，你们尽管拿人，有事我花娘子负责！”霍青云一跃而起，道：“好呀，敖楚戈，你也会有今天呀，他妈的，我也要废了你；条手，看看你倒底还摆不摆威风……”他恨不得生啖了敖楚戈的肉，剥了他的皮，忍着那铭心椎骨的痛苦，一脚便往敖楚戈身上端来。

冷森的剑引一闪，一股血影喷洒出来，只见霍青云大叫一声，那一剑正好穿了个透明窟窿，惨烈的张青双目，含恨而死伍彪一扬，道：“花娘子，他……”花娘子笑道：“我忘了告诉老霍，此人虽然中了百媚香，尚余最后

一股子劲，这是正常的反应，现在，那股子劲泄了，只怕他连动都别想动了。”

敖楚戈冷冷道：“你自己何不试试，花娘子，霍青云的样子是最好的证明，百媚花虽然十分霸道，对我，只怕不管用……”花娘子格格地道：“伍门主，现在你只要一掌，就能毙了他……”伍彪大笑道：“不愿降，只有杀！”

斜掌一立，一股暗劲已缓缓而出……

乔忠一拦道：“别动手，敖公子经不起你一掌——”伍彪一怔道：“乔瘸子，你怎么知道？”乔忠淡淡地道：“我是个大夫，我懂得药，也懂得察言观色，敖公子现在举手投足都没有力气，那能受你一击！”伍彪一缩手，道：“你呢？难道你不怕那种香味？”乔忠胸有成竹地道：“老夫不同，平常为求对症下药，曾亲尝百草，百媚花也曾猎涉过，对老夫，尚无太大的影响！”

伍彪似是真正放心了，他没想到敖楚戈会这么容易的摆平，三天三夜，无气无力，对“天戟门”来说，时间已经太长了，在这段时间里，自己只要一举手，便能杀了一代枭雄，江湖上，只怕又会轰动一时了……伍彪愈想愈得意，脸上不禁浮现出那一丝狡诈的笑意，正在沉思如何摆布敖楚戈的当儿、一个苍白而面脸畏惧的少女由庙外奔进来，颤声道：“爹！”

伍彪双目一瞪，沉声道：“霜儿，你来干什么？”那霜儿缓缓跪在伍彪面前，哀声道：“爹，霜儿求你放了乔晓福，孩儿爱他，他也爱孩儿，你只要饶了他，我们……我们……”伍彪怒声道：“起来，站一边！”

霜儿对其父十分惧怕，闻声抖颤惶恐，急忙爬起来，畏惊地站在其父身边，颗颗泪珠沿着脸颊滚了下来，那她企求无助的眼神一直望着伍彪，希望其父能网开一面。

这少女长得楚楚可怜，但面貌清丽秀逸，一幅善良忠厚之色，双眸隐含明光，显得十分的聪慧……

伍彪缓缓地道：“乔瘸子，你看看小女……”霜儿颤声道：“乔老爷子！”乔忠十分激动地道：“晓福和你……”伍彪哼声道：“姓乔的，我不是叫你来套近乎的，你看看她，我要你把她的病治好，愈快愈好！”

乔忠神色一变，道：“她有喜了！”

中国医道讲究的望、闻、问、切，乔忠是个中高手，虽是沉沉黑夜。藉着有些微星火，已一眼看出是怎么一回事，他心神颤悚，喃喃地自语道：“难道，她和晓福……”伍彪满脸杀气地道：“不错，她是有了，姓乔的，立刻开个方子，把她肚子里的东西拿掉，否则，你今夜休想活着出去！”

乔忠急得直摇手道：“不行。”

伍彪愤愤地道：“为什么不行？”

乔忠义正辞严地道：“医者，德也，我乔忠只能救人。不能害人，伍门主，像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不会干！”

霜儿听后神色大变，她痛苦得一脸凄苦之色，道：“不，爹，你不能……”伍彪吼道：“我能，我要把那孽种拿掉，霜儿，乔瘸子医术独称宇内，你不会受到一丝一毫损伤，爹会给你血个更好的人，他会爱你一辈子，那小子有什么好？只会甜言蜜语地欺骗你，爹看了他那种样子，心里直有气！”

休看伍彪又吼又叫的，对这颗掌上明珠却爱让有加。眼见霜儿哭得像个泪人，忙掏出一块手帕递给霜儿，道：“擦干眼泪，别让人家笑伍彪的女儿只会流眼泪！”

花娘子媚笑道：“是呀，霜儿，听你爹的话，天下的男人多的是，你只要喜欢，姨娘替休找上十个八个，你爱跟谁就跟谁，那怕是天天换！”

这娘们说的话没有一句是正经的，霜儿气得一扭头。眼睛看着别处，根本不睬她，伍彪听她说得不像话，狠狠地瞪了她一眼，道：“花娘子，别教坏孩子——”花娘子不以为然地道：“哟，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啦，我这个人最看不惯假仁假义，明明自己是个婊子，还要故意惺惺作态！”霜儿叱道：“无耻！”

花娘子笑道：“小妹，别说得那么难听，女人呀就是那么一回事，跟谁都一样，反正磨不破也捣不烂！”

她说话粗里从不带个细字，好话到她嘴里也变成了坏话，霜儿倒是嫩了点，耳根子一直红到底，干脆不理不睬，伍彪拗不过这娘儿们的狠劲，眼珠子一翻，道：“带姓乔的！”

这几个字在霜儿心底里的确发生了震撼作用，她吓呆般睁大了双眸，嘴唇颤动，从口缝里进出声道：“爹，你……”伍彪嘿嘿地道：“我女儿受尽欺负，伍家丢尽颜面，我女儿既不能手刃此徒，为父只有手办此人，为伍家争个面子！”

霜儿摇手道：“不，爹，是女儿自愿的！”

伍彪冷声道：“那也救不了他，他可以惹天下任何人的女孩子，就是不能惹我们伍家的人，谁叫这小子有眼无珠，自寻死路呢，霜儿，不要怕，有爹给你作主！”

敖楚戈冷眼观察了很久，再也整不住心中的十二万分不服气，他双目一扬，冷煞地道：“伍家能攀上乔老爷于这门亲事也是祖上烧了高香！”

霜儿偷偷瞥了这位横霸江湖的“毒尊”，满目却是感激求全之色，她像是大海中的浮萍，忽然握住了生命一样，不管对方是否救得了她；毕竟有了道义和支持，在心里头，她觉得踏实和勇敢，她将依持这份道义而争泉一。

伍彪瞪眼道：“敖楚戈，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本门主现在就可以送你上路，别他妈的认为别人都在求你……”敖楚戈冷声道：“敖某人并没有要你手下留情……”花娘子嘻嘻地道：“姓敖的，别不知好歹，我和伍门主不是看上你有一身好功夫，谁有这个时间和你磨牙，单单冲着单宇这个仇、这个恨就不会轻易饶了你！”话语间，两个汉子扶了乔晓福走了进来。

第二十二章

休看乔晓福受过不少折磨，他那股子宁折不弯的英气，并不因为受过折磨而有所减损，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聪慧之色闪闪生神，当他看见霜儿那副楚楚之态，心神仿佛被什么东西刺伤了一样，一脸的爱怜和关怀，嘴唇嚅动，似是想说些什么话，但，一眼落在其叔乔忠身上时，不禁地要说的话，硬生生的咽了回去，痛苦地道：“叔父！”乔忠眼眶子透着润湿，颤声道，“晓福，不要怕，有叔叔在。”

伍彪嘿嘿地道：“姓乔的，你他妈有多大道行，居然敢惹上小女，嘿嘿，今天，乔瘸子也在此，咱们就三头六面，把事情作个交待！”

乔晓福不卑不亢地道：“我和霜儿虽无夫妇之名，却有夫妇之实，你为了霜儿幸福，不该再故意刁难，应该成全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叫霜

儿嫁给我，一是杀了我——”伍彪大声道：“那就杀了你！”

霜儿颤声道：“晓福，别跟爹吵！”

伍彪愤愤地道：“乔瘸子，你要他的命，立刻配个方子把霜儿肚里的坏种拿掉，否则，你们叔侄全要丧命于此！”霜儿颤声道：“爹，你要伤害晓福，霜儿也不活啦！”

她说话时已无先前那般激动，反显得平静沉稳，但话语里却掩不住那股子丝丝冷冷的凄凉意味，谁都体会得出，这女孩子已为感情的内涵和真谛而付出了代价。

伍彪一震道：“傻孩子，爹可不能让你死！”

霜儿凄苦地笑道：“爹，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已经死了，活着比死痛苦，谁也拦不住我，爹，只希望我死后，你能重新做人！”

伍彪急急地道：“霜儿，‘天戟门’有的是无数财富，爹愿意用金砌屋，用玉铺地，珠宝如戏，这种日子别人都想不到。孩子，千错万错，都是姓乔的错，我先砍下他两条腿！”霜儿冷冷地道：“杀了他也好，反正我也活不成了。”

花娘子不屑地道：“那个娘们嘴不硬得像块石头，门主你不记得十个女人九个肯，只要那小子一死，我保管小妮子不会死！”

伍彪呢了一声道：“不错。”

乔晓福怒声道：“霜儿，别求他，这种人求他。他会更神气！”伍彪怒怒地道：“先砍下他的两只腿！”话语一落，那两个汉子一腿把晓福踢倒地上，寒光颤闪，一柄大刀已抡在半空。

敖楚戈冷冷地道：“伍彪，立刻放人，否则躺下去的便是你。”

伍彪大笑道：“他奶奶的熊，姓敖的，你自顾尚且不暇、还有胆子管这件事，呸，我伍彪就不情百媚花下，能教你姓敖的有力气争强斗狠，我要是你，早闭上了自己的嘴，思量思量自己怎么样活下去……”敖楚戈轻轻叹了口气，道：“伍彪，这一对小儿女，长得都标致俊逸，郎才女貌，可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又何必要硬硬地拆散他们？况且生米煮成了熟饭，现在我做个现成的媒人，让他们缔结这段良缘，在你来说，这是好事！”

伍彪呸了一声道：“放你妈的屁，这里哪有你放屁的地方他气得口沫横飞，根根发丝直直竖起，大吼道：“砍——”敖楚戈的眉结一皱，一股浓浓的杀气随着那郁结的眉宇透出，朝前斜跨半步，沉凝地凝注在伍彪的身上，道：“给你脸，你不要脸，伍门主，那就别怪姓敖的不留情了，唉，江湖上就是这么多不识趣的人……”长刀一缕，响起一阵劲疾的冷风，那汉子已随着伍彪的口渝，挥刀朝地上的乔晓福双腿上砍下去。

霜儿吓得大叫一声，根根发丝随着颤抖的身躯而披散开来，她不忍目睹这幕惨事的发生，捂着脸轻轻饮泣——“哎呀——”一声，那汉子的寒刀未落，已惨然地翻倒地上而绝，谁也没看出是怎么一回事，只见一缕光影带着丝丝血影又闪耀在敖楚戈的手上。

神色一变，伍彪叫道：“鬼泣环！”

点点汗珠自花娘子额上渗出，她颤声道：“他，他……”有若被愚弄般的愤怒，伍彪问道：“花娘子，你的百媚花怎么失效了！”

满头的雾水，花娘子不解地道：“不可能，不可能——”冷冷一哼，伍彪愤声道：“眼前是最好的明证，证明姓敖的并没有中毒，你只要看看刚才‘鬼泣环’的去势就知道，根本不像是失去功力的样子，花娘子，咱们都估

计错误了，错误得几乎要一败涂地，你，告诉我，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摇摇头，花娘子道：“我也不知道。”

淡淡散散一笑，敖楚戈道：“花娘子，错误的造成串连事情的推砌，首先是百媚花对你们的功效有着太多的信心，恁着这份信心，使你们小看了我，而我，就藉着你们这份小小的失误，而硬将百媚花的毒逼出体外……”显得有点不信的样子，花娘子道：“不对，那种毒最会散功，不可能——”瞥了乔忠一眼，敖楚戈道：“这该归功于乔老爷子，百媚花的香味一传过来的时候，乔老爷子已塞给我一颗冰清丸，这颗冰清丸虽不能完全去除掉那股香味，至少也减轻了它一半的毒力，花娘子，你们一时的大意，造成你们一败涂地，这也许是气数，上苍是公平的，对于恶人，从不给予机会……”真俏，得了便宜还卖乖，敖楚戈这一叙说，可把伍彪和花娘子给气疯了，真所谓人算不如天算，任他们狡计千条，终归是一切扑空，他俩互相望了一眼，这一眼包含了无数的埋怨和懊丧，刹那间两人有了孤注一掷的打算——咬了咬嘴唇，花娘子道：“敖楚戈，一时的失利并不意味着是全部的失策，你不需为眼前的利欲而薰昏了头，最后的结果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敖楚戈，你是聪明人，暂时的得意无助于最后的成败，我要是你，应该感到自己的悲哀”冷煞的一寒，敖楚戈凝重地道：“花娘子，由这一番话，我对你的实力不得不重新估计了，你尚能称得上条理分明，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而仅仅表现你还有几分头脑，可惜，你遇到的对手是我，否则，最后的结果，会成为另一个局面……。”

愈听愈不是滋味，伍彪沉声道：“花娘子，套交情，拉近乎，对他来说都是白搭，今天，咱们唯有活砸硬砸，在手底下见功夫，才是称雄道霸的手段。”

花娘子呢了一声道：“祸是由我惹的，当然该由我来了结这件事。”

怔了怔，伍彪道：“这话怎讲？”

花娘子脸上笑意一敛，道：“若非是我低估了对方，若非我的百媚花失灵，今天将是另一个局面，既然我已造成这局面了，当然该由我来挺，门主，你先给我掠阵，如果我擒不住姓敖的，我花娘子就一辈子，永不得翻身——”这女人狠起来什么鬼话都说得出来，她根本不知兼耻为何物，说出的话句句都能让人脸红，这也是她厉害的地方，任何人遇上她，都惹不起她这种不要脸的缠人法。

皱了皱眉头，敖楚戈冷冷地道：“你本来就不是个好货，这种事对你来说，像穿衣吃饭一样的方便，花娘子，我劝你还是滚一边去，你那点道行在我面前摆不出什么谱……”“呸——”花娘子骂道：“婊子养的，你少逞口舌之能——”杀机一涌，敖楚戈怒声道：“生我者父母，养我者亲娘，你侮辱我的父母，我不给你一点颜色看，你的嘴皮子不会停。

缓缓地朝前一跨，两只眼睛冷煞的凝注在花娘子身上，他那逼人的威势令花娘子一寒，不自觉的退了半步。

花娘子道：“胡花、翠月、碧环——”依偎在伍彪身边的三个美艳女人始终没吭过一声，这时花娘子一声叫喊，三个人同时应了一声，缓缓据去了身上的那一层薄如蝉翼的外衣，露出了一身暴露而古怪的内衣，上身仅围着一块布，仅罩住了两个峰乳，下体是条短裤，两条修长而诱人的大腿，雪白的呈露在外面，更怪的是她们均赤着双足，每人的臂上和足踩上均套着几个铜环，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显非中土人物。

敖楚戈哦了一声道：“原来是苗疆之女——”花娘子道：“不错，她们都是来自苗疆！”那胡花操着不太纯熟的汉语，道：“喂，汉家子，你投降做我老公好不好——”苗疆素有生毛如血，落后退化的传说，男女间只讲究男贪女爱，素无礼教之分，胡花看敖楚戈长得朗朗生威，健硕魁武，是个好人材，所以……敖楚戈一摇头道：“要你这种人为妻，只怕绿头压顶……”胡花似是没有听懂，问道：“翠月，他说什么？”翠月尚未答话，花娘子已叫道：“他不要你——”这对苗疆的女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因为苗疆的民风强悍，个性独特，与汉家礼教迥异，她们选择汉子决不能直接了当的拒绝，必须婉转说明拒绝的原因，胡花自视甚高，一般汉家无不垂涎其色，而敖楚戈人中之龙，视若粪土，对她来说是件十分不体面的事。

胡花怒道：“我要宰了他，拿他的头颅当求踢”说着、人似轻风般的一欺而入，照着敖楚戈的身上抓来，她架势大开，那样子看得别人目迷神摇，气为之结，这种打法，殊出武学常规，敖楚戈武功虽好，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这样的对手。

翠月和碧环双双加入，道：“姊姊，我们帮你！”这两个苗疆女子将敖楚戈困在中间，并不舒拳扬腿的急攻而来，而是每人手中一根竹笛，站在一边竟鸣鸣的吹奏出一种丝丝之乐，这乐声古里古怪，入耳后，令人觉得浑身懒洋洋的，丝毫没有斗志，只觉得春意撩人，百花俱放。

心底一凛，敖楚戈付道：“这是什么音乐！”

他急忙收敛心神，移身闪避胡花的攻击，他怎么也不想拔剑伤人，仿佛他在一刹那忘却自己是个武人，脑子里所想的，尽是风花雪月，温柔欲涨的念头，这对一个练武者来说，是最忌的事，他明知是件危险的事，但一时间，却无法屏除那些杂念。

那笛声愈奏愈急，愈让人沉迷。

而胡花的攻击却更见凌厉，这情景愈见危急。

花娘子格格地道：“那小子快完了。”

伍彪冷冷地道：“未必——”

花娘子得意地道：“苗疆的女人天生有种与众不同的魅力，她要降服一个人，未必以其古怪异绝的方式来处理他，碧环和翠月懂得胡花的心理，她俩要用‘醉魂笛’克制住姓敖的斗力，然后再擒住强迫他降服，门主，别小看这三个女人，不但是欲海奇范，更是女人中的女人，她们武功怪异，异术称绝，往后对‘天戟门’来说，无异是很大的助力……”伍彪冷冷地道：“未必——”一怔，花娘子道：“怎么？你有什么不满意，我带他们三个娘们来投效你，固然是为了替我的老姘头单宇复仇，但我们还不是肩上你伍家不同的身份，再说，四个女人日夜供奉你，难道说，几天功夫，你就玩腻了，嘿嘿，门主，你也未免太没有良心了，现成的绝福不享，你还想干什么？”伍彪冷声道：“花娘子，有件事我想问问你？”花娘子道：“说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伍彪问道：“你们投效我，真的单纯的要为单宇报仇？”花娘子笑道：“当然啦，难道还有别的目的？”伍彪嘿嘿地道：“只怕你未说真话！”花娘子道：“何以见得？”伍彪长吸口气，道：“你另有目的！”

花娘子讶异地道：“什么目的？”

嘿嘿一笑，伍彪道：“图谋我‘天戟门’门主之位！”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花娘子脸上尽是不豫之色，她表情变化之

多，有若天上的云彩，时时在变，也时时博取别人的同情，那一副楚楚可怜之态。

她哎哟一声道：“门主，你真会怨我！”

面上杀机一露，伍彪道：“我由‘醉魂笛’的曲调上领悟出你的居心，花娘子，你们四个女人欲国称雄，日日夜夜的伴着我，使我有力不从心之感，你们的目的是在那里，只要稍有脑筋的人都会想到是怎么一回事！”

花娘子哟哟地道：“没这回事，没这回事。”

伍彪嘿嘿地道：“不必狡辩，我早感觉出是怎么回事了！”

花娘子冷冷地道：“门主，你难道不愿顾全大局！”伍彪嘿嘿地道：“大局，嘿嘿，我和姓敖的本来就没有什么仇恨，他和你们的死活都不关我的事，不过……”花娘子一摇头道：“门主，你错了。”

伍彪冷冷地道：“怎么错了？”

花娘子胸有成竹地道：“眼下你只有和她们合作到底，否则，你会走上绝路，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你是聪明人，不会看不出是怎么一回事！”

愤怒地一吼，道：“你威胁我！”

面孔上的笑意一浓，花娘子道：“不，江湖上讲究的是手段和实力，你既然已入彀中，就由不得你，老实说，你现在只有乖乖地跟我走，否则，眼下就能要了你的命！”

沉冷地凝注在花娘子脸上，伍彪道：“这里都是我的人，你和那三个娘们未必能占到便宜，何况，姓敖的尚在这里，那情况……”花娘子格格一笑道：“门主，孙悟空虽有七十二变，最后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你已身不由己，姓伍的，告诉你，你已中了我们苗疆的蛊毒，其毒之害，非我不能解——。”

机凛凛的一颤，伍彪道：“蛊毒！”

花娘子道：“不错，它是一种无臭的毒，暗藏在你全身关节和内腹的每一寸地方，我只要一发动，你立刻没命！”斗然一拳捣去，带着一股子劲激的拳劲，直冲而来，花娘子似乎早已防备了，借势一闪，说道：“别动手，那样你死得更快。”

伍彪怒声道：“我和你拼了。”

他虽运足了劲，可是那股子气始终不能畅顺，伍彪大吃一惊，震骇得不知如何是好，花娘子冷冷地道：“门主，识相点，听我的，两蒙其利，否则两受其害，你是一方之主，眼前的这点形势，你不会看不出来！”

恨恨的一跺脚，伍彪叫道：“我不甘心！”

霜儿一眼看其父面色苍白，颤声道：“爹，你怎么啦？”伍彪长啸一声道：“爹栽了。”

这一声长啸震澈长夜，敖楚戈只觉心神一颤，脑中突然一清，胡花再次扑上，他已翻起一脚踢在她的腰上，胡花怪叫一声，满脸怪异地瞪着敖楚戈。

她不解地道：“你居然能抗拒‘醉魂笛’！”

花娘子道：“这是伍门主之助——”

胡花恨声道：“门主，你该死！”

花娘子冷冷地道：“先解决姓敖的，再和伍门主算帐！”

大笑一声，敖楚戈道：“熊娘们，你们这是闹窝里反！”

翠月和碧环一停笛音，恨恨的解下了手臂上的铜环，和胡花并肩一线，

胡花大叫道：“咱们用丧命环取他……”六道环影在空中响起一连串慑人魂魄的怪声，仿佛是厉鬼夜噪，幻化成点点冷光，朝着敖楚戈的身上飞去。

一道寒冷的剑影斜空颤起，和那六道环影刹那间挥洒在一起，空中响起片片叮当之声，泛起无数的火光——四道人影已交识般的扑飞在空中——

第二十三章

朦胧的冷夜里，那颓毁的廊宇里凝结着一股迷漫的杀气，霜儿和乔晓福已被眼前的刀光剑影震慑住了，两人畏缩的站在一起，目光里尽是骇惧之色，乔忠毕竟年岁大了，斜柱地上，脑子里盘旋着许多的问题，他不解花娘子和伍彪为何反目，也更不懂胡花、翠月、碧环那奇妙笛子的功用，只觉得那是一种怪绝的音律，使人有血脉贲涨，难以自制的效用……敖楚戈的“无双剑”一出鞘，立刻使乔忠心底里松了口气，他虽不谙武功，但也看得出，只要“醉魂笛”不响，恁这年轻人的功夫应该能保护任他们……。

旋转飞舞的六道铜环，一扑入剑影里，叮叮之声随之而起，火花四溅，响震不已，而胡花、翠月和碧环有若疯了一般，披散着长发，紧抿着嘴唇，纷纷赤手的扑向剑影中，剑影、环影、掌影、腿影交织在一起，那凌厉的身手，看得花娘子和伍彪俱都不敢喘口气。

花娘子颤道：“这是不要命的打法。”

伍彪哼了一声道：“这是自寻死路！”

一股无名火直冲而起，花娘子愤愤地道：“她们若有损失，倒霉的却是你。”

目光略略一瞄两旁的那些“天戟门”高手，伍彪的脑海里意念流闪，鼻子里重重哼了一声，道：“花娘子，立刻给我解蛊。”

花娘子一冷道：“你作梦呀。”

伍彪嘿嘿地道：“咱们可以谈谈条件。”

楞了一楞，花娘子不解地道：“谈条件，谈条件有谈条件的条件，你恁什么和我谈条件，门主，不要忘了，你身中蛊毒，天下唯我可解，听我的，你便能多活几年，否则，那后果你应该晓得。”

伍彪恨声道：“胡花、翠月和碧环虽然是苗疆高手，但要和姓敖的争长短，似乎尚差一大截，现在，我以‘天戟门’的实力和你交换解蛊之药，很简单，你交出解药，我命人助你毁掉敖楚戈。”

话意很明显，花娘子是聪明人，哪有听不出话中之意、可是，伍彪也想得太简单了，花娘子不是省油的灯，这女人的心计犹在他之上，她闻言丝毫不气，反而有种朝弄的意味掠上眉梢，脑子里刹那闪过另一个歹毒的意念——花娘子嘿嘿一笑道：“不必了，伍门主，请你把‘天戟门’的令旗交给我。”

伍彪一楞，道：“交给你……”

“令旗”是“天戟门”至高无上的信物，此旗落在任何人手里，都有如门主亲临，凡“天戟门”门徒弟子无不恭身应命，谁也不敢有所抗违，花娘子伶俐乖巧，主意早定，一转念，已掌握了“天戟门”的命脉，这正是她高明的地方……。

花娘子一笑道：“不愿意？”

心里一沉，伍彪道：“休想。”

花娘子不屑地道：“伍彪，我的话说尽，你就是不听，那好，我立刻发动蛊毒，看你姓伍的厉害还是蛊毒钻心刺骨厉害这娘儿们也不知是玩的什么把戏；嘴里念念有词，手里东画西指，仅这会。儿功夫，伍彪面上已冷汗直流，颗颗汗珠，豆大般流了下来，但他一身傲骨，加上武功根基尚厚，强自忍着，绝不吭出声来……。

颤抖了一下身子，伍彪颤声道：“你……”霜儿惊悸地道：“爹，你……”阴狠的，花娘子道：“怎么样，那滋味！”乔晓福企求地道：“叔父……”乔忠长长的吸了口气，道：“晓福，别多说话。”

一缕剑光颤空飞出，只听得一声大叫，碧环的一条手臂斜斜地落在地上，腥的血味随风飘来，碧环拖着那只断裂的手臂。痛苦的在地上打滚……。

她颤声道：“我的手……”

胡花愤怒地瞪着双目，叫道：“敖楚戈，我要你死——”敖楚戈淡淡地道：“我已放过你们不少次了，不然，你们那能活到现在。胡花、翠月，识相点，别自往鬼门里闯——”翠月叱道：“放你妈的屁，碧环的帐还没算呢。”

胡花颤声道：“花姐，你出手呀。”

花娘子回声道：“我要姓伍的出手。”

淡淡散散的一笑，敖楚戈道：“我想烧了你们都不可能了，胡花，你们这群苗女遇上我，也是倒了八辈子霉。现在，要让你们晓得什么是‘毒尊’，什么叫‘一笑见煞’……”那飘逸淡散的笑意未逝，无双剑已在胡花和翠月的攻势中穿了过去，翠月那急扑的身子欲刹不及，哎呀一声大叫，无双剑已经穿进她的心坎里，胡花目睹翠月惨死，心中大寒，吓得倒跃而退，悸意未褪地道：“你……”敖楚戈道：“你命大，下一剑就是你。”

花娘子绝没想到自己手下苗女会败得这么快，她此刻倒不怨敖楚戈心狠手辣，因为武家原本讲究的就是狠准辛毒，留不得情，但她却将这股子怨气全渲泄在伍彪的身上，论情论理，伍彪问不能眼见自己这方失利而予袖手，自交手开始，“天戟门”伍彪就显得不积极，仿佛有意看她们笑话一样，如今，己方已躺下了两个最得力的助手，她不仅怨，使恨极了伍彪胡花愤声道：“花姐，难道我们能姓敖的继续猖狂下去？”敖楚戈哈哈两声道：“只怕留不得你们了，我狂、我傲，那是我的本事，我惩一腔热血，冷剑飞环，怀着江湖义理，行遍天下，管不平之事，除无效之徒，这足以代表我猖狂的理由，你们这几个苗疆邪女，妄想与我争强论狠，告诉你，门都没有，你，胡花，也不过是个听命行事的跑腿子，既称不上名，也道不上号，论道行，尚差太远、我要是你，早就乖乖嫁个贩夫或走卒，安安稳稳的过一生……”这一番陈辞，慷慨激昂中又有几分真理，直说得胡花目瞪口呆，既气又恨，却亦悔，以往，没有人责她，骂她，更不敢说她，而敖楚戈责备中却含在真理，威愤中透着玄机，她只觉得脑子里空空洞洞，但心灵间却有股子被数说的畅快，不禁楞楞的僵立在地上……。

花娘子于叱道：“胡花，少跟这种人逞口舌之利，你过来。”

茫然地望着花娘子，胡花道：“他说的有几分道理。”

花娘子怒道，“有个屁道理，碧环伤势沉重，翠月已死，你难道忘了咱们还要报执，难道忘了咱们来的目的。”

寒悚地一颤，胡花道：“没有忘。”

花娘子嘿嘿地道：“那很好，你过来，咱们先将姓伍的搁倒，再用‘天戟门’的力量杀敌楚戈、我已发动蛊毒，谅他支持不了多久。”

胡花倒也听话，一句不吭的走了过去。

敖楚戈摇摇头，道：“花娘子，这几个人中数你最坏，也最攻心机，可惜你刚才没下场，否则，躺下去的应该是你——”花娘子冷笑道：“少神气，我不过是损失个人才，并不意味着你已占上风，姓敖的，血债总要偿还的。”

一抬眼，飞卷的眉毛一扬，敖楚戈道：“伍门主，你肚子？”

那椎心钻骨痛苦，有若缕蚁般啃啮着伍彪的骨髓和身躯各部分，任伍彪功力高绝，也不觉难以忍受，他全身有若汗湿，始终没有吭出一声，那群环立四周的汉子虽然在旁边着急，没有门主命令，谁也不敢插嘴一句——

霜儿哀声道：“爹，你怎么不说话？”

黯然的摇摇头，伍彪紧咬嘴唇的坐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似乎正用自己的意志和蛊毒相抗拒……。

乔忠摇摇头道：“霜儿，你爹不能说话？”霜儿一呆道：“为什么？乔大叔——”乔忠凝重地道：“他中毒很深……”霜儿哇地一声道：“乔大叔，你是神医，你该替他解毒呀。”

乔晓福颤声道：“叔父，你……”

乔忠黯然地长叹一声道：“孩子，我要和你敖叔叔谈谈。”

敖楚戈一跃而至，道：“老爷子，什么事？”乔忠叹息道：“小哥，你可以看出来，伍门主是中了苗疆最毒的蛊毒，这种毒十分难解，除非是下蛊之人自己有解方，否则，只有供放毒之人驱使，花娘子不是善类，她对‘天戟门’门主似是早有图谋，这刻落在她手中……”敖楚戈笑道：“狗咬狗一嘴毛，他们这一伙原本就是互相利用，眼下他们窝里反，咱们隔岸观火……”乔忠颌首道：“话是不错，可是你看霜儿，毕竟还是个孩子，她善良纯真，满脑子的幻想和感情，如果她父亲一生为恶，对她心里上的影响很大，会毁了她的自尊心，及一生的人格行为，俗语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伍门主真有回头机会，我们不妨……”毕竟姜是老的辣，事理分明，有超远的见识，也有尊崇的理想，一席话，说得敖楚戈热血沸腾，他忽然觉得仗剑江湖，傲笑林泉，固然是件赏心而得意的事情，但若持善心而行善事，才是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他思路一转，道：“我毁了花娘子，伍门主不怕蛊毒了？”一摇头，乔忠道：“千万不可，花娘子善用蛊，一定将蛊神运驭得和她心灵结合，她可以随着自己的意志而伤害中蛊之人，你若出手伤了她，只怕伍门主会被蛊毒啃咬心脉而死……”敖楚戈虽然行道江湖多年，阅历见识都高人一筹，但对苗疆这种域外之秘，也仅是耳闻，从没见过，乔忠条理分明的明陈厉害，吓得他一楞，道：“那怎么办？这种秘术我也不懂，要破解这种毒，除非另请高手，老爷子，咱们只怕白担心了。”

乔忠正色道：“我想和伍门主谈谈。”

敖楚戈眉宇一皱，道：“只怕不容易，他根本没说话的力气了。”

乔忠道：“你有没有把握将花娘子逼出丈外？”敖楚戈点头道：“那倒不难。”

乔忠道：“好，我先请霜儿帮个忙。”

召招手，霜儿和乔晓福急忙奔了过来。

乔忠问道：“霜儿，你知道令尊目前的环境么？”霜儿含着泪，点头道：“叔叔，我爹他……”

乔忠偷偷塞给她一颗药丸，道：“把这个给令尊服下，先暂时减轻他的痛苦，不过你爹必须服下，因为令尊很恨我仍乔家，他未必肯服……”霜儿感激地道：“我会说服他，叔叔，你一定要救我爹！”乔忠摇头道：“我哪能救得了你爹，你要请敖叔叔帮忙。”

霜儿噗地跪倒在敖楚戈的眼前，轻泣道：“敖叔叔，请救救我爹——”一扶霜儿，敖楚戈惶恐地道：“起来，我们都会尽力……”他缓缓一转身，朝花娘子和胡花走过去两只眼神炯炯有光，寒森森的落在花娘子身上，沉声道：“花娘子——”花娘子冷冷地道：“什么事？”敖楚戈哼了一声道：“限你马上离开伍门主身边。”

伍彪似乎已忍受不住那锥心锤骨的痛苦，唇间已发出呀呀之声，他手舞足蹈的在地上翻滚，已渐力竭……

花娘子睹状，催促道：“交出令旗，免你一死。”

伍彪只是摇头，牙齿紧紧咬着嘴唇，连血都咬了出来，但他不失是条汉子，这节骨眼上还没投降——

敖楚戈怒声道：“花娘子，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花娘子恨声道：“门都没有——”

她眸光朗胡花身上一溜又道：“挡姓敖的一阵，我要搜令旗……”胡花一颤道：“花姐，我挡不住他，还是请你——”伸手给了胡花一巴掌，胡花一扬，道：“你打我……”花娘子恨声道：

“如果姓敖的攻上来，咱俩都会没命。”

胡花苦地道：“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是真的敌不过他……”花娘子愤愤地道：“没用的东西，伍彪交给你，十招之内你要搜到令旗，因为我们余下的时间不多，天微亮，姓伍的蛊毒就会催不动了，那时咱们只有再等一天。”

随手一抖，一条黑乌乌的怪鞭子腾空甩了出来，这条鞭子与普通长鞭子殊异，前面居然是条昂着头的毒蛇，两只红红的绿豆般眼珠子，一眨一眨的，那细细的舌信伸吐间有筷子般长，在空中一晃，昂着头停立半空。

敖楚戈一愣，道：“看不出你还有这么一件怪东西。”

乔忠惊声道：“毒灵子——”

花娘子一呆道：“你识得毒灵子？”

乔忠冷冷地道：“苗疆有三种蛇是天下最毒之物，其一是毒灵子，通体如墨，有若长鞭；

其二是青灵子，体若灵竹，柔腰若无，训练有素者，可当带子用；其三是铁灵子，通体似铁般的坚硬，笔直如杖，这三种毒物，在古书上都曾有记载，能见者少之又少，你居然能觅得此物而当武器，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花娘子得意地道：“看不出这瘸子懂得还不少，苗疆都少有人识得它，而你；居然能一眼看出来，哼哼。可惜咱们不是朋友，否则我会让你再看几件更绝的东西。”

乔忠摇头道：“我可不敢有这种朋友，不然只怕明天看不见展间的太阳了，花娘子，毒灵子虽毒，却也有缺点。”

花娘子一怔道：“什么缺点？”

乔瘸子笑道：“他最弱的是眼睛！”

花娘子叱道：“住嘴。”

这正是乔忠高明的地方，几句话已点醒了敖楚戈，花娘子是个聪明人，一听便知自己上了这瘸子的当，他是故意说给敖楚戈听，有意破除自己这条毒灵子。

敖楚戈长剑一颤道：“天下最毒物，不能留……”花娘子恨声道：“先咬你一口。”

那条毒灵子在她手里笔直如棍，朝前一昂头，眩目的快速般，劲激无比的朝着敖楚戈身前射来，又快又狠——冷芒剑气交织流泻，面对这种古怪刁毒的武器，敖楚戈真不敢稍存丝毫大意，迎着对方的攻势，倏然映凝生辉，宛如火树银花般，刹那间璀璨夺目，飞掣流空，光芒四射，形成了叠叠层层剑浪，朝那毒灵子卷去。

他沉声道：“先毁了这东西。”

那知这条怪蛇周身能软能硬，无双剑劈在他身上，也不过是它身上留条痕迹而已，而它毫无畏惧地昂头自攻，张开嘴，舌着信，朝敖楚戈咬来……敖楚戈一呆，道：“有这种事。”

无双剑名列天下十大兵剑谱中占第七位，犀利无比，有削铁断玉之能，那想到这毒灵于身上居然不发生丝毫作用，岂非令他目瞪口呆。

花娘子得意地道：“姓敖的，你也有今天……”她占尽兵器的便宜，加上毒灵于是条不同凡响的怪蛇，会自动攻击敌人，一时间，敖楚戈还真拿她没有办法，两人攻势凌厉，身法快捷，谁也占不着便宜。

霜儿乘机跑到伍彪身边，道：“爹，你……”胡花道：“滚开。”

霜儿怒道：“我看看我爹有什么关系？”伍彪似乎因为花娘子暂时不在身边，痛苦减轻不少，他长吸口气，颤抖的一拉霜儿，道：“霜儿，告诉爹，你是不是很喜欢姓乔的。”

霜儿点点头，道：“呢。”

伍彪抹抹汗珠，道：“不后悔？”

坚决地摇摇头，霜儿道：“不悔。”

伍彪叹声道：“好，爹答应你。”

霜儿似有不信地道：“真的，爹……”

黯然地一笑，伍彪沉重地道：“爹想过了，女大不中留，只要你幸福，爹不再过问这件事，哎，霜儿，爹怕看不见……”霜儿偷偷将那药丸塞进伍彪手中，他不解地道：“这是……”

霜儿低声道：“乔叔叔的药……”刚刚要丢，霜儿企求的道：“爹，你……”任是伍彪金刚盖世，雄霸一方，毕竟逃不过儿女情长，他看见霜儿眼中那份楚楚可怜，企求希冀之色，心中不禁一软，虽然自尊上的倔强，他不想吞掉那颗药，但是他又不愿意太伤霜儿的心，他深知苗疆蛊毒无人能解，这颗药纵系神丹灵药。

对他并不一定有什么助益，但为了霜儿，他只有勉强一试，不愿再让霜儿伤心……”一张口，那颗丹丸吞进了腹中。

胡花发觉时已晚了，道：“你干什么？”冷冷地，伍彪道：“放心，不是毒药！”霜儿看见其父吞下了乔忠那颗丹丸，一颗心总算放下来了，她心中的愁云惨雾，刹时烟消云散，似乎乔忠就是大罗金仙，什么病，只要他肯治，绝对会药到病除，是否真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呢，只有乔忠心里有数了。

胡花将霜儿一推，道：“门主，我看你还是把令旗交出来吧，我保证花姐给你解药，如果你再倔强下去，生命会有危险……”伍彪哼声道：“最毒妇人心，你们果然是另有阴谋，我伍彪堂堂‘天戟门’第七代门主，岂可辱了‘天戟门’的威风，胡花，沟死沟埋，土死土埋，我认了。”

胡花知道伍彪是位铁铮铮的汉子，不会俯首认输，她已被敖楚戈那儿句话勾起了无限心事，只觉前途茫茫，黯然无光，朝激斗的花娘子看了一眼，不禁长长叹了口气。

毒灵子在花娘子手中虽然灵巧刁钻，但敖楚戈却非省油之灯，无双剑虽不能伤到毒灵子，至少也把它激得怪鸣愤恨，花娘子愈战愈急，饶是毒灵子威力无比，也伤不到对方分毫。

敖楚戈的身子一移，瞬快的在地上抓了一把沙，乘毒灵子昂头攻向他面门的时候，陡然洒出那服沙于，蒙蒙的沙影有若一个罩子，直往毒灵子罩去。

花娘子大骇，道：“你……”

那毒灵子毕竟仅是条毒蛇，何曾料到敖楚戈有此一招，沙子像天幕般的罩下，它已惊惶的左右幌移，但敖楚戈是蓄势而发，毒灵子的眼睛已被沙砾击瞎，花娘子虽极力抢救，唯时间上晚了一步，她顾不得自己，提着毒灵子回身便跑。

毒灵子负创，候地回头逢物便咬，那一口正好咬在花娘子的肩头，惨叫一声，颤道：“胡花，快给我放血！”胡花还没弄清楚怎么一回事，已被花娘子那全身青紫的厉怖情景惊骇得楞了，她不知该如何下手，道：“花姐，我，我……”花娘子颤声道：“来不及了，毒已上心。”

她似乎自知生还无望，愤怒地大叫一声，握着那条毒灵子，张口大吸毒灵子的头，毒灵子怪鸣数声，居然钻进了她的肚子里，只痛得花娘子在地上翻滚惨叫。

伍彪恨声道：“报应，报应……”

乔忠急声道：“伍门主，在花娘子没有死前，老朽必须给你放蛊……”伍彪一怔道：“你会解蛊？”乔忠长叹一口气，道：“首年在苗疆采药之时，无意中救了一个苗疆老婆婆，她临时传了我一手，但不知道管不管用，蛊与人通，花娘子一死，蛊也会死，不过此物虽死，却万不能留在体内，否则；它的尸毒依然能害了你，刚才那颗丹丸是压倒毒蛊发作的时间，但并不能解，我必须先了解她下的什么蛊……”突然，胡花插嘴道：“回肠蛊。”

乔忠哦了一声道：“花娘子是新手，只能在饮食中施手脚，好了，用一缸水，下加温火，我再给你放血……”胡花道：“这是笨法子。”

乔忠点头道：“不错，因为我不是下蛊之人，无法引出益虫，只有用这办法，虽然笨了点，大致上还不会太离谱……”胡花嗫嚅地道：“我帮你。”

乔忠一笑道：“有你帮忙，我更方便了，伍门主，你可以放心了。”

伍彪感激的道：“谢谢，亲家，霜儿和晓福都是好孩子，他们的幸福，就是咱们老一辈的希望，我的确是老了……”花娘子痛苦的在地上翻转，她那张美好的脸颊已浮肿的全部黑青。

因胡花和花娘子有八拜之谊，便道：“乔老爷子，请救救花姐。”

乔忠长叹道：“医者——心也，镕者——仁也，我又何忍看她这么样痛苦？无奈毒灵子太毒了，无人能解也无人能救，她唯有等死，除非……”胡花颤声道：“我不要她再苦下去。”

拾起一把长剑，照着花娘子心窝戮去，花娘子哇地一声大叫，人已断气而死，胡花也掩着脸哭泣起来，那情景看得旁人都为之鼻酸，谁也不忍看见这一幕惨剧。

敖楚戈长笑一声道：“江湖子弟江湖老，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哈哈，乔老爷子，愿霜儿和晓福白头偕老，永结同心，后会有期。”

随着那豪迈的长笑，他那魁武的身影渐渐远去。霜儿和晓福叫道：“敖叔叔——”那喊声随着他的人影传去，而他，早已走远了……”

第二十四章

曙色方露，云雾迷漫，晶莹浑圆的露珠在叶间闪动着晶颤的光芒，这原是晨间最宁静的一刻，但在霸天岭——这份恬逸适宁的景致却早已因为三个怪异的人影而破坏无遗了，这三个人以居中为道，身罩大红袍，头顶大毛毡帽，足踏薄履，一双目光炯炯生寒，带着左右的汉子，缓缓在三块并排的石头上坐下，左边的汉子显得痴胖，一件黄袍与他的身材极不相衬；垂目盘膝，仿佛与任何人都无关一样，右边的倚石而蹲，两道眉毛浓而且黑，却独缺了一只耳朵，与绿袍一映，极为不配，但这三个长袍怪人却安之若素，静静地坐在那里，不言亦不动……。

朝阳美艳的光芒似道道金光般洒落下来，照在三个人身上，有若泥塑一样，一会儿，远处响起一连串蹄声，这阵蹄声时密时淡，却十分有节奏……。

红袍汉子一摆手，道：“摆上吧。”

黄袍汉子于喏了一声，从袍子里拿出一块红色令牌，斜斜的掷射在来路当中，只见那令牌上写着：“天下独尊三，朝奉令。”

蹄声渐渐接近，只见一行数骑，缓缓行来，这些汉子跨骑跃来，在霸天岭一飘而落，目光朝这三个人一望，接着看见了那枝令旗，他们似乎谁也不认识谁，当先那个汉子拍拍身上的灰尘，从怀里拿出一个盒，恭恭敬敬的捧在手里，谨慎地在令旗前停下，道：“太湖白云飞朝奉三尊东海夜明珠一颗……”诺，一颗硕大如指拇般的夜明珠闪闪生光的盛在盒子里；恭恭敬敬放在令旗前，那三个如泥塑的人连动都没动一下，仅淡淡地瞄了一眼，那红袍之人挥挥手，示意退下，那副狂傲的德性，瞧在任何人眼里都会有气，而太湖白云飞，堂堂太湖水上巨寇，仿佛遇上大赦一样，感激的朝令旗恭身一拜，转身跨马而去，头都没回一下。

紧接着黑衣老婆子，朴素无比地依样献出一件纯金的巨碗、朝令旗一拜，恭身道：“三手婆婆朝奉金碗一个……”既然有三手之称，不用说，一定是个偷字辈的人物，她显得十分寒怆。但能献出这么一只罕见的金碗也不简单，挥手之下，她也感激的退下。

“大力鬼五朝奉玉瓶一只——”

“莫之鼻朝奉水晶蛋一个……”

“唐全朝奉玉马一对——”“武丁朝奉朝鲜果盘一个……”

献上朝奉之物，无一不是价值连城之物，而这群献宝之人没有一个不是黑白两道响当当的角色，这三个汉子对这些稀有古怪的宝物名器，显得并不太热络，仿佛早已司空见惯一样，他们看看那些一个个离去的人，已差不

多了，嘴角上不禁现出一丝诡谲的笑意，目光全落在最后两个人的身上。

一个是双足已废了持着双拐的老人，他双手挟着拐杖，一停一顿地跑来，伸出抖颤的双手，道：“吴天龙朝奉黄金十两！”

那黄袍汉子不屑地道：“黄金十两！”

吴天龙面上一黯，苦涩地道：“我双腿已毁，无法再在道上做买卖，全年的进帐，仅有这黄金十两，略表寸心，尚请三位笑纳！”

那黄袍汉子鼻子里传来一声冷哼，一柄寒光四射，森冷无比的匕首，有若晴空闪电般的疾射而来，那老人似是没想到对方会骤下毒手，哎呀一声大叫，那柄匕首已射进了他的心坎，倒地气绝而死，双目瞪得像两只铜铃，有种死不限目的余恨最后那个少年仅二十出头，长的白皙细嫩，精光炯炯，瞥了死去的老人一眼，吊而郎当地缓缓行来，朝令旗拱拱手，刚要掏东西，那居中的红袍人道：“桑小乔，你免朝奉！”

那少年桑小乔拱拱手，道：“那要先谢谢你红衣使金锁子了！”

他似乎根本没把这三个人放在眼里，依旧是那副放荡轻狂的样子拱手转身，便欲离去。

“慢着！”

桑小乔像是早已预料到一样，回身淡淡洒洒的一笑，一双目光冷锋锐利地盯着这三个使者身上，道：“还有什么事？”

金锁子嘴唇一绽，森冷地道：“你虽然不要朝奉，可是三尊有令渝传给你，给你一次表现你自己的机会。限你十日之内办到……”吸了口气，桑小乔淡淡地道：“说吧，我早知道会有事了，三尊何曾会白白放过一个人，金锁子、银练子、铁箍子，我桑小乔不怕你们回去怎么说，有一日、我会和三尊明陈事理……”愤愤地呢了一声，金锁子沉声道：“限你十日内拿毒尊敖楚戈的头颅！”

心弦剧烈地颤了颤，桑小乔道：“杀敖楚戈，这令渝我怕难以接受了。”

银练子冷冷地道：“没有你拒绝的权利，这是令渝——。”

桑小乔耸耸肩，轻挑地道：“三尊明明知道我和敖楚戈是朋友，为什么还要派我执行这个任务，我不解，杀人总要有个理由。敖楚戈独来独往，既不犯我，我们又何必去犯他。况且这个人比九头鸟还难缠，遇上他，不死也得脱层皮，三尊难道不知道其中的厉害关系……”金锁子冷冷地道：“这只怪他有个‘毒尊’的绰号，与三尊名讳犯冲，再说，这个人夜郎自大，与我道朋友处处为敌，多少买卖都坏在他的手里，桑小乔，这就是理由！”

桑小乔淡然地道：“请三尊另请高明，我不接受！”

金锁子叱道：“你敢，桑小乔，三尊的令渝从不更改，十天之内我们等你消息，这段时间，对你来说已足够了，因为你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姓敖的，也知道他的习性……”说完，金锁子略略示意，银练子和铁箍子将那些稀世之物，全搜进了一个袋子，长声一笑；空中幻起红、黄、绿三道人影，瞬快的消逝在霸天岭……。

桑小乔莫可奈何地长叹一声，落寞的孤寂走着……。

他——

桑小乔似乎已有了几分醉意，但他却一杯一杯的直灌下去，他需要酒，需要酒来麻醉他，摇摇幌幌的，他斟满了盈盈的杯子，朝坐在他对面的敖楚戈举了举杯，然后一口灌进肚子里，咯咯两声，酒沿着嘴角流下来，抹了抹嘴唇，道：“敖大哥，你也干一杯！”

浅浅淡淡地一笑，敖楚戈道：“桑小弟。你今天与往常有点不同，平常，你是滴酒不沾，你说过，酒会乱性，会误事，今天，你好像存心要把自己灌醉，这倒底为了什么？难道你心中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告诉我，大哥会替你想个办法……”一脸的红润，一脸的迷惘，桑小乔的眼睛红红的反射着令人寒颤的冷光，摇了摇摇头，苦笑道：“暂时不行，先喝酒。”

一摇头，敖楚戈道：“我很难苟同你的说法，咱们是江湖人，江湖人就该有江湖人的本色，有话、痛痛快快地说了出来。”

桑小乔沉默了片刻，道：“我只有藉着几分酒意才有勇气把话说出来……”一怔。

有若利剑般的目光紧紧地落在桑小乔的身上，敖楚戈突然觉得他这位年轻朋友变了，像一层雾围绕着他，使人看不透，分不清，仿佛他有种莫名的苦痛和难处，他很看重桑小乔，自始至终都把他看成朋友、朋友有事，他义不容辞地该帮助他，他问道：“我听着！”桑小乔呜咽着道：“现在，我还是推心置腹的朋友，咱们在这片小酒店里把酒言欢，畅吐离情，待会儿，我离开后，你和我都会为着不同的目的而互相对立，那时候，你眼里的桑小乔已不是原来的桑小乔，他是唯一要置你于死地的人！”

满头雾水，一片的玄迷，敖楚戈纵是天纵其才，也想不出桑小乔要杀他的理由，人的感情真是难以理解，一会儿亲密如友，一会儿冷冰如仇，上苍给予人的血肉，为何又再给予友情恒移的不定。桑小乔是条热血汉子，讲交情，重义气，何以，短短数日有着如此的差距，难道人真是善变么？原因是否定的，除非这个人在某些特定的环境里受著某些的压迫……”冷静的思索了一会，敖楚戈道：“你杀我，我不怨你、江湖上原本就是这么一回事，时友时敌，但是，我要死得明明白白，像你这样只说了‘我杀你’三个字。对我来说，这不能予人心服口服。桑小乔，死并不可怕，死得不明不白才可怕……”抓起酒坛子猛地喝了一大口，桑小乔道：“许多事不必说得很明白，我只能告诉你，你那‘毒尊’两个字犯忌。有人不喜欢那两个字，包括我在内——”长声一笑，敖楚戈道：“你身不由己——”桑小乔哼了一声道：“老朋友了。你看我会是那种人么？”敖楚戈沉思道：“我由你内心的痛苦上，已猜出了七八分，桑小乔，你要我死，我愿意为朋友死，但，在我死前，我需把原因弄明白，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你再动手，那时候我会斟酌这样的死值不值得……”桑小乔呢了一声道：“我并没有打算现在动手，因为我喜欢人在极清醒下做这种事，尤其我的对手是你，你是个可怕的对头。”

敖楚戈哈哈一笑道：“你高估我了，桑小乔，我跟你一样平凡，一样有血有肉，重感情，我也讲道义，不瞒你说，我不愿意咱们的友情就此而断，老实说，人都会怀念过去。”

斩钉断铁地一摇头，桑小乔坚决地道：“不，把过去通通忘掉，像从来就不认识，样；你可以把我看成罪该万死的恶徒，那样动起手来，双方都不会顾忌，你是个剑手，懂得剑道的道理，最忌容情，咱们这是各凭本事，千万别念过去……。”

说完将空酒坛子甬出酒楼外面，仰天一声大笑，抓起放在桌边的长剑，朝店外行去，临去。回头道：“三无后，我会杀你！”

最后这几个字说得好冷，冷得有若寒天里的冰渣子，透进敖楚戈的心坎里，他楞楞地望着桑小乔那摇曳的身影，喟然地一声长叹，无名的懊恼和沉重纷至沓来，这就是朋友，朋友会在一瞬间反目，显得绝情又意外……目

光一凝，他看见了洒，洒入愁肠愁更愁，明知是愁，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灌进了肚子里，酒虽淡，有种辛辣的感觉，忽然。

他脑子里因为一杯酒而闪显出了一个人影……他喃喃地道：“黄三泰！”

黄三泰那佝偻的身子随着岁月而显得更何楼了，他手中拿着那根已枯黄的鱼竿，斜靠在大湖边，苍白的发丝，看起来更老态，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珠子，紧紧的凝注在浮漂上，似老僧入定，这世间仿佛已离他远去……。

在他身后凝立了许久，敖楚戈心底里忽然涌起了无数的叹息，一根竿，一蓑衣，随着岁月埋葬了一个英雄的一生，谁也没想到昔日翻江倒海，脚踏四湖的英雄人物，会沦落到这一地步，会与湖为伴，以鱼为生……

良久，黄三泰苍老地道：“你来了。”

敖楚戈叹道：“来了。”

黄三泰头也不回，斜靠在那里，淡淡地道：“你不该来。”

讶异的沉思片刻，敖楚戈不解地道：“不该来的来了，怎么三泰，有客……”喂，黄三泰道：“有，不是你，你走吧，这里不该有你……”摇摇头，敖楚戈轻笑道：“不会碍事的，老友，用这种方式对待老朋友，不觉得有点太薄了么？唉，人情冷暖，总不会发生在你我身上！”

黄三泰冷冷地道：“有事？”

“看看你。”

“仅仅看看，不会吧，老友，没事你不会来，说吧，只要我这个老朋友能办得到的，不会让你失望——”敖楚戈缓缓坐在黄三泰身边，道：“不急，先谈谈你的客人。”

并没有立刻说话，黄三泰身上突然泛起了一阵晃动，仿佛年迈力衰，不胜支持一样，他喃喃地道：“没你的事，少管——”话未说完，斜入湖中的鱼漂一颤。黄三泰迅快的一拉，水面上顿时出现了一条混身雪白的尺余长鲤鱼，他扯上岸后。将鱼钩轻轻卸下，叹息了一声，道：“去吧，临去还要杀生，我实在不忍……”噗通一声，那条鲤鱼已从他手中滑进水里，瞬快而去……细细一揣摸黄三泰的话，敖楚戈只觉话中玄机重重，似有什么事要发生，但他又想不出黄三泰倒底会有什么事……。

远处，忽然飘来一阵琴音，那缕缕的琴声似慕似怨，幽幽之声不绝，传入耳中，只觉心中酸酸如楚，弦然欲泪，黄三泰脸似白纸，那佝偻的身子不禁泛起了阵阵颤抖，他目含泪光，随手将鱼竿掷进湖里，道：“崔三姑——”那是个女人，一个白发苍苍的少妇，说她少妇并不过份，她虽然满头银丝，但那张脸却长得肉白细嫩，看起来绝不是个老太婆，她怀抱弦琴，幽怨的满含杀机，瞪着黄三泰，那神情就像有血海深仇一样……。

黄三泰颤声道：“三姑——”

崔三姑冷冷地道：“很好，你果然在这里等我——……”黄三泰惨然一笑道：“我是在这里等你，三姑。”

崔三姑瞄了敖楚戈一眼，道：“你不该请外人……”黄三泰黯然地道：“一个朋友，无意碰上，他不碍事，你尽管请……”崔三姑喂了一声，抖手掷出一枝令旗，“天下独尊三，死！”

令旗仅仅这几个字，可是这几个字却有着极大的威势，黄三泰有若见了鬼魅一般，恐惧的颤声道：“三尊令——”崔三姑道：“这里有短剑一把，三尊赐你自裁，请快点上路吧，我还等着你的人头回去覆命呢。”

那柄剑刃有着深深的血槽，森森寒光，耀眼夺目，黄三泰居然连拒绝都不说一声，抖抖嗦嗦地接在手中，仰天一声长叹，已握住了剑柄，抵住了自己的心口上，敖楚戈越看越是不顺眼，移身，拍落黄三泰手中的剑刃一一。

崔三姑叱道：“你是谁，居然与三尊为敌！”

焦虑而企求地，黄三泰道：“老友，别插手这件事，少惹火上身……”无惧的，昂着首，屹立在那里有若一座山，敖楚戈目中闪烁着逼人的神芒，凝注在崔三姑的身上，道：“杀害一个无意江湖的老朋友，你不觉得太残忍么？崔三姑，不论三尊和三泰有何过节，今天，我敖某人接下了，有我在，谁也别想动他一指。

除非你能先搁倒我！”

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崔三姑那股子怨毒和愤恨，几乎已全倾泻在敖楚戈的身上，恨声道：“好，三尊令出如山。从不更改，我崔三姑也是执法如山，今日，你要硬将这段梁子拖在身上，我崔三姑倒要看看你手底下有几斤功夫，敢这样打鸭上架，硬上。”

这女人铮铮的拨了一下七弦琴，那只七弦琴在她手中宛如有着无穷的威力，震得敖楚戈一阵颤动，他是武学的大行家，略一聆听对方的琴音，已知她在琴上功夫造诣不凡，心神凝注，抱元守一，道：“我就领教一下你手上指音！”

崔三姑盘膝坐在地上，道：“请听我一曲‘边塞无魂’……”一缕琴音仿佛来自九天幽境，忽忽渺渺的飘了过来，初时甚缓，几响之后，由缓而疾，只风崔三姑的手指在琴上飞跃，仅见一片指影闪晃，而敖楚戈只觉心脉贯涨，耳中鸣鸣，眼前随着那如魔般的琴音，幻化出许许多多的幻影，这些影像俱邪恶如厉，蓬乱的发丝，碎裂的衣衫；有若厉鬼般朝他扑来，他只觉心慌神摇，几乎克制不住自己，欲挥剑斩出，但那灵台间的一点空明，始终压住他飘动的思绪……。

刹时琴律已变，有若万军万马般杀腾而来，敖楚戈只觉眼前敌人伏现，惧是侵入中土的敌国之兵。他意思流闪，只觉自己昂昂七尺，杀敌卫国，是自己的责任，念头一动，右手已去握剑，恨不能立刻杀敌陷阵……。

他的身子方一移动，黄三泰似是忍受不住琴声的侵袭，噗通一声，掉进大湖里，溅起的水珠落在敖楚戈的脸上，他脑中一清，急忙收敛心神，稳住不动——。

“咚——”

地一声，崔三姑额际泛汗，那琴弦突然断了二根，她啊地一声，张口吐了一大口鲜血，身躯颤幌了一下，脸色苍白得像张纸，双目一睁，随手将那具七弦琴砸碎在地上，瞥了水淋淋的黄三泰一眼，恨恨地道：“三尊不会饶过你们，黄三泰如果不是故意掉进水里，如果你不把水珠溅到姓敖的脸上，我相信他快活不过今天，这笔帐三尊会慢慢算……”目光缓缓地落在敖楚戈身上，继续道；“姓敖的，不要狂，你也狂不了几天了，有人会收拾你。”

说完。缓缓离去，带着无限的恨意离去。

敖楚戈不想说什么，他一向不愿意和女流去置辩什么。

但，他不明白，三尊倒底是何许人物？

为何连黄三泰都宁死不拒，这个人在江湖上既然有脚踪四海的能耐，自己为何从来没有听过，他淡淡散散地道：“老友，天下独尊三，这三尊倒底是什么人？”脸色大变，黄三泰道：“这件事少问，少管。”

颇为不意地一笑，敖楚戈道：“不问不管，成么？老友，崔三姑断弦之辱，横手架梁之仇，三尊会放过我么？老友。看三尊要置你于死的手段，就知道此人不是宽厚之人，他只怕早派人了！”

黄三泰闻言惘然若失，他不想让堪称生死的老友卷入这场不该卷入的是非，可是，敖楚戈无意的卷入了，他不愿意山自己的嘴里将三尊的秘密揭开，但，这秘密总归要揭开。江湖上和三尊有效者其众。敖楚戈若和三尊为敌，只怕会引出许多敌人。在四面楚歌之下，敖楚戈能否稳操胜算，绝非一般人能预料了。

他痛苦地一摇头，道：“老友，三尊非普通人，这事暂时不说，我只想知道，你找我有何事？先谈你的事。再说……”点点头，敖楚戈似乎很能体谅老友的心境，道：“江湖秘辛，武林掌故，你懂的比我多，各家各派对你来说。如数家珍，我只想知道有浪荡公子之称的桑小乔的出身和来历……”神色略异，黄三泰道：“你和他有过节……”敖楚戈一笑道：“谈不上，但他却非置我于死地不可……”黄三泰黯然地道，“老友，本来我不想告诉你三尊的事，但桑小乔要杀你，这就不同了，天下独尊三，即指天、地、人三尊，江湖上虽称他们为尊，背后却有人称其为魔。因为他们身份隐密，知道的人并不多，除非是他的徒子徒孙，三尊神通广大。网罗无数高手，加上本身功力出奇的高，被网罗之人多少都会在三尊那里得到几手绝活，因此他们甘为其用，这些人属下五门者居多，鸡鸣狗盗，黑道枭霸，总归一句话，皆是邪魔外道之辈，进了三尊门，有一规矩，每人每年都需朝奉一次，东西不在多——在奇，许多人为了朝奉而身败名裂……”敖楚戈绝没想到三尊尚是坐地收赃的头子，他和桑小乔浆情莫逆，不幸他若和三尊扯上了关系，的确令人心痛——他苦笑道：“桑小乔和三尊有关——”黄三泰点头道：“何止有关，桑小乔是个孤儿，那一身功夫大部分传自三尊，他要杀你，一定是奉命行事，情非得已……”敖楚戈双目精光一寒，道：“但愿桑小乔能悬崖勒马，不要再和三尊为伍——”黄三泰想了想道：“三尊门下有三个人可怕——”敖楚戈哦了一声道：“哪三个人——”黄三泰沉思道：“金锁子，银练子，铁箍于……”目光煞机一涌，敖楚戈大声道：“我就斗斗这所谓的高手！”

朗朗话声随风飘传出去，那坚定不移的口语，使黄三泰雄心陡发，随着哈哈大笑，冲霄的笑声，震得林叶簌簌而抖。

浓浓的云层，黑压压的在半空里翻卷着，密集层叠的云堆交战般的在一起，沉闷的空气里有种被压迫的感觉，隆隆雷声忽裂般震吼着，豆大般的雨点随着雷声倾泻而下，这阵密雷疾雨，和着狂风下个不停，风雨中，桑小乔站在雨地里任狂风袭体，任雷雨锤击，他望着漫漫的天空，自言自语地道：“我要清醒一下，让雷把我击死，让雨把我淹死，让风把我吹到遥远遥远的地方，永远脱离这个尘世，那样我不必再和敖楚戈动手，不要去杀害我的朋友，天哪，请你赐我智慧，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他的内心有若长矛和铁盾般在互相交战着，他不想和敖楚戈争死斗活，但三尊令出如山，他无法改变成命，也难以抗命，因为三尊所做所为，虽然极为不齿，毕竟三尊对他有恩，他不是个忘恩的人，可是他和好友动手，那无异是置“义”字于不顾，在“思”与“义”间，他简直不知该如何的取舍……。

“铮”地一声，一缕琴声在雨中传了过来，有若幽幽鬼域的森森凉风，他双目如电般随着琴声望去，大雨中，崔三姑鬼魅般缓缓行来，她全身湿透，雨水如浇花般沿着发丝流下来，在桑小乔面前停了下来。

桑小乔冷冷地道：“你来干什么？”

崔三姑道：“我来做你副手。”

愤怒地大叫一声，桑小乔道：“不必，杀敖楚戈是我个人的事，谁都不准帮忙，崔三姑，立刻离开这里，否则，我会对你不客气！”

崔三姑笑道：“别倔强了，三尊说敖楚戈不是普通人物，一身功夫连三尊都对他推崇备至，三尊怕你有所闪失，所以派我来当助手，当然，我知道你和敖楚戈的交情，决不会做你不愿他的事，我最多替你招呼着……”她一再的提出三尊，桑小乔顿时没有说话，良久，他抹了抹脸上的雨水，长长地吸了口气，道：“雨这么大，他不会经过这里了！”

崔三姑肯定地道：“不，他一定会来……”讶异地瞪了他一眼，桑小乔道：“你怎么知道？”崔三姑轻声道：“昨天我特地去告诉他，说你在这里等他，他不是个失信的人，不管雨多大，他都会来！”

双目泛射着无尽的恨意，桑小乔怒道：“你多管闲事！”

崔三姑一怔，道：“这怎么能叫多管闲事，距离限定的日子还有两天，万一你在这两天中不找找着他，岂不是误了事！”

桑小乔恨声道：“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不用你操心，崔三姑，请你立刻走，否则，我会先杀了你！”

崔三姑昂声道：“我不走，我要亲眼看见姓敖的倒下去，他阻止我杀黄三泰，已经是件极大的错误，又毁了我的七弦琴，这个梁子结得太深了，桑小乔，我知道你已得到三尊的真传，一定会杀了他，这种难得一见的搏杀机会，我不会放过……”桑小乔火红了眼，怒声道：“既然你不走，我就先杀了你，你不但看不见我们的搏杀场面，连明天晨出的太阳，你也看不见了！”

神色瞬间一变，崔三姑的心弦随着一颤，桑小乔似是不给她有说话的机会，呛然声，长剑已撤出鞘外，一片耀眼的光华挥洒而落，吓得崔三姑连移六次身形，才避过对方的一剑，那凌厉的剑势，的确把她给吓楞了。

她颤声道：“桑小乔，三尊不会宽恕你。”

桑小乔移身而至，愤怒地道：“杀了你，三尊还会对我怎么样？”崔三姑突然叫道：“敖楚戈来了。”

滂沱的雨丝中，一个人穿着蓑衣，戴着斗笠，踏着那泥泞的路面，沙沙的走来，步履沉重，带起黄黄的水花，朝着雨里的桑小乔和崔三姑看了一眼，停住了身子。

崔三姑神色苍白，身上居然泛起了轻微的颤抖。

桑小乔此刻却显得十分平静，半睁着那双被雨水浸润的眼睛，冰冷的凝注在敖楚戈身上，两个人似乎谁都不愿意开口讲话，唯恐开口会破坏了这一刻微妙的气氛，崔三姑却紧张了，她觉得双方随时都有出手的可能，不自觉的挪移了一下自己的身子，朝后慢慢移退了几步。

终于，桑小乔耐不住这长久的沉寂，叹道：“你来了。”

敖楚戈很艰涩地道：“来了。”

桑小乔恨恨地道：“你为什么要来？”

敖楚戈淡淡地道：“我来应你的约、你不是约我么？”恨得几乎咬牙，桑小乔道：“你不该来。”

黯然的叹了口气，敖楚戈道：“是的，我是不该来，但我华竟来了。”

桑小乔痛苦地道：“那你再循原路走回去，像是没来过一样！”

崔三姑听得一楞，焦急的跺脚，道：“你……”怒叱一声，桑小乔道：

“住嘴，没你的事。”

淡逸的有着几分轻松，敖楚戈摇摇头道：“老友，你知道，我办不到——”桑小乔大声道：“你办得到，只要你肯回头，从原路回去！”

嘴角一损，敖楚戈摇头道：“太难了，老友，那是不可能的事！”

他很世故地向这位年轻朋友投了一眼，那一眼隐含着太多的了解和同情，双方俱沉默的凝注在对方的身上，似乎想由双方的眸光里寻求那份曾获得而又几乎失去的友情，长久的沉凝却隐含着浓郁的杀机，崔三姑恒定功夫毕竟不够。首先烦躁起来，她焦虑地在旁边距着步，额际竟泛起了汗珠，汗和雨交织着，连她都不知道这是惧还是怕，她真想迅快地离开这里，她又想目睹一下最后的结果，因为那最后的胜负。具有太大的吸引力——终于，她忍受不了，惊寒地道：“怎么啦，敢情这是旱天响雷——光响不下……”敖楚戈轻松地一笑道：“怎么？崔三姑，屎堵屁眼——急啦。”

苍白中有着太多的惧意，崔三姑变色，道：“帚把星，邪了；姓敖的，你想找老娘……”敖楚戈哼了一声道：“老子没兴趣，这里没你的事，闪一边去。”

崔三姑冷冷一笑道：“姓敖的，死到临头还嘴硬，我最看不惯的就是像你这种嘴上讨便宜的人，你若有种先和我对上一阵，看看姑奶奶是否真怕了你！”

她是个女人，心量和气度上差了许多，一看敖楚戈根本没将她放在眼里，那股子怨愤和懊恼瞬快地在心底里扩散开来，她不愿忍也不能忍，因为桑小乔在旁边，她不愿让桑小乔知道自己的懦弱和无能，所以她要出手了……。

敖楚戈瞥了桑小乔一眼，道：“你同意么？”桑小乔冷冷地道：“不同意，那样人家会说我们车轮战，胜之不武。”

这句话不知道是说给敖楚戈听的，还是有意说给崔三姑听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崔三姑却认为桑小乔有意扫她的面子，她天生就是脾气倔，闻言将七弦琴一拍，大声道：“干嘛，桑小乔，你还怕我抢了你的生意？”桑小乔不屑地道：“不错。”

崔三姑赌气地道：“我拼了受三尊的罚也要和他斗一斗。”

桑小乔怒道：“好，你要斗，你要狠，你去，我走，要是三尊问下来，一切的后果内你负，与我桑小乔可全然无关……”崔三姑料不到桑小乔会耍这一招、这不是斗气的时候。桑小乔说走就走，三尊的手段和凶狠她是了解的，那后果绝非她崔三姑能担当得了的，心时惧意一生，疾快跨前一步，伸手拉着转身欲去的桑小乔袖子，道：“好，我不管！”

桑小乔甩开她的手，道：“滚！”

崔三姑年岁不小，何曾受过这种气，她像是有满腹的委屈和不满，恨恨地瞅了桑小乔一眼，悻悻地退在一边。

桑小乔长吁口气，道：“老友，你知道，有许多事情是避免不了的。”

点点头，敖楚戈道：“我了解！”

有着无限痛苦和歉意的桑小乔，脸上似乎有着抖露不尽的萧索和哀愁，他声音略为显苍哑地道：“不会怪我绝情？”摇摇头，敖楚戈道：“不会。”

欣慰的笑了笑。桑小乔脸上有如春风吹散了阴雾般的绽现出从未有过的快意和自然，这是友谊换来的谅解、是生死朋友间的心灵沟通，他满足的道：“谢谢你。”

底下的话不用说，敖楚戈也明白，他轻声道：“老友。今天你非置我于死地么？”这是种试探。他不想将那最后的结果播弄得难以收拾，平心讲，他不愿意有桑小乔这样的敌人，桑小乔不仅是个可怕的高手，更是个有深度的高手，有深度的人，他的剑法会随着内心的意念而深浅，江湖上这种入不多，他怜才也爱才，但两人的会面却是一件最大的错误……。

停了半晌，桑小乔艰涩地道：“不错老友，我不能容情，更不会留情，生死之分只怕免不了。老友，雨密风疾，在这种场合，在这种地方，我们能生死论剑，纵然是死了，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敖楚戈顿首道：“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看法和说法都不失为一个剑客应有的风度，生不足欢，死不足惧，这才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来吧，老友，咱们别闲着了，你的‘穿玉剑’是武林之宝，今日正好让我见识见识……”刹时，桑小乔脸上的寒气一凝，面寒心冷，这正是剑手最难孕育的一气氛，而桑小乔却能在一刹那间培养出来，这正是他厉害的地方，剑发如雷动，心要狠、手要毒，剑才会厉，敖楚戈仅从对方的气色上已知道对方的可怕，桑小乔一心爱剑，七情六欲在他心坎里不会影响他剑道上的霸气……。

一缕剑光随着桑小乔那俐落的手势颤起，在空中挽了个大花，森森剑气幻化成细碎的银芒，桑小乔寒声道：“请出剑！”敖楚戈淡淡地道：“我的剑会在你攻击到我身体前的一刹那出手，你不要顾忌我，老友，我对你也不会留情！”桑小乔一愣，道：“有这种剑法——”敖楚戈肯定地道：“有，东瀛扶桑岛的剑法大多都是这样的，剑出人亡，讲究的就是一个‘快’，你是个剑手，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

桑小乔似是领会了什么，道：“我懂了。”

敖楚戈含笑道：“那你还犹疑什么，请呀。”

桑小乔冷煞地道：“你注意了，我要抢先出手了。”

剑气一凝，寒芒四射，但见桑小乔的身子微微一弓，长剑平斜，身子和着长剑有若弹丸般地朝着敖楚戈的左肩上穿去。

剑法凌厉，稳健得够称得上狠厉两个字。

而敖楚戈屹立未动，任那冷剑穿体，崔三姑看得一愣，大惑不解地僵立在地上，暗忖道：“姓敖的怎么还不出剑？”谁都看出来桑小乔狠毒辛辣的剑气已经攻到了敖楚戈的身体，任何人在这一刹那都会抢先出剑，而敖楚戈面色平凝，视若无睹般的站着不动，岂非怪事。

桑小乔叫道：“敖楚戈，闪开。”

他的剑法太霸道了，发时有如雷动，一动就不可收拾，虽然他已发觉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收手还中来不及了，他极力的让自己的剑偏了准头，剑光还是穿过了敖楚戈的蓑衣，穿过他的左臂那块肉上，血光崩现，随着疾泻的雨水流下来，落在水里红红一片，随之淡去……。

身子一跃而落，桑小乔疾快的抽回长剑，焦急而惶恐地奔过去，搂住了敖楚戈，颤声道：“老友，你为什么不出剑？”忍着那铭心刻骨的痛苦，敖楚戈淡淡地道：“刚才你不该硬生生的收回剑去，老友，你有命令在身，非回去覆命不可，我愿挨上一剑，让你有个交待！”

双目里几乎渗出了眼泪，桑小乔痛苦地道：“你错了，老友，你只要击败我，我回去便有交待了，你这样不顾死活地成全我，我永远也无法报答，你该明白，我不愿意伤害你，伤害你像伤害我自己一样！”紧紧地握着桑小乔的手，敖楚戈道：“别这样，我不是活得很好么？”桑小乔颤声道：“你毕

竟受了伤！”

敖楚戈一笑道：“这点伤算什么？”

两个人正在互相致歉的当儿，崔三姑却已看不惯了，她看见敖楚戈受了伤，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道，“柔小乔，你还不杀他，这是机会呀。”

愤怒地大吼一声，桑小乔恨声道：“贱女人，闭上你的嘴！”

崔三姑大笑道：“我为什么要闭嘴。桑小乔，他已受了伤，已无力动手，嘿嘿，三尊果然料事如神、姓敖的今儿个可完了。”

她转身大叫道：“你们还不快出来，姓敖的挂彩啦。”

随着她那叫吼声，只见密疾的雨阵里，幽幽地出现了三道人影；这三道人影有若鬼魅样地冲来，顿时将敖楚戈困在中间。

桑小乔恨声道：“你……”

一个冰冷的声音道：“三尊有命，速杀姓敖的！”

第二十五章

漫漫雨雾中，自四面八方闪出了人影，朝敖楚戈四周涌来，血，沿着狂泻的雨水流下来，那被雨水冲洗的伤口有着一股子难以言喻的痛苦，他望着那些渐渐靠近而模糊的人影，发出一连串不屑的微笑，虽然他受了伤，他也不愿矮一人截，昂然的屹立着，企待着最后的一击……。

桑小乔惊悸而警觉地抬起头来，仅淡淡地瞄了那些人一眼，急忙撕裂自己长袍的一角，十分仔细地将敖楚戈的伤口包扎好，他那难以掩饰的歉意，明显的可以从他双目中看出来。

紧紧的扶着敖楚戈，苍凉地道：“老友，你忍得住么？”“忍——”敖楚戈仿佛那雄长的豪情突然间流泻出来，居然不顾伤口的巨痛，仰天哈哈一阵大笑，张着口，让雨点滴进嘴里，咀嚼这雨的滋味，他洒脱地道：“这点伤能难倒我？哈哈，老友，你也太小看我了，你看看，这阵风雨，人生有几回能在风雨里这样凉快，哈哈，我记得小时候放牛的一刻，就是这样的雨，我一个人在半山上和牛为伴，天空里雷雨交加，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我只好躲在牛肚子里，一直等雨过去……”。闻言心中一酸，无限的往事片片断断地展现在桑小乔的脑子里，这种小时野外放牛的情景，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自己是个牛郎，知道牛郎的痛苦，茫茫草原中，自己像个孤寂的游魂，守着几只牛，望着朝晨的寒露，看着满天的云朵，数着空中的归鸦，在晨昏中。这种日子永远不变，不管是冷是暖，是晴是雨，他的生命里只有牛，牛是主人，牛是生命，一天三餐，永远是咸萝卜干，黑窝窝头，有时还会挨上主人的白眼或毒打、仿佛自己是个没有用的废物，只会吃和偷懒……。

苍苍凉凉地一笑，桑小乔苦涩地道：“你会不会吹那一首放牛郎……”晨昏间，这些牧童唯一的消遣就是吹笛子，那是他们仅有的娱乐，也是打发时间的享受，所以牧笛在他们生命里有着相当的份量，几乎是人人都会吹笛子，笛子从来都不离身。

涩涩地，敖楚戈苦笑道：“我没钱。连个笛子都卖不起，我曾自己做过几支，音律始终都不对，当然那首牧牛郎对我并不陌生，我曾一遍一遍地听别人吹奏过，但我会捉蝉，捉蝉的本事我比人强，因为除了玩蝉外，我只有

在溪里头捉虾吃……”那是同样的命运，在同一命运中，桑小乔又觉得自己比敖楚戈强多了，至少他还有一根属于自己的笛子，而敖楚戈却连根笛子都没有，苍苍凉凉地笑了一笑，桑小乔道：“老友，请听我一曲！”大雨中，他从腰里解下了二根油油光亮的笛子，那是他从不离身的东西，从他懂事开始，这根笛子在他生命里就占有了相当的时间，每当他抚摸这根笛子的时候，他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忆总是件美好的事情……缕缕笛音随着狂乱的风雨响起，袅袅的音律有节奏地扩散着，那美好的音响，使两个年轻的朋友全沉醉在过往的忆思里，两人的精神全凝注在笛声里，回忆中，对身边的敌人有如未觉，全然不放在心上。

这种洒脱的气质，这种傲然无惧的精神，顿时将四周的人看楞了，在耐心和毅力中。

崔三姑首先蹙不住了，她哼了一声，道：“这倒底是友是敌？”金锁子冷冷地道：“有点耐心，他们原本就是朋友，时间愈久，对我们愈有利，你没看见，姓敖的一直在流血，也许我们连手都不要动，他就因流血过多而躺下了。”

一曲放牛郎在拖长的尾音中而消逝，短暂的沉默中，两个人似有重获知遇之感，紧紧地握着手，此刻，两个人已因这曲放牛郎而将他们之间的友谊更上一层楼，桑小乔扶着敖楚戈道：“走给你疗伤去。”

摇摇头，敖楚戈道：“只怕那几位朋友不答应……”鼻子里传出一声轻哼，桑小乔道：“他们拦不住我俩。”

崔三姑大声道：“桑小乔，你居然忘了自己的身份，和姓敖的称兄道弟，哼哼，三尊虽然对你另眼相看，只怕也不会原谅你！”这种冷言冷语的话传进桑小乔的耳里，有着相当的不满和愤怒，他斜阴了远远站在一边的金锁子、银练子和铁箍子一眼，脑海里极快的盘旋着脱身之计，但他如意的主意，早落在那三个老江湖的眼里……。

他长吸了一口气，道：“谁要拦住我，我姓桑的第一个饶不过他……”崔三姑有意潦泼，道：“那就要看金、银、铁三位是否答应……”桑小乔冷冷地道：“三位有何高见？”金、银、铁三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都很明白桑小乔在三尊心目中的地位，虽然他们是三尊跟前的红人，但和桑小乔一比，又稍为逊色一层，三人中，以金锁子居首，他是个老狐狸，善于运用心机，沉吟道：“三尊有令，请你立刻离开这里……”一怔，桑小乔道：“三尊有令，那好，我和他一块走！”金锁子阴沉地道：“不，你自己离开，姓敖的和三尊有过节，这里的善后就由我们三个替你处理，这样谁也不会怪你了不屑地冷冷一笑，桑小乔道：“这算他妈的那门子狗熊，别人受了伤，不但不予同情，反要趁火打劫，他妈的这许多年的江湖是怎么混的，难道真的愈混愈回头，愈混愈不要脸……”这几句话可将这群自命是个人物的人骂傻直了眼，他们虽知桑小乔狂妄的有点离了谱，但他还不至于当着他们的面损他们，俗语说，人要脸树要皮，这种直接了当的臭骂，任谁也挨不过，连崔三姑在内全变了脸，每个人老脸煞白，愤怒的眼神，已从眼珠子闪露出来。

桑小乔得理不饶人，见他们不吭声，又骂道：“三尊门下如果全是偷鸡摸狗之辈，三尊如何去领袖群伦，你们这些个自认是人物的东西，除了砸三尊的脸门外，别无所长，我看你们趁早让开，免得丢人……”沉寂不语的银练子终于按耐不住了，怒骂道：“放肆，姓桑的，三尊给你的任务你不但不执行，居然吃里扒外，护着姓敖的，好，既然你不把三尊的命令放在眼里，

显然是有意背叛了，这是给你一次机会，立刻走人，否则，咱们不会再顾念过去那一段……”淡淡散散的敖楚戈他们这群邪祟凶霸，始终没有表示意见，他此刻已将血止住，一见桑小乔不惜和他们闹僵，不禁有着几分感动，拍拍桑小乔的肩道：“老友，他们找的是我，不是你，你站在一边，看看他们能拾了什么便宜。”

再说，你也不适宜护着我，那样会落个骂名……”金锁子嘿嘿地道：“对呀，这才像个人物，总不能一辈子装熊，当乌龟，桑小乔，人家都不在乎，你又何必……”桑小乔瞪了那个金锁子一眼，恨恨地道：“不要逞强，老友，凡事都要一个理字，他们是些既不顾义，又不讲理的人，无法和他们讲道义，我虽然是三尊的手下，但却从不和他们为伍，我生平最恨就是这种人，专打落水狗，有种的单打单挑，看看谁死谁活……”银练子愤怒地道：“金大哥，铁三弟，你们他妈的瞧瞧，这是什么话？敢情这小子得了他妈的失心症，连他妈的好歹都不知道，咱们这样苦口婆心地劝他，为了啥？还不为顾念昔日那份交情，你瞧瞧，他不但不感激，竟然还吼起我们了，我们就是块木头，是他娘的熊，也不能让他张狂下去，今几个他听也罢了，不听也罢，咱们先将姓敖的小子搁倒，然后再和他到三尊那里评理去。”

他粗中带细，虽然愤怒到了极点，但本份上还算守得着，并不敢和桑小乔正面冲突，这正是他精明的地方，他知道桑小乔在三尊面前的份量，那不是他一个人能惹得起的，除非三尊支持他们……。

金锁子沉思了片刻，道：“成，咱们先送姓敖的上路——”敖楚戈轻轻推开桑小乔，道：“老友，你站一边去。”

桑小乔一呆道：“你的伤……”

敖楚戈洒脱了笑，豪迈地道：“挂点彩算什么？从我踏进江湖开始，什么样的场面我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伤没受过，今天。”

若不和这几位朋友交换两手，只怕他们不死心，你说对不对？”一摇头，桑小乔道：“不对，这不公平。”

敖楚戈拍拍身上的雨水。笑道：“公平？这种人会讲公平？老友，你也未免太抬举他们了，他们只知道弱肉强食，以大压小，对付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谁的剑强谁占上风挺立在地上，有若一尊神般，威武得令人不敢逼视，他的无双剑剑柄已很明显的从外衣里露出来，敖楚戈峙岳似地凝注在金、银、铁三人的身上，一股浓烈的杀机随着他那挺立的姿态而迷漫开来，他慢吞吞地道：“三位，是一起还是单斗崔三姑道：“还有我……”银练子沉声道：“滚开！”崔三姑像是被人重重敲了一记闷棍一样，空有一肚子的怨气和不悦，默默地退在一边，不再吭上一声……。

铁箍子嘿嘿地道：“雨大风大，谁有那个耐心在这里干耗着，喂，敖楚戈，咱们哥三个也不跟你客气，干脆，大伙一起上，谁倒下去谁倒霉，谁叫他自己找死呢……”闻言冷冷一笑，敖楚戈不屑地道：“说的比唱的好听，真他妈的有屁有眼的，真逗，朋友，你的面子比屁股大，所以才说出这种不要脸的话，怪不得三尊在江湖上能自成一派呢，原来都是这种货色，老友呀，我原来看他们跟你一路，还以为是个个人物呢，那里想到他们连婊子的嘴都不如！”连指带臭，真亏他们还能站在那里，只气得直了眼，闪了舌，桑小乔心里不是味，嘴里却骂道：“这叫做婊子卖唱——上下一齐来，不要脸到家了。”

铁箍子嘿地一声道：“姓敖的，滚你妈的大洋蛋，我今日若不砸碎了你

那身骨头，秤一秤有几两重，看看你到底是嘴硬还是骨头硬，兄弟，我先上了。”

他身形一移，手里一柄铁扇子已刷地扬了开来，在空中画了个半圈，锋利无比的扇面，狠毒地朝敖楚戈的身上面来。

一缕剑影随着敖楚戈颤动的身子洒落出来，有如羚羊挂角，无影无迹地挥去，又神绝幻化自各处闪过，那飘渺的剑影，不仅仅将铁箍子的铁扇温了回去，铁箍子只觉寒气逼人，森森剑风拂面，冷得有若冬天里的冰渣子。

而敖楚戈长剑柱地，面上浮现着一层不屑的冷笑、一缕发丝随着冷风吹落地上，骇得铁箍子一摸自己头顶的发丝，只觉一大截头发已被那冷冽的剑刃削掉，若不是他自己的头发被风吹落，他还不知道自己在死亡线上转了一圈。

他面色苍白地道：“你……”

敖楚戈淡冷地道：“这是警告，再动手，你当心自己的脑袋。”

铁箍子在江湖上并不是个弱者，那里会在一招之下，被对方削了半截头发，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会这么无能，他怒冲冲地道：“你别他妈的占了便宜便卖乖，我不信这个邪。”

银练子从身上解下一柄通体乌黑的大铁锤，道：“老铁。咱们合手斗斗这个按子养的。”

铁箍子精神一振，道：“好。”

敖楚戈瞪了银练子一眼，道：“你的嘴不干不净，当心我撕了你那两张猪皮。”

银练子听得怒火焚烧，大铁锤一扬，呼地一声挟着雷霆万钧之势，砸了过来，他力大无穷，一柄大铁锤少说也有百来斤，挥洒开来，隐隐生风，颇有劲头。

铁扇子一开一合，铁箍子借机欺进，锋锐的扇面上薄利的照着敖楚戈的胸前画下。

两种不同的武器，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攻来，那威势上当真勇猛无比，敖楚戈两面受敌，并不慌乱，长剑在半空中一翻一绞，先化开那大铁锤的沉猛，再逼退铁扇子攻击，身子溜溜了一转，立刻向银、铁两人各攻了一剑。

但他忽视了那个最富心机的金锁子，此人一见敖楚戈背朝自己，眼珠子一转，悄无声息地冲前，嘿地一声，一只手掌有若幽灵般的拍向敖楚戈的肩头，正是他受伤的那只左臂，敖楚戈斜移半尺，只听啪地一声，扫中他伤处，他痛得一个踉跄，面上刹时苍白。

金锁子得意地道：“怎么样？姓敖的，那味道如何？”敖楚戈哈哈大笑道：“并不怎么样，卑劣的朋友，你要当心哪——”他剑若雷动，连着劈出七剑，将铁箍子和银练子逼得倒退好几步，一沉肩头，一点黑影自臂肋间飞洒出来，金锁子一招得手，觉得敖楚戈也不过尔尔，畅快欢愉的笑后，借敖楚戈攻击银、铁两人的刹那，挥掌攻来，但，当他发觉一缕黑点闪电洒来的时候，他旋身移位，运掌朝那黑点拍去，他也未免太小看敖楚戈了，当他惊觉自己上当的时候，那暗器已嵌进他的胸肉之中。他啊地一声，抱胸疾退，痛苦地颤抖着。

“鬼泣环。”

那几乎是数个人同时发出的惊呼声，每个人的神色都变了样，目光全投在金锁子身上，金锁子颤声道：“鬼泣环，果然名不虚传，敖楚戈，今天

老夫若不大卸你那身贼骨头，金锁子从此就别混了，嘿嘿，原来你是这么成名的，嘿嘿，兄弟，咱们剁了他。”

淡淡散散地一笑，敖楚戈冷冷地道：“这是告诉你，偷袭者也要当心别人偷袭，姓金的，假如你还想多活几天，最好听话，乖乖的站在那里别动，鬼泣环的伤并不像普通刀剑之伤，愈动愈厉害。”

他本身的伤并不比对方强多少，刚才那凌厉的一掌已打得他半条手臂发麻，血殷殷红红地流下来，染遍了大半的衣衫，目前他逞强地支持着、是有一股精神予以支柱，可是他心里明白，这伤支持不会太久，因为他眼前已有点昏花，那是血流太多的缘故……金锁子恨声道：“妈的，姓敖的，我将加倍偿还一环之赐。”

一对无刃钩在他手中更见凶霸，那钩上散发着一层蒙蒙的青气，像毒蛇的眼睛般令人望而生畏，这种无刃钩属十八般兵器谱外的怪兵器之一，不仅阴毒霸道，最善于拿锁刀、剑、棍，遇上使这种武器之人，本身大多有着超越的武功路子，才能使得阴狠毒辛，江湖上使钩的入不多，敖楚戈双目一凝，心底立刻一沉。

桑小乔焦虑地道：“老友，那是无刃钩，有毒——”敖楚戈不屑地说道：“不要紧，这种邪门东西，难登大雅之堂……”“呸”金锁子恨声道：“桑小乔，你这是哪门子交情，居然数说起大爷的武器来，嘿嘿，杀了姓敖的后，我拼着老命也要在三尊面前理论理论。看你在三尊面前会有什么样的说法？”桑小乔冷笑道：“三个无耻之徒，我根本看不起你们！”银练子吼道：“还跟这种人罗嗦什么？要动手，快——”展开那只沉重有大铁锤和铁箍子手中的铁扇子，双双自左右向敖楚戈的身前扑来，两人攻势凌厉，久经默契，这一进一攻，配合得天衣无缝，扇影和锤影交织，有如密集的锣鼓点般，雷霆般的攻泻而下，冷森的双钩借敖楚戈面对他俩的刹那。金锁子带着伤，悄剑在半空中一翻一绞，先化开那大铁锤的沉猛，再逼退铁扇子攻击，身子溜溜了一转，立刻向银、铁两人各攻了一剑。

但他忽视了那个最宫心机的金锁子，此人一见效楚戈背朝自己，眼珠子一转。悄无声息地冲前，嘿地一声，一只手掌有若幽灵般的拍向敖楚戈的肩头，正是他受伤的那只左臂，敖楚戈斜移半尺，只听啪地一声，扫中他伤处，他痛得一个踉跄，面上刹时苍白。

金锁子得意地道：“怎么样？姓敖的，那味道如何？”敖楚戈哈哈大笑道：“并不怎么样，卑劣的朋友，你要当心哪——”他剑若雷动，连着劈出七剑，将铁箍子和银练子逼得倒退好几步，一沉肩头，一点黑影自臂肋间飞洒出来，金锁子一招得手，觉得敖楚戈也不过尔尔，畅快欢愉的笑后，借敖楚戈攻击银、铁两人的刹那，挥掌攻来，但，当他发觉一缕黑点闪电洒来的时候，他旋身移位，运掌朝那黑点拍去，他也未免太小看敖楚戈了，当他惊觉自己上当的时候，那暗器已嵌进他的胸肉之中，他啊地一声，抱胸疾退，痛苦地抖颤着。

“鬼泣环。”

那几乎是数个人同时发出的惊呼声，每个人的神色都变了样，目光全投在金锁子身上，金锁子颤声道：“鬼泣环，果然名不虚传，敖楚戈，今天老夫若不大卸你那身贼骨头，金锁子从此就别混了，嘿嘿，原来你是这么成名的，嘿嘿，兄弟，咱们剁了他。”

淡淡散散地一笑，敖楚戈冷冷地道：“这是告诉你，偷袭者也要当心别

人偷袭，姓金的，假如你还想多活几天，最好听话，乖乖的站在那里别动。鬼泣环的伤并不像普通刀剑之伤，愈动愈厉害。”

他本身的伤并不比对方强多少，刚才那凌厉的一掌已打得他半条手臂发麻，血殷殷红红地流下来，染遍了大半的衣衫，目前他逞强地支持着，是有一股精神予以支柱，可是他心里明白，这伤支持不会太久，因为他眼前已有点昏花，那是血流太多的缘故……金锁子恨声道：“妈的，姓敖的，我将加倍偿还一环之赐。”

一对无刃钩在他手中更见凶霸，那钩上散发着一层蒙蒙的青气，像毒蛇的眼睛般令人望而生畏，这种无刃钩属十八般兵器谱外的怪兵器之一，不仅阴毒霸道，最善于拿锁刀、剑、棍，遇上使这种武器之人，本身大多有着超越的武功路子，才能使得阴狠毒辛，江湖上使钩的人不多，敖楚戈双目一凝，心底立刻一沉。

桑小乔焦虑地道：“老友，那是无刃钩，有毒——”敖楚戈不屑地说道：“不要紧，这种邪门东西，难登大雅之堂——。”

“呸”金锁子恨声道：“桑小乔，你这是哪门子交情，居然数说起大爷的武器来，嘿嘿，杀了姓敖的后，我拼着老命也要在三尊面前理论理论，看你在三尊面前会有什么样的说法？”桑小乔冷笑道：“三个无耻之徒，我根本看不起你们。”

银练子吼道：“还跟这种人罗嗦什么？要动手，快……”展开那只沉重有大铁锤和铁箍子手中的铁扇子，双双自左右向敖楚戈的身前扑来，两人攻势凌厉，久经默契，这一进一攻，配合得天衣无缝，扇影和锤影交织，有如密集的锣鼓点般。雷霆般的攻泻而下。

冷森的双钩借敖楚戈面对他俩的刹那。金锁子带着伤，悄无声息地加入战围，三大高手的联手，那威势有若天罗地网，密张的等待着敖楚戈上当，敖楚戈在这刹那，真是出奇的冷静，他并不因为自己的三面受敌而有所惧，无双剑像幽冥中的灵魂，幽幽地洒了出去。

冷艳的剑芒在空中连着幻化七八道光弧，避开那密集的攻击，他身子斜跃，直射而去，半空中，候地一个大转弯，沉声道：“朋友，别去啦——”铁箍子哪曾料到对方能在空中回旋般的攻下，尚没弄清楚怎么一回事，无双剑已穿进他的肋骨之间。

血液鲜红地洒落地上，随着雨水流去……他颤声道：“你，呢，你……”敖楚戈冷声道：“你现在明白了，敖楚戈可不是好吃的！”无双剑疾切问抽了出来，一脚踢开的铁箍子的身躯，他只觉自己的真气一泄，眼前起了一阵晕眩，在他背后，银练子和金锁子已双目尽赤地冲了过来。

那两般合而为一的兵器挟着排山倒海之势涌来，简直是锐不可当，敖楚戈眼前模糊一片，身子一个踉跄——惶惊的朝前扑去，桑小乔叫道：“老友，危险——”一种下意识的本能，促使敖楚戈运尽平生之力挥洒出无双剑，震开了那沉重的巨锤，他自己却一头栽在地上，捂着崩裂的伤口，剧烈地喘着气，对那无情的双钩恍如未觉般，眼看就射向他的身上……。

一道耀眼的光影闪雷样的射至，金锁子只觉手腕一震，那神化的一剑，已震开了他的双钩，他怒声道：“你敢和我动手？”桑小乔疾入场中，道：“不准动他。”

金锁子愤怒地道：“他眼看不行了，这个时候不杀他。日后只怕没有机会，桑小乔，你是昏了头，也不看看他是谁？”摇摇头，桑小乔道：“他是

条汉子，对这种硬汉，我们不该乘他伤重之际下手，二位，若是有兴趣，日后他会和你们再见面——”说得铿锵有力，似乎不容对方有回拒的余地，他斜驭长剑，面上杀气密布，双目炯炯，硬生生地盯着金锁子，似在静静等待他的答覆。

金锁子惨声一笑道：“他杀了铁箍子，仅此一桩，你桑小乔就不该再行插手，此刻姓敖的已没有活下去的机会，桑小乔，你离开这里，三尊那里，我决不说今日之事半句……”桑小乔哼声道：“别拿三尊吓我，敖楚戈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岂能任人欺负，二位，请回去，否则，将会有杀伐之事发生——”银练子怒骂地道：“姓桑的，你是他妈的什么东西？让你一尺，你进一丈，你还认为我们都怕了你，好，今天咱们就试试看，是你嘴皮子硬，还是手底下强……”他向金锁子施了个眼色，一展大铁锤，呼地一声朝桑小乔砸了过来，他此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一锤甚有威力，桑小乔身形一动，挥剑砍向他的手臂。

金锁子善于心机，并不伸手加入，他面上杀机一涌，朝崔三姑施了个眼色，崔三姑会心的一笑，道：“我明白。”

身若轻风般的直掠而来，扬手朝喘息不定的敖楚戈拍去，这女人的功力虽然不高，但敖楚戈因流血过多，已是难以维继的情况，双目昏黄，眼前一片模糊，他倒底是个不同凡俗的高手，虽在这种情况下，也能警觉出有人偷袭，他想挥袭对方，可是自己的手已不听使唤……。

桑小乔目瞪口呆，挥剑逼退银练子，吼道：“崔三姑，你敢。”

跃身斜掠，挥剑冲去，金锁子挥起双钩一拦，道：“干嘛，桑小乔，何必这么激动——”砰地一声巨响，崔三姑一掌重重地击在敖楚戈身上，敖楚戈被打得翻了一个身，惨声道：“好狠毒的女人——”一缕光影闪光般地从他怀里飞了出来，那黑影挟着一片啸声，劲激无比地射在崔三姑的身体上，崔三姑大叫一声，已惨痛的仆倒地上，血，沿着她的手指缝流出来。

她颤声道：“鬼泣环。”

身子一颤，已气绝身亡，而敖楚戈却因那奋力的一击，已昏倒地上，这变化太过突然，桑小乔有如疯狂一样的冲过来，置自己生死于不顾，那种拼命的神情，令金锁子和银练子一寒，不自觉的让开一条路。

桑小乔抱着敖楚戈，道：“老友，你怎么样？”可惜敖楚戈此刻已是晕头转向，知觉全无，除了重浊有喘息外，连眼皮于都无法睁开，桑小乔心中一惨，道：“你若死了，我会替你报仇。”

这话不知是说给敖楚戈听的，还是说给金、银二人听的，总之，金、银二人只觉心中一冷。

互相望了一眼，金锁子冷冷地道：“桑小乔，将他交给我。”

桑小乔冷冷地道：“你配么：金锁子，这个人我带走了，二位若要拦阻，尽管请，我桑小乔自信还有这份把握，对付你们不会太费事！”说着挟起敖楚戈，一手握剑，缓缓朝外行去。

银练子沉声道：“放下他！”

桑小乔摇摇头，一场剑道：“可惜，我手中的家伙不答应。”

银练于双目通红，愤愤地道：“这算什么玩意，你他妈的连敌友都不分了，姓敖的是三尊的限中钉，若不除去，三尊怪罪下来，谁都担待不起。”

沉思了片刻，桑小乔冷冷地道：“三尊那里我自有说辞，不劳费心，二位还是请回。”

一移身，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挟着敖楚戈朗外行去，踏着那滂沱的雨水沙沙作响，银练子恨得牙齿格格作响，一晃大铁锤，金锁于摇手道：“让他去，反正姓敖的已活不多久了，三尊那里由姓桑的自己顶，咱们何不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一丝深沉阴冷的微笑，从他那弧形的嘴上浮起，望着桑小乔渐逝的背影，不停地发出嘿嘿冷笑……那是一栋精致的小楼，斜飞的檐角，呈现出一片琉璃般的翠绿，红红的砖墙予人一种夺目的灼热，几株牵牛花盘旋的伸出墙外，这地方显示得突出和逸静，更有种种神秘的气氛笼罩在附近，传说小楼里住着一位倾国倾城的美人，但谁也没有真正见过，只见过一个少女的身影……。

那小楼的窗子缓缓的底开了，一个少女的身影隐隐地透了出来，她似乎在企待着什么。

眸光凝直的望着楼外的远山，茫茫的山影中，似乎弥漫着一层看不透的白雾，她看不明也摸不着，唯有那空镍的叹息声暮色霭合，天色渐暗的时刻，小楼里已亮起了灯影，那少女孤寂地坐在小楼一隅里，幽怨地瞪着墙上的一帧画像，那是个潇洒俊逸的年轻人，淡蓝的袍子，长鞋短袜，黑白分明的双目中透着智慧之光，鼻梁挺直有股坚毅之气，再配着那古斑色的长剑，此人当真是超逸不群，俊拔挺逸了，怪不得那少女会那么沉迷地望着他，他确有吸引人的地方，她望了许久，长长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你该来了，半年多，我用我的手，用我的笔，将你的人画出来，难道你真要做一个画中偶像，梦里情郎么？唉，桑，我的心事爹不知道，你难道也不知道么？”低低地诉语，在此刻听来幽幽的，哀怨的，有种回肠荡气般的凄凉，她抚弄着衣角，静静地连动都不动一下，眸珠里竟隐隐地闪出一丝清涩的泪影……。

铃的一声响，惊扰了她那股子幽怨的沉思，道：“进来吧门没有关。”

轻启声中，桑小乔抱着敖楚戈缓缓进来，那少女头也不回，身也不转，似乎是日常的工作一样，道：“东西放在桌上，我现在不饿！”她以为又是丫头送晚饭的时候，习惯地指示着，桑小乔略略地一扫，将敖楚戈放在一张丝级的软榻上，道：“你不看看我是谁？”这话音有若一道触电般的震颤着那少女，她霍地一回身，眸珠子睁得像两颗龙眼般大，楞楞地望着桑小乔，她咬了咬手指头，有股子痛苦，欣喜地道：“是你，是你……”桑小乔淡淡地道：“不欢迎，兰姑娘……”兰姑娘小嘴一抿，道：“请都请不到呢，我哪敢不欢迎，不过，你最好把称呼改一下，我叫兰婷，有名有姓，别兰姑娘长，兰姑娘短的听了怪别扭！”桑小乔点头道：“我同意，不过我也有个条件，今夜这小楼里只准有你，不准有其他人知道我来这里，尤其是你爹……”兰听婷心头砰砰直跳，她没想到桑小乔会这样直言无讳地说出来，刹时间玉颊上浮现出一丝红晕，她羞答答，娇滴滴的低下头，一颗心紊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久的相思，长日的思念，使她那幽怨的情意抹上过多的喜悦，她感觉这份喜悦来得太快，使她有种不敢接受的幽情……。

眸中闪烁着奇光，兰婷幽幽地直：“你是来看我？”摇摇头桑小乔沉重地道：“一个朋友受了重伤，任何地方都不安全，只有你这里最适宜疗伤，所以我带他来这里，请你帮忙。”

那话声有种令人不能抗拒的力量，兰婷内心里突然沉重起来，她那股子喜悦随着桑小乔的话声而消逝，满以为桑小乔是专程来看自己的，谁知道他会带来个重伤之人，她眸中有股泪水，忍着不掉下来，凄苦的一笑，道：“那位朋友是怎么伤的？你不是来看我……”前话无心，后话有意，桑小乔

听得出来，道：“两者都有，兰婷，你不介意？”心头较前舒服多了，兰婷眸光缓缓落向敖楚戈的身上，那斑斑的血迹，混含着泥屑，她神情一变，道：“他伤得很重，血流得太多了。”

桑小乔黯然地道：“我已经给他止血了，但身子是虚了点，兰婷，今夜我想请你帮个大忙，令尊的‘血丹’是武林之宝，假如你肯帮忙，我这位朋友立刻就会复原……”颤了一颤，兰婷道：“血丹”，那是我爹的生命，当年是御医皇甫勉从皇宫中偷出来的，为了这颗‘血丹’死了不知多少人，如果这事给爹知道了，我虽是他的女儿，他也会杀了我。”

一股坚毅不拔的神情从桑小乔的脸上浮现出来，道：“那我只有去偷盗了！”兰婷心弦一颤，道：“偷盗，你疯了，我爹的手段你应该很明白，他是个六亲不认的人，求求你，不要做那傻事，况且那‘血丹’藏处除了爹外，无人知晓，你又怎么下手？”桑小乔冷笑道：“我有办法。”

兰婷瞥了敖楚戈一眼，道：“这个人对你这么重要？你不惜和爹翻目。”

一股怒火自心田燃起，桑小乔大声道：“你不懂，他不是个普通人，我和他最莫逆，朋友之义有如手足之情，他若不幸死了，我也不想独活人世！”楞了一楞，兰婷凄凉地道：“好，你既然这么看重你的朋友，我就试着去偷那颗‘血丹’来给你，桑，我很愿意为你做任何一件事，哪怕是失去了生命，我也不后悔，在我想，他活着，你才会快乐，你快乐，我也快乐，我只要能拥有这份快乐，就是我的幸福。”

她轻轻地诉说着自己的想法，没有丝毫虚伪，天真的说出内心的话，有着舒畅的快意，桑小乔心湖激荡，只觉有股酸意迷漫心底，他不敢去看她那种如梦似幻的一双痴情的眸珠，那是一盆焰火，稍有不慎两人都会陷进去，他暗暗地叹了口气，悲凉地道：“兰婷，我先谢谢你，不过我有句话要告诉你！”兰婷一摇头，道：“什么都别说，我知道你会说什么，别让我的梦幻灭，一个人有时候宁愿活在自己的梦里，而不愿醒，在梦里她有快乐，如果醒了，只有痛苦。”

说完，眸眶已盈满了晶莹的泪水，她倔强的一甩满头发丝，转身奔出屋外，桑小乔望着她那逝去的身影，心中有种空空荡荡的落寞，长长叹息一声，黯然地摇着头。

第二十六章

那是一个朱红的盒子，在重叠的包扎下，终于露出一只姆指般的玉瓶，“血丹”两个字深深嵌进玉瓶中，兰婷全身颤抖。

双手捧着那个小玉瓶，她终于偷到那颗“血丹”了。连她自己都没想到会这样顺利，居然连一个人都没有发现，她深深庆幸自己的幸运，最后她发现其中症结不是幸运而是爹太自白了。自信决不会有人能混进这里，不错，别人混不进来，但兰婷可以。因为她是他女儿……。

兰婷知道这里不能久留，惶惊地疾疾而走。当她才转过那个过道的时候，她看见唐妈铁青着脸站在那儿，一根大拐杖横在路当中，兰婷一震，道：“唐妈——”唐妈严厉地道：“把东西放回去，我不跟你爹说——”摇摇头，

兰婶凄凉地道：“唐妈，不要逼我，我必须将‘血丹’带走！”

唐妈一摆大铁杖，道：“傻丫头，你怎么这么糊涂，‘血丹’是你爹的命，这事让你爹知道了，谁都担不了责任，婶儿，听唐妈的话，放回去，我决不告诉你爹，他也不会知道！”兰婷眸中盈泪，霍地跪在地上，颤声道：“唐妈，请休帮助我，我不能不这样做，唐妈，从小是你把我抚养长大的，我没了娘，只有爹，你和我，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今天，我请你帮我这次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不知道这颗‘血丹’，对那个人有多重要！”

闻言后，唐妈心中不禁一软，这丫头是她从小喂大的。两人相依为命，与母女无异，她很爱她，但“血丹”不是普通东西。

她无法背叛主人，一刹脚。道：“孩子，那个人是谁？”兰婷耳根子通红，道：“是，是……”唐妈冲口道：“桑小乔！”

兰婷羞地低下头去，一副令人看了犹怜的样子，唐妈心中不觉一酸，这孩子从小没了娘，孤独的过了童年时光，从小她失了母爱，也失了父爱，唐妈曾给她那些失去的爱，她给了她无限的友谊，她有什么事也决不隐瞒的向唐妈倾诉，她谅解她，也照顾她……。

唐妈长声一叹，道：“我不反对你喜欢桑小乔，可是他决不是个理想的伴侣，孩子，你应该看得很清楚，他是个道地的江湖人，像你爹一样，家并不能约束他，他不顾家！”

任性而倔强地摇摇头，兰婶道：“我不管将来，我只顾眼前，唐妈，你必须帮助我，他快乐我也快乐，他痛苦我也痛苦，唐妈，求你成全我，我会感激你一辈子！”

自古多情空饮恨，痴情女子偏会遇上负心汉，唐妈是过来人，她看得出兰婶已爱得太深了，那是一种真挚而不易摇撼的感情，她黯然地一叹道：“你走吧！”诧异而惊奇的眼神从兰婶目中闪出来，她颤声道：“唐妈，那血丹——”唐妈坚决地道：“带走！”

兰好感激地道：“谢谢！”

唐妈长吸口气，道：“不过要骗过你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必须有一番布置，孩子，快去，当心有变……”兰婷拭去眸中泪水，对这位养她育她的唐妈恭恭敬敬地磕了个响头，捧着那颗“血丹”如飞地跑去。

唐妈望着这孩子的背影，怔怔地出了会儿神，她突然举起那拐杖朝自己头顶上敲落，一股血液溅了出来，身子一个踉跄的摔倒地上，她喘息地叫道：“有人盗……”底下的话她已无力喊出来了，眼前一片人影晃动，但她心里却十分明白，明白的希望别露出一丝破绽，她晓得这事情后果的严重，那会连累了好几条生命。

那真是一股子神丹灵药，敖楚戈服下“血丹”之后，不仅伤口已好了大半，连气色都恢复过来了，他想起来活动活动。桑小乔示意他多休息，这其中最快乐的是兰婷了，她看见桑小乔那忧悒的脸上有了笑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觉得很开心，做什么事都特别有劲……。

远处传来一连串的脚步声，兰婷神情一凝，瞬快地将敖、桑两人推进一间很黑的房间里，她一个人缓缓解开那细柔的发髻，用木梳梳理着长发，敲门的声音终于响了，她寒颤地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满目凌厉的老人，背负着双手，目光如刃地在屋中扫视了一遍……。

兰婷紧张而略带畏惧地道：“爹，请进来。”

那老人昭了一声，似乎是故意压低了自己的声音，道：“婷儿，你没出

去？”兰婷摇摇头道：“爹，你知道的，我从来都不离开这小楼的！”

那老人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仅淡淡地瞄了一眼敖楚戈睡过的软塌，他在屋里破着方步，问道：“婢儿，昨天你去过藏书阁？”兰婷一震，惶惊地道：“爹，是谁说的，没有啊，昨天我身子有点不舒服，一直躺在这里，呢，爹，难道藏书阁出了事……”那老人昭了一声道：“是出了事，婢儿，爹是三尊之首，这次‘血丹’被盗，显然是出了内贼，爹要统双门下弟子，必需要查个水落石出，婢儿，你是我的女儿，有许多事你可以直接告诉爹，不要查出真象后，再求爹，那时候爹纵然爱你，当着门下之面也没有办法袒护你：“他说得和缓平实，透着无限的慈爱，听起来简直不像是名震江湖的三尊之首——天尊兰浩天的口吻，兰婷心弦颤动，惊悸地望着她父亲，她听得父亲内心的愤怒和怨毒，仿佛这件事已认定是她干的，她惶惊地道：“爹，你怀疑是婢儿？”

天尊兰浩天嘿嘿地道：“婢儿，爹是干什么的？现场的蛛丝马迹已说明了一切，虽然唐妈掩饰的很好，可是他忘了爹是个老江湖，老江湖的这双眼珠是不容易瞒过的，婢儿，告诉爹，‘血丹’在哪里，你只要交出来，爹不再追究！”

兰婷摇头，道：“爹，我没有——”兰浩天目光一冷，沉声道：“婢儿，爹已好话说尽，难道你真要爹全抖出来吗？好，爹告诉你，你那张休歇的软塌上有着泥屑和血迹，这证明此地有人来过，这个人不论是谁，爹会查出来的，婢儿、要爹求你，你才会说实话么？……”兰婷哪里想到其父会这么厉害，仅在尾子里略略一瞄，已能看出端倪，她内心中急得百肠干转，怎么也想不出较好的说辞，面颊上一阵青一阵白，嗫嚅地道：“爸，我……”天尊兰浩天道：“你不说也没关系，爸只请你帮个忙！”怔了一怔，兰婷颤道：“帮忙？”兰浩天点头，道：“将你放杂物的那间房门订开，爹想进去看看你里面放了什么？女孩子不能太懒，没事的时候刻找个时间整理整理自己的屋子，唉，总有一天你会做人家的媳妇，太懒的媳妇。公婆都不会喜欢，你说对不对？”兰婷的心几乎要从口腔里跳了出来，她没想到爹什么不好看，偏偏在这节骨眼选上了那间屋子，她摇头苦笑道：“爹，改天再看吧，那里乱得很！”

兰浩天嘿嘿地道：“婢儿，里面有个鬼，他怕见人！”兰婷故作不解地道：“爹，这里哪有鬼，你真会吓人！”

兰浩天一移步，沉声道：“朋友出来吧！”那扇门轻轻一开，桑小乔含笑而立，缓缓走了出来，兰婷吓得粉面苍白，颤抖地挡在桑小乔的身前，道：“爹，不怪他，是我！”

兰浩天脸色铁青，有股子隐隐的杀机透出来，桑小乔毫无惧意的将兰婷推在一边，略略拱了拱手，道：“门主。”

兰浩天沉声道：“你好大的胆子，放了敖楚戈，又盗走了‘血丹’，桑小乔，你目中无人，不将我们三尊放在眼里，我已放出三尊令箭，凡我门下皆视你为敌，现在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交出‘血丹’，追杀敖楚戈，将功折罪……”摇摇头，桑小乔苦涩地道：“‘血丹’已交给了敖楚戈，门主，在下愿受治裁！”

这句话顿时将天尊兰浩天的怒火勾起来了，他没想到桑小乔偷盗“血丹”，竟然是给三尊之敌——敖楚戈，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恨得一剐脚，道：“你该死。”

桑小乔，我门下诸人中，我最喜欢你，你也最能干，但也最调皮，如今你犯了错，王尊无法容你，是你自己动手，还是由我动手？”兰婷颤声道：“爹，你……”兰浩天面上杀机密布，沉声道：“你还求情！”

兰婷此刻不知从何来了一股勇气，居然对其父那冷厉的杀气不加畏惧，她拭去了面颊上的清泪，道：“爹，我并不想求你什么，我知道求也没有用，不过我只有一件事要告诉爹，小乔不能死，他死了，女儿也不想活了，我梦过娘，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坐在一个黑森森的大林子里，也太寂寞了，我正好去陪她！”

字字句句里，含郁着无限的哀思和无助，她说得真情流露，自然无邪，饶是兰浩天铁石的心肠，也不禁有些酸楚，但这并不能减轻他心中的愤怒，他愤声道：“好，我成全你！”

一柄匕首从他袖子掉下来，落在兰婷身前，兰婷望着那柄森森寒光的匕首，颗颗泪珠有如银珠般的洒落下来，俗语说虎毒不食子，谁想到其父不仅是冷酷，更是无情得连自己女儿都容纳不下……。

伸手握住了那柄匕首，兰婷颤声道：“爹，你……”那灵快的身子一移，桑小乔一把夺过匕首，道：“不要傻，兰婷，你不该死，该死的是我，这件事与你无关，令尊要罚就罚我，我是条汉子，生不足欢，死不足惧，假如你真喜欢我，就活下去，别让我死不安心！”

凄苦的一笑，兰婷道：“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乔哥哥，我说过，你不活着，我也不活啦，要死咱们就死在一块！”

呼地一脚，天尊兰浩天愤怒地将桑小乔踢翻到地上，那一股劲力十足，竟把桑小乔踢得血流满面，桑小乔站起身来，将鼻嘴间的血迹抹干，道：“门主，我不怪你，你可以打死我！”

兰婷急切问摇手，道：“不，爹，不能再打了。”

天尊兰浩天嘿地一声，道：“将他拖出去砍了。”

话音一落，金锁子自外面走进来，他得意地一声长笑，朝桑小乔扮了个鬼脸，一伸手，点了桑小乔的穴道，提着往外欲走，兰婷知道桑小乔这一去必是凶多吉少，跃身跑到她爹跟前，仆地跪倒，抓着兰浩天的衣襟，泣道：“爹，请你放了他！”兰浩天冰冷地道：“金锁子，召集本门弟子，当着他们的面将他抽筋剥骨，让他们知道背叛我的下场是怎么样的结果！”此人当真是酷冷得连一丝人情都没有，兰婷是那么的哀求他，他都无动于衷，他明知兰婷失去桑小乔活不下去，他宁让兰婷痛苦，也不肯饶恕桑小乔，兰婷眸中流露出一种不能原谅和幽怨之色，自言自语地道：“爹，你好狠……”金锁子嘿嘿地道：“我先将这小子的琵琶骨栓起来，吊在半空，等全部门下会齐后，咱们就开堂处以家法……”他说的更狠，用铁练锁琵琶骨，任桑小乔铁打金钢、铜铸金人，也禁受不住那种痛苦，兰婷知道那种滋味不是人受的。

她吓得全身抖嗦，抓起地上的匕首，叫道：“小乔，咱俩一块死！”

桑小乔目瞪口呆，吼道：“不准死……”一声幽幽沉沉，有如冬天里刮起的西北风般的冷森，那话声仿佛来自四面八方，只听淡淡散散地道：“姓金的，放下桑朋友！”金锁子闻言大骇，左顾右盼，没有半个人影，他自觉周身功力除天尊外，已少有敌手，凭自己的耳目，居然无法发现敌人藏身何处，楞了楞，道：“朋友，有种出来，何必藏头缩尾的，像个老乌龟的样子，朋友既然敢伸手管这件事，断不会只在那里说风凉话，现在我们当家的也在

这里，有事大家还可以商量！”不屑地一声冷笑，那人道：“瞎了眼睛的东西，你敖爷在这里已经半天了。你不聋不瞎，居然连我在哪里都不知道，哼哼，三尊手下如果尽是你这号人物，江湖上只怕轮不到他来施号发令了！”

这声音自四面八方传来，金锁子烧有一身功力，一时间也找不着敖楚戈藏身之处，天尊兰浩天毕竟不同，他仅略略那么一琢磨，朝那小屋里，道：“敖朋友。何不出来一会。”

淡淡散散的一笑，敖楚戈道：“我在这里躺得很舒服，懒得动。”

天尊兰浩天嘿嘿地道：“老敖，躲在那黑不隆冬的地方见不得人，何不干脆出来一见，你是个聪明人，那里待不了多久。”

敖楚戈不是痴人，天尊兰浩天几句话里，已表现了极度的厉害，此人能在江湖上自立门户，果有一套，敖楚戈胸有成竹地笑道：“天尊那可不一定，这要看我的高兴，屋子虽然是黑了点，倒是挺舒坦的，我倒忘了告诉你，桑小乔可是我的朋友，你要是动了她一下子，我恐怕不会原谅你。”

天尊兰浩天一向自视甚高，何曾受到一个后生晚辈的调侃和嘲笑，他虽然愤恨无比，可是他晓得眼前的年轻人并非普通之辈，脑子里意念流闪，嘿嘿地道：“小乔是我的弟子，我爱怎么处置……”敖楚戈冷冷地道：“仁为王者之师，你不仁不义，专作黑道上的买卖，了不起是个坐地分赃的贼头而已，兰浩天，你把门下弟子当成你的摇钱树，要他们偷抢掠夺，桑小乔这几年付出的已太多了，朋友，识相点。给桑小乔一条路走……”天尊兰浩天闻言哈哈大笑道：“姓敖的，冲着你几句话，我觉得自己太高估你了，你凭什么说这种话，你该晓得。几句话吓不着人，也唬不住我，你自己的处境都还没弄清楚，还赶答姓的说情，嘿嘿，姓敖的，你也太不量力了！”

沉默了一会，敖楚戈道：“你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兰浩天，咱们先谈谈买卖，谈买卖你比我内行，什么价钱买什么货，你先看看他，他在我手里像个狗熊不值一文，在你，可能不样！”

话说间，黑暗的屋里缓缓走出一个人，这个人双目呆滞，两眼直翻，显然被制了穴道，金锁子全身一震，道：“银练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银练子会落在对方手里，刚才明明是守在小楼底下，怎么一刹那落在敖楚戈手里，难道敖楚戈在自己进来的时候先下了手……。

天尊兰浩天一怔，道：“果然有两下子，敖楚戈，你妄想用他来换桑小乔，嘿嘿，只怕你的谱摆错了地方，我不会和你换的……”银练子闻言额上直淌汗珠，他苦于说不出话来，心里却比谁都恨上了兰浩天，他自觉对兰浩天忠心耿耿，谁知占在生死关头，却置他于不顾……。

敖楚戈一笑道：“他不过是个小角色，在你眼里不值一笑，但有一个人你却不会不顾，那个人也在我手中——”心弦一颤，天尊兰浩天道：“谁？”敖楚戈大笑道：“她，你的女人！”

只听一阵轻响，一个艳美俏媚的中年女人缓缓推着一张小床走出来，敖楚戈四平八稳地躺在床上，嘴角上悠闲地挂着一层笑意，他脸上红润含光，不似受过伤。天尊兰浩天睹状大寒，刹时对这年轻人有了另一番的估计。

兰浩天略显激动，道：“李风！”

那女人俏媚地一笑道：“浩天，我让这小子拿住了，你再不想办法救我，只怕这小子会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你看这姓敖的，眼珠子乱转，一副色迷迷的，盯在我身上穷瞪乱瞧，害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她说话娇娇滴滴，柔声入骨，任何人听了都不觉一荡，谁都看得出来她不仅是媚，还很骚，眼

角微斜，能勾得三魂走了两魄，她还好生在江湖，若生在帝王家，轻则红杏出墙，重则祸国，女色当真如刀姐……天尊兰浩天神色微变，道：“他没不规矩吧？”敖楚戈哈哈一笑道：“老兰，哪个猫儿不沾腥，像她这种女人谁见了都会动心，不过为了桑小乔，那份心我只好收起来，她现在好端端的在这里，咱们来个交换……”天尊兰浩天听得心头火起，自己的女人让敖楚戈风凉透顶，这口气要他硬吃硬咽，他怎么也受不了，但他尚顾得大体，知道此时不是动气的时候，顿时将那口怨气硬碰硬的咽了下去，这正是他厉害的地方，微微一笑道：“姓敖的，桑小乔交给你；你未必能带走！”敖楚戈胸有成竹地道：“那你不必再劳心了，我自有我的办法！”天尊兰浩天似做决定似地，道：“好，换人。”

金锁子一呆，道：“门主，千万不可，天下娘们多的是，你有财有势，什么女人没有，如果放了桑小乔，那后果……”他自认自己说得十分得体，那里想到天尊兰浩天上前一个大巴掌，直打得眼冒金星，楞楞地松了桑小乔，他那知道兰浩天深爱李凤至深，在他生命里，她李凤有极大的份量；兰婷看得十分失望，啊了一声长长叹了口气，急忙扶着桑小乔，桑小乔穴道一被解了开来，长长吁了一口气，道：“门主——”天尊兰浩天冷地道：“你已不是三尊门的人，从今后三尊门的人都以你为敌，希望你能躲得远远的，下次千万别落在我手里！”

那俏女人李凤一见松了桑小乔，轻摇柔躯，若似无骨，格格地一笑，她眉眼一斜，瞪了敖楚戈一眼，道：“冤家，我还挺喜欢你的！”

兰浩天面若死灰，愤声道：“你……”

那女人毫不为件地一笑，道：“浩天，别吹胡子瞪眼的，我们女人跟你们男人一样，看着好女人会吹口哨，同样我们也欣赏俊逸的男人，我不过是喜欢他，他虽然不是个好东西，对我还算尊敬，并没有过份，那像银练子和金锁子，当着你的面不敢怎么样，背地里极尽能事地勾引我，若不是我不假辞色，换了任何女人，都会给你戴了几顶绿帽子！”

这女人真是杀人不用刀，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已将金锁子和银练子给套进去了，这正是她厉害的地方，一下子就搔到天尊兰浩天的痒处，兰浩天目皆欲裂，道：“真的——”愤怒的一掌挥洒出去，银练子连吭都没吭一声，庞大的身子砰地一声，摔出老远，半边的脑袋瓜子已被活活的劈了开来，血光浮落，洒了满地，兰婷吓得哇地一声，扑在桑小乔怀里，双目紧闭，不忍目睹。

金锁子仆的跪在地上，道：“门主，属下不敢……”李风格格一笑道：“我可不敢冤枉你们，像我这样的女人，你要是不动心，那才是违心论，金锁子，我最看不惯你这种敢做不敢当的人，一个人敢恨就敢爱，像你……”金锁子朝天尊兰浩天一望，只觉一股令人骇怖的杀机从他那无情的脸上透出；他知道门主是个冷血无情的人，李凤的几句话，已注定了自己的生死，心念一狠，一声大叫，双掌疾地拍出，回身夺门冲出去。

天尊兰浩天道：“你跑不了的。”

疾快的一脚踢出去，不偏不倚地踢在金锁子心窝上，哇地一声大叫、一蓬血雨从金锁子嘴里喷洒出去，他人似纸鹤一样地摔到楼下，再没声息，天尊兰浩天连杀两人，通通是在一招间，他手法干净俐落，杀人时不露痕迹，仿佛无事一样，仅这份功力。已是惊世骇俗了。

李凤娇媚地依靠在兰浩天的身边，轻声道：“我每次看你动手杀人，心

里就觉得好舒服，尤其那胜子鲜血，红得夺目，红得透艳味，可惜有股腥臭！”兰浩天听得一惊，他没想到这个女人有杀人的狂性，居然会爱看死者的挣扎，死人的鲜血，他暗中一叹，轻轻地拍拍她，道：“我再杀个人给你看看。”

敖楚戈冷冷地道：“在下已等着了。”

兰浩天嘿嘿地道：“不错，是你，江湖上传说你的‘鬼泣环’和‘无双剑’是一绝，我早就想领教了，嘿嘿，敖楚戈，‘毒尊’两字，犯忌，我们三尊最讨厌攀石附会的人，你妄自尊大想和三尊并驾齐驱，仅这一点，你已经是死有余辜，况且，你偷吃了‘血丹’我纵然有再好的耐性，也无法饶过你，聪明的，自缚双手，受本尊的惩处……”敖楚戈呸了一声，道：“你他妈的说话跟三岁的小孩放屁一样，都是连环，三尊即不尊也不敬，不过是江湖的下五门，姓兰的，兰姑娘和桑小乔还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怎么死的呢，如果他们知道了他们的爹娘怎么死的，只怕你不但会没了女儿，也会增加几个仇人！”

兰婷惶悚地一颤道：“你说什么？敖大哥，你说什么？”敖楚戈淡淡地道：“这老东西看上你的娘，先杀了你爹再占你娘，你是遗腹子，这事只怕知道的人不多……”兰浩天叱道：“胡说！”

敖楚戈朝桑小乔笑道：“老友，你是个孤儿，小时候替人放牛，你该想想你怎么会是孤儿，那是这位仁兄的杰作。因为令尊当初是他的拜把兄弟，为了一点私利，而反目……”桑小乔全身直颤，诧异地道：“老友，你怎么知道？”敖楚戈长吸了一口气，道：“我又不是神仙，哪会知道你们的过去和未来，这全是他的夫人李凤说的，这女人虽然不是什么东西，说话倒还挺可靠，她和他是床头人，许多事他会说出来……”兰浩天呆住了，他没想到自己的这些秘密会是李凤给洩的，他爱她，有许多事不自觉地告诉了她。而她也自觉地告诉了别人，俗谓女人的心大海的针，猜不着摸不透，他怎么也料不到在这节骨眼上会有这招。他恨声道：“李凤，你……”格格地一笑，李凤丝毫不惧，她天生妩媚，这一笑，当真是风情万种，娇媚不已，饶是敖楚戈历经沧海，都不觉心晃神遥有些不能自持，他暗暗一叹，没想到她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怪不得兰浩天被她玩弄于掌股之间而不自知呢……。

李凤轻笑道：“老头子，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种事早晚会知道，不如让他们早先知道的好，况且，我们之间也有那么一点小误会，总要解决的，今天。那位敖朋友来了。我们大伙趁这机会把帐算算，那也不算过份……。

天尊兰浩天一震，道：“你也要和我算帐——”李凤点头一笑，恨声道：“当然，你以为我跟你这么多年，什么都忘了么？不会忘的，我的人是你的，我的心却不属于你，当初你先杀了我的未婚夫，再占有我，这个仇怎么也忘不了，今天，我总算等到这个机会，兰浩天，你总要给我一个公道！”

她说得咬牙切齿，显然恨透了兰浩天，兰浩天没想到床头上温柔体贴，缠绵多情的李凤竟然是背叛他的第一个人，她不仅在这节骨眼上揭发了他的罪行，还撩拨起兰婷和桑小乔对自己的恨意，他长笑一声，一掌挥洒出去，李凤哇地一声大叫，吐出一口鲜血，踉跄地倒退了好几步，身子一晃，差点摔倒地上。

李凤颤声道：“你……”

天尊兰浩天嘿嘿地道：“这是你的下场，我说过，叛我者死！”桑小乔双目赤红，冷冷地道：“兰门主，你走吧，这是还你这份情，以后再碰上，你我恩断情绝，谁也不会容情……”李凤闻言大惊，颤道：“小乔，你怎么

能放了他，纵虎归山后患无穷，他不是普通人物，三尊会合，天下无敌，你……”这女人最攻心机，她和天尊兰浩天相处不是一天了，她了解他，那一身空前超绝的武功已鲜有敌手，她要活下去，就要兰浩天死，她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如果兰浩天活着离开这里，往后，她不会有好日子过……。

天尊兰浩天目光略略一瞄兰婷，道：“婷儿，你也恨爹吗？”

兰婷居然不敢和他的目光接触，她惶乱地道：“爹，我，我。”

天尊兰浩天此刻那凶残之性尽失，望着这个从小长大的女儿，露出无限慈爱之色，他长长叹了口气，道：“孩子，不管你恨不恨爹，你毕竟是爹养大的，唉，爹一向疼爱你，你只要愿跟爹在一起，爹可以……”兰婷嗫嚅地道：“爹，我，我……”兰浩天目中凶光一露，恨声道：“好，你既然不愿跟着爹。

爹今天便把他们通通留在这里，让你和他们为伴，永远做孤魂野鬼！”

他目中杀机毕露，嘴角上明显的浮现出那一丝酷冷的弧线，兰婷首先吓得惊呼起来，她已不知道看过多少次那种残酷的笑意，每当兰浩天出现这种神色的时候，出手便会杀人。那是他的习惯，敖楚戈淡淡散散地站起来，他似感觉出那一层隐藏的杀机，全身戒备着……。

小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沙沙的扰得人心烦闷，李凤首先忍受不了，她脸色苍白，已失去先前的娇艳，全身颤悚，仿佛大难来临一样……。

远处，一个苍劲的话声道：“兰老大，你在哪里？”这声音对他们来说实在太熟悉了，兰婷紧张的偎依在桑小乔身边，桑小乔神色沉凝地紧握双拳，低声道：“地尊——”那扇门缓缓被推开了，一个身着麻布的秃顶汉子，双目睁得有若铜铃似的，在屋里那么轻描淡写的一瞄，目光缓缓投落在敖楚戈的身上，他嘿嘿一笑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位朋友可真风凉呀，居然躲在这里和我们老大叙旧。嘿嘿，我和人尊余童还他妈的到处找你呢，嘿嘿，兰老大，他妈的这姓敖的便是什么‘一笑见煞’，居然还叫他妈的‘毒尊’，咱们哥儿们最恨这种浪得虚名之人……”敖楚戈任这个粗里粗气的地尊吴继宗，哇啦哇啦地叫了半天，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仅冷冷地道：“够你说，没有了朋友，还有那位人尊呢？”地尊吴继宗一怔道：“干什么？余童在楼下！”

敖楚戈哼了一声道：“请那位朋友上来，在下早已久仰三尊大名了，今日有这种机会，不瞒你说，在下也不愿意放过！”

地尊吴继宗呸了一声道：“你他娘的凭什么在我们三尊面前卖狂，我听说你还不是我们的徒儿桑小乔对手，凭你那。点道行，哪需要我们三尊同时出手，只要我姓余的一个人足够了！”

天尊兰浩天轻声道：“还是请余童上来吧！”

地尊吴继宗一楞，道：“老大，这是什么话，对付一个姓敖的，还要老余上来，你也未免太长他人威风了，这小于交给我，我若剥不了这老小子的皮。从今以后也不叫地尊了！”

天尊兰浩天对这位二弟的脾气摸得十分透澈，他天生有股子狂劲，遇上谁都不放在眼里，寻常人固然可以，但今日的对手是敖楚戈，敖楚戈不同于别人，那一手无双剑是江湖一绝，他不能太大意，沉思片刻，道：“还是请老余上来吧，今天我不想留下活口……”地尊吴继宗一呆，道：“什么？不留活口，难道你连他们都要干掉？”天尊兰浩天冷酷地道：“不错。”

地尊吴继宗朝每个人看了一眼，目光一下子落在李凤那楚楚可怜的身

上，他摸了摸颌下的胡髯，道：“不行，她还不能死，老大，这娘们你就让给我吧，嘿嘿。”

李凤是个善变的女人，一听地尊吴继宗竟有染指的意思，立刻眉开眼笑，向着吴继宗乱抛眉眼，地尊吴继宗心神一荡，抚着肚子哈哈大笑，天尊兰浩天心里十分明白，他知道李凤的居心险恶，有意挑起自己对地尊吴继宗的反感，顿时，他后悔自己杀了银练于和金锁子，在这刹那，他才领悟自己是上了这个女人的当，可惜为时已晚……。

天尊兰浩天冷冷地道：“这娘儿们不是个东西，你惹不起！”

地尊吴继宗嘿嘿地道：“老大，你别他妈的那么寒怆好不好，这娘儿们暂时留下，等老子玩腻了，再杀……”李凤哟地一声道：“看不出你老吴心那么狠，居然不知道怜香惜玉！”

地尊吴继宗一愣，摸了摸秃头，嘿嘿地道：“你他妈的还香还玉呀，呸，以前，我不敢跟老大说，你勾引的那几个人，我都知道！”

李凤气得杏眼直瞪，道：“你这杀千刀的，没屁眼的缺德！”

敖楚戈睹状哈哈大笑道：“三尊若都像你地尊这种性好渔色，哈哈，只怕今天你们一个也讨不好去，那女人固然不是东西，你地尊更不是东西，专喜欢喝别人的洗脚水……”地尊吴继宗闻言大怒，道：“他妈的你说什么？”敖楚戈不屑地道：“说你爱骑老马，穿破鞋，没出息。”

地尊吴继宗性若火烈，这股窝囊气那肯受，愤怒的一声大叫，挫腰移身。一拳朝敖楚戈的胸口擂去，此人虽然狂傲，手底还真不含糊，拳劲十足，居然带起一阵风声，敖楚戈移身略闪，斜劈一下，反斩他的手腕。地尊吴继宗吓得一退道：“他妈的，你还有两下子——”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虽然仅是一招，地尊吴继宗已感觉出对方的功力果然超出自己的意料，他回身大叫一声，伸手拔出那柄背负身后的三环大刀，道：“老余，上来……”只听一个冰冰凉凉的声音，道：“我早来了。”

那楼中窗子口，不知何时坐着一个身穿淡蓝长袍的中年书生，这人手中拿着一根玉箫，洒脱不群的朝敖楚戈一笑，目光里隐含着狡猾的智慧，他略略弓身，人已飘了过来，很凝重地望着敖楚戈，道：“你便是敖楚戈？”敖楚戈淡淡地道：“别无分号，仅此一家——”人尊余童长箫一指，道：“请聆听一曲‘天魔引’……”这个人文质彬彬的，一副书生模样，谁也看不出此人就是名传江湖的人尊余童，敖楚戈心中一凛，凝神一敛，全身真力凌匝一周天，他晓得遇上平生劲敌，道：“好，三位可一齐上！”

桑小乔焦急地道：“老友，‘天魔引’是武林绝学，你要注意了。”地尊一晃三环大刀，道：“先砍你一刀……”缕缕刀光有若叠叠层层的海浪般挥了过来，而那人尊余童已般膝坐在地上，缓缓奏起一声声细诉的箫声……。

那一曲“天魔引”自那根七孔玉箫里缓缓吹奏出来，有若玉盘里流动着颗颗明珠，细碎轻柔的随着人尊余童的指法而响动，那乐声怪异神迷，传进耳中丝丝入扣，欲掩耳拒闻都不可能，只要有一丝音响入耳，那乐音便会在脑海里或耳边缭绕，不去，使听的人愈听愈爱听，愈听愈沉迷，最怪的并不仅是音乐恐怖，可怕的是听的人会不自禁地产生一种不自觉的幻觉，心里想什么就会产生什么！任何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着了人尊余童的道儿。

地尊吴继宗借机挥洒着那柄三环大刀，密集而沉重的抡开来，的确是给敖楚戈莫大的威胁，他一面需要抵抗人尊余童的箫声，又要分神对抗地尊吴继宗的大刀，在气势上已落了下风，好在他的“无双剑”犀利快速，往往

逼得地尊吴继宗近不得身，但耳中的萧声却愈来愈响，脑海里时有种影像出现，还好他定力深厚，那片断的影像稍纵即逝，不能连贯，可是他心里有数，时间稍久，影像一连贯，那就是他命绝的时候了……兰婷天真无邪，闻声尚能自持，只是紧紧地握着桑小乔的手，脑海里不过是浮现着他母亲的影子。而桑小乔早听过“天魔引”无形中有股抗力，对他影响不大、他尚能环顾全场，注视着敖楚戈的情况，他似已看出敖楚戈的情形不利，时时准备出手……小楼里最痛苦的莫过于李凤了。她一生中在风尘里滚过，接触过的事情太多太杂，脑子里幻境一生，眼前像海市蜃楼的出现了无数令她难以忘怀的事，她时而高声欢唱、时而悲天呼地的痛哭，那神情跟疯了一样，最怪的是她不仅不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甚而连人都随着那萧音婆婆起舞，忘情而疯狂的闹着……。

天尊兰浩天无动于衷地冷瞅着全场，他只不过是凝神合一，随时都可以出手，他不希望敖楚戈很快的落败，他要从这个年轻人的身手步法上，揣摸出他是何门何派，他很清楚这年轻人能在江湖上久享盛名，必有其值得借镜的地方，这一留上神，他愈看愈惧了，他发觉敖楚戈虽然两面受敌，但身法出手丝毫不乱，仿佛他有意试试这一首“天魔引”的威力……李凤忽然惨叫一声道：“救救我，我受不了了！”

她在地上翻滚，双手撕裂着自己的衣衫，蓬乱的发丝被她一把一把的揪下来而不觉，可见魔由心生，障是幻起，她因为杂念重复，已被那音律难受得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桑小乔实在是看不过了，沉声道：“你快掩住耳朵！”

李凤此刻神智已经不清，那一声大吼虽然使她稍微一清，但，毕竟还是抗拒不了那首“天魔引”，哇哇大叫，哀号不已，桑小乔一伸手，点了李凤的穴道，她全身颤抖地一缩，就倒地上再也不动了……那萧声愈来愈响，尖锐的似穿裂兰婷的心房，她痛苦地哼了一声，眼前刹时浮现出一个半老徐娘，凤韵犹存的中年妇人。影子，她瞪大了眼睛，颤道：“娘……”桑小乔一震，伸手去握兰婷的手臂，道：“你……”他是个有血有肉的年轻人，一触及兰婷的手臂。触电般使他心晃神遥一副绮妮艳丽的景像刹时在眼前浮现出来，他口干舌燥，血液循环加速，几乎情不自禁地要搂住兰婷，两人双目闪现着那股子欲火愈来愈盛，桑小乔长吸口气，脑中不禁一醒……。

三环大刀在地尊吴继宗手里挥舞起来，攻势愈见凌厉，敖楚戈只觉胸口仿佛压了块大石头，觉得沉重无比。快要喘不出气来，他知道那萧声的威力已达最高峰。自己如果再不能败中求胜，今日便要命丧此处了。

他的无双剑应该很快的将地尊吴继宗击败，无奈那萧声太怪异了，居然使他的功力打了不少折扣，他凌空一跃身，长啸一声，道：“看环——”他冷静的略加思考，已知毛病出在那根玉萧上，左臂随着那跃起的身子，“鬼泣环”带着一缕光影迅快无比的朝人尊余童飞去。

天尊兰浩天惊声道：“余童，当心那鬼环……”那环影一闪而没，砰地一声将余童手中那根玉萧击碎，不仅击碎了玉萧，连人尊余童的右手五指都削落了下来，人尊余童痛的大叫一声，颤道：“我的萧……”这根七孔玉兰随他已有数十年之久，是他师父临终交给他的传宗之物，他视它有如自己的生命，此刻那玉萧骤然碎裂开来，当真比杀了他还难过，天尊兰浩天似乎能体会出他这时的心情，移身靠近人尊余童，道：“别难过，你的手指……”人尊余童并不在乎自己的手指，犹有不信地道：“他怎会抗拒得了那曲‘天

魔引’……”地尊吴继宗也被敖楚戈那厉怖的身手震慑住了，他哪里敢再和敖楚戈动手，转身欲退，但敖楚戈的身手走太快了，耳际萧声一逝，无双剑冷芒泛现，像大海里叠起的浪涛一样，朝着地尊吴继宗闪快袭来。

天尊兰浩天吼道：“姓敖的，手下留情！”

他连着拍出七八掌，掌掌含着杀机，每一掌都是拍向敖楚戈的身上，但敖楚戈的身势太快太急了，那地尊吴继宗尚未退开。已惨叫一声，一条手臂被无双剑劈了下来，而敖楚戈虽然伤了地尊吴继宗，自己也被天尊兰浩天打了一掌，他一晃身于，朝兰浩天，道：“你真不要脸，身为三尊之首，居然也会用先出手而后报呼的手法，兰浩天，告诉你，我本来还没有伤地尊吴继宗的意思，就是因为你行为恶劣，所以我才废了他一臂！”

地尊吴继宗痛得大吼一声，道：“他妈的，熊操的，你有种杀了我……”冷冷森森地一笑，敖楚戈道：“你应该感到很满足和骄傲了，你也许听说过，‘一笑见煞’什么时候留过情，什么时候留过活口，吴继宗、生命的意义有很多种，看你自己要选择什么样的意义，我留下你的命并不表示不杀你，那要看你以后的表现……”“呸”，地尊吴继宗不屑地道：“这样说并不表示你仁慈，你还想要我给你磕头感激你的不杀之恩？呸，姓敖的，那你是错了，三尊不是那么好惹的，老子的一条手臂废了，并不意味着三尊全败了！”

人尊余童泄气地道：“我是败了！”

地尊吴继宗怒叱道：“没出息，我的一条手臂还不如你的五根手指头？我都不承认失败，你算那门子人物，居然自认已败，唉，余童，咱们兄弟闯荡江湖这许多年，何曾丧志过，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难道略有挫折就一振不起了？”人尊余童豁然地一摇头，道：“错了，你不懂音律，不知音律的含意，它讲究的是意境，那种意境会使人产生狂热的爱好，我爱策，可以说半生时间和它为伴，它排除我的寂寞，发泄了我的情感，没有它，我的人会像死了一样，什么也引不起我的兴趣，唉，这就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狂热！”

地尊吴继宗嘿嘿地道：“既然他毁了你的手和萧，你就该杀了他，唯有杀他，才能平复你心里的怨和恨，这个人和我们已誓不两立，留下他，往后咱们的日子不会太好过！”人尊余童摇头道：“我的功夫全在策上，师父当初曾告诉过我，萧在人在，策毁人亡，我既然爱它，当随师父而去！”地尊吴继宗一听大骇，他没有想到人尊余童竟会痴策如此，居然要以身相殉，在他看来，这简直是狗屁不通的事情，天下像这种人简直是少之又少，他是个老粗，当然不会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充实，而他，只懂得顺者存，逆者亡，没有道理，只讲弱肉强食……。

他嘿嘿大笑道：“狗屁，狗屁，哪有这种事！”

天尊兰浩天似乎能体会出人尊余童那种惨然的心情，他始终不曾出声，他在思索如何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他恨敖楚戈，但他要想个妥当的方法来达成复仇的目的……。

他沉声道：“余童，先看开点，三尊还没有全倒下！”

地尊吴继宗接声道：“对呀，还是门主说得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况且咱们还要找那熊操的报仇、如果不立刻还以颜色，他还以为咱们装疯！”

敖楚戈最恨别人嘴里不干不净，地尊吴继宗那满嘴的脏话，字字不堪入耳，句句不堪听闻，他恼怒的一瞪地尊吴继宗，桑小乔警觉地一笑，道：“老友，哪值得你再动手么？”不错，桑小乔的确有其独到的眼光和见解，

地尊吴继宗固然该杀，但他已经是个受伤颇重的人，以敖楚戈的身份和地位，和这种人斤斤计较，那会惹人笑话，敖楚戈心中一凛，翻涌激荡的怒气顿时压制下来，他长笑道，“我已饶他一次，至少今天我不会再出手！”

天尊兰浩天深沉地道，“姓敖的，三尊门全毁在你手里，这个气老夫咽不下，也吞不下，我无法将这件事向江湖上交待，老夫想过了，我俩尚有最后一搏，胜负各占一半，这里将是各分生死的地方，你的无双剑，我的铜天鼓，现在你准备吧，我要出手了。”

地尊吴继宗惧道：“铜天鼓，老大，你……”这是什么武器，连他们的老兄弟都没见过，他们只知道这是一种极厉害的刃器，今天天尊兰浩天若不是遇上平生劲敌，断不会将秘密武器公诸于诸人之前。

他自怀里缓缓掏出一面铜鼓，那面铜鼓像把小圆扇，只有三指厚，仅有单面，有个小柄。正好左手可握。他右手执着一根铜锤，众人俱楞楞地望着这单面铜鼓，不知如何用法，而敖楚戈的心中不觉一沉，他遨游四海，行过三山五岳，各门各派的武功利器，大多都有耳闻或见识过，惟独天尊兰浩天这面铜鼓，他没听过也没见过，天尊兰浩天能用这种东西当武器，定有其厉害的地方，他不得不留上心……。

天尊兰浩天道：“婢儿，你上楼去。”

兰婷畏缩地道：“爹，不。我……”

天尊兰浩天暗暗一叹，道：“随你，不过你最好是……”他蓦地惊觉出什么？急忙收口不语，一双冷厉寒森的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敖楚戈，敖楚戈暗吸口气、全身戒备地等待天尊兰浩天狂风暴雨的一击。

天尊兰浩天凝重地道：“你不拔剑？”

这个人虽然是个雄霸一方，坐地分赃的邪道人物，但这节骨眼上，他还很有分寸的按着江湖规矩，双方都是高手，出手间便会立判生死，谁先占上先机谁就有利，敖楚戈淡漠的那么一站，在天尊兰浩天眼里的确有点过份的狂傲，天尊兰浩天故意那么一说，无非是拿话先扣住他，可是表面上却表现得仁至义荆敖楚戈淡淡地一笑道：“你尽管出手，在下已准备好了。”

天尊兰浩天嘿嘿地道：“那是你自己找死，我一出手你便没有机会了。”敖楚戈冷冷地道：“那不一定！”

地尊吴继宗忍着那椎心的痛苦，道：“老大，你还客气什么？像他这种不知天高地厚，坐井观天，自认是天下无敌的狂小子，只有先杀杀他的威风，否则他绝对不会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呢”，天尊兰浩天道：“我不会客气的。”

手中的钢锤在空中晃了一晃，并没攻向敖楚戈，而吟地一声击在那单面小鼓上，鼓声大作，楼上窗棂被震得格格直响，敖楚戈只觉心口一震，全身仿佛被什么东西重重的一击一样，耳嗡嗡直响，脑子里空白得晕晕然。

兰婷大声道：“我的心要跳出来啦——”她虽然长在武学之家，因为她是个文静而内向的人，对武学一向素无兴趣，虽然她有机会习武，可是她却从未学过，自然不会像习武之人，尚能禁受得了这沉重的鼓声，她哪知道天尊兰浩天已运劲针对敖楚戈，逼音成气，攻击敖楚戈一人，否则其他的人更受不了。

桑小乔心中砰砰直跳，道：“将你的耳朵塞起来。”

一语惊醒梦中人，兰婷急忙用手捂住耳朵，道：“我的手怎么像是拾不起来！”桑小乔目光一闪，道，“铜天鼓的厉害就是会令人全身乏力，心血逆

顺，能使人难以产生抗劲，兰姑娘，不要怕，你必须不闻不问！”

这话哪是讲给兰婷听，兰婷早已捂起耳朵来了，他是有点醒敖楚戈，这个人果然不是简单人物，仅从平日里天尊兰浩天口中提到这种鼓的几句话，便已揣摸出它的厉害之处，地尊吴继宗可憋不住了，他怒吼道：“他妈的，你这个龟儿子简直不是东西，多嘴多舌的穷搅舌根子，有种你过来，跟老子动动手。”

桑小乔冷冷地道：“没那种机会，我不会和你动手！”

地尊吴继宗还想说什么、那铜天鼓又咚咚两声响起，他深知这铜天鼓的厉害，急忙收敛起心神，运劲抗拒那怪异的鼓尸。

咚咚两声之后，敖楚戈只觉气血翻涌，混身颤动，他心里暗吃一惊，不知此鼓何以会这么厉害，他那知铜天鼓是传自异域的巫术里收慑的法器，他是个傲骨天生，做事有原则的人，对方只敲鼓而不出手攻击，他怎么也无法出手先行出招，殊不知他正中了对方的诡计……。

天尊兰浩天是位善攻心计，讲求谲诈，早摸透了敖楚戈是个什么样的性脾，只要自己不先动手，敖楚戈决不会主动攻击，那他便可利用铜天鼓使对方心力交瘁……。

敖楚戈喘声道：“阁下难道只会敲鼓法么？”天尊兰浩天嘿嘿地道：“你先听完这一阵‘鼙鼓雷鸣’之后再说狂话！”

吟吟不绝的鼓声有若雷鸣般的响彻小楼，敖楚戈除了耳中呜呜直响外，周围仿佛有千军万马斯杀而来，他只觉脑中嗡嗡，神智间居然混混然，有种迷糊而不清醒般的昏沉，他心中一凛，暗自沉思道：“难道我真要坐以待毙？”鼓声不绝，全身乏力，他愈觉胸中气血逆行，有若要贸涨开来，那是一种走火入魔之前的警兆，如果这一声紧似一声的铜鼓不断，他根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额际上，已渐渐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天尊兰浩天那阴沉而冷酷的脸上，已浮现出一丝得意而残厉的微笑，他手下运劲，加紧击鼓，他知道时机已逐渐成熟，只要敖楚戈再抗拒一会，他所受的伤害便更厉害……。

桑小乔塞住耳朵，大叫道：“老友，你还等待什么？”这一声大吼像是碎裂金石般地冲向那鼓声中，敖楚戈正在昏昏沉沉的当口，闻声精神一震，他根本已没有再加考虑地余地，长笑一声，道：“看招！”

那凌快的无双剑仿如射过云端的长矢，带起一道寒蒙蒙的冷光，直朝着天尊兰浩天的身上射去。

天尊兰浩天此刻全神皆贯注在那铜天鼓之中，那里想到敖楚戈在这生死关头，尚有余力拼命一击，当那疾射而来的剑光已临近眼前时候，他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了。

他颤声道：“你……”

他急切间用手中的鼓锤去树架对方的无双剑，那是他小看了无双剑，此剑能名传武林，名列十大名剑之中。岂是一根鼓锤所能抵挡的？只见剑光一闪而没，直直的穿进了他的胸中，血光一现，泊泊的流出来……。

地尊吴继宗额道：“老大……”

兰婷飞扑过去，说道：“爹，你……”瞪着一双铜铃般的眼睛，尽是惊惧恐怖而痛苦的神色，他缓缓松开了手中那半截铜鼓锤，颤声道：“别拔剑！”

那是含着一种近似哀求的声调，敖楚戈没有再动，他知道自己只要稍稍动一动，天尊兰浩天就会咽下那最后一口气，若是任无双剑放在他胸肉中，

他也许还能多活半刻的时光，他不忍违拂了天尊兰浩天的哀恳，道：“我不会！”

天尊兰浩天目中露出一丝感激的神光，伸手抚摸着兰婷那缕缕油乌乌的发丝，剧裂的喘息，道：“孩子，你恨爹……”兰婷惊惧地道，“爹，我，我……”天尊兰浩天跟眶里含着泪水，道：“不错，你娘恨我，因为我杀了她丈夫，这股子仇恨，任何人都不会忘记，我知道自己很对不起你们母女，多少年来，我都恨我自己，可是那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事情，孩子，我不希望你原谅我，我只要你知道，一个做坏事的人，他也会有后悔的一天……”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天尊兰浩天一生为恶，临去，那股暴戾之气总算化去了，他此刻才真正的像一位仁慈而和蔼的父亲，说出的话有感情，也亲切，兰婷虽然是跟着她长大的，在她感觉里，那许多年的日子里，父亲在她来说只不过是影子，陌生而不真切，今天，她初次看见他这和蔼的样子，不禁悲从中来，扶在他身上嚎淘大哭起来，一肚子的委屈和难过全发泄出来……。”

她凄楚地道：“爹，我不恨你，我……”天尊兰浩天颤声道：“真……的……”他已到了油尽灯干的境地，听兰婷原谅了他，那扭曲痛苦的脸上，禁不住浮现出一丝欣慰的笑意，他全身剧烈地颤抖，血液已湿透了他的衣衫，奇异的目光，紧紧的望着兰婷，谁都看出来这是临去最后的一瞥……。

他胸前激动地起伏、抖索着道：“婷……儿，我……”底下的话已无力再说出来，头一低，目中的神色渐渐淡去，眼皮缓缓地垂下了，他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谁也没料到一代枭雄会是这样的下抄……。

桑小乔长长一叹，道：“虽然他是个该死的人，我们也要厚葬他……”人尊余童冷漠地道：“不用你们费心了，我们会办理他的后事！”这个人自从七孔玉笛毁了之后，性情大变，他缓缓踱了过来，伸手将无双剑拔了出来，掷给了敖楚戈，抱起天尊兰浩天的尸体，大步往楼下走去。

兰婷扑上去，道：“你要把他带到哪里去？”人尊余童哼声道：“那你不要管，日后我会派人告诉你。”

兰婷似乎还想说什么，人尊余童根本不再理会，扛着天尊兰浩天的尸体，大步直行而去，连头都不回一下。

地尊吴继宗狠声道：“姓敖的，这笔血债会有人向你讨还。”

敖楚戈淡然一笑道：“那还要看看会是什么样的人，像你这样的朋友，来个十个八个，只怕奈何不了我，你在行动之前。

最好是三思。因为下次，我不会只卸下你一条膀子，只怕会连你的命拔起……”这番话说得地尊吴继宗怒火直升，他吼道：“你永远记住你今天讲的话，那是要付相当的代价，我只要有一口气在，此仇不会搁得太久……”悻悻地一扭头，踉跄的走下了楼。

桑小乔惨声道：“老友，这一番结果谁也没有料到，三尊门是完了，我既不能不忠也不能不义，唯有永远退出江湖……”他是个正值年轻力壮的青年，经历这番事故后，恍惚刹那间苍老了许多，话中透着太多的凄怆，兰婷惧悸地抬起头来，泪影中，有着太多的惶恐和不安，颤声道：“那我……”桑小乔悲凉地道：“我会给你安排一切，兰婷，天地辽阔，总会有容身之处，也许我们追逐山林，遨游林川，老死荒山……”说完扶着兰婷走了，那是怆然的离去。

沉浊的一声浩叹，敖楚戈心底里充塞着无比的悲凉，他不知自己到底

是对？抑或是错？黯然而收回无双剑，任冷风拂面……。

第二十七章

天空里有股子冷讽的寒意，云层阴霾得令人沉闷，夜翼有若一层薄纱般轻缓的笼罩下来，那栋孤零零的茅草屋里已掌上了一盏油灯，昏黄的灯影中，敖楚戈那么惬意而轻松地品尝着最后一盅烧酒，说是最后一盅并不过份，因为那一壶浓烈的烧刀子早已倒得点滴不存，他有点舍不得，也有种贪婪地用舌头舐着那一盅仅存的货，缓缓往床上一例，酒盅平稳地握在手里，双目平视屋顶，脑子里迴旋着许许多多往事……。

屋外似乎传来一连串细碎又恍如不真切的响声，敖楚戈无动于面衷地眼皮子也不眨一下，可是在他那张微现红润的脸上，有种令人不解的笑意，他是那么不再乎，也那么不经意地任外面响声不停，似乎外面的一切，与他没有丝毫关系……。

他喝干了最后一口的烧刀子；将那酒盅朝窗外扔去，传来一声碎裂的破碎声音，满意地一笑，道：“朋友，你可来得不巧，那最后一口的烧刀子，已经被我喝得干干净净，你想舐舐酒盅，那你得到大风地里，去东拼西凑地拾起那碎片……”话语一落，窗外蓦地飞来一团黑影，圆滚滚地从宙子中间飘了进来，如说是飘，倒不如说是撞，这个人一进屋里，已四平八稳地坐在床沿边，怀里抱着一坛子的酒，冷煞地望着躺在那里的敖楚戈，一语不发地解开坛子的封口，咕噜噜地仰天喝了好几口，润润喉咙，呱地咽了下去，刹时，满屋子的酒香，随着空气传了开来。

敖楚戈恩了一声道：“好酒。”

那个人像是个中老手，一听对方夸赞自己的酒好，精神一振，仰天喝了一口，道：“你不错嘛！还知道这坛酒好，如果你连我的酒都分不出好坏，此刻只怕你已没有机会躺在这里了。”

颇有同感地点了点头，敖楚戈淡淡地道：“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过，如果你不是带了一坛好烧刀子，此刻你连站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最讨厌那些不按正门走进来的人，尤其是你，跳窗的人不是贼就是盗，可惜，你还不配称得上为盗……”睁大了一双眼睛。眼珠子里闪过异样的神彩，显然这个人为敖楚戈的豪语和勇气震慑住了，他将那酒坛子托在掌上，嘿嘿地道：“你不问问我是谁么？”敖楚戈冷冷地道：“谁都是一样，我不喜欢的人，天王老子来了，我照样将他扫地出门，你也不例外，好在你有坛子好酒，看在酒的份上，我总算原谅了你。”

那汉子真是快要气炸了肚子，他借着酒的助力，勇气陡增，顺手将那坛酒砸了过去，怒声道：“你有没有看过提着灯笼上茅房的一一找屎(死)，敖楚戈，我不信‘一笑见煞’能喝下这坛老酒——”那坛烧刀子少说有七八十斤重，经他用力一掷，无异有数百斤之劲，敖楚戈忽然伸手接住，道：“那可砸不得，这酒倒是挺烈的……”他是个酒国奇葩，微微将斗大坛子朝上一仰，呼哈哈地连喝了好几口，仅那么几口，已去了半坛子的酒，那个人看得眼中透亮，心底有事，他肃然地道：“好洒量。”

敖楚戈淡淡地道：“你也不错，能喝这种酒的人都不赖。”

那个人仿佛遇上了知音一样，咧着嘴嘿嘿大笑道：“怪不得别人告诉我，这一趟不会白虚此行，看来传言不假，你不仅武功不错，连酒也喝得像个人物，可惜，咱俩不是朋友，否则，我倒愿和你醉上一醉……”敖楚戈一瞪眼，道：“我是千杯不醉，你呢？”那人道：“用斗计量，我也能喝上三天三夜……”此人好大的口气，用斗计量，能喝三天三夜，这话听在别人耳中，只怕会说他是痴人说梦，但在敖楚戈耳里，那情形使不同了，他自认洒中英雄，自入江湖鲜有敌手，而此人有此豪语，他不禁怦然心动，道：“那咱们可得比比。”

那人嘿嘿地道：“只怕你不敢。”

这话听进敖楚戈耳中十分刺耳，他哈哈一笑道：“天下有什么事我不敢，朋友？听你这股子狂妄的口气，我知道，你是不醉客佟亦哥，很好，我早就想领教领教你的酒上海量，今天你是自送上门、我可不会放过了这种机会，来，来，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较量较量……”不醉客佟亦哥呢了一声道：“好主意，你看咱们该选个什么样的地方……”敖楚戈面上微冷，道：“这里……”不醉客佟亦哥眼珠子一转，道：“这里无酒无肴，如何个比法。”

敖楚戈肚里暗骂了一声道：“老佟，你不会无事而来，一个真正的个中高手，千缺万缺，决缺不了那四两黄汤，我相信你是有备而来，假如我料将不错，门外早准备了数十坛陈烈好酒，嘿嘿，老佟；这地方我挑了，你叫他们摆酒……”不醉客佟亦哥可没料到“一笑见煞”的目光如此犀利，自己自认这件事布置准十分隐密和妥贴，哪想到此人一料便中，他心底里直冒寒意，对敖楚戈肚里的城府，不禁重新估量，他很清楚对方的深浅，俗语说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自己虽有不醉之名，但对方显然亦非弱者，他一拍大腿，道：“就这么：办”随着他的话声，那扇小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了，两个粗壮的汉子各扛着一坛烈酒走进屋来，这两个汉子将那两坛酒往地上一放，一言不发转身走了出去。

不醉客佟亦哥嘿嘿地道：“这是山西的二锅头，酒醇也烈，正好对味，敖朋友，咱俩各持一坛看谁先将这一坛酒先喝下，谁就赢！”“行。”

两个人各枪了一坛酒，解开封口，互相望了一服，仰着头，对着嘴，咕嘟咕嘟地干将起来，这两人都是酒国豪客，那一拼上劲，酒如白练一样，凝结一柱，刷刷直流，不见半滴温出嘴外，这种喝法，看起来像喝水一样，听起来有点像神话。

此刻双方俱集中精神直灌黄汤，哪里会理会刚才那两个运酒汉子，悄悄地溜了进来，静静地站在敖楚戈身后，偷偷地各撤出了一柄巴首，对准仰着头猛灌烈酒的敖楚戈身上戳去，两人手法俐落，快速异常。

敖楚戈喉咙响起一声冷哼，庞大的酒坛子陡地由上而下，砸上那两个汉子头上，他俩闷哼一声，已昏倒地上，而酒坛子已因这重砸之下，一块块地碎裂开来。

不醉客佟亦哥冷冷地道：“你输了。”

敖楚戈不屑地道：“何以见得？”

不醉客佟亦哥瞄了碎裂的酒坛子一眼，道：“难道你已喝光了？”敖楚戈淡淡地道：“不错，这两个该死的东西进屋之前我已喝得干干净净，在时间上我已胜你一筹，他俩想借我全神贯注在喝酒的当口刺杀我，在手段上已显得太卑劣，不醉客。这两个人是你带来的，你必须有个交待，否则，我敖

楚戈决不会放过你……”任是天生酒力，不醉客佟亦哥也禁不住有点神幌身摇，他觉得头重脚轻，胸口翻涌，但他脑子里却是极端的清醒、在他预估中，敖楚戈纵能喝下一坛二锅头，至少会有几分醉意，哪想到他不但未醉，甚而连反应都没有受丝毫损害，仅这份功力，已使他骇伯莫名，他知道自己遇上了平生的劲敌，不禁脱口道：“敖朋友，果然非比常人，不过你虽然过了这一关，还有最后的一道难关，你尚没有冲破……”敖楚戈一怔，道：“怎么？老佟，你还想再比下去？”不醉客佟亦哥嘿嘿地道：“这次是人比……”目中精光一闪，敖楚戈笑道：“何谓人比？”不醉客佟亦哥干笑道：“有几位朋友，早已慕名，这次我俩较量酒力。怕不早已来了，他们巴不得你早点躺下，然后先纪你点苦头，再活活地撕了你，你尚有几分头脑，该体会得出我话中之意，当然，你会追问原因，有人会慢慢说给你听……”愤怒地一笑，敖楚戈呸了一声道：“他妈的，你想拿酒灌醉我，然后再听你的摆布，老佟，假如你有这种坏主意，那你是拨错了算盘珠子，我姓楚的，别无长处，喝了酒就更有劲，不信，你那些狐群狗党，王八羔子全出来，看看我说的是真是假。”

浓烈的酒力已在他血液布满了。他只觉得腹间有股子炙热的冲动，一股子杀气随着他的话声而充塞在那斜飞的眉宇之间，那神情看得不醉客佟亦哥心里一怕，随即哈哈大笑，他想借着这阵大笑，掩饰自己的儒怯，道：“老敖，少发你那股了狠劲，现在已由不得你，他们请我来，就是要会会你的酒力，现在咱们已分出高下，剩下的，该是平心静气地来谈谈了。”

不屑地一瞪眼，敖楚戈道：“凭你……”那是一种难堪，不醉客却忍了，他苦涩地道：“我有自知之明，尚不足与你为敌，但，如果有几个像我这样的人，那情形就不同了，也许，你会非得在乎不可，因为你晓得自己到底有多少斤两”休看此人已喝了不少酒，说起话来始终不愠不火，谈吐间犹熊有所分寸，这是一个心机颇深的人，敖楚戈心中暗暗惊奇，不禁对敌我之间的倩势，有了新的看法。

他沉思了一下，道：“请他们出来吧，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属于哪号人物？既然不怕死，我愿意送他们一程……”四面同时响起。一声巨响，随着这连串巨响、四个怪异的汉子自屋子四面撞了进来，他们不穿窗，也不走门，而是硬生生地将屋壁撞个大洞，硬碰硬地撞了进来，这四个人脸上俱浮现着一层鲜有的冷漠，团团地将敖楚戈困在中间，敖楚戈漫不经心地哈哈一笑，缓缓斜躺在床上，目光平缓地落在不醉客佟亦哥身上，道：“这就是你的朋友……”那口吻有着极度的不屑和轻视，不醉客佟亦哥心里十分别扭，他朝那四个人施了施眼色，冷冷地道：“不错，他们都是和我一道的，老敖，你不会全不认识，其中，有的和你有过命的交情。”

敖楚戈呢了一声道：“沙狐栗标，飞鼠武鹤，这二位倒有数面之缘，其他两位就不认识了，不过没关系，待会儿大家称兄道弟，不认识也认识了。栗标，你说是不是——”有沙漠玉狐之誉的栗标，一脸精悍的样子，他曾经见过敖楚戈两次，都是在不甚欢愉的情形下会面，他尴尬地嘿嘿一笑道：“老敖，你众远是这么可爱，我和武兄对你除了几分敬仰外，还真有点恨之入骨，几次想掂掂你的份量，每次都让别人抢了先机，心里老是不舒服，今天，承金蛇剑和唐不文二位兄台的邀请，嘿嘿，我和武鹤便藉机见识见识了。”

这个人果然像个沙漠狡猾的老狐狸，言语中表露出极度的技巧，他避重就轻地将这件事轻轻推开来，金蛇剑和唐不文无形中便成了主使人物，为

的是让敖楚戈产生了错觉，敖楚戈哪会不清楚这个老狐狸的用意，敖楚戈心里十分清楚，这八人都是雄踞一方的霸主，怎么样也不容易凑合在一起，除非有能克服住他们的人，否则，他们犯不着合手来对付自己。他畅声地一笑道：“诸位可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可惜老余没灌倒我，不然现成的便宜岂不全让你们拾了……”武鹤嘿嘿地道：“老敖，你的名儿，我们是久仰已久了，今儿个大伙凑齐了，可要委屈一下阁下，请阁下跟我兄弟走一趟了……”敖楚戈咆哮了一声道：“原来是绑架……”金蛇剑面色阴冷地道：“那多难听，老敖，这是请阁下只要走一程，我兄弟便可交差了，路上兄弟负责你有吃有喝，还有玩，我已请了北国第一花白兰花作陪，这是件好事，既不伤和气，又有美人伴侍，这种好事，江湖上除阁下而外，只怕无人有此艳福。”

听起来真是件好事，有吃有喝又有玩。在别人求还求不到呢，但在敖楚戈听来，有如遇上蛇蝎一般，退之犹有不及，哪还敢轻易沾上，他嘿嘿地道：“白兰花的美早已遍传大江南北，可惜我敖某人无福享受，阁下还是自己留着欣赏吧，至于是诸位要请我走一趟，我必须先摸清了底，再表明态度，万一诸位设下了陷阱，只怕我永远也别想再跑得了啦，嘿嘿……”唐不文冷声道：“老敖，这里已布好了网，你休想再跑了，就我们这几个人，那份力量足够和你掂量，识相点，别再吭声，乖乖地跟我们走，路上，不醉客会陪你好好喝两杯。”

轩眉微微上翘，敖楚戈的嘴角微撇，道：“是谁有这么大的面子，能请得各位来招呼我，各位若不说明白，恕我敖某人说一句大话，诸位的面子恐怕还不够大，咱们可以挖山，嘿嘿，诸位，你们这几块料子还请不动我……”沙狐栗标仰天大笑道：“我说吧，各位，人家姓敖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岂会轻易买你我的帐？他自视向来高得很，哪会看上咱们这几号人物，嘿嘿，俗语说，搬不动山，请不动山，凭咱们不妨在他身上穿上几个透明窟窿，看看姓敖的肉硬，还是咱们的剑利。”

仅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已挑起了诸人的怒火，沙狐栗标永远是条狐狸，任何情况下，他都有煽火的本领，唐不文首先难抑胸中那股子不服气，道：“对，栗大哥说得对，咱们全上了。”

当他身子有如箭矢般地抢出来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后悔了，只见其余诸人全漠不关心地屹立当地，没有丝毫动静，甚至连沙狐栗标也仿佛与他无关一样地站在那里发笑，他少中一凛，撩起的手掌不禁一缩，道：“你们……”这个人毕竟还有几分头脑，一觉情况有异，尚能及时刹住，他含有惧意地朝敖楚戈笑笑，涩涩地道：“这里哪有我姓唐说话的余地，还是请栗兄发号施令吧。”

是的，唐不文不愧是块老姜，在江湖上历练了这许多年，随着形势的变异而有所转帆，这也是他厉害之处，他先稳住了敖楚戈。又轻描淡写地将责任往沙狐栗标的头上一扣，沙狐栗标面上不动丝毫神色，肚里可将唐不文骂个狗血淋头，他干涩地一笑道：“唐兄也太客气了。这里谁不知唐兄来自四川唐门，一手暗器天下第一，嘿嘿，可惜，这位敖爷也是道上的好手，唐兄只怕有技难展，只有怀技不露了！”唐不文面上一冷，道：“也许吧。”

此人学了乖，再也不逞强斗狠了，他了解敖楚戈的能耐。

单凭自己这手唐门功夫，只怕连对方的衣角都沾不上，自己便要丢人现丑了，他干脆像龟孙，暂不吭声，沙狐是何等人，哪有看不透他心意的道理，他嘿嘿地道：“唐兄既然以兄弟马首是瞻，嘿嘿，老夫就暂发号施令，

唐兄，请你先点头关，和敖朋友交交手，我相信凭唐兄那一手暗技，一定是手到擒来。”

这一招的确使唐不文十分难堪，他恨恨地哼了一声道：“老栗，咱们来时是怎么说好，要上一齐上，要干大伙干，你这样发号施令算那门子玩意，是出我姓唐的洋相，还是斗你的威风，再说这一票生意，不是你我愿意干的，如果不是奉了……”话未说完，不醉客佟亦哥已吼道：“住嘴，你唐不文要是泄了底，我姓佟的先撂倒你。”

唐不文差点说漏了嘴，知道自己理屈，恨恨地一跺脚，转头要往外走，飞鼠武鹤轻轻一拦，道：“别使性子，那后果你负不起。”

唐不文访佛骤然遇上了知己一样，轻轻点了点头，闷声不吭地站在屋中一角，敖楚戈垂下双目，斜躺在床上，像是闭目养神一样，他冷笑道：“这真是狗咬狗——窝里反，我见过不少像你们这样的人物，都是些狗掀门帘子——全凭一张嘴，朋友，你们这几位破坏了我的舒适和安静，毁了我的屋子和家具，仅这两点，我已站住了道理二字，现在请立刻出去，否则休怪姓敖的翻脸不认人。”

他容忍已到了极限，脑子里已随着酒意的消失而渐渐清醒，他知道这些人无一不是难缠难斗的狠角色，对付这种人只有以武制武，以暴制暴，金蛇剑长吸口气，道：“姓敖的，这是最后的警告，你是跟我们走，还是非要我们强制执行？你应当看清眼前的形势，对你百害而无一利，我要是你，乖乖地跟大伙上路。”

不屑地那么笑一笑；敖楚戈道：“我是我，你是你，你不像我，我不像你，朋友，软的我不吃，硬的不受，看样子咱们只有付之于武。”

沙狐栗标嘿嘿地道：“老敖，别他妈的自视那么高，有两下子就将天下人全都不放在眼底下了，嘿，我们这一伙先前还敬重你是条汉子，现在，嘿嘿，老敖，你他妈的就像是毛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们非将你那股子臭脾气砸掉不可。”

漫布在敖楚戈脸上的钉气愈来愈浓，冷冷地道：“栗标，你仗持着那点能耐，就敢跟我吹胡子瞪眼，行，你老栗倒底有几斤重，让我先掂量掂量！”沙狐栗标机警地退了半步，他十分清楚敖楚戈的斤两，若论个单挑，决非是对手，他戒备地一招手，道：“各位，咱们还企待什么？难道非等这老小子先动手，呸，他‘毒尊’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凭咱们这伙人摆不平一个姓敖的，往后江湖上也别再称字号了。”

飞鼠武鹤昭了一声道：“不错。”

不醉客佟亦哥一缩身子，道：“各位，这一阵轮到你们啦，当初咱们说好的，我只管和他对饮。其余的由你们负责。”

金蛇剑叱道：“老佟，这算哪门子玩竟，还没上阵，全准备扯活，如果这话传出江湖，咱们不让人家笑掉了大牙。”

沙狐栗标恨声道：“老佟我们本不怪你，谁叫咱们有言在先，不过姓敖的不是普通人物，能多一个帮手就多一分胜算，再说你我现在得全听别人的，能交完差那是咱们命大……”敖楚戈一听这几个者狐狸的言语，就知道他们全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一颗心不禁略略一松，但他不明白，什么人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叫这些各霸一方的枭雄，唯命于这个人，他又为何非擒下自己而后已，脑子里疑团阵阵，心里不禁有了更大的计较。

不醉客佟亦哥一叹道：“栗兄请吩咐吧。”

沙狐栗标哈哈一笑道：“这才是咱们的好兄弟，老佟，咱们大伙上吧，别再穷磨牙，否则，老敖还以为咱们全是江湖把式——光说不练呢。”

他呛地一声扯出一条练于枪，在空中一甩，泛起一道银白色的光影，这一出手，其余人物纷纷幌移身子，将敖楚戈团团困在床上，敖楚戈还是那副无所谓的样子，低垂着双目，像是闭目养神的样子，似乎对眼前那些人根本没放在心上，仅这份沉稳的神态，已非一般人能达到。

金蛇剑朝唐不文一施眼色，道：“唐兄，别站在那里楞着，好戏大伙唱——”唐不文心里正憋着一肚子的怨气，此刻他正欲罢不能，心里狠了狠，伸手进了怀中，道：“他妈的，大伙干……”随着他那别扭的语音，一排凶影有若羽毛般地密密麻麻穿射过来，四川唐门素以暗器名满天下，门下弟子个个都有一身令人防不胜防的暗器功夫，唐不文嫡传弟子，功力甚厚，那一手牛尾针更是霸道异常，他想一下子得手，也好在沙狐栗标面前显显威风。

敖楚戈似乎并无任何动静，他沉声道：“这点玩意也能唬住人！”他以眩人眼目的快速，顺手抓起床上的棉被，用力一抡，那一排年尾针全数落在棉被上，这一手使唐不文大骇，身一晃，两双旋飞的标矢，尚在半空中移闪，敖楚戈忽然抖了一抖大棉被，道：“还给你。”

那一排年尾针还真听话，有若一蓬银雨般，朝沙狐栗标、金蛇剑和唐不文射去，沙狐栗标惊呵地道：“快退。”

他和金蛇剑因非正面，又退得较快，总算躲过了，唐不文可惨了，一脸一身全是自己的牛尾针，他惨叫一声，捂着双目朝屋外撞去，夜半中传来凄厉的惨嚎——。

沙狐栗标怒吼道：“他娘的，老敖，你真狠。”

敖楚戈冷冷地道：“少在我面前充角色，老栗，识相的立刻滚，否则下一个便是你……”“呸”，沙狐栗标嘿嘿地道：“牛可不是吹的，那要凭点本事，别以为伤了唐不文就能挫了我们的锐气，相反地更激起我们的杀气！”那条练于枪在他手中有若昂首吐信的巨蛇，那么怪绝和无情地朝敖楚戈的身上击去。

金蛇剑无情而犀利地削向敖楚戈的肩头。

飞鼠武鹤最会偷鸡摸狗，他悄悄地移到敖楚戈的左侧，双掌早蓄满了功力，毫不留情地一挥而发——。

面对这许多高手的联击，敖楚戈是那么的不在意，他淡淡洒洒的一声冷笑，身子有若流星样地从窗上穿过去，无双剑快速地挥斩着，不仅避了飞鼠武鹤的双掌，更将沙狐栗标的练子枪和金蛇剑全挡了开去，他长啸上声道：“龟儿子，你也尝尝我老敖的家伙。”

像云空里的疾电一般，那么快速地一剑斩向金蛇剑，他俩相距最近，攻势也凌厉，金蛇剑矮身挥剑欲挡这一剑，叮的一声，无双剑已将金蛇剑一折为二，剑式不变，去势甚疾地劈进金蛇剑的身子里，他惨裂地嘶吼了一声，身子已缓缓倒了下去，一双奇大的眼珠子几乎要跳出眶外，带着无限的恨意而死。

沙狐栗标颓惊地道：“老敖，你好狠！”一腔怒火全发泄在不醉客佟亦哥的身上继续道：“老佟，你是个死人呀，站在那里光看不动……”不醉客佟亦哥冷冷地道：“怎么？金蛇剑的死，你全怪我了……”沙狐栗标嘿嘿地道：“如果你能稍稍地动一动，金蛇剑不会死，咱们也不会无形中折损一个人，老佟，你他妈的不是人，连咱们为什么要来的目的都忘掉了，嘿嘿！”

不醉客佟亦哥冷冷地道：“这怎么怪我，栗标，我是个酒徒，酒徒有酒徒的规矩，老敖是酒中豪杰，我已败了一阵，败军之将不敢言勇，我的目的只要灌醉他，由你们下手，他没醉，是他道行高，与我并不相干，你自己不检讨一下，居然还有脸怪我，哼，真他娘的不要脸！”沙狐栗标嘿嘿地道：“好，收拾了姓敖的，我会和你算帐。”

敖楚戈冷声道：“有这机会么？”

那淡淡散散的话声在黑夜里听来，阴冷得若是地界里的冷风，冰冷得使沙狐栗标和飞鼠武鹤全身直颤，敖楚戈说得不错，他们还会有那种机会么？答案是肯定的——。

没有，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斤两，单凭自己的力量决非姓敖的敌手，但他们不甘这样的放手，他们晓得放手的后果远比现在还来得厉害。

飞鼠武鹤哼声道：“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你姓敖的也不是棵长青树，我和老栗就不相信搬不倒你……”沙狐栗标沙哑地道：“老佟，你也算上一份，这件事谁也逃不了责任，姓敖的是要活捉，假如咱们捉不了他，也毙不了他，大伙只有抹脖子上吊，谁也别再看明天的太阳了。”

不醉客佟亦哥哼了一声道：“以多胜少，我佟亦哥虽然不是个人物，也不屑为之。”

飞鼠武鹤怒骂道：“好呀，你他娘的猪蛋，你姓佟的也自命清高起来，很好，你有种，你清高，那你就和姓敖的单独会上阵，假如你能在姓敖的手底下讨得一招半式，我姓武的就算服啦，否则，你以后别想再在道上充字号了。”

不醉客佟亦哥冷冷地道：“二位何不先冲着我干上一阵。”

两个人同时一呆，谁也没有想到不醉客佟亦哥居然在这节骨眼上向他俩挑明了，沙狐栗标心底一凉，道：“老佟，这又何苦？咱们的目标是姓敖的！”不醉客佟亦哥哼了一声道：“那你们就不要再打扰我。”

说着在屋角里的俏子上那么一坐，对这边的事不问不理，这种态度已很明白，沙狐栗标气得一跺脚，道：“他妈的，武鹤，咱们上这小子的当了。”

武鹤昭了一声道：“这老小子理阴沉，居然临时撤手，老栗，别指望他了，咱们两个人也不是东瓜角色，不相信拼我俩之力奈何不了了个姓敖的……”沙狐栗标沉吟道：“看样子只有一拼了。”

武鹤终于将身后那柄大缅刀解了开来，此人不仅掌上功力雄厚，一柄缅刀尤其是称誉江湖，此刻一提缅刀，刷地带起一溜光影，朝敖楚戈的胸前切去。

沙狐栗标也不示弱，练子枪疾点而出，这两人已抱破斧沉舟之心，攻势与先前又是不同，他俩合计过了，要摆平老敖，唯有舍命一拼，两人全是攻招，居然不顾自己的生死，这种打法又狠又险，敖楚戈虽然久经沙场，也不禁被他们逼得连退好几步。

飞鼠武鹤精神一振，道：“好汉架不住人多，强敌最怕拼命，他姓敖的也不过如此，老栗，手下加点劲，我不信他能挺过去。”

无双剑圈起了连串孤影，硬将对方的一刀一枪温了开来，藉着那片断的喘息，敖楚戈长声一笑，道：“混东西，上路吧。”

屋子里冷艳的剑光激烈地卷起一道道寒芒，那穿流的剑影一下子穿向缅刀和练子枪之间，只听两声惨叫，沙狐栗标的眉心之间，已被无双剑点中，一道鲜血泪涸流出，他跟舱地仆倒床上，竟将那张床撞散了。

沙狐栗标惨声道：“给我报仇。”

飞鼠武鹤恨吼道：“杀，杀这那种。”

缅甸刀一抡，全是细碎的光影，刀刀朝向敖楚戈致命的地方招呼，但无双剑却似幽灵的影子一样，迅快地穿向飞鼠武鹤的刀影之中，只听敖楚戈不屑地道：“你那张破嘴该撕了。”

那么准确又犀利地穿向飞鼠武鹤的喉结之处，飞鼠武鹤连吭都没吭一声，一头栽倒地上，再也不动了。

不醉客佟亦哥淡淡地道：“好剑法。”

不屑地一笑，敖楚戈道：“你怕了？”

不醉客佟亦哥苦笑道，“我早就寒了，在你和我较量酒量的时候，我已看出来，今天的来人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这里，因为敖楚戈不是个仁慈的人，姓敖的剑下从没有能活着的人！”

鼻子里传出一声冷哼；敖楚戈道：“也有例外，就是不该杀的人！”不醉客佟亦哥嘿嘿地道：“很少，和你为敌人的人都可冠上一个该死的罪名，唯一例外的该是我，我有自知之明，终于保全了性命。”

畅声欢愉地一笑，敖楚戈大笑道：“我并没有饶了你……”不醉客佟亦哥一摇头道：“看在我俩较量酒力的份上，你也不会杀我，江湖上像我这种海量的人不多，你至少该有个尚能棋逢对手的酒友，一个善饮者孤独的自斟自饮，远不如有个人陪着来得写意，老敖，你说对不对？”敖楚戈昭了一声道：“这理由并不充分。”

不醉客佟亦哥点头道：“不错，还有一点想必你也同意，刚才你和他们动手的时候，我有几次杀你的机会，而故意不动手，你知道哪是什么原因？”怔了怔，敖楚戈问道：“我正想请教。”

不醉客佟亦哥长吸口气道：“留下你的命换我自己的命，老敖，我们这些人虽然与你之间尚有点差距，江湖上却还有点小名气，我们不是神经病，谁会无缘无故地和你这种人结上仇，想当然，你知道那是有原因的，否则，我们也不会来这里了。”

敖楚戈沉声道：“什么原因？”

不醉客佟亦哥惊怕地道：“有人买你的命……”敖楚戈哈哈大笑道：“江湖上要我命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对这件事开不觉得意外、不过，我倒不明白、什么人资格驱使你们这样目空一切的人甘为其卖命，明知道是死路一条，还要硬往上闯，连回头的机会都宁愿放弃。”

不醉客佟亦哥料不到敖楚戈不仅有一身惊世骇俗的功夫，连头脑却是那么细腻的思路分明，他嘿嘿地道：“你应猜得到——”敖楚戈沉思道：“很难——”不醉客佟亦哥机凛凛的一颤，道：“我忽然觉着不对了。”

敖楚戈又是一怔，道：“什么地方不对？”不醉客佟亦哥凝重地道：“那个人似乎早料到我们会钱死在这里，他似乎早已知道这结果，可惜，这些人当时都没有料到。”

眉宇深深地一锁，敖楚戈道：“这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们的死并非意外……”不醉客佟亦哥脸上的神色愈来愈凝重，他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事似的，刹时神色一变道：“老敖，我料中了，那个人利用我们先耗掉你一部分的真力，再来拾现成的便宜，假如我所料的不错，咱们这会儿的谈话，已全在对方耳中！”身子那么幽灵地一转，敖楚戈沉声道：“朋友，何不出来一会。”

屋外响起串串细碎的银铃声，随着这铃声，数盏昏黄的灯影透了进来，

那扇小门缓缓被推开来，一个身着白衫的秀丽少女轻盈地踱了进来，道：“哪位是敖公子——”这少女长得眉清目秀，天真无邪之态，黑白分明的眸光在地上那些死去的人身上略略那么一瞄，似乎没有一丝惊异之色，她仿佛是司空见惯一样，轻轻勾起莲足，将倒在身前的飞鼠武鹤尸体踢向一边。

敖楚戈冷冷地道：“在下……”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我家小姐有请：请随婢女一行！”她似乎有相当把握，说完话轻盈地一移身，浅浅地一笑，转身朝外行去，在她预料中敖楚戈定会跟来。

敖楚戈冷声道：“贵小姐何不进来一会？”他谈漠的那么一笑，缓缓坐在屋中的长椅上，不醉客佟亦哥恍如看见了鬼魅似的，全身竟泛起一阵抖隙。

屋外响起一声铃般的笑声，道：“敖爷真会摆架子。”

那话声一落，一个全身淡红罗衫的美艳少女幻迷般地踱了进来，先前那位白衫少女轻轻地扶着这个红罗衫少女的手臂，她那令人痴迷的脸颊上，不仅是一种美，简直像幅图，慧诘的眼神仿佛会说话，轻动一动就有种慑人的力量。

敖楚戈淡淡地道：“请教姑娘……”

那少女轻笑道：“欧阳怡萍。”

敖楚戈昭了一声道：“百毒先生欧阳斌是你的什么人？”欧阳怡萍懒散地道：“家父……”敖楚戈心神一震，锐利地道：“姑娘冥夜来访，有何见教？”欧阳怡萍笑道：“看上你……”那时民风未开，民智十分保守，这个少女出言直叙，直把敖楚戈听得一愣。虽然江湖儿女，免于一般世俗，但似欧阳怡萍这样直言不讳地说出来，毕竟少之又少，敖楚戈随便惯了，他仰天一笑道：“欧阳姑娘，我看事情不会这样单纯吧。姑娘如果真是有心交我这个朋友，不需要运用这么多江湖枭雄来此一搏。我敖某人虽然不才，可也不敢恭维。”

欧阳怡萍格格一笑道：“那是一次测验，我欧阳怡萍看上的人，必须要与众不同，非具奇才不足匹配，这些人甘为家父卖命，愿舍命相请，谁也无法非议他的不是，况且这些人无一不是江湖上的枭雄，死了并不可惜。”

不醉客佟亦哥愤声道：“你怎么这样说话？”欧阳怡萍沉声道：“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胡言乱语？佟亦哥，你是头一个该死的人，但你没有死，家父早已预料到了，因为你是个酒后更清醒的人，不过，那并不能保证你今后不死、也许你死得比谁都凄惨，只是还没到时候……”她说来有若家常般的侃侃而谈，对置个人生死的大事恍如与她无关一样，可是那话声落在不醉客佟亦哥耳里便自不同了，他神情大变，全身泛起连串颤抖，道：“姑娘不能饶了老夫？”欧阳怡萍一摇头，斩钉截铁地道：“不能，凡是背叛欧阳世家的人有哪个能活着的？你更不能例外，死对你来说，是一种解脱，活着更痛苦。”

敖楚戈淡淡一笑道：“姑娘，我敖某人可不愿意他死，至少在我面前他不能死，此人有不醉客之名，我还要和他好好较量较量。”

欧阳怡萍哦了一声道：“这就是你不让他死的原因？”敖楚戈点点头，道：“不错。”

欧阳怡萍沉思了片刻，道：“那好，如果你不愿意让他死，我就给他三天时间好活，三天之中，他可陪你痛痛快快地喝，一直喝个够为止，不过，有一点我必须先声明，是你替他请命，那你就欠了我们欧阳世家的一个人情，

我们欧阳世家随时会向你讨回这个人情，这也包括了你的生死，你自己斟酌着办，因为欧阳世家对人情世故一向刻严，不欠别人也不让别人欠我们！”任何人也想不到这个美艳夺目的少女会如此这般的厉害，利害关系先挑明了，由不得你不去接受，敖楚戈目中煞光一露，冷冷地道：“仅仅三天时间？”欧阳怡萍顿首道：“对一个醉生梦死的人来说，三天已经是太多了，像佟亦哥这种人，什么绝事没干过，若不是你给他说情，他应该立刻就死，敖爷，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敖楚戈不屑地道：“我不承情，因为他是你的人，三天的活命，只能说是欧阳世家的恩赐，与姓敖的并没有关系……”欧阳怡萍是何等角色，她仅淡淡地一笑道：“人情记在你头上，敖爷，现在必须谈谈我俩的事情了，我千里迢迢地追踪到你，目的是要你入赘欧阳世家，我虽非天下至美，至少也不难看，配你尚称适宜！”这话乍入敖楚戈耳中，真是啼笑皆非，他作梦也没想到天下有这种一厢情愿的事，尤其是入赘的事，不仅是民俗少有，江湖上更是绝无仅有，他哈哈大笑道：“小子无能，改名换姓，姑娘，你未免太天真了。”

欧阳怡萍面上微红，道：“敖爷，这事说来虽然有点不近人情，但在欧阳世家来说一点也不为奇，我们世代都有入赘的纪录，代代皆由当事人自己选择，这一代轮到我，我曾看过天下英雄豪杰的名录，唯你尚能达到我的理想，所以在我们家族会议上，我提到了你，虽曾有人反对，最后还是依着我……”敖楚戈苦笑道：“你该先问问我。”

欧阳怡萍很有把握地道：“这种事别人来说求亦不到。你还会拒绝么？欧阳世家家财千万，富可敌国，武功独树，你我联姻正可称雄江湖，手下枭雄无数，供你驱使。”

敖楚戈哼了一声道：“你忘了告诉我另一件——”欧阳怡萍一怔，道：“什么事？”敖楚戈嘴角微抿，道：“欧阳世家的女人都是寡妇，他们大多新婚不久便中途暴死，这事你又有什么解释……”欧阳怡萍哈哈大笑道：“这就是我们欧阳世家的手段、我们找一个有能力的丈夫，并不是仅供养他享受生命，他也必须替我们欧阳世家做件十分光彩的事，不幸的他们武功太平淡了，遇事而死，正式的无能，欧阳世家的女人不需要这种丈夫，死了并不可惜，好在我们都能替死者守身如玉，对死者来说，也可以安慰了：“也只有这种女人才会有这种思想，她们将自己丈夫的生死看得十分平淡，死也不足惜，听起来根本没有夫妻之情，全是一种互相利用，敖楚戈不屑地道：“姑娘，抱歉，我拒绝这件事。”

欧阳怡萍神色一变，道：“你拒绝……”敖楚戈点头，道：“明知是件痛苦的事，我又何必硬要上你这条路，姑娘，天下男人多的是。你另外选择吧，我敬谢……”欧阳怡萍一摇头，道：“来不及了，除非我们欧阳世家一开始就没有想到你，否则，任何人都躲避不了！”不屑地一笑，敖楚戈冷声道：“我姓敖的不同，不愿意干的事谁也勉强不了，姑娘，欧阳世家虽然家大业大，敖某人可并不在乎。”

欧阳怡萍面颊上陡然一冷，冷厉地罩上一股子寒气，那股子寒气比腾腾杀气还要恐怖，道：“那你就得死！”敖楚戈冷笑道：“我不信。”

欧阳怡萍道：“你该明白欧阳世家的百毒之名，我只要略略施一下手段，你必然落入我的手中，不信你可问问佟亦哥。”

敖楚戈淡然一笑道：“老佟，可是中了毒……”佟亦哥颤声道：“不错。”

敖楚戈哈哈一笑道：“怪不得你说他活不过三天呢，原来是这么回事，欧阳姑娘，在下可不在乎你的毒技，不过在下想领教一下欧阳世家的绝世武功……”欧阳怕萍冷哼，道：“你立刻就会见识到……”

第二十八章

屋子里，欧阳怡萍的脸色十分难看，难看得像是罩上一层寒霜，在森冷中，一股隐隐的杀机寒惧地透出，她出身欧阳世家，是位干人之上，父母之下的千尊之体，平时，上上下下无一不是千捧万尊的高高在上，此刻敖楚戈不仅不为其美色所动。

甚而还不屑和她一会，那种被轻视的羞辱，使她怀恨愤激，满肚子的委屈，她有欲杀人的冲动，粉面苍白地一招手。

那个女婢恭声道：“请小姐吩咐——”

欧阳怡萍冰冷地道：“咱们老爷子在来之前，曾咋么交代过……”那少女如数家珍般地道：“百毒者爷子说过，这次欧阳世家选中敖爷做女婿，他答应便罢，不答应便将他抬回来，死活不论……”眸光缓缓落在敖楚戈脸上，欧阳怡萍道：“你都听清楚了，这是家父交待的，敖爷，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是个人。必会走上婚娶之路，我长得并不难看，配你也绰绰有余，你义何必拒人千里，再说欧阳世家大业大，往后荣华富贵，享受不尽那……”这是善意的规劝，但听进敖楚戈的耳中，直觉热血沸腾，敖楚戈是天地间奇男子，昂昂七尺之躯，岂能贪慕财势而屈就成亲，他有被羞辱的愤怒，道：“姑娘，权势仅能代表时势，哪能永久，财有时尽，而爱却永恒，不错，人都会走上嫁娶之途，但我的对象决非是你，我宁可娶一个小村姑、无财无势的泛泛之女，只要我们相敬相爱，享鱼水之欢，平平淡淡地过一生，予愿已足，何须求名求利……”刹时，他眼前幻出男耕女织，天伦温馨的一副美景，这种意境是令人向往的，欧阳怕萍自小生长在富贵之家，争名逐利，哪懂得田园之乐，她不屑地道：“敖爷，你的豪情和斗志原来仅是小庙之堂，登不得大雅，我真恨我的眼睛瞎了，竟会看上你，当初我与家父力争，最好后才说服家父，早知这样，我也不须要费这么大的劲，千里迢迢地来求你……”她只觉一股悔意涌上心头，先前的一腔热诚仿佛被一道寒冰撞得碎碎片片，她是个倔强任性的女孩子，愈是得不到的愈觉珍贵，脑海里意念流闪，千百种念头纷至沓来，但总觉得意念虽有千条，没有一样是适合的……敖楚戈闻言哈哈大笑道：“欧阳姑娘，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可以另选对象，一切都可以从头做起，我与你，原本不相识，你当作没遇上我，这里的误会，便会冰释……”欧阳怕萍哼了一声道：“我丢不起这个人……”敖楚戈不觉一怔，道：“这跟丢人有什么关系、此事除了你我之外，江湖上决不会有人知道，我保证不会告诉第三个人，咱们就好像没发生这件事一样，岂不是两方都好……”欧阳怕萍笑了，那笑意中有着几分苦涩，不仅是满肚子的苦水，一层难以抑制的愤怒由心湖中燃起，她轻轻掠了一下那微乱的发丝，恨声道：“你说得好轻松，姓敖的，江湖上也许不会知道这件事，可是我的亲戚朋友都知道这件事，你该晓得我们欧阳世家是个大家族，历代都有规矩留传下来，这件事经过家族会议通过决定的，已不是我个人片面能改的，虽然我极不欣

赏你这个人，可是我已认定了你是我的丈夫，这情形就不一样了，你纵然想赖都不可能了。

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敖楚戈曾踏过三江四海，黑山白水，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见过，就是没通上这种事，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不悦地道：“姑娘，希望你不要强人所难……”欧阳怕萍不饶人地道：“我以同样的话回敬你。”

敖楚戈瞄了凌乱的屋子里一情，道：“我很累了，姑娘，请回吧。”

欧阳怕萍冷笑道：“说得轻松，咱们还没解决呢。”敖楚戈皱了皱眉头，道：“在下不愿意和你们女流动手。姑娘，凡事都适可而止，不要将事情愈弄愈复杂，咱们现在还是朋友，再僵下去，会将那仅有的友谊都破坏了，那岂不是得不偿失的事……”欧阳怕萍笑了笑道：“我也不愿意将我们的关系弄得更恶劣，本来我想用武力逼迫你，现在我发现那不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我又改变了方法，这方法你不会反对……”怔了一怔，敖楚戈道：“什么方法？”快意地一笑，欧阳怕萍道：“柔，女人的柔情似水，金钢也能变成绕指柔，我不相信你郎心如铁，顽石不点头，我有信心，三个月内你就会什么都答应了……”她不愧是个聪明温柔的女孩子，略略思考，已懂得运用女人最原始的本领了，这的确是件很棘手的事情，敖楚戈是个铁汉，是块金钢，可是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他能否能突破这种粉红色仗阵呢，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敖楚戈苦笑道：“没有用，我不会上当……”欧阳怕萍怒声道：“你难道是块木头……”摇摇头；敖楚戈笑道：“不，我是个人，是个有感情有理想的大男人，可是我始终保留我的感情，不会滥送感情。如果每个人的感情可以零售，这世上的爱情故事就不值得去憧憬……”欧阳怕萍格格地道：“我也不是个感情零售的人，我是有选择地付出感情，决不会随随便便将自己交给一个男人，敖楚戈，你若是用那种令人厌恶的眼光看我，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敖楚戈沉思道：“姑娘，能否将这件事忘了。”

欧阳怕萍摇了摇头道：“除非你答应娶我为止。”

敖楚戈眉宇一锁，道：“姑娘，这里是我休歇的地方，虽然已被弄乱了，但是我还是愿意留下来，因为这里有种亲切的舒适，如果你要继续胡缠下去，很抱歉，我只有一走了之……”欧阳怕萍哦了一声道：“你可以走，不过我须事先告诉你，欧阳世家的轻功和追踪术是天下第一，不论你跑得多快，跑得多远，我依然在你身边出现……”敖楚戈心中一冷，先前的那股子劲势不禁凉了半截，他是久闻欧阳世家的轻功，传说能赛过大漠里的秃鹰，如真是如传说的那么快速，倒不如和她泡在这里，免得被她追上丢人他思前思后，故意打了个哈欠，道：“我睡了，请出去。”

欧阳怕萍目中满含柔色，道：“你这里太乱了，我立刻请她们整理整理！”她并不须要经过敖楚戈的同意，仅那么一挥手，立刻涌进几名身法快捷的丫头，迅快清理着那些长辈们的尸体，在刹那之间，这栋茅草小屋又恢复了原先的宁静和安适，欧阳怕萍瞪了畏缩在一堆的不醉客佟亦哥一眼，道：“你可以离开了。”

不醉客佟亦哥点头道：“是。”

敖楚戈斜靠在软床上，道：“你可以将解药给他了，像他这样会喝酒的人世上并不多。”

欧阳怕萍此刻忽然变得那么温柔和听话，略略一舒手，一颗药丸自那

指缝间流泻出来，不醉客佟亦哥如获生命般地疾快溜出屋外……。

敖楚戈看了看屋子里的摆设，道：“你手下都蛮解人意的。”

欧阳怕萍舒畅地一笑道：“解人意的是我。”

当她说出这句话时，脸上竟浮现出一层淡淡的羞意，那红晕的采艳，更增添了几分羞涩的甜美，那神态有若解语花般的丰盈，看得敖楚戈心中一荡，差点被她的美艳所惑，他缓缓将目光转向别处，望着窗外冷清的星夜，道：“你可以走了。”

欧阳怕萍一呆，道：“走，你让我走到哪里去？”敖楚戈冷冷地道：“那是你的事，你总不会跟一个大男人在屋子穷泡一宿吧，欧阳世家也是知书达理的名门大户，若让人知欧阳世家的千金小姐跟一个江湖浪子关在小屋子里，那岂不是让别人当成闲话的资料……”这番话谁听了都会觉得有几分道理，可是听进欧阳怕萍耳中，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她幽幽地道：“你不愿意有人侍候你么？”敖楚戈闻言一楞，道：“侍候，哈哈，姑娘，名不正，言不顺，这怎么成体统，瓜田李下，姑娘，那时候百口莫辩，有苦说不出。”

欧阳怕萍暗然地道：“这不须要辩，我已是你的妻子！”愤愤地哼了一声，敖楚戈道：“我可没有你这么一位漂亮的妻子。”

欧阳怕萍笑道：“现在开始你已经拥有了。”

敖楚戈虽然自命风流，但绝不下流，他曾周旋过不少名媛仕女间，可是却从未遇上这样的仗阵，饶是他聪明绝世，也筹思不出应付欧阳怕萍的办法。

将心一横，敖楚戈道：“随你怎么怎么说，反正没有这回事。”

欧阳怕萍轻柔地道：“天不早了，你说过你很累，歇着吧。”

她是个女人，女人有女人的本性，有刚烈的一面也有柔和地的一面，她现在已抛弃了武林女儿的刚性，换成了地道少女天性，柔和地回眸一笑，张开那张樱桃般的小口，一口气吹灭油灯，屋子里刹时识成一片漆黑……。

敖楚戈一震，道：“你干什么？”

一阵如幽兰似的少女原有的气息，随着轻盈的呼吸飘进敖楚戈的触觉里，他混身一阵抖嗦，手不自觉地一摸，摸到一个光滑的玉体，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敖楚戈霍地坐起来，急忙地道：“这，这……”低低的，有种难以抗拒的磁性，欧阳怕萍道：“不要那么忸怩，我是属于你的！”敖楚戈急声道：“胡来，你会后悔一辈子。”

欧阳怕萍冷声道：“后悔，敖楚戈，我将自己呈献给我的丈夫，是件乐意而又光荣的事情，有什么可后悔的……”敖楚戈唉地一声道：“姑娘，你这是何苦，咱们并不是夫妻。”

欧阳怕萍伸手搂着他，道：“可是我选中了你，这是事实敖楚戈冷静地道：“单方面的选择并非绝对的，姑娘，事实是可以改变的，立刻穿上衣服，咱们当它没有这回事。”

凄凉地一笑，欧阳怕萍道：“我的身子你都碰过了，居然能当它没有这回事，敖楚戈，亏你还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居然会说出这种话，你当我欧阳怕萍是什么样的女人，是个土娟，是个婊子，看我下贱，呸，你错了，我欧阳怕萍好说是欧阳世家的千金，如今还是处女之身，并不是你想像的那种人，我不过是做了你的妻子，不得已……”她像是愈说愈伤心，颗颗眼泪不禁簌簌的抖露下来，敖楚戈是块铜，是块铁，就是怕见女人的泪水，他顿时惶乱的一跃下床来，道：“姑娘，有话好说，别哭……”欧阳怕萍哭声更响，

道：“你不娶我，我这辈子就哭定了。”

敖楚戈道：“先穿上衣服，再说话。”

欧阳怕萍哼声道：“陆，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敖楚戈恨声道：“好。这里让给你，我走好了。”

欧阳怕萍道：“你敢？”

楚戈一怔道：“姑娘，我怕什么？”

欧阳怕萍冷冷地道：“你非怕不可，只要你动动身子，我就张口大声呼叫，屋外有许多江湖人物，他们都会冲进来，看见我这副样子，不用问，他们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候，你会变成一个万恶不赦的采花贼，敖楚戈，你招不起这个罪名，那样会毁了你一世的英名。”

这是一针见血的狠招，欧阳怕萍不仅能硬能软，也能狠、她最会利用机会，这机会她利用上了，敖楚戈果然被唬住了，他开始顾忌起来，脑子里付思这女人下一步要干什么？不屑地一笑，敖楚戈道：“我不在乎你叫，这种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真金不怕火炼，有什么手段你尽可施出来。”

欧阳怕萍冷冷地道：“我不信，你何不走走看。”

敖楚戈哼了一声，转身朝屋外走去，他是个很倔的人，生平素不受任何事的威胁当他冷静而坚毅地移出了第一步，他．知道此事断不会这么简单地善了了……砰地一声，那扇门被重重地推开了，屋子里的欧阳怕萍忽然一声大叫，那油灯不知什么时候已被点燃了，她畏缩地覆着那床被子，抖额地叫了声：“爹……”屋门口凝立着一个满面清瘦的白髯老人，他面上冷清得没有一丝表情，非常怨毒地瞪着敖楚戈，良久，他才冷冷冰冰地问道：“我可以进来么？敖爷！”敖楚戈淡淡地道：“有何不可，请——”这老人目光冰冷地望了床上的欧阳怕萍一眼，脸上忽然掠过一层令人寒惊的杀气，朝敖楚戈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敖楚戈冷笑道：“该问问你的女儿。”

那老人哼声道：“你知道我是谁？”

敖楚戈冷声道：“欧阳世家的——百毒先生”百毒先生闻言大笑道：“一笑见煞”果然尚有几分眼力，居然一眼看出老夫是谁，嘿嘿，敖楚戈，这是咋回事？你似乎应该提出个合理的解释吧。”

敖楚戈呵呵地道：“令媛最清楚这件事，她说明比较好一点……”欧阳怕萍一见其父冷酷地踱了进来，只觉满腹的委屈和羞愤翻涌心头，她粉颊苍白地捂住脸呜呜地哭将出来，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如花带雨地擦着眼泪，那神情谁见亦怜，百毒先看得心中愤怒不已，沉声道：“你侮辱她。”

敖楚戈哼了一声道：“受侮辱的是我，不是她……”欧阳怕萍闻言哇地一声，道，“爹……”下面的话她根本不要再说下去，那一声“爹”已含尽了委屈和辛酸，百毒先生的眉头一皱，道：“敖楚戈，这种事她怎么能启口！”敖楚戈冷冷地道：“她有何不能启口，这里发生的一切，她是主谋的人，我敖楚戈堂堂七尺之躯，岂会做出那种苟且之事，百毒先生，你是个智者，凭经验也可判断出事实真象。”

百毒先生怒声道：“我问你，你侮辱了她，是不是……”敖楚戈否认道，“没这回事。”

百毒先生嘿嘿地道：“敖楚戈，你这是得了便宜卖了乖，他妈的简直不是东西，你说没这回事，她为什么会赤裸裸地一丝不挂，难道说我们欧阳世家的女人都犯残，见了男人都会自动脱衣服，呸，敖楚戈，假如我要张扬出去，只怕你非给我一个公道不可。”

这个人口齿犀利，讥锋甚健，几句话逗得敖楚戈差点为之语结，他目光犀利地瞪着欧阳怕萍道：“你为什么不说话？”欧阳怕萍颤声道：“你要我说什么？”敖楚戈怒声道：“说出事实。”

欧阳怕萍痛苦地呢了一声，畏缩地道：“我，我……”百毒先生冷煞地道：“敖楚戈，现在咱们不谈这件事的谁不谁非了，咱们只要设法解决了这件事。我问你，你愿意将事请摆平呢？还是把事情公诸于世，让天下人都骂你是个淫贼。”

敖楚戈沉思道：“如何个摆平法？”

百毒先生嘿嘿地道：“很简单，替老夫办件事情。”

欧阳怕萍焦急地道：“爹……”

百毒先生沉声道：“不准你讲话。”

这个老人在欧阳怕萍心目中似乎有相当的份量，她不仅敬畏他是她的父亲，而且还有种说不出的惊怕，她吓得一绍身子，用被褥蒙住头脸，不敢再吭声……。

敖楚戈哈哈大笑道：“我早知道你们的狐狸尾巴会露出来的，百毒先生，你那件事情不会太好办，否则，你们欧阳世家不会选上我……”百毒先生恩了一声道：“这件事情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否则，老夫还会拜托你，哼，敖楚戈，你还没告诉我干不干脆呢。”

敖楚戈心中一直盘旋着这是件什么样的事情，他知道天下的事若连欧阳世家都办不通，那么江湖上当真再找不出可办这件事的人了，他不明白是什么事，可是他却知道，这件事对欧阳世家一定很重要，否则她不会故意用仙人跳来套住自己……。

敖楚戈正色道：“我必须先了解是件什么样的事情。”

百毒先生摇摇头道：“你没权过问，你只须要听到我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事情办妥了，今天的事绝无其他的人知道。”

敖楚戈冷笑道：“有，那些外面的人都知道我和你女儿在这里！”百毒先生嘿嘿地一笑道：“我会永远封住他们的嘴——”那“永远”两个字用得好恐怖，意思明显，那代表着灭口的意思，这个人的心肠真是又狠又毒，只为了这件事而要杀害那么多条人命，其手段真可谓是心狠手辣了，敖楚戈啊了一声道：“他们何辜？百毒先生，你太过分。”

百毒先生哼声道：“你懂什么？我女儿的名节重于一切，岂是几条人命所能补偿，敖楚戈。你素有“毒尊”之称，老夫当初看错了你。”

敖楚戈哈哈大笑道：“针对某些人而言，的确是该心狠手辣，但我敖某人对寻常善良之事，决不会下毒手、百毒先生，你这样滥伤无辜，我首先不同意。”

百毒先生嘿嘿地道：“那是老夫个人的事，与你并无关系，敖楚戈，现在老夫要你答应替欧阳世家办这件事，你必须承诺。”

敖楚戈不屑地道：“用仙人跳的办法逼迫我……”百毒先生呢了一声道：“除了这个办法，老夫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敖楚戈哈哈一笑道：“看样子我不答应也不行了，百毒先生，说吧，那是件什么样的事情，否则，你们欧阳世家犯不着使美人计，特定地选中我……”他虽对自己名声的好坏并不十分在意，但若背上一个淫贼之名，那真比杀了他还难过，他知道百毒先生说得出做得到，一声呼叫，自己这“敖楚戈”三个字代表的名声，便会付诸东流，他已无从选择，唯有受制于欧阳

世家了”百毒先生欣喜地道：“你答应了？”敖楚戈冷冷地道：“这都在你算计之中，我不答应行么？”百毒先生笑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可不能毁约。”

愤怒地哼了一声，敖楚戈怒声道：“你将敖楚戈看成了什么样的人，岂能和那些言而无信之辈混为一谈，百毒先生，你太小看敖楚戈了。”

百毒先生点点头道：“敖朋友何须生恁大的气，这事咱们就这样说定了，现在我不再打扰，你在这里可以享受怡萍的温柔，她是个很理想的女孩子……”说完话，人如烟，一晃而去，门又被轻巧地关上。

敖楚戈闻言一愣，没有料到百毒先生会说出这种话，他久慕欧阳世家的威名，却没想到欧阳世家会是为这样达目的的，不择手段，由此而知，百毒先生并不怜惜欧阳世家的名声，更不替自己女儿的幸福着想……。

欧阳怡萍轻声道：“进被子来！”

敖楚戈微噤道：“你真的要给我……”

欧阳怡萍半身呈露在外面，双峰隐隐约约地浮现出大半，那火热的样子相当撩人。

她淡然地道：“这是你该得到的，敖爷，常言道春宵一刻值千金……”敖楚戈冷冷地道：“我不要呢……”欧阳怡萍落落大方地道：“不要白不要，将来不要后悔，敖爷，今夜你要干什么我都答应，过了今天，你想要我也不会给你，这是我的原则，我劝你，不要错过一亲芳泽的机会！”敖楚戈哈哈大笑道：“我这个人就是这点怪脾气，得不到的，我千方百计地想得到，送上门的，脱光了衣服，拉也拉不上床，欧阳怡萍，你错了，敖楚戈不是个饥不择食的人。”

仿佛被羞辱了一般，欧阳怡萍目中竟耀着一层泪影，往昔，多少风流潇洒的公子哥儿跟着她，恨不得能与之亲近，她从都不屑于一顾；今日，她赤裸裸地呈献出自己，对方不仅不感激，反而不屑一顾，这种难堪，欧阳怡萍受不了，她恨不得杀了敖楚戈……。

她含着盈眶的泪水，道：“我不够美——”敖楚戈仅摇摇头，不予理会地望着远方。

欧阳怡萍怒声道：“既然不是，你为什么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敖楚戈冷冷地道：“因以我没这个兴与致。”

欧阳怡萍恨声道：“你一定是看不起我，认为我是个淫荡的人，其实你错了，我至今还是个处女，不信你试试看。”

敖楚戈摇摇头道，“这不重要。”

欧阳怡萍一怔，道：“不重要，那我就纳闷了，我不仅是个女人而已，还是个道道地地的大美人，在你眼里，居然不能勾起一丝遐思，除非我长得丑，与你遇见过的女人差得太远，敖楚戈，如果真是那样，我倒要见识见识那些娘们倒底强过我多少。”

敖楚戈摇头道：“体不懂，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有人喜欢吃鱼，也有人喜欢吃肉，所好不同，不错，你是个女人，而且是个长得不赖的女人，对我来说，却没有胃口。”

欧阳怡萍气得粉颊一变，道：“你……”敖楚戈一笑道：“希望这话没有侮辱了你……”欧阳怡萍愤声道：“我很你。”

她匆匆地穿上衣衫，恨恨地掉头而去。”

敖楚戈哈哈一笑，和衣躺在床上……。

空中像吊了个套子，敖楚戈被活活的套上了，百毒先生的确是个厉害角色，他丝毫不放松地将敖楚戈带到了幽灵谷前。

幽灵谷阴沉沉，寒森地斜挂着几付白骨骷髅，森森白骨中，几点绿幽幽，惨蓝蓝的磷光在黑暗中飘舞，敖楚戈像个傀儡样的听人摆布，他居然无法抗拒百毒先生的使唤，他远远地望着那深远的谷底，长长地吐了口气。

百毒先生道：“这是咱们的目的地！”

敖楚戈冷冷地一笑道：“该说是你的目的地，与我没有关系！”百毒先生阴沉地道：“你必须完成交付给你的任务……”冷冷地哼了声，敖楚戈道：“如果我死了呢？”百毒先生坚决地道：“还有第二个人会来，一直到我们完成我们欧阳世家的任务为止，不过，你的希望最大，否则，江湖上要找一個像你这样身手的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嘲叽地一笑，敖楚戈不屑地道：“还是用你女儿的身子换取你的成功！”面上有种火辣辣的感觉，就好像被人在脸上重重掴了一掌似的，百毒先生心里很不是味儿，他恨不得立刻拔剑杀了对方，但他还是忍住了，他知道自己的希望全寄托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唯有他才能达成自己多年的心愿……。

他干笑两声道：“敖楚戈，那只是一种手段、并没什么值得你大惊小怪，历史上有许多成大功立大业的人，哪个不在事成之前含辱负重，小女虽然是牺牲了，但对欧阳世家却有相当贡献，只要事成，其他的显得并不重要了……。

不屑地一笑，敖楚戈道：“说吧，你要我干什么？”百毒先生沉思道：“幽灵谷名绝天下，谷中幽灵女终年守着情圣白玉秋的玻璃棺木，你须进谷去盗取棺中的寒玉珠。”

闻言一震，敖楚戈道：“白玉秋和幽灵女之事，早已名传天下，有情人难成眷属，已是天地间最惨最酷的事情，听说寒玉珠能凝气成冰，白玉秋虽死多年尸体始终不腐不朽，可谓全归功于寒玉珠之能，百毒先生，你要我盗取寒玉珠，未免太过于绝情，我敖楚戈不愿做毁人尸身之事——”百毒先生哼声道：“由不得你不干，敖楚戈，寒玉珠是老夫极思欲得之物，你是堂堂七尺汉子，说话总不会当屁放——”敖楚戈冷冷地道：“幽灵女武功绝世，传说无人可敌，你送我进谷，无异将我的命送掉，百毒先生，以你百毒之功、何须要我动手，我看其中并不那么单纯……”百毒先生目中凶光一露，愤怒得仿佛要射出火焰来，但他尚能控制住自己，他知道这个年轻人的门很大，道行存行也很高，今夜唯有他才能了遂自己多年的心愿，所以他只有忍耐，硬将那腔怒火压了下去。

他嘿嘿地道：“你不要问得太多，只要那颗寒玉珠弄到手你的任务便算是完了，咱们各行其事，谁也不欠谁！”敖楚戈冷冷地道：“在下总会领教一下你百毒先生的功力了……”他说完一移身形，有若一道晃动的影子，刹时便投入幽灵谷中，那疾起的身形看得百毒先生一寒，料不到这个年轻人的轻功，并不输于欧阳世家的祖传轻身术。

欧阳怡萍轻轻移了过来，道：“爹，他进去了。”

“哦。”

百毒先生仅仅呢了一声，没有再吭声。

欧阳怡萍低声道：“爹。咱们这样做，是不是有欠光明，我们至少要将事实真象告诉他，免得他心里老有个问号。”

百毒先生冷笑道：“这种人怎能告诉他事实？他是何等人物，岂会轻易

受我们利用？孩子，咱们在这里等着瞧吧，他若侥幸不死，定会达成目的，不过这个人可不是好惹的，他进谷之后，是否会改变主意，就不是爹能预料的……”欧阳怡萍长长地叹了口气，道：“爹，我居然会替他担起心来。”

百毒先生一惊，道：“你可不能陷进情爱的漩涡里！”欧阳怕萍苦涩地摇摇头，道：“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他很开心，不过，他不是个普通的男人，否则，那天晚上，他不会那样轻易地拒绝我，爹，说出来真奇怪，我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百毒先生面上一冷，道：“爹只有杀了他，你才会死了这条心……”欧阳怕萍一惊道：“爹，你……”百毒先生嘿嘿地道：“杀了他，你心里再也不会有他的影子，孩子，你该明白，欧阳世家的女儿是不能轻易爱上一个人的，你的一生全由爹给你安排，这是咱们的家风，也是祖传下来的规矩，我的女儿若是背叛了我，爹何颜向家族交待……”欧阳怡萍只觉心里十分的不好受，她有种反抗的感觉，可是她不敢说出来，因为她知道爹的脾气，那不是她个人所能背叛的……。

她负气地一扭身，缓缓地朝外定去。

百毒先生面上浮现一丝满意的笑意……

幽灵谷。

森森冷冷的谷底，不时吹拂着一阵阵凄凉的寒风，敖楚戈的身子如电，几个起落，已进入谷底。

远处，斜挂着一盏风灯，黄惨惨的灯影下，“幽灵谷中幽冥路，至此回头，入谷者死”几个用血迹染红的大字，霍然落进敖楚戈的眼中，他淡淡地一笑道：“回头是死，入谷者死，我愿再踏一步试试。”

他身子方动。一缕白影仿若幽灵似的轻淡地飘了过来，这人一落地，凄凄惨惨的一张白脸，散乱的长发，乱披在肩上，那形像直似一个女鬼，她一身白袍，用麻布做的，若非是活生生地站在那里，谁都会怀疑，她倒底是人是鬼？那白袍少女冷森地道：“请立刻退出谷外！”敖楚戈淡淡地道：“幽灵谷中幽灵女。在下特来拜望——”白袍少女冰冷道：“我家小姐不见外客，你可以回头了。”

敖楚戈哈哈地道：“传闻情圣白玉秋安葬于此，在下是慕名瞻仰他的遗容，姑娘，烦转告贵小姐，就说敖楚戈有事求见。”

白袍少女噤了一声道：“体是‘一笑见煞’敖楚戈。”

点点头，敖楚戈道：“不错。”

白袍少女冷笑道：“不管你是谁？谁都不能进谷一步，虽然你‘一笑见煞’在江湖上颇有名气，但我们幽灵谷素与江湖上朋友不相往来，你不能例外，我们小姐不会见你！”敖楚戈冷冷地道：“你还没有通报，怎么知道贵小姐不见客呢？”白袍少女哼声道：“这是本谷的规矩，何须通报。”

倨傲地一摇头，敖楚戈冷笑道：“假如我不走呢？”他在江湖上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一个指使别人惯了，江湖上不论何人见了他总要先让三分，今天，这个少女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心中不禁十分有气，有意和这个少女别别苗头，看看幽灵谷有何惊人本事敢这样仗势欺人。

那少女怒道：“那我就赶你出去。”

这白袍少女可也不是普通庸手。她话声一落，那雪白的袍影一闪，两双手掌像是白衣般的疾抡而来，那凌人的掌力，浑厚中透着股股寒气，拂袭到敖楚戈身上，居然有种阴凉的感觉，顿时使敖楚戈暗中一惊。

敖楚戈撩身斜转，道：“你居然会使白骨掌。”

白骨掌在江湖上久已失传，这种掌法阴毒狠辣，寻常人根本不易习练，这少女年岁不大，而在白骨掌上已有七八分火候，敖楚戈哪敢大意，身影掠出的刹那，右拳猛地扬出，他的拳势极为威烈，迎着对方的掌劲，砰地一声两个人同时被震落地上。

那白袍少女哇地一声大叫道：“你再看掌。”

这个少女的身法一变，有若泥鳅般地在空中滴溜溜的一转，七八道掌影有若排山倒海般地攻来。

敖楚戈暗中一寒，付道：“她这是种拼命的打法。”

迎着对方的掌影，他以眩人耳目的快速，疾速地一掌切向对方的手腕，那白袍少女痛得叫了一声，抱着右腕疾闪暴退，叫道：“好狠的毒招。”

她似乎是相当的痛苦，身形居然一连几个踉跄，她未等身形停稳，已发出一声长啸，那啸声一落，四五道人影如飞地奔来，团团的将敖楚戈围祝只听左边的那个白胡老人干笑一声道：“这位爷，好高的身手。”

敖楚戈淡淡地笑了笑，道：“在下不想多伤人命，请老丈传报一下，在下想见见贵谷谷主的幽灵女。”

那白胡子老人嘿嘿地道：“谷主素不见客，你还是请回吧。”

敖楚戈哈哈笑道：“老丈既然不愿意通报，在下只有硬闯了。”

那白胡子老人冷声道：“你只要能挡得过我白三丁的拦截，谷主自然会接见你，不过敖爷，不要心存侥幸，那不是容易的事，我们白家的人可不同于一般的江湖人。”

敖楚戈哦了一声道：“情圣白玉秋是你们的什么人？”白三丁嘿嘿地道：“那是敝主人，我们在这里负责守护此谷。”

敖楚戈昭了一声道：“白朋友，情圣白玉秋和在下曾有一面之缘，今日来此，仅是来朝拜一代情圣的遗容，如果……”白三丁呸了一声道：“他妈的；哪个来这里的人不是这样说，结果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姓敖的，咱们已无话可说，你有本事可尽管闯，如果你能闯过去，自然会有人接见你。”

敖楚戈眉宇一皱，道：“那在下只有试试了。”

他身子如箭在弦上般，一射而去，白三丁料不到这个年轻人说动手就动手，一声吆喝，四五个人像张开的网般，将敖楚戈团团围住，这些人似是久经训练过，身形散开后，立刻紧紧地缩小，一时刀剑俱出，凌厉的攻势，有若刀山剑海。

长剑有若龙吟似地闪颤而出，无双剑至刚至大的威势，带着森冷的寒光，无尽无止的直卷过去。

叮叮的一片声响中，数缕火花在夜空中泛射出来，刷地将一个汉子砍翻在地上，白三丁双目通红，叱道：“妈的，宰了这个兔宰子。”

别看他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那一手的剑法还真快速，几招过去，居然逼得敖楚戈连着退了几步。

忽然，有人惨叫一声，全身抽搐的倒地而死，白三丁回头一看，吓得大骇，目中怨毒地瞪着敖楚戈，道：“你用毒……”敖楚戈一怔，道：“用毒——”仅这几句话的时间，一连几个人全倒下去了，这些人全身七孔流血，口吐白沫，全身抽搐而死。白三丁额道：“姓敖的，我们和你有何深仇大恨？”敖楚戈摇头道：“决非是我。”

白三丁混身抖颤地道：“是他。”

他还没说出用毒的那个人是谁

自己一头栽倒地上，死状与其他的人一模一样，敖楚戈目中煞光一现，道：“这是谁下的毒手？”他脑中灵光一闪，突然想到百毒先生，难道他在暗中下手，还是……他自信自己耳目聪敏，若是百毒先生跟在自己身后，断不会瞒过自己，若是百毒先生暗下毒手，那白袍少女为什么完好无恙，她惊悸地站在那里，颤抖的道：“你好狠毒。”

敖楚戈朗声道：“姑娘，那不是在下……”白袍少女不屈地道：“你已闯过这一关了，姓敖的，虽然你用毒杀害了他们，幽灵谷还是会守信的，姓放的，你跟我来。”

第二十九章

黑暗而深长的一条甬道，两房石壁间镶嵌着间隔的玻璃灯，在昏黄中又透着眩耀，潮湿的水珠湿淋淋地流下来，沾在鞋上，有种透凉的感觉……。

甬道尽头，豁然开朗，是一个方圆甚大的石穴，两旁怪石上嵯峨，顶钟乳石斜垂，在耀眼的光影下，显得十分雄伟。

一个面容憔悴，但长得却十分美好的少女，露着一双水幽幽、雾淡淡的双眸，仿佛含郁了无限的忧悒和哀伤似的，斜坐在一张白熊皮垫的椅子上，白袍少女握着受伤的腕子，凝立在这少女的身后，显得十分恭谨。

那少女如雾的目光在敖楚戈身上一瞄，道：“你就是有‘毒尊’之称的敖楚戈？”点点头，敖楚戈笑道：“姑娘大概就是幽灵女了。”

幽灵女喂了声道：“幽灵谷和你家无恩怨，你进谷后，一连杀了玉秋的几个家仆，手段可谓太狠太毒，敖朋友，能否将杀害他的理由告诉我们，假如他们真有该死之处，那也怨不得你。”

这少女说话的声音恍如银珠颗颗在五盘里旋转，圆润而溜滑，悦耳中透着一股子磁性，令人有种亲切和蔼的喜悦，敖楚戈细细打量这位名传天下的情圣白玉秋夫人，只觉她第一眼看去并非顶美，但当你看过第一眼后，你会想看第二眼，愈看愈好看，她不仅一双眸子长得令人沉迷，那挺直的鼻子，红红的樱唇，俱有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怪不得情圣白玉秋肯为她抛家弃子，连命都送掉了呢？她确实有值得追求的地方……。

敖楚戈淡淡地道：“姑娘，这些人并非死在我手里，敖楚戈虽然是江湖草莽，但向来不屑以毒施人，姑娘是个明眼人，如果是在下用毒，只怕无法瞒过你……”幽灵女凄凉地一笑，道：“敖爷，毒虽然不是你施的，可是由你带进来的！”一震，敖楚戈道：“我……”幽灵女点头道：“有人在你衣服上施了手脚，计算好你停留在这里时间，那无影之毒在特定的时间里扩散开来，白三丁等便是这样中毒的，而你自己却浑然不知……”敖楚戈全身一颤，道：“百毒先生……”他想起百毒先生是武林中第一位用毒的大行家，这两天他们相处在一起，百毒先生一定是暗中施了手脚，他敖楚戈可谓是天下第一条好汉，却想不到被百毒先生所利用，他只觉一股怒火涌了上来，沉声地明了一声，双掌重重地一击。

那少女微笑道：“百毒先生可是欧阳世家那个老毒物？”敖楚戈道：“正是他。”

幽灵女幽幽一叹，道：“你远来这里，我已料到是他的杰作，敖爷，凭你在江湖上的名声和地位，决不会和这种人为伍，他一定是用某种手段将你套牢了，逼着你来这里……”敖楚戈不置可否地道：“姑娘，百毒先生和你及白玉秋倒底是为了什么？有这样不共戴天之仇，而他自己却始终不愿露面——”幽灵女幽幽地一叹，道：“种因于寒玉珠，祸起于拒婚！”敖楚戈一怔道：“这话怎讲？”幽灵女笑道：“白家和欧阳世家是武林中两大世家，白家是以武功称雄武林，欧阳世家是以用毒名传江湖，欧阳世家欲修习一种炼烈之毒，苦无冰寒之物相辅，须知炼火之毒又称地狱之火，其理却取之放热毒，任何人都无法抗拒那火炼之苦，非用白家的寒玉珠护体不可，在这种情形下，欧阳世家便找人提亲，欲将百毒先生的掌上明珠的欧阳怕萍嫁进白家，给玉秋为妻，但条件是要自家用寒玉珠下聘……”敖楚戈哦了一声道：“有这种事？”幽灵女恨声道：“玉秋那时痴情于我，天下人皆尽知，一力拒绝，欧阳世家提婚受拒，引为莫大之耻辱，时时极思报复，但白玉秋武功凌驾欧阳世家甚多。欧阳世家始终没有机会，可惜玉秋几年前得了一种怪症，昏睡若死，若非寒玉珠能集天下之寒，只怕早就尸腐人朽，哪里能用玻璃棺木盛装至今……”敖楚戈料不欧阳世家和白玉秋之间尚有这么多的曲折之请，他脑中意念流闪，沉思道：“姑娘，能否让在下见白玉秋一面。”

幽灵女摇头道：“恕难答应，敖朋友，你的态度暧昧，况且那颗寒玉珠是唯一保住玉秋生命之物，若不慎落入欧阳世家之手，岂非置玉秋于死地……”敖楚戈一笑道：“姑娘，敖某人虽然受制于欧阳世家，但决非是那种是非不明，黑白不明之人，假如我料得不错，白玉秋可能是中了一种药物。才会昏睡至今，百毒先生已差点使我陷于不义，在下断不会再盗取那枚‘寒玉珠’……。”

幽灵女惊诧地道：“敖朋友，百毒先生会放过你么？”敖楚戈冷笑道：“若非他以奸术陷我，在下早就想和他斗斗了，姑娘，这件事在下既然知道了实情，决不会再为其所利用！”白袍少女突然道：“小姐，你听……”远处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那少女变色道：“有人进入灵仙洞——”她显得十分惶惊和不安，身子急切地朝左边跃去，转一个弯，已进入隔壁的洞穴之中。

这个灵仙洞中灯火通明，正当中停放着一口透明的玻璃棺木，那棺木中，一个身穿蓝袍的年轻人平稳地睡在里面，他那脸上丝毫没有病容之色，仿佛睡着了一般……一个身穿黑袍的老入稳健地站在玻璃棺前，他背负着双手，嘴角上有一种嘲弄的冷笑，似乎对身后的幽灵女们不屑一故的傲气，幽灵女苍白地道：“是你——”百毒先生冷冷地道：“你下应感觉到意外，我早晚都会来！”幽灵女道：“你要干什么？”百毒先生手里一扬，一颗夺目耀眼的清莹玉珠已然握在他的手掌心里，他嘿嘿地冷笑一阵，道：“我要这颗寒玉珠。”

玻璃棺中上前方的小四方盒里的珠子已不见了，幽灵女惶乱无助地叹了口气，低声的问道：“寒玉珠已在你手里，为什么还不走？”百毒先生道：“我在等你。”

幽灵女一怔，道：“等我干什么？”

百毒先生深沉地笑道：“当然有事，江湖上都知道“寒玉珠”是白家的祖传之宝，现在落在我的手中，我不想让太多的人宣扬出去，所以我故意发出声响，引你们进来……”幽灵女变色道：“你要杀我灭口。”

百毒先生道：“除了这个理由，我想不出更好的理由要我等你……”幽

灵女想不到欧阳世家的百毒先生心肠恁的狠毒，不仅要占有“寒玉珠”甚而要杀人灭口，她气得浑身抖颤，目光冷厉地瞄了站在洞外的敖楚戈一眼道：“你会失望——”百毒先生得意地道：“幽灵谷中那些白玉秋的家奴全已死在者夫的手中，此刻没有人能救你，幽灵女，念在你一片痴情的份上，你最好能即刻自尽，免得老夫动手……”幽灵女冷冷地道：“别忘了，这里还有一位敖楚戈！”百毒先生闻言哈哈大笑道：“他有东西握在老夫手里，不怕他会救你。”

冷冷地一笑，敖楚戈不屑地道：“百毒先生，你所拥有的把柄已不足以威胁我了，在下岂是任人摆布的人，你利用我毒害白玉秋的家仆，再潜进这里盗去寒玉珠，其心可谓甚毒，在下倒要请你留下那颗‘寒玉珠’立刻滚蛋，否则，休怪在下不容情……”长笑一声，百毒先生嘿嘿地道：“敖楚戈，你知道我在这里的目的并不是单单为了对付幽灵女，其中，你也包括在内。……”

敖楚戈哼哼一笑，道：“这个早在意料中了，你不是个慈善的人，断无留下活口的慈悲，百毒先生，也许你估计错了，敖楚戈并不如你想像的那么浓包，也许你自己首先就付要出相当人代价。”

百毒先生得意地道：“你千万别忘了，老夫是用毒的专家。”

他对自己那无敌的毒功一向具有相当的信心。而江湖上对欧阳世家的用毒手法也一向推崇备至，在他想像中，自己只要略略施展手法，眼前的这几个人全会如意地倒下去。

可是当他说完这几句话的时候，他的脸色突然变了，变得紫青而恐怖，他蓦地推开那双手掌，那颗“寒玉珠”尚晶莹的平放在掌心之中，但他的目光却不一样了，他仔细地望着手中的珠子，一瞬一瞬的……敖楚戈冷冷地道：“怎么？那珠子不对劲？”百毒先生恨声道：“这不是寒玉珠。”

幽灵女冷笑道：“何以证明……”

百毒先生怒声道：“寒玉珠乃是天下寒宝，此珠郁含了天地至寒之气，握在手中愈握愈寒，而它却不是，不仅没有那股冰寒之气，握久了反而有种余温，幽灵女，你这一手瞒不过我，我所以没有将这颗珠子收进腰里，就是要证明它的真假，幽灵女，寒玉珠在哪里？”幽灵女冷涩地道：“百毒先生，你果然尚有几分头脑，还能知道“寒玉珠”的特性，不错，这是颗假珠子，至淤那颗真正的‘寒玉珠’，只怕你找不着了，玉秋早料到你会有一招，所以才会用这颗假的来瞒过你，这只能怪你瞎了眼睛……”愈听众气，百毒先生恨声道：“告诉我，那颗‘寒玉珠’在那里？”幽灵女冷冷地道：“你自己有眼无珠，找不着“寒玉珠”居然还有脸来问我，老毒物，请你立刻滚出幽灵谷，否则……”愤愤地一扬手，掌心中的珠子，有如殒石般地被掷在地上，一声碎裂响后，那颗珠子被掷得粉碎，百毒先生双目如赤，杀机盈眉地道：“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幽灵女冷声道：“你不敢，欧阳世家的毒功并不能吓住任何人！”百毒先生恨声道：“白玉秋戏耍我，我要他不好过……”说着，身子一移，缓缓朝玻璃棺前行去。

幽灵女睹状大骇，掠身挡在玻璃棺材前面……。

她浑身抖颤地道：“你要干什么？”

百毒先生嘿嘿地道：“我要将白玉秋从棺材里揪出来。他虽然是死了，也休想安安稳稳地躺在那里，唯有这样，你才会说出‘寒玉珠’的藏处，嘿嘿……”幽灵女哆嗦地道：“你好狠！”百毒先生冷笑道：“无毒不丈夫，量

小非君子！”他一步步地逼去，幽灵女全身戒备地守在那里、她已蓄满了功力，准备那致命的一击……”。

白袍少女怒声道：“我来杀这贼种——”她年少气盛，激于当时的义愤，一掠身形，入似疾射的箭石，猛地朝百毒先生撞去。

百毒先生大笑道：“找死。”

他仅那么一挥手，一股浑厚的大力已撞在白袍少女的身上，那少女哇地一声大叫，人已坠落地上，她满脸都是鲜血，颤声地道：“小姐。”

身子不停地颤抖，已是七孔流血而死。

幽灵女颤抖地道：“你好狠。”

百毒先生大笑道：“这种飞蛾扑火，自寻死路的一并不值得同情，幽灵女就是例子，你识相就告诉老夫那颗‘寒玉珠’在哪里，老夫保证不伤你一丝一毫，如果你倔强得不肯说出，你的下场将会和这个丫头一样，可别怪老夫，事前没有告诉你。”

幽灵女悲伤地道：“你连我一起杀了好了。”

她见自己的丫环被这个满手血腥的人一掌击毙，心中的确是难过极了，她自知自己决不是这个老魔头的对手，早死晚死都一样，不如拼将全力和他一拼，挥起右手，迅快地拍了出去。

百毒先生嘿声道：“你想死？还没那么容易。”

他主要的目的是寻找那颗“寒玉珠”，岂能让幽灵女立刻就死，一移身形，右手疾快地朝幽灵女抓去。

幽灵女吓得一移身子，只觉一股冷风吹体，她混身抖颤得啊了一声，仿佛中了一下暗劲似的神色刹时苍白。

百毒先生冷冷地道：“你已经知道老夫的厉害，何须再倔强下去……”幽灵女悲凉地笑道：“告诉你，那颗寒玉珠已被我吞进肚子里，你要想得到那岂不是痴心妄想！”百毒先生一震道：“真的？”幽灵女冷笑地道：“你值得我骗么？”百毒先生嘿嘿地道：“那更好办了，我只要开开你的肚子，不怕找不着那颗‘寒玉珠’，幽灵女，这是你自己找死，可怨不，得老夫了。”

他是个急性子的人，一听说寒玉珠在幽灵女的肚子里，巴不得立刻将她放倒，用剑挑开她的肚子，但这个人毕竟不同于一般人，他是个老狐狸，狐狸就有狐狸的眼神和智慧，只那么略略地瞄了幽灵女一眼，他不禁笑了。

幽灵女一怔道：“你笑什么？”

百毒先生嘿嘿地道：“你骗我，姑娘，寒玉珠乃天地间至寒至冷之物，你如果吞了，此刻只怕早已成个冰人了，嘿嘿。我百毒先生可不是好骗呀，丫头，你还是说实话吧。”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一回头、又道：“我知道了”。

幽灵女此刻粉颊苍白，目光中竟然露出无比的惊怕，她大叫一声，人已扑在玻璃棺前，怒声道：“你只要敢碰他一下，我化作厉鬼也要杀你。”

百毒先生大笑道：“这个威胁不了老夫。”

他身形快速地一跃，挥手将幽灵女推在一边，望着玻璃棺中的白玉秋脸上浮现出一种阴沉的笑意……幽灵女颤声道：敖爷——敖楚戈淡淡地道：

“上苍要毁灭一个人之前，一定先让这个人疯狂，他现在离疯狂已不远，姑娘，不要怕，他得意不了多少时候……”百毒先生怨声地道：“你说什么？”敖楚戈不屑地道：“我说你混蛋。”

百毒先生在武林中一向被尊崇惯了，何常被人骂过混蛋，敖楚戈这一

声骂，将他骂得一楞，道：“你妈的蛋，你居然敢骂老夫！”敖楚戈淡淡散散地道：“有何不敢？你老而不尊，心肠很毒，只会欺负一个无助的少女，这不是混蛋是什么？咽。”

愤烈地哼了声，百毒先生道：“你也许没尝过死亡的滋味，不知道死是什么样子，姓敖的，如果你想死，也要等老夫办完了事！”淡淡散散地一笑，敖楚戈道：“老毒物，这恐怕不能如你的愿了。”

百毒先生一怔道：“为什么？”

他自许为天地间第一流高手，舍白家的武功外，从不做第二人想，今日敖楚戈话里有话、顿时使他楞在地上、他想不通敖楚戈话中的意思，楞楞地望着敖楚戈。

敖楚戈轻松地道：“你是个用毒的人，怎么不知道以毒攻毒的道理——”不解地想了一想，百毒先生诧异地道：“攻毒敖楚戈，难道你也是使毒高手——”不屑的摇摇头，敖楚戈道：“那倒不是，我只是告诉你，你自己是个玩毒的大行家，居然尚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毒，哈哈，欧阳世家的毒名从今尔后，可以从江湖上除名了。”

那颗心几乎被这几句话吓得跳出口腔外，百毒先生真是吓楞了，因为他是毒的老祖宗，别人在他面前用毒，而他却浑然不觉，对方岂不是比自己还高，他迅快地默察了全身一下，陡觉右手有种不太自然的感觉，心中剧烈的一震，神色迅快显很不自然。

冷涩地一笑，敖楚戈道：“怎么样。”

百毒先生颇不自然地道：“你什么时候下的手？”，敖楚戈傲然地道：“我要下手并不须要用毒。”

怔了一怔，百毒先生诧异地道：“那这毒从哪里来的？”敖楚戈长笑一声道：“你自己都不知道，哈哈，老毒物，别丢人啦。”

百毒先生啊了一声道：“那颗假珠子……”他想起自己得到假“寒玉珠”的时候，曾握在手里试试它的寒气，那毒必定是白玉秋处心积虑地防止别人偷盗寒玉珠，故意在假珠子上抹一层毒，使敌人在不知不觉中中毒，这手法本是最普通的手法，可是愈是普通的手法，愈容易使人上当，而他自己便是上当的人。

敖楚戈冷冷地道：“你还有几分头脑，总算想起来了。”

百毒先生怨毒地瞪了幽灵女一眼，道：“想不到这丫头还有这一招。”

幽灵女冷冷地道：“可惜还没毒死你……”百毒先生迅快地吞下一颗药丸，道：“要毒死我可不容易。

你的手法虽然很高明，可惜这法子不灵，我已查出那是一种五花之毒，对我不发生什么作用，幽灵女。那颗真的寒玉珠我已知道藏在白玉秋的嘴里，你阻挡不了老夫，还是乖乖地滚开。”

幽灵女一呆道：“你怎么知寒玉珠在玉秋嘴里——”得意地一笑，百毒先生道：“这道理太简单了，自古以来人死之后，富有之家大多以玉石或珠子放进死者之口，以保存死者尸体的完美，白玉秋沉睡多年而不腐，定是寒玉珠之功了……”幽灵女颓然地坐在玻璃棺旁，道：“你果然是个老毒物，什么东西都没瞒过你。”

百毒先生嘿嘿地道，“天下能瞒过我的事情不多，嘿嘿，幽灵女，老夫虽然被人叫做毒物，但古有的礼制尚能知道，俗语说人死为大，我只要白玉秋嘴里的珠子，你若不许老夫动手，嘿嘿，老夫只有毁了这口难得一见的玻

璃棺……”幽灵女苍白地道：“你不能伤害玉秋。”

她显得那么无助和脆弱，此刻在她眼里唯有白玉秋的尸身最重要，她宁可失去寒五珠，而不忍白玉秋受丝毫伤害，这是女人的弱点，她现在就是犯厂这个毛箔……。”

百毒先生摇头道：“老夫保证不动他分毫就是……”幽灵女苦涩地道：“谁能保证，你是个无信无义的人……”百毒先生冷冷地道：“者夫虽然是个毒人，但说出的话从来不会更改过，你和白玉秋相处多年，我的言行他总会告诉你一二。”

幽灵女长叹口气，道：“好，我答应你。”

敖楚戈沉思道：“姑娘！”

幽灵女黯然地道：“敖爷，你的意思我懂，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谁也改变不了事实，你虽然有力量阻止这件事，可是，咱们毕竟是非亲非故，玉秋和我都不愿意欠你的太多，一颗‘寒玉珠’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还有别的办法能保持玉秋的身体！”百毒先生点头道：“对，你不愧是个好女子，这样通情达理。”

他想不到幽灵女这么软弱，一声得意的大笑，行上前去，凝神望了棺中的白玉秋一眼，手已扶住了棺盖……。

敖楚戈冷冷地道：“百毒先生，你若是居心不良，我的无双剑首先对着你的人的身后要处，希望你能有自知之明。”

百毒先生心中一凛，他对这年轻人的剑法的确是相当顾忌，朝敖楚戈阴沉地一笑道：“阁下最好少管闲事。”

那浑厚的玻璃棺盖缓缓被掀开来，里面有股幽香飘出来，白玉秋脸色红润地躺在那里，与睡着了一般无二，百毒先生嘿嘿一笑，右手缓缓撑开白玉秋的嘴。

一颗耀眼夺目的莹珠果然含在他的口里。

百毒先生并了两指，伸入口，正欲将那颗寒玉珠掏出来哇地一声大叫，白玉秋的嘴突然咬了下去，两根血淋淋的手指已被活生生地咬下来。

当百毒先生的两根手指插进白玉秋的嘴里时候，白玉秋忽然用嘴将百毒先生的两根手指硬生生地咬断了下来，直痛得百毒先生大叫；声，身子往后疾射，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那两截手指尚留在白玉秋的嘴里。

百毒先生痛苦地道：“你，你……”

自古以来死人复活的事虽有所闻，但发生在百毒先生身上，却不由得他不相信，他颤悚地望着玻璃棺中的白玉秋，血淋淋的断指，已痛得他半条手臂都几乎麻痹。

白玉秋缓缓坐起来，张口将那两截手指吐出来，随着手指，一颗晶莹夺目的珠子便滚落在棺中，他一跃而起，长白的袍子在夜中显得特别潇洒，朗百毒先生冷冷一笑道：“我等你已经有好几年了。”

幽灵女泣道：“玉秋，你成功了。”

白玉秋淡淡一笑道：“你表现得太逼真了，才会使这个老家伙信以为真，如果不是他太贪那颗‘寒玉珠’，我也不容易咬掉他那两根用毒的手指，现在咱们不怕他再用毒伤人了。”

这种出人意外的变化几乎将敖楚戈弄糊涂了，他想不到幽灵女刚才那种惶恐无助的神情出诸于事先的安排，他也想不到白玉秋诈死这许多年，目的就是要对付百毒先生那双用毒的手指，他们用心良苦，可是显非正道，他

长长叹了口气，对白玉秋这深长的心机和计划不禁有着无名的恐惧，他不仅对设计的计划算无遗策，更利用人心上的弱点，让百毒先生上钩，这份心机，江湖上只怕找不出几个人……：百毒先生骇惧地道：“白玉秋，你装死！”白玉秋点点头道：“若不这样，你会上当么？”百毒先生狂怒地一笑道：“好手段，连我这个老江湖都上当了，白玉秋，你狠，你毒，我欧阳世家算是栽在你的手里，不过，你别得意，欧阳世家能玩毒的不是我一个，他们一定会十倍地报复如诸在你们白家身上，那时候，你会尝到什么是被报复的滋味。”

白玉秋笑道：“那已经太晚了，我白玉秋早已安排好了，只要你百毒先生一死，欧阳世家使无一可堪畏惧之人，虽然你女儿欧阳怡萍还算是个人物，但她毕竟是个女人！”百毒先生颤声道：“你要对付她？”白玉秋嘿嘿地道：“那是当然的事，对付她比对付你容易多了，因为她是个女人，尤其是没有出嫁的女孩，她的本身就有着一击而破的缺点，我会让她死得无声无息……”百毒先生没有料到自己苦心积虑地筹划一切，居然临时毁在自己的大意下，他痛恨地吼了一声，颠巍巍地站起来，目中尽是赤红之色，迅速地用撕开的袍角，缠住了受伤的右手，他暗暗地封住了右掌的穴道，道：“你要怎么样对付她？”白玉秋淡淡地道：“她爱我比你恨我还要深得多，我只要略略施点情感在内，她会将什么都交给我，你该知道，她曾经为了和我结为夫妇，不惜跪地求我，百毒先生，令援的弱点太多了，随便那一桩她都会送了命，况且我这‘情圣’两字并不是平空得来的，天下又有几个女人能抗拒我的甜言蜜语！”这个人有种自大狂，滔滔地说出他的计划，居然并不觉得有种愧意，更怪的是的幽灵女听进耳中，不但不生气，面上反而流露出极欣赏的样子，她是个地道的女人，女人就应有一股醋劲而她却没有。

百毒先生不屑地道：“爱情骗子！”

白玉秋得意地道：“那总比你用毒的手法高明多了，我能使女人心甘情愿地为我死，为我疯狂，却不化一点本钱，而你，使用那些毒害死了不知多少人，欧阳老头，咱们谁也别谁说谁，你好不了我多少，我也高明不到哪里，一句话，咱俩一样——坏到了极点。”

他——

白玉秋唯一之处还能勇于说实话，勇于说真话的人，凭藉着份长处，周旋于少女之间，的确是容易得到她们的欢心，白玉秋是个中高手，他自然懂得如何运用他的手段，予取予求，无往不利……”百毒先生嘿嘿地道：“白玉秋，你不要小看了欧阳世家的子女，她们有你想不到的智慧和能力，你的手段未必有效。……”

白玉秋冷冷地道：“你何不请令援来看看。”

百毒先生沉思道：“白玉秋，你不要再做你的春秋大梦了，我虽然伤了两根指头，但是，我还有足够的力量杀死你，白玉秋，我的毒技并不限于这两根指头……”白玉秋淡淡地道：“只怕你还没施出毒技，我的剑已出手了。”

百毒先生一怔道：“你的剑……”

白玉秋得意地道：“白家的剑法天下无敌，这几年我装死，在幽灵谷苦练无刃剑，这种剑法看起来无影无踪，但能杀人于无形，老毒物，你不信可以试试。”

百毒先生含有惧意地倒退半步，道：“看样子你我必须较量之后才能分出胜负……”白玉秋点头道：“只有这个办法了，老毒物，今日你想活着走出幽灵谷，只怕不太容易，白玉秋若不让你死在剑下，往后的江湖上，再找

你可不太容易了。”

百毒先哈哈地道：“不会，不会，咱们这个仇有如三江四海，深得不能再深，你就是不找我，嘿嘿，我百毒先生也会找你！”白玉秋哼声道：“我的剑已经指着你了，百毒先生！如果今日放过你，往后的麻烦会不断地跟来，嘿嘿，况且我诈死的消息并不想让江湖上知道……”百毒先生寒厉地道：“你先不要得意，我也安排了一支伏兵。”

白玉秋洒脱地道：“你先别说，让我猜一猜。”

这个人能有情圣的雅誉，的确有其不同的气度和风采，任何人听了百毒先生的伏兵，都会神色一变，而他，不仅不当一回事，而且尚有兴趣猜上一猜，仅这份胆识就能让人激赏，何况他又说的那么潇洒……。

百毒先生倒是一震。道：“你已经知道了。”

白玉秋淡然地道：“你是个有名的狐狸，做任何事都有详密的计划，你不会孤骑的往幽灵谷闯，当然，你带的人并不是针对幽灵谷，因为你知道我白玉秋已死，并不足为敌，如果我料得不错，你的目标不是对付我……”百毒先生寒惧地道：“那是对付谁？”白玉秋哈哈一笑道：“这不用说，当然是这位敖朋友了。”

沉默已久的敖楚戈此刻忽然哈哈大笑，道：“白朋友果然高明，这位百毒先生有杀人灭口的野心——”百毒先生急声道：“老敖，你可不要误会，白玉秋说的不一定对。”

敖楚戈哼声道：“白玉秋猜测的决错不了，老毒物，你摆的那些谱瞒不过我，也瞒不过白朋友，何不请他们出来，大伙能尽快的作了一断。”

百毒先生嘿嘿地道：“你们既然要早点死，老夫便成全你。”

轻轻一声呼啸，一声震撤长谷的声响迅快地传送了出去，只听一阵沙沙的脚步声，欧阳怕萍带着四个全身白衣的汉子直行而来。

这四个白衣汉子看起来并无异处，可是他们的目光却较普通人泛蓝，在淡蓝中又透着碧绿，那神色又极苍白，在夜中看来，厉恢中又含着无比的寒惊。

欧阳怕萍眸光一落在白玉秋身上，不禁怔了一怔，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死去多年的白玉秋，已活生生地活过来，她楞楞的望了百毒先生一眼，诧异地道：“爹，这是怎么回事？”百毒先生嘿嘿地道：“孩子，欧阳世家姓白的摆了一道。”

玉秋哈哈笑道：“欧阳姑娘，别来无恙，风采依旧，更胜当年……”欧阳怕萍对白玉秋拒婚受辱之事，早因时间的久远淡忘，但当她面对着白玉秋活生生地站在她的眼前，心里不禁有着一股说不出的激荡，前尘往事有若闪电般的纷至沓来，她全身泛起一连串的颤抖，道：“你，你……”白玉秋笑道：“你还记得我这位朋友么？”欧阳怕萍娇情地道：“记得，记得。”

白玉秋紧问道：“恨我么？”

欧阳怕萍神智一清，道：“没有爱，哪有恨。”

这是掩饰自己情感的怯弱，她的话不由衷，白玉秋是何许人？最了解少女的心，他哈哈一笑道：“说得好，欧阳姑娘，还记得有一次我俩在江湖……”欧阳怕萍伤感地道：“我不想谈过去，痴情女子负心汉，那种日子已伤害过我了，现在，我一切都听我爹的！”白玉秋哦了一声，道：“不错，伤感过去徒乱人意，欧阳姑娘，令尊今夜请你带了这四名杀手，主要是来对付我。”

欧阳怕萍一怔道：“爹，这是真的——”百毒先生嘿嘿地道：“白玉秋和我们欧阳世家的仇已不是三言两语能解决的，孩子，他的出现促使我原有计划改变。”

欧阳怡萍问道：“你要杀他——”

百毒先生一瞪眼，道：“难道还留下他，让他对付爹……”欧阳怡萍怔怔地道：“这……”她欲言又止，仿佛有种说不出的苦衷，其实她因和白玉秋过去那段日子，虽因时间的久远而磨损，但留存心间的影子，却因白玉秋的复生而重新燃起，她心目中的他，是个梦里的情人，她爱他，但不敢直诉，百毒先生要置白玉秋于死地，她的确于心不忍……。

百毒先生干呵一声道：“白玉秋，你可敢和我的四大毒人一斗？”白玉秋眉宇一扬，道：“有何不敢。”

幽灵女闻言一震，脱口道：“玉秋，传说毒人俱是没有神智的僵尸，这些毒入混身上下无一不毒，你只要看看他们的眼睛就知道了，惨绿绿的，散发着厉怖的毒光，玉秋，你……”白玉秋哼了一声道：“白玉秋岂能惧了欧阳世家……”幽灵女焦虑地道：“我不是这个意思，玉秋，这四个没有生命的毒人决非一人所能力敌，我的意思是咱俩合手……”白玉秋摇头道：“不行，白家从不知道什么叫做‘怕’？还是由我来试试，假如不行，你再下抄……”幽灵女满眸柔色，一脸关注之色，落在欧阳怕萍眼里，一股无名火自心中燃烧开来，她满怀恨意地道：“你要送死，谁也不会拦你。”

幽灵女反讥道：“你看了酸溜溜的，欧阳姑娘，别那么醋劲十足——”欧阳怡萍叱道：“找死——”她的手方举，只听敖楚戈淡淡散散地道：“欧阳姑娘，放下你的手，当心我的剑会无情地将你手腕斩下来，我最看不惯你用毒的那双手！”欧阳怡萍一呆，颤道：“你帮她。”

不屑地一笑，敖楚戈冷冷地道：“她是个情女，痴得真，痴得令人尊敬，而你，将感情当儿戏，视爱情为手段，两者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欧阳姑娘，善攻心计的女人是不会有善报的。”

欧阳怡萍闻言大怒，道：“爹，我要先杀了他，这个人给我受的气太多了。”

百毒先生点头道：“爹同意，他本来就是主要的目标！”淡淡一笑，敖楚戈道：“欧阳姑娘，不是我给你的气多，是你耍的手段不高明，现在你要杀我，那是想灭口，免得你那些鬼事给抖露出来。”

欧阳怡萍脸色苍白地道：“姓敖的，你欺人太甚。”

他那股子怒气一时不知如何渲泻出来，一挥手，那四个白袍汉子一字排开，伸开手臂，朝敖楚戈逼来。

白玉秋朝前跨出半步，道：“敖朋友，还是让我接下这一常”敖楚戈摇摇头道：“不，欧阳姑娘是看上我了，一个人最难得的是博得美人青睐，阁下在美人堆里是名符其实的情圣，不会在乎一个欧阳姑娘，哈哈，这一场我是接下了。”

白玉秋笑笑道：“我的无刃剑和你的无双剑有异曲同工之妙，许久没使了，早已技痒，敖朋友，我看你让我算了。”

欧阳怕萍急道：“玉秋，你……”

敖楚戈哈哈笑道：“白朋友，你听见没有、人家可关心得紧呢，你是大病初愈，身体尚未复原，万一有什么闪失，她可心疼得很！”这一番话直说得欧阳怕萍耳根子由红变白，由白变红，一般火辣辣的愤烈的怒火像是要胀

裂开来，她故不得在毒先生同意与否，晃身冲了过去，道：“死相，我要你的命。”

她自幼承袭其父衣钵，功夫源自家学，那浑厚的掌劲的若刀锋般削了过来，那四个白袍汉子尚未出手，忽然欧阳怕萍冲将过来，俱不知是否该出手，他们站立在当地，直直地朝百毒先生请示，百毒先生皱着眉，脑子里不知转些什么念头……。

伸手一格，将欧阳怕萍挥来的掌腕挡出去，敖楚戈顺势推出右掌，欧阳怕萍竟被推出七八步远。

欧阳怕萍脸红红地道：“你怎么不下重手？”敖楚戈笑道：“你不堪一击，杀你有点丢人。欧阳姑娘，还是换上他们四个毒人，我的剑是为了对付他们……”恨恨地一跺脚，欧阳怕萍恨声道：“你不要后悔——”略略施了个手势，那四个毒人如风样地扑来，他们仿佛没有生命一样，五指箕张，那尖细而锐利的指甲，真比刃剑还要犀利，更怪的是他们的指甲间，俱泛淡蓝之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甲上含着无比的剧毒。

面临四大毒人的围攻，敖楚戈昂然无惧，他哈哈一笑，无双剑如电的闪了出来，那锋利的剑刃，在空中几个颤闪、若雷雨中地光闪，迅快无比地朗这四大毒人分别攻了过去，叠叠层层的剑浪中，隐含风雷之声。仅这份威势，已将白玉秋和百毒先生震慑住了。

白玉秋凝重地道：“将来天下唯有此人可与我匹敌。”

百毒先生嘿嘿地道：“白玉秋，你既然知道了这个人是你将来的劲敌，何不乘此机会将他除去，那时，天下……”白玉秋不屑地道：“联手除去他，老毒物，那我俩的事呢？”百毒先生胸有成竹地道：“先除去他，咱俩的事何不以后再说，那时候，我俩心腹之敌没有了，你我放手一搏，再来争个雄长——”白玉秋大笑道：“老狐狸，你的如意算盘打得真精。”

百毒先生冷冷地道：“白玉秋，现在是老夫和你商量，如果老夫和姓敖的联手来对付你白玉秋，老夫相信，不用老夫出手，姓敖的也会杀了你……”白玉秋斜睨了百毒先生一眼，道：“姓敖的会和你联手吗？……”蛮有把握地哼了一声，百毒先生道：“那要看老夫付什么样的代价，你该知道人都有弱点，敖楚戈是个人，一定有人弱点。攻击弱点的最好的东西，就是美人和金钱，只要我付出他满意的代价，联手之事并非没有可能，白玉秋，你可敢和我一试……”白玉秋心弦一颤，道：“有许多人并不重视那点淡名和私利。”

百毒先生不屑地道：“有那种气节的人毕竟是少数，白玉秋、姓敖的不是那种永远攻不破的人，你自己考虑考虑，是跟我联手对付姓敖的，还是我和姓敖的对付你……”白玉秋断然地道：“和你这种人同流合污，呸——”哇地一声大叫，一个白袍汉子已被敖楚戈那歹毒的无双剑刺穿了胸前，发出惨裂的一叫，倒地而死，其余的睹状一声大叫，目珠中碧绿之色更明，百毒先生吼道：“住手。”

敖楚戈淡淡散散地道：“怎么？你自己要出手？”百毒先生嘿嘿地道：“者敖，不要那么敌视老夫，白玉秋已因你的高明而将你列为唯一的劲敌，他容不下你也容不下我，咱俩何不共同联手将他除去，那时，我俩共称武林……”愤怒地瞪了他一眼，敖楚戈冷冷地道：“你是最恶毒的小人，刚才你煽动白玉秋杀我，现在又想来勾引我，嘿嘿，老毒物，这次你看走眼了，我姓敖的不是你想像的那种人。”

他沉声道：“看剑——”

话音一落，手中的无双剑如猛龙出海般直刺而去，那三个毒人那里料到敖楚戈会在这节骨眼上突然挥剑，最前面的那个毒人连吭都没有吭出声，已惨死剑下，敖楚戈运剑若风，但见银光如练，那两个毒人已死在剑下。

欧阳怡萍叱道：“你好狠好毒，姓敖的，你妈生你一定是个贼！”她看见自己带来的四大毒人在一瞬间全死在敖楚戈手里，不禁气昏了头，口不择言连粗话都骂出来了，哪想到敖楚戈出手太快了，她还没有清楚怎么一回事，已被对手一掌掴在脸上，脑中一阵昏眩，差点没晕去。

百毒先生晃身跃去，道：“姓敖的，你不准伤害她……”白玉秋刷的划出一指，道：“站住，老毒物。”

白家的无刃剑是江湖上的无刃指，指代剑用，白玉秋那一指划出，较之利刃丝毫不逊色，百毒先生没料到白玉秋会出其不意地出手，挥拳没有拦截住白玉秋无刃指，那一指点在他的筋骨上，痛得他冷汗直流，跟落地倒退了两步。

他愤怒地吼道：“白玉秋，你不是东西。”

白玉秋骂道：“你他妈的又是什么玩意，老毒物，仍然想趁敖朋友力拼四毒，精力不足的当口，捡便宜，呸，我白玉秋早已久等啦，来吧，老毒物，咱俩该一清前帐啦——”百毒先生怒声道：“白玉秋，你逼人太甚……”他脸色气得苍白，长袖一甩，一团蒙蒙的白雾随着他那长袖飘逸出来，深长的山洞里刹时一片灰茫，灰蒙蒙的雾使人睁不开双目，白玉秋叫道：“他放蚀骨雾气……”但见白玉秋身形晃动，手里不知何时托着那颗“寒玉珠”莹莹的华光，自珠光缓缓流出，散射一蓬清凉而夺目的晕光，照着洞中光度甚明……。

百毒先生叫道：“孩子，速走。”

一缕剑光劈将出来，将那退路拦铰，只见敖楚戈横剑而立，目中尽是逗人之色，百毒先生颤声道：“敖楚戈，你这是什么意思？”敖楚戈冷冰地道：“我生平最恨用这种手段杀人，百毒先生，立即退回去，否则休怪我手中的无双剑无情……”白玉秋移身而至，道：“老毒物，你想不到‘寒玉珠’有怯毒疗伤的功能吧，此刻你所放出的蚀骨雾水全被此珠吸收了，今日仍然想生离此地，只怕不容易了……”长长一叹，百毒先生颤声道：“白玉秋，你非置我于死地不可？”白玉秋冷声道：“我只能用‘恶贯满盈’四个字来形容你，死在你手里的孤魂野鬼不知有多少，老毒物，你要我自己动手，还是你自己解决？”百毒先生大叫一声道：“我自己动手。”

他猛地一低身，有若急矢般猛地朝白玉秋撞了过去，白玉秋哪想到他会突然使出这一招，身形疾旋，手中的“寒玉珠”笔直地射了出去。

哎一声大叫，百毒先生已撞在石壁上。

在他的脑后上，很明显地嵌着那颗“寒玉珠”，脉脉的鲜血，沿着他的发指流下来，他惨声道：“我，我……”欧阳怕萍颤声道：“爹……”她顾不得自己伤痛，扑倒在百毒先生的身上，呜咽地哭泣起来，怨毒地一拭眼泪，她回过头道：“你杀了我爹……”白玉秋点点头道：“是死上‘寒玉珠’下……”欧阳怕萍恨声道：“白玉秋，这个仇我非报不可！”白玉秋黯然地道：“了解你的心情，换了谁都会有这种想法，欧阳姑娘，希望你能冷静下来，凡事都有前因后果。”

欧阳怕萍颤声道：“我不听，姓白的，咱们会有再见面的日子。”

她抱起百毒先生的尸体缓缓走了出去，眸光陡然落在敖楚戈的身上，牙关直颤地道：“敖楚戈，还有你……”淡淡一笑，敖楚戈道：“欧阳姑娘，你先节哀，这是命。”

欧阳怕萍哼了一声，一甩头，硬将眸眶里的眼泪逼了回去，冷漠地昂起头，带着无情的冷削缓缓而去……洞外，响起一缕缕无情而寒冷的清风……。

第三十章

站在南货店里，他目不暇接地东看看，西望望，总觉得没有一样能入眼的，他正觉得失望，刚转身要走，店东弯腰哈背地走了过来，非常恭谨地道：“这位爷，可有满意的……”淡淡散散的摇摇头，敖楚戈抿着嘴笑了笑，店东指指这个，比比那个，皆不如意，他并不泄气地问道：“这位爷，请你告诉我你要干什么用的？也许我能替你拿个主意，本店不敢说样样尽有，但有几样还真是希罕之物！”眼睛不禁一亮，敖楚戈笑道：“店东，在下想送朋友一桩有纪念性的东西！”

店东啊了一声道：“是做寿？还是……”敖楚戈笑道：“娶亲！”

店东眼睛一眨，陪笑道：“这位爷，好办呀，我这里有一椿敢说独一无二的东西，方圆千里之内决无人能买到，如果是送礼，那是最恰当不过，可是价码方面稍微贵了点！”敖楚戈希冀地道：“什么东西？只要有价码就好办！”店东低声道：“红凤凰，真正的凉玉！”

这话相当动听，敖楚戈含笑道：“可否请拿出来看看。”店东一点头，立刻请敖楚戈进入店后的客房内，奉上茗茶之后，店东捧着一个精巧细致的朱红木盒恭谨地放在敖楚戈桌前，道：“你请过目！”

缓缓启开朱红漆盒，在碧绿绸缎里衬里，一通红如火的玉凤凰平稳地平放在盒子里，这个红凤凰手工细致，精工雕镂，眼睛鼻子细缕分明，柔和的扇羽逼真得有若画中之物，仅这份雕刻功力已可罕绝天下……敖楚戈耸然动容地道：“价码如何……”店东恭声道：“这东西本身无价，小店只卖识家，这位爷此物非寻常，多了无人要，少了又太便宜，这样好了，你看这个数怎么样？”说着伸出了一个指头，那是明显的百两之谱。

点点头，敖楚戈道：“不贵，不贵——”他毫不犹豫地掏出了一张银票，递给了店东，店东恭身哈腰地直将敖楚戈送出大门外……踏着轻松的步子，敖楚戈轻轻松松地转进了那间海家老宅，他看见那熟悉的假山荷塘，苗圃花园，种种昔日的情景，一一浮现眼前，如今宅第依旧，而颓墙残垣，当年海家大宅的盛况已不复存在，仅零零落落的几株老松尚在风中摇曳，他感谓地发出一声浩叹，道：“海其昌要有其父当年雄风，也不会落魄如此。”

他直直地进了大庭，看见老管家阿福佝偻着身子，正将一盒盒礼品，一箱箱新装，笨拙地抬进屋里，阿福已因年岁的增长而更加苍老，他抹了抹额际的汗珠，一眼看见敖楚戈跨进来，上前道：“这位爷，你是找……”伸手握住阿福的手敖楚戈笑道：“阿福，你不认识我了？”阿福怔怔地道：“你是，你是……”萧洒地一笑，敖楚戈道：“我是敖楚戈，其昌的好朋友。”

阿福想了半天，才大叫道：“呀，你是敖公子，天天和小昌玩枪舞棍的小敖……”眼中湿润润的，敖楚戈道：“不错，阿福，你还没有忘记我！”

阿福开心地叫道：“公子，你看看谁来了！”

随着话声，海其昌自屋子里奔了出来，他长得相当威武，浓浓的眉，斜舒斜卷在一起，站在那里良久，激动地跑过去，抱住了敖楚戈，道：“小敖，你可想死我了。”

敖楚戈偷偷拭去眼中的湿润，道：“其昌，先恭喜你。”

海其昌拉着敖楚戈的手，道：“阿福，摆酒。”

阿福可殷勤极了，刚才那股子苍老力迈全消失了，他迅速地摆上了几道小看，酒看一全，立刻互相干了一杯。

海其昌喜悦地道：“告诉我，这几年，你跑到哪里去了？”淡淡地一笑，敖楚戈道：“一言难尽，江湖虽大，并无固定容身之处，还是你，安于本份，恪守家训，虽不能将祖业发扬光大，可也平平稳稳，哪像我，终日刀头甜血，今日生，不知何日死！”

长长叹了口气，海其昌道：“祖业已被我败落得差不多了，我只求心安理得，日子好坏，对我并不十分重要！”

酒香飘逸，两个人都有点醉薰薰，敖楚戈掏出那个朵漆木盒，递到海其昌的手里，道：“这是点小意思，其昌，我真诚地祝福你们！”

轻轻启开那盒子，海其昌眼睛睁得很大，他是个阔家的少爷，虽然现在落魄了，但那份眼力秉承其祖传的沿手，很敏锐地感觉出那不是平凡之物，道：“小敖，这太贵重了。”

拍拍海其昌肩头，敖楚戈道：“我觉得尚不及咱们友谊的万分之一！”

阿福忽然慌慌张张地跑进来，道：“少爷，徐爷求见！”

语音未落，一个白净面孔的少年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他仿佛赶了一趟不算短的路，喘呼呼的直吐气……海其昌诧异地道：“三江，怎么回事，你不是和圆圆一块来？”徐三江喘声道：“姐夫，不好了，圆圆失踪了。”

海其昌一楞道：“失踪？”

徐三江悲凉地道：“都是我不好，昨天和姐姐两人上街办点货物，准备陪嫁的东西，没想到货买好后，忽然冲来几个人，将圆圆姐硬拖硬拉的带走了，我虽然拼了命，可是，你知道，我一点武功都不会，没几下给撂倒地下！”

他想起当时那种窝囊情形，不禁悲从中来，颗颗眼泪沿腮边流了下来，海其昌焦急地叹了口气，道：“不要难过，可知道是些什么人干的？”徐三江摇摇头道：“不知道！”他忽想起了什么？从袖子里拿出一条胸炼，这条炼子吊着一个木刻的虎头，递给海其昌，道：“这是我抢救圆圆姐的时候，从那些人身上扯下来的！”

伸手接过去，敖楚戈细细地看了一遍，道：“其昌，虎风帮的信符，他怎么会惹上你们？”海其昌苦笑道：“小敖，这个我也不明白。你是知道的，我除了和你交往莫逆外，江湖朋友素无往来！”

沉思了半刻，敖楚戈喝了半盅酒后，道：“不要急，这个交给我，虎风帮在这一带地方颇有势力，他们不会无事生非，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过节！”

徐三江愁容满面地道：“你说得好轻松，我姐姐被他们掠去，我们都快急死了，这件事交给谁我都不放心，除非我能看见姐姐！”

他是个书香弟子，哪晓得江湖上的事情，当时也不管眼前坐着的是什么人？满腹的牢骚脱口而出，海其昌急忙按了按他的手，告诉他，道：“三

江，这位就是我常告诉你的敖大哥……”徐三江一呆，瞪大了眼睛，道：“我的天，你就是‘一笑见煞’敖大爷！”

显然，敖楚戈在他心目中已塑成了心目中的偶像，当他知道眼前就是海其昌口中常言逾的敖大哥时，他楞住了，怎么也不相信闻名江湖的“一笑见煞”竟会是位文质彬彬的年轻英雄，在他的想像中，他至少长得威武而勇猛，否则，何以能在江湖上闯出恁大局面……敖楚戈惭愧地道：“哪里，其昌也许将我说得太传奇了，我不过是多学了两天的武功，和你们一样的个人……”徐三江恳切地道：“敖大哥，无论如何，请你救出圆圆姐！”点点头，敖楚戈平缓地道：“会的，我用我的生命向你保证，一定尽力！”

激动地握着敖楚戈的手，徐三江道：“谢谢，谢谢。”

昏黄的光晕中，徐圆圆无辜地关在那间令她厌恶的屋子里，她早已拭干了眼泪，先前的畏惧已逐渐消去，她没想到自己临出阁会遇上这档子事，难道命运真已安排了，她的一生吗？……

砰的一声，那扇门被推开了，两个狰狞的汉子半句不吭地将她硬拖出去，她知道并不须多开口，在人屋檐下只有低头的份，她已将生死置于度外，听任他们的摆布。

大厅里燃着两支汹汹的火烛，在关老爷子神像前，插着三柱信香，一个淡蓝衣袍的汉子斜靠在大师椅上，一双眼凌厉望着徐圆圆，四周站满了无数的黑衣汉子，每人胸前绣了个虎头，徐圆圆吓得全身发软，手脚麻痹。

只听一个汉子道：“献香！”

那个蓝衣汉子立刻恭身的拈香上供，一柄明晃晃的单刀交给了那蓝衣汉子，他缓缓走到徐圆圆面前，道：“徐姑娘，在下关五杰，恭为虎风帮三代掌门，今日是本帮祭祖明票的大日子，必须选一位黄花大闺女，作为舐血祭刀的盛典，不幸的，我们选中了你，我知道你将做为人妇，你丈夫海其昌只能怪自己命薄，没福份讨到你，我会派人到贵府上，给予令尊令堂相当的补偿！”徐圆圆颤声道：“你要杀我！”关五杰嘿嘿地道：“这是神圣庄严的事情，规矩上叫祭刀，你很荣幸的被选中了，徐姑娘，虎风帮上下都会感激你！”徐圆圆颤声道：“你最好放了我，如果你们伤害我，我丈夫的朋友‘一笑见煞’敖楚戈不会放过你，关爷，你自己掂量掂量，虎风帮能否和敖楚戈为敌，否则，最后是将我送回去！”关五杰一怔道：“凭海其昌那副皱相会有‘一笑见煞’那样的朋友？”他早已久闻“一笑见煞”敖楚戈的大名，那真是脚踏四海颠的顶尖人物，他怎么也不相信徐圆圆的话，他以为徐圆圆在偶然的场合里听见敖楚戈的名字，故意拿话来吓唬他，话音一落，惹得四周的人全都哈哈大笑。

徐圆圆是位机智而冷静的少女，否则她不会那么安静地任他们摆布，她知道自己的几句话，多少在这些人心心里产生了赫阻的作用，她冷静了等事态地变化。

她等他们的笑声一落，道：“关爷，也许你不知道，敖爷和其昌从小长大……”关五杰嘿地一声道：“徐姑娘，不管‘一笑见煞’敖楚戈和你们有多深的渊源，有多深的交情，我们虎风帮，已历经三代帮主的振兴，早已财多势大，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他——敖楚戈要来便罢了，嘿嘿，只要摆平他，虎风帮在江湖上的声望将会大大提高，那时候我们还要谢谢你呢……”刹时脸色苍白，徐圆圆颤声道：“你是不肯罢手了。”

关五杰点头道：“我能罢手么？姑娘；如果我们只因为惧于‘一笑见煞’

之名，而将你放回去，嘿嘿，虎风帮何以向江湖上交待……”徐圆圆恨声道：“那你动手吧。”

关五杰一挥手道：“击鼓——”

咚咚咚……

一连串鼓声响起，祭刀舐血的仪式开始了，关五杰缓缓将那柄单刀提在手中，一片肃默地在祖师爷前行了三礼，他高声道：“虎风天下威，五帮行天下……”那柄单刀在空中一阵闪晃，徐圆圆早已吓得闭上了眼睛，她自知必死，虽然满腹的冤屈，也只叹自己命保陡然，有人喝道：“启禀帮主，请慢下手……”关五杰一怔道：“大典之中，何能停止行仪，曹明有什么事等行过仪式之后，再行处理。”

曹明正色地道：“海其昌请见帮主！”

徐圆圆睁开眼睛，道：“其昌……”

关五杰冷声道：“一个海其昌有什么了不起，杀——”那杀字尚未说完，大厅里已多出两个陌生人，这两个人来时迅速，大厅中恁多高手，居然没看清他俩是怎么进来的。

徐圆圆松了口气，道：“其昌！”

她仿佛遇见了救星似的，眸中泪珠再也克制不住，禁不住簌簌地掉落下来，海其昌上前道：“圆圆，不要怕！”关五杰沉声道：“阁下何人？”海其昌朗声道：“徐圆圆的丈夫，海其昌。”

关五杰担心的不是海其昌，而是他旁边的那个满脸冷漠的青年，他双目如电，神情冷厉，那么沉稳地负手而立，看都不看厅中人一眼，仿佛根本没将这些人放在眼里。

关五杰拱手道：“这位是……”

淡淡散散地一笑，敖楚戈道：“关五杰，你尽管放人，何须知道我是谁……”关五杰冷冷地道：“朋友，关五杰恭为虎风帮的第三代帮主，可不是随便让人给唬赫的，你不报姓名，就叫我姓关的放人，嘿嘿，虎风帮可不是那么好说话。”

点点头。敖楚戈道：“朋友，如果我说姓敖，你会相信么？”关五杰一呆，道：“敖楚戈？”敖楚戈哈哈笑道：“关朋友，江湖上还会有第二个敖楚戈么？”心底着实凉了半截，人的名树的影，他是久仰了，但他没想到名闻江湖的敖楚戈会是这么年轻的白面书生样子，四周响起一阵骚动，数十道光全落在敖楚戈身上，而他，沉稳地站在那里丝毫不为眼前的形势和场面所骇惧。

关五杰哈哈一笑道：“的确是不能让人相信，敖爷这么年轻……”咽，敖楚戈眼皮子微微一抬，道：“不相信的事最会使人产生错觉，关朋友，贵帮在江湖上已薄有名声，今天敖某人来此投帖拜山，尚望能稍给额面，否则……”关五杰嘿嘿地道：“敖爷的面子我们不能不顾，不过，今日情形特殊，是敝帮祭祖明刀的大日子，不幸的是这位姑娘被我们选中了，她现在是圣女，只要大典一过，我们会将她的牌位供奉在列代祖师爷牌位列侧，永远受尊敬！”

海其昌吼道：“你们祭祖上供是件好事，但为了那点形式而杀害一个无辜的少女，关帮主，你未免太狠了点！”关五杰干笑道：“这是祖规，我不能改，海朋友，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规矩，你最好少开口！”

海其昌还要开口，徐圆圆已叫道：“其昌，还是由敖大哥来处理！”

敖楚戈沉思了一下，道：“关朋友，这位徐姑娘是敝友的未婚夫人，他们成亲即在，你何不高抬贵手，暂放一马，咱们也可以结交结交，成为朋友，你必须知道，朋友间的重要——”眉宇一紧，关五杰道：“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履，这位朋友何不另换一个，天下女人多的是，哪便那个……”海其昌闻言怒叱道：“你放屁——”旁边一个汉子闻言怒道：“姓海的，你居然敢对我们帮主这般无礼，我吴干倒要领教领教，你姓海的倒底有多少艺业，居然敢来虎风帮撒野——”说着，掠身跳了出来。拉开架势等海其昌过来。

挥挥手，关五杰道：“下去。”

关五杰在虎风帮中稳坐第一把交椅，的确有其相当的深度和稳健，他只略略摆了个手势，吴干乖乖地退下去，连话都不吭一句。

他朝海其昌一笑，道：“海朋友，冲了你这句话，你就该死，但是，今天是本帮的大日子，我不想坏了兆头，不跟你计较这些，你立刻请下山，这件事我会和敖朋友解决！”海其昌凝重地道：“你不放人，我决不下山……”徐圆圆感动地道：“其昌！”淡淡地一笑，敖楚戈道：“关朋友，千句话不如一句话，你对这件事倒底有什么打算？只要一句话，在下立刻有个决定！”沉思片刻，关五杰道：“敖朋友，如果我不放人……”鼻子里微微有声冷哼，敖楚戈道：“那就是不给我姓敖的面子，既然虎风帮不将我敖某人当朋友，你关朋友就该负起所有的后果，眼前你应该看得很明白，贵帮虽然占尽天时地利，能否占便宜，嘿嘿，那就相当难估计了！”关五杰点头道：“这个我相信，敖朋友不但有这份能力，而且犹有过之，不过，嘿嘿，敖朋友，拼争的结果，敝帮固然要折损许多人手，而你们那方，也不会稳稳当地一将不损！”

颇有同感的一笑，敖楚戈道：“所以我愿大而化小，小而化无！”关五杰笑道：“那要看敖朋友如何化解了。”

敖楚戈嘴角一抿，道：“人，我是非带走不可的，这样好了，关朋友，咱们不妨约个时间地点，我姓敖的当面向关朋友致谢。”

摇摇头，关五杰道：“敖朋友，咱们何不以人换人，徐姑娘可以随海朋友下山，而你，委屈一下，暂留本帮！”

一怔，敖楚戈道：“你要留下我？”

关五杰点头道：“不错，江湖上都知道‘一笑见煞’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如果我虎风帮能将敖朋友留住，嘿嘿，岂不是我虎风帮大大露脸！”

敖楚戈大笑道：“关朋友是仗侍虎风帮这些人手？”

关五杰凝重地道：“敖朋友，不要小看本帮，我手下有三大护法，五大剑手；在江湖上，他们也是很顶尖的人物！”

他手略略一摆，立刻有五个高矮不一的中年汉子蹬了出来，这三个人太阳穴俱隆隆鼓起，一脸精悍的样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全非易与之辈。

敖楚戈略略一描，道：“他们就是三大护法？”关五杰点头道：“那位是大展鹏杜小月，那位是阴阳面路光，最后那位是铁掌丘如山，这三位恭为本帮护法，一身功力都很不错……”这三大护法俱都冷冷地向敖楚戈点点头，敖楚戈根本没有将这些人放在眼里，他仅淡淡地一笑道：“久仰——”那声“久仰”显得太淡漠，这意味着太多的冷傲，这三大护法有种不是味的感觉，在他们心中有股难掩的怒色，三个人愤愤地哼了一声。

虽然他们的冷哼并不很明显，但敖楚戈是何许人，他已听得清清楚楚，可是他并不理会这三个护法，最难缠的是这位关帮主，他觉得此人才是值得提防的人物。

阴阳面路光嘿地一声道：“敖朋友，现在帮主已交待得很清楚，是由你换回徐姑娘，还是另有打算，尚请……”敖楚戈笑道：“三位表面上是征求我敖某人的意见，骨子里却在逼我，我看这样好了，咱们不妨相互切磋切磋，以一场为限，如果三位联手能放又倒我，那一切全凭贵帮裁决，根本用不着我姓敖的多说了，若是不幸，三位有所拆损，也请关朋友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双目一瞪，大展鹏杜小月怒道：“他妈的，你说的真好听，居然向我三个人挑战！”

敖楚戈不屑地道：“杜朋友再有话说，就有点不识相了，在下以一对三，已是很吃亏的事，你口里不干不净，未免……”大展鹏杜小月冷声道：“兄弟，敖朋友既然那么猖狂，咱们兄弟也不必客气了，像这种嘴上无毛，做事不牢的小子，也许是机缘运气都比咱们好，碰上的都是些酒囊饭袋，所以才闯出那么大的‘万儿’，今儿遇上咱们兄弟，那是他的运气差！”说着一展身形，跃了出来，他一撤长剑，摆了个小开门的架势：阴阳面路光和铁掌丘如山晃身分立左右，一个使铁掌，一个使单刀，三个人团团将敖楚戈困在核心。

关五杰嘿嘿地道：“敖朋友，这三大护法一个个自视甚高，他们寻常很少和人动手，今日他们三个人同时出手，可见很器重敖朋友的身手，你也不需要客气，各凭身手，生死不论！”

敖楚戈冷冷地道：“你放心，关朋友，一个人最怕是坐井观天，那是眼光短小，自不量力，他们也许没遇到真正的高手，今天借此机会，也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高手！”

他见这几个人太不上路，一副狂妄无人的样子，有意给他们一个难堪，果然，这几句话说得他们有点忍不住了，愤愤地移身过来，每个人双目寒光沉凝，一副怨毒恨人之色，关五杰也有种不自在的感觉，他悄悄地退过一边，高声道：“三位护法，你们也不要再容情了，敖朋友也许根本没将你们放在眼里。可要好好能干，别让人家小看咱们虎风帮无能！”铁掌丘如山嘿地一掌挥来，道：“熊操的，你先吃我一掌！”

他有铁掌之称，掌上功夫自有独到之处，那一掌硬砸硬挥，根本不给敖楚戈有闪避的机会，带着浑厚之力，连人带掌撞来。

敖楚戈一显然身子，道：“我先接你这一掌。”

他不过是略略一移步，右掌直迎上去，砰地一声，双掌在空中一交，随着那震耳的声响，铁掌丘如山啊地一声大叫，踉跄地倒退了几步，哇地吐出一口鲜血，他苍白地望着敖楚戈。

似乎不相信对方的掌劲远超过自己。

铁掌丘如山一掌落败，实出诸人意外，阴阳面路光和大展鹏杜小月各挥刀剑，双双挥洒了过来，两个人的刀剑配合得密如疾雨，层层地涌到，敖楚戈在长笑中，身形拔起，无双剑带着一溜乌光向这两个人的刀剑光影中投入。

他那疾射的身子有若幽灵一般，叮当声中，对方的刀剑俱被挡了开去，杜小月骂道：“熊操的，你……”他只觉得有一股浑厚至极的剑力朝自己涌来，长剑方才递出，对方的剑已穿过来，他哎地大叫一声，无双剑已穿进他的小腹之中，一蓬血雨洒落地上，一头栽向地面，瞪着一双死鱼眼，骇惧而死。

阴阳面路光颤声道：“敖楚戈，你竟置他于死地！”淡漠地哼了一声，

敖楚戈道：“我最恨他嘴里不干不净，路朋友，你是否还有兴趣，再下场赐教，如果我料得不差，那结果会和他一样！”

阴阳面路光一呆，道：“你……”

关五杰轻松地哈哈一笑，道：“这怪不得敖朋友，兵家交手刀枪无眼，咱们虎风帮今日是败了，敖朋友果然不负盛名，在下深深佩服！”

他一转身叫道：“立刻放徐姑娘！”

铁掌丘如山叫道：“帮主，你真的放人？”关五杰嘿嘿地道：“咱们虎风帮在江湖上虽然不是顶尖之帮，说话可是一句。”

他朝敖楚戈一拱手，干涩地道：“敖朋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敖朋友，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再见面也要添点利息！”敖楚戈抱着拳回礼，道：“我倒很敬重关朋友是条汉子！”海其昌扶着徐圆圆缓缓行去，敖楚戈抱了个罗圈揖，几个人很快地走了，铁掌丘如山愤怒地道：“他妈的，帮主，咱们这样让他们走了！”关五杰大笑道：“咱们虽然牺牲了杜小月，可是这场戏并没有结束，你应该很清楚今日的场面，凭你们决不是姓敖的对手、只有再牺牲你，现在咱们放出徐姑娘，她一定会在预定的计划里将姓敖的扳倒！”

阴阳面路光道：“徐圆圆可靠么？”

关五杰点头道：“决错不了，她是欧阳姑娘的好朋友，如果不是欧阳姑娘的安排。

海其昌那里会讨到这么一个美如鲜花的大美人！”铁掌丘如山问道：“徐姑娘准备在什么时候下手？”关五杰沉思道：“洞房花烛夜是最理想的时刻，姓敖的一定不会防到这一招，他会烂醉如泥地被抬到这里！”

阴阳面路光道：“欧阳姑娘什么时间可到——”关五杰道：“也许快了，她这次为父报仇，已不惜邀请了许多好友助拳，务必要将姓敖的放倒，这次他们选中了咱们虎风帮，安排这一场戏全都经过周详的计划，可以说天衣无缝，敖楚戈决不会想到徐圆圆会是他致命的敌人！”

铁掌丘如山恨声道：“那时候我非剥了姓敖的皮，拆了他的骨头！”

关五杰阴沉地道：“你放心，大展鹏的仇一定报得了！”

说着哈哈大笑，震得大厅屋瓦都簌簌作响……。

那粗有人臂的喜字红烛，燃着汹汹火光，闪颤的烛花不停地跳跃，徐圆圆坐在洞房里显得更加妖艳，一幕幕闹洞房的人终于散了，新郎官海其昌和敖楚戈双双醉意盈态地跨了进来，徐圆圆不胜妖羞得紧低着头，斜坐在床沿上，一身大红缎子新娘袍，显得妩媚而妖羞……。

淡淡一笑，敖楚戈道：“我向嫂子道个喜，立刻走！”

海其昌醉意很浓，笑道：“走，哪能这么快，我还没喝够呢！”

摇摇头，敖楚戈笑道：“你没听过‘春宵一刻直千金’这句话么？小昌，我再不识趣，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赖着不走呀！”

海其昌大笑道：“什么话？你没听关五杰说，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朋友少了如断手失足，妻子少了，哈哈，可以再换一个！”徐圆圆闻言叱道：“其昌，你……”海其昌拉起徐圆圆，笑道：“别这个那个了，立刻备酒，今夜咱们要和小敖痛痛快快地喝几盅，别忘了，你这条命还是小敖救的！”徐圆圆微微一笑。低声道：“我要好好谢谢敖大哥，今日若不是放大哥，我徐圆圆哪能和其昌结配连理，敖大哥，你说是不是……”她目中有股异样的眼色，一拍手，道：“素环……”一个头扎双辮的清丽少女走了进来，微低着头，恭身地站在那里，海其昌一怔，问道：“她是谁？”

徐圆圆忙道：“其昌，我忘了告诉你，这是娘刚送来的丫头，素环是跟着我陪嫁的，因为家里有事，刚刚赶来！”海其昌一愣，哦了一声道：“咱们哪用得着丫头，我看？徐圆圆急忙左盼而右顾地道：“素环，我叫你准备的酒菜都好了么？”

一壶酒，配上几盘精致细柔的小菜，那情调特别令人心醉，徐圆圆斟满了一口干尽，道：“这杯是我敬敖大哥，往后还要你多照顾！”敖楚戈急忙道：“哪里，哪里。”

他毫不犹疑地一饮而尽，随着挟了几样小菜，品尝着素环的手艺，海其昌显得特别兴奋，一连喝了好几杯，不知是酒醉人，还是花解语更撩人，海其昌一阵晕眩，居然真醉，徐圆圆向素环一施眼色，道：“素环，扶姑爷上床歇着！”素环很能善体人意，扶起新姑爷海其昌上床躺着，敖楚戈身子一阵摇晃，双目低垂，仿佛欲睡未睡的样子，徐圆圆低声道：“敖大哥，你累了吧。”

哦，敖楚戈漫应了一句，伏在桌上真睡着了。

徐圆圆推了推他道：“敖大哥，敖大哥——”素环冷道：“差不多了，三日醉是何等厉害，别说是姓敖的，连不醉客那等海量的人也经不起一口，他这是倒霉，活该落在我欧阳怡萍的手里，圆圆，这次倒要谢谢你啦，如果不是你，我爹的仇只怕报不了！”徐圆圆笑道：“姐姐，哪里话，咱们姐妹还有何话可说，不过，欧阳姐姐，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你可不能在这里动手。”

欧阳怡萍道：“你真要嫁给姓海的？”

徐圆圆低声道：“我发现他人还不错，既然双方拜了天地，那也只有认命，姐姐，虎风帮关五杰等全在外面候着，你只要通知一声，他们立刻会进来！”

欧阳怡萍立刻换上一身的孝服，她头紧著白巾，身披麻衣，一脸冷煞的恨意，随手拈起一柄小刀，道：“我要剥他的心，喝他的血——”徐圆圆急道：“不，姐姐，在这里动手不方便，万一其昌发现了；我怎么解释他都不会相信的，你还是叫姓关的！”

欧阳怡萍摇摇头，道：“妹子，只怕你不能如愿了，姓海的和敖楚戈情逾生死，将来总会明白真相的，依我看，你别那么死心眼，咱们杀他个干净磊落，你再找一个可靠的人！”

徐圆圆一呆，道：“这……”

欧阳怡萍凶厉地道：“怎么？你不愿听姐姐的……”徐圆圆畏惧地道：“不敢，妹子哪敢，否则这次也不会全听姐姐的安排。”

满意地一笑，欧阳怡萍道：“请他们进来吧，我要借重这个地方，来慰告家父在天之灵，且说，虎风帮的大展鹏之仇也要报！”

她放出暗号之后，关五杰和阴阳面铁掌等一同走了进来，这些人俱是一身素衣素鞋，一脸寒凝的样子。”

供上神位，燃上信香，欧阳怡萍跪倒百毒先生的灵位之前，颗颗泪珠雨般地流下来，她默祷地道：“爹，女儿今夜将为你报仇，姓敖的已躺在你的面前，还有白玉秋，他早晚也会落在女儿手里……”关五杰得意地道：“欧阳姑娘，姓敖的已不省人事，如果我们一刀结果了他，未免太便宜了这小子，我们虎风帮别无所求，只想将姓敖的那颗项上人头，吊在本帮的大门口，让江湖上的朋友知道虎风帮可不是省油的灯，连姓敖的都摆平过！”冷酷地一笑，欧阳怡萍道：“关帮主，你想清楚了？”关五杰一怔道：“怎么？这样做

欧阳姑娘难道不答应？”欧阳怕萍冷冷地道：“你最好想清楚点，敖楚戈虽然不为黑白两道所喜欢，可是姓敖的在江湖上毕竟还有两三个知己好友。你将他的人头悬挂在虎风帮，嘿嘿，你不怕有人找你麻烦，你尽管做，那时候，你姓关的怎么死的恐怕都不知道！”一呆，关五杰道：“这……”欧阳怕萍冷声道：“姓敖的这个人是何等的机灵，最后怎么样，还不是落在我的手上，你姓关的能有他的能耐么？没有，别人对付你，只怕比我们对付他要容易的多，那时……”关五杰一身冷汗，急声道：“姑娘，依你之意……”欧阳怕萍淡淡地道：“秘密地干掉他，让他在江湖上无缘无故的失踪，那些想替他报仇的人都无从查起，咱们既可报了仇，又可安稳地睡大觉，那样岂不比你出风头强得多！”

关五杰惭愧地一拱手，道“欧阳姑娘果然高明，在下倒失策了！”

欧阳怕萍道：“关帮主，请你借把刀给我！”

关五杰一怔道：“干什么？”

欧阳怕萍恨声道：“我要亲手杀了他，先解我心头之恨！”关五杰立刻命人送上一柄明晃颤闪的小刀，她握在手里，全身竟泛起一连串抖颤，她冷酷地听瞪着伏在桌上的敖楚戈，沉声道：“圆圆，将他扶起来。”

徐圆圆吓得有点不敢动手，铁掌丘如山呸了一声，一伸手将敖楚戈翻过身来，朝欧阳怕萍一笑，道：“姑娘，你下手吧。”

欧阳怕萍嘿嘿地道：“你们看我最好一刀宰他什么地方？”铁掌丘如山恨道：“让他一刀毙命，对他太仁慈了点。姑娘，最好一刀将他捅得半死不活，然后将他痛醒了，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易，那时候任他铜浇铁铸的汉子、也挨不过咱们的凌迟处死，你们说怎么样？”阴阳面大笑道：“好极了，姑娘你下手吧。”

欧阳怕萍沉思道：“我还是听铁掌丘爷的意见，杀人虽然事校橡这样的杀人我还是头一回，说正格的，我还真不知道怎么下手呢？”铁掌丘如山得意地一笑道：“说到杀人，嘿嘿，我是在行极了，咱们要姓敖的慢慢死，有两种办法，头一桩，只要用刀将他头顶上划一个“十”，用水银一浇，嘿嘿，他那张人皮便会一点不漏地全剥了下来，那时候他会活蹦乱跳地像个青蛙一样，一直痛啤的惨死，另一桩，只要照他的小腹轻轻一刀，他的单田全泄了气，他会痛得连叫三天三夜流血干涸而死，以后者的时间拖得最长……”欧阳怕萍一摆手，道：“好，照第二个办法！”寒刀一颤斜举空中，对准敖楚戈的腹间一刀快推去，准确狠辣兼俱……。

徐圆圆一声惊呼，脸色刹时苍白……。

森森冷气，片片寒光，欧阳怕萍这一刀戳进去，任是敖楚戈金刚不坏之体，也承受不住，大伙眼看着这一刀便要戳进敖楚戈的小腹之中，阿福在这节骨眼里，捧着一个磁盘歪歪斜斜地跌撞进来，正好撞在欧阳怕萍身上，很巧的，将欧阳怕萍那柄刀撞在桌子上，一穿而入——。

阿福惶乱地将磁盘和醒酒药全碎在地上，他抖索地道：“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欧阳怕萍怒声道：“你是什么人？圆圆，他是谁？”徐圆圆急声道：“欧阳姐不要生气，他是管家阿福，是其昌的老家丁，平常进出惯了，刚才也许不是有意的……”欧阳怕萍哼了一声道：“关帮主，外面可有人把风……”关五杰正色道：“有啊，我明明交待给了两个干练的手下……”欧阳怕萍脸色一寒，杀机毕露地道：“阿福，你是怎么进来的……”阿福脸色苍白地道：“回姑娘，我怕少爷酒喝多了，弄了碗醒酒汤，告诉外头那两

位大爷，说是奉命送醒酒汤，他们就让我进来了。”

欧阳怕萍瞪了关五杰一眼，道：“传一个进来问问……”铁掌丘如山转身奔了出去，刹时而回，他寒厉地将阿福揪了起来，满面杀机地问道：“告诉我，那两个人到哪里去了？”阿福颤声道：“他们明明刚才还在，此刻到那里去了我怎么知道？也许今天是少爷大喜的日子，他们偷喝酒去了……”铁掌丘如山叱道：“放你妈的连环屁，那两个手下都是千挑万选，精明干练之士，岂会放了正事不干，跑去喝酒，这话只有鬼才相信，老头儿，你要是不说清楚，我立刻用这双铁掌将你毙了。看看你什么时候才肯说实话？”阿福急声道：“夫人，请救我……”徐圆圆微笑道：“丘老爷子，阿福是个老家人，不会有什么问题，你饶了他吧，也许他真不知道贵帮的二位爷……”铁掌丘如山瞪眼道：“你怎么知道他老实……”徐圆圆颇有自信地道：“这里的人都经过详细地调查，你应该很清楚，难道你连一个家人都信不过……”欧阳怕萍凝重地道：“圆圆，天下事不会巧到这种程度，阿福闯进来的不应该是这个时候，他如果真是无意的，也不会将我的刀撞歪，这说明了一件事，他是个深藏不露的人。……”徐圆圆一呆道：“有这种事……”欧阳怕萍狠声道：“他是个没有武功的人也好，深藏不露也好，咱们现在没有时间耗在这上面，现在先处置了阿福再说”徐圆圆一震道：“你要杀了他……”欧阳怕萍冷冷地道：“不错，除了这个办法，难道你还有更高明的方式……。”

徐圆圆怔怔地道：“我……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妥当。”

欧阳怕萍向铁掌丘如山一施眼色，道：“体看着办吧。”

铁掌丘如山早等着欧阳怕萍这句话了，他嘿嘿地道：“好。”

那硕大的铁掌在空中微举，砰地一声击在阿福头上，阿福哇地一声，人已萎缩在地上，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徐圆圆长长叹了口气，颤声道：“他死得太冤了……”铁掌丘如山得意地道：“我这双铁掌硬如铁，天下能挡我一击的人不会太多，欧阳姑娘，请你执行仪式，早点慰告欧阳老爷子。”

谁知他的话声方落，阿福忽然站起来，得意扬扬地道：“刚才谁在我阿福头上拍苍蝇；也不招呼一声，害得我差点睡着了，唉，老了，人老了精神就差了……”他一边摸着脑袋，一面看着四周的人，欧阳怕萍诧异地瞪了铁掌丘如山一眼，铁掌丘如山骇惧地看了自己铁掌一眼，道：“不会呀，我这双铁掌从没失过手……”关五杰嘿嘿地道：“阿福，你是真人不露相呀。”

阿福不解地道：“真人，谁是真人？武当山的牛鼻子才叫真人……”关五杰嘿地一声道：“阿福，你别他妈的反穿皮袄装老羊，老丘的铁掌能碎石断玉，寻常人别说是挨上一掌，就是一根指头也能要了他的命，你倒底是谁？请露出名号……”阿福哈哈笑道：“山羊我们海少爷有好几双，关爷要的话，我立刻替你抱两只……”他说着转身欲走，关五杰伸手将他揪住，道：“老小子，你他妈的想溜……”阿福轻描淡写地将关五杰的硕大手掌一移，关五杰只觉手腕处有若触到两根铁箍子，痛得他急忙缩回手来，阿福冷冷地道：“干嘛拉拉扯扯的，关爷，你请自重……”欧阳怕萍晃身挡住了门口，道：“看样子这位老管家还是个练家子，咱们真是有眼无珠，失了眼啦，关帮主，今夜没得说，只有先请这位老人家躺下去歇着，否则，咱们的事全会坏在他手里……”哦，关五杰道：“大伙联手干掉他……”他向铁掌丘如山一施眼色，出其不意地一着拳扬出，这一拳聚集了七成功力，阿福因受屋子狭窄的限制，闪无可闪，唯有挥手迎出，砰地一声，阿福的身子一晃，欧阳怕萍突然拍手，一点星射去，札在阿福的手臂上。

阿福一颤道：“五毒针……”

欧阳怕萍含笑道：“不错，你居然能认出我们欧阳世家的祖传暗器，可见你不会是个简单的人物，阿福，五毒针其毒威烈，中者必死，现在你支持不了半个时辰……”抖嗦的一颤，阿福恨道：“姑娘，刚才我小看你了，我没料你会玩毒，否则，你很难得手的，不过，你不要得意，我阿福虽然中了你的毒针，可是我自信尚能击败你……”徐圆圆急声道：“阿福，你最好不要运气或妄动真力，五毒针其毒最烈，如果毒到心脏，任是大罗金仙救不了你……”阿福惨烈地一笑道：“徐姑娘，你心肠好狠好毒，我家公子待你不薄，你何忍勾引欧阳毒家来惨害我家少爷和敖公子，我阿福已活了这把年纪，还在乎什么生死，只要两位公子安然无恙，我就是死了又怎么样？”徐圆圆被阿福一阵抢白，美艳的脸颊上一阵红一阵白，她只觉羞愧心，暗暗难过，可是她畏惧欧阳怕萍的威胁，焦急地道：“他活不了多久，圆圆，你给我毙了他……”徐圆圆一呆道：“你要我下手？”欧阳怕萍杏眼一瞪，道：“你不忍心……”徐圆圆颤道：“我……”欧阳怕萍哼了一声道：“圆圆，咱们姐妹一场，情同手足，今天我是替父报仇，江湖上谁也不能派我的不是，你表面上对我毕恭毕敬，骨子里早不将我当成自己姐妹，我知道你是看上那个姓海的，哼，你想嫁给他，我偏不让你如意！”

面上凄楚地一变，徐圆圆道：“姐姐，你这是干什么？”欧阳怕萍面露杀机地道：“我要先杀了海其昌，徐圆圆，你应该很明白我一向是走极端的，谁要是不听我的，哼，我要她痛苦一辈子——”徐圆圆颤道：“姐姐，你怎么能杀害其昌，当初这场婚事还是你要利用其昌和敖楚戈的关系，设计好圈套，现在敖楚戈已落在我们手里了，海其昌不应该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一股杀机隐燃在欧阳怕萍的脸上；她愤愤地道：“怎么？你舍不得了，徐圆圆，我警告，你如果敢不听我的，连你在内，今夜谁也别想走出这屋子一步！”这女人的确是心狠手辣，翻脸无情，将徐圆圆利用完了，立刻摆出一副六亲不认的面孔，徐圆圆心底一寒，她怎么也没想到平常和她亲如姐妹的欧阳怕萍，在这一刹那，居然冷酷地和她反面，她伤心得几乎哭将出来……

徐圆圆颤声道：“姐姐，求你不要伤害其昌……”欧阳怕萍瞄了路光一眼，嘟嘟嘴道：“老路，将姓海的解决掉！”

阴阳面路光在屋早就不耐烦了，碍着帮主关五杰的面子，他不便有所表示，欧阳怕萍一示神色，他立刻大步地走了出来，嘿嘿地道：“姓海的沉睡如猪，我只要一拳就可擂死他。”

阿福的神色刹时苍白，他吼道：“你敢动少爷一下……”这个老管家在海家数十年，可以说生于斯，长于斯，海其昌是他一手带大的，两个人情如父子，感情深厚，阴阳面路光身子方动；阿福已吼着跳将出去，双手舒张，照着阴阳面路扑落，阴阳面路光哪想到这个老东西会来这一招，因着环所限；路光居然无法闪开，阿福似是竭尽全力，十根手指俱插进阴阳面路光小腹和肋骨间。

阴阳面路光惨叫了一声道：“你……”

阿福吼道：“我要你死……”

一柄寒亮的匕首有若毒蛇出洞般地快速，很快地戳进阿福的背后，铁掌丘如山一条手臂上全是血，他嘿嘿地道：“你还能作怪么？老东西。”

阿福厉声道：“我化鬼也饶不了你们！”

他那厚厚的嘴唇一张，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和阴阳面路光同时萎顿在

地上，两人跌倒地上，同时气绝。

关五杰黯然地道：“我虎风帮大护法死了。”

怨毒地瞪了敖楚戈一眼，欧阳怡萍恨声道：“这全是他引起的，我们要怨，要恨，全找这姓敖的，关帮主，咱们还等什么？下手吧。”

这个女人势如疯狂地扑过去，挥手将敖楚戈提了起来，他恨声道：“姓敖的，你更没想到会有今天……”关五杰嘿嘿地道：“先给他点上穴道，慢慢折腾他！”

他自认是穴道明家，伸手往敖楚戈身上连点了好几个地方，哪想到当他的手指触及敖楚戈的身上时候，只觉入手如绵，滑不溜丢的，根本捏拿不住穴道的位置，这一惊，当真是惊出一身冷汗，呆呆地道：“有这种事？”欧阳怡萍问道：“什么事？”敖楚戈猛然睁眼，道：“他找不到我的穴道位置！”

他这一张开眼，再一说话，当真是将欧阳怡萍吓了一跳，她吓得急忙一松手，机凛凛地倒退了好几步，道：“你，你没醉。

……”

敖楚戈冷冷地道：“醉了，三日醉能使人醉上三天三夜，当我喝上第一杯的时候，我已知道中了徐姑娘暗计，赶忙运内功把酒逼在一处，慢慢地化散它，可是三日醉实在太厉害了，虽然我已尽了力，还是昏睡了一个多时辰，如果不是姓关的硬点我和穴道；只怕此刻还醒不过来……”这种不可思议的变化居然发生在这节骨眼上，欧阳怡萍不禁有一种前功尽弃，功亏一篑的懊丧，她恨恨地瞪了关五杰一眼，道：“你的命大！”

关五杰急忙道：“姑娘，这不能怪我，我哪知道他会……”一挥手，欧阳怡萍叱道：“不要说了。”

淡淡地一笑，敖楚戈道：“欧阳姑娘，其实我第一眼看见你，心里就起了疑心，觉得你十分面善，因为徐姑娘的关系，我没想到你会化装成素环，当那酒一进口里，我就知道是你了，欧阳姑娘，你的手法和心计不谓不深，可惜运气不佳……”徐圆圆泣道：“敖大哥，我不是有意害你的……”敖楚戈轻叹一声道：“你是交友不慎，害苦了你，徐姑娘，假如你后悔今日所做所为，立刻革心换面，一切都来得及，否则，你将失去其昌，也失去了你自己！”徐圆圆颤声道：“是，是。”

冷煞地一笑，欧阳怡萍道：“姓敖的，你这是在威胁她，告诉你，她是好是坏，得由我来决定，你是哪门子东西，在这里口发狂言……”不屑地抿抿嘴，敖楚戈道：“这个时候你欧阳怡萍还说这种话，不嫌太晚了，如果我还醒过来，你也许能横行于一时，现在，只怕太晚了，只要我姓敖的有一口气，你决翻不出我的手掌心……”欧阳怡萍虽觉得他狂他傲，但他那身罕见的武功，的确是有值得狂，值得傲的地方，放眼天下能和他一争雄长并不多见，她沉默了片刻，道：“姓敖的，论武功，论经验，我也许不是你的对手，但，论机智，你就差远了，眼下你虽然尚占先机，可是，我知道三日醉在你体内已发生作用，它固然醉不倒你，可是你的功力已减掉一大半，不信你可以试试……”点点头，敖楚戈哼声道：“我同意你的说法，三日醉的药力奇厚，能使人体力减退，通体发软，可是我只要一半的功力就能杀了你。”

欧阳怡萍畅声一笑道：“那只适于对付我一个人，敖楚戈，这个算盘你打错了，这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关帮主，铁掌反如山，凭我们三个人联手，不信干不掉你一个！”

摇摇头，敖楚戈肯定地道：“你们不行！”欧阳怡萍一瞪眼，道：“圆圆，你也别闲着，先挡个头阵。咱们姐妹一场，今日姐姐有难，你想袖手不管，可没这么便宜的事！”

她心机是何等深沉，横情度理，已知如何扭转这个相当棘手的局面，这一着使徐圆圆登时显得慌张无比，她犹疑地看了欧阳怡萍一眼，道：“你要我……”欧阳怡萍冷哼一声道：“你是最适当人选，姓敖的和海其昌情同手足，他决不会要了你的命，你尽可放手一拼……”徐圆圆眼圈子一红，道：“不行，我已害了其昌，差点毁了他和效大哥的多年友谊，如果我再和敖大哥动手，那就自不量力……”欧阳怡萍怒声道：“你居然在这节骨眼上想扯腿，徐圆圆，告诉你，没那么容易。”

她显然是愤怒极了，话语一落，突然翻掌向徐圆圆拍去，徐圆圆何曾料到欧阳怡萍会说翻脸真翻脸，不防之下，这一掌居然挨的不轻，一口鲜血喷出吐了一地。

徐圆圆颤声道：“姐姐，咱们结义一场，你竟会下这样毒手，很好，现在体我情份已尽，往后各行其事，谁也不管谁。”

哼，欧阳怡萍冷笑道：“你想会有往后么？徐圆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如果我让你和姓敖的能踏出这间屋子，我欧阳倒着写……”欧阳怡萍狠话一落，转头道：“关帮主，开始吧。”

关五杰闪身一退，道：“全听欧阳姑娘吩咐！”

两个人一施眼色，突然抽身疾退，刹时退出屋外，徐圆圆粉面苍白，看得莫名其妙地道：“敖大哥，他们怎么会说走就走？”冷静地略；思考，敖楚戈道：“不会，他们一定有很恶毒的手段……”话语未落，屋子四周响起一连串劈啪劈啪之声，一股浓烟从居外涌进采，汹汹的火光已自四面八方闯进来，威烈的火势当真是猛烈异常，任是敖楚戈那铜皮铁骨也难挡火种烈焰苗，逼得他急忙先闭住了气。

徐圆圆叫道：“敖大哥，我们怎么办……”敖楚戈沉声喝道：“先用毛巾沾水封住鼻息，我护着其昌，你随我身后，咱们务必闯出去，否则只有葬身这里……”屋外来欧阳怡萍的笑声，道：“敖楚戈，你不要妄想往外闯，我已为你准备了无数的弓箭手，如果你自信能闯出来，不妨试试——”敖楚戈心中一凛，没有料到欧阳怡萍这娘们会狠到这种程度，不仅用这种火攻对付自己，甚而连自己可能冲闯的计划都拿得相当准，他眉宇一锁，道：“天下最毒妇人心……”这一阵浓烟和烈焰，居然将昏迷的海其昌呛得醒了过来，他“哇”地一声，大叫道：“跟着我！”

汹汹的烈火染红了半边天，浓浓的烟幕连月梢子都遮住了，欧阳怡萍那艳凝的脸上有一层欢愉的神色，她没想到这招果如料计般地进行相当顺利，那宽大的一栋屋宇经不起火神的肆虐，颓倒的屋瓦刹时火光中倾倒……”她兴奋地道：“关帮主，没有人逃出来吧！”

关五杰大笑道：“姑娘放心，我这里里外外有百把个弟兄，他们都奉旨监视，这屋子里如果有一只老鼠跑出来，他们也不会漏掉，那两个狗男女只怕早化作灰了！”昭，欧阳怡萍点头道：“这次你功劳最大我要好好谢谢你。”

关五杰得意地道：“谢倒不必，只希望你别忘了咱们的条件！”

欧阳怡萍媚笑道：“你要我……”

关五杰哈哈地道：“能和姑娘一夕风流于愿足矣……”欧阳怡萍艳媚兼具地道：“天下有几只猫不沾腥，对付你这样人，只有一个色字，五杰，你

真是色迷心窍的人！”

关五杰没有听出弦外之音，道：“这叫做英雄难过美人关。”

一声冷涩地笑声从他俩身后响起，关五杰只觉心底发毛，一股子凉意下透心窝，他猛于回头，道：“谁……？”洒洒落落的星光下，敖楚戈和海其昌、徐圆圆三人并立在后，他们满身灰烬，一脸杀意地站在那里，好生生的，硬挺挺的，居然是活人，刚才的风花雪夜，一脑子的奇思邪念全化为乌有，这一惊不禁出了满身的冷汗，颤声道：“欧阳姑娘，这？……”欧阳怡萍颤声道：“没烧死他们！”敖楚戈冷冷地道：“先谢谢你这一场火如果不是浓烟呛醒了其昌，我们也不知有一条地道呐，这一条地道救了我们，也住定你们的死，欧阳怡萍，人算不如天算，这是你倒露！”

关五杰狠声道：“姓敖的你找死！”

他恶向胆边生，一声沉喝，立刻和五个黑衣汉子朝敖楚戈扑去，敖楚戈长笑一声，无双剑有若闪在半空里的疾电，快速无比地疾泻而去。

片片血雨洒下，空中响起一连串的惨叫，断臂残足，纷纷洒落，关五杰惨声道：“好狠的手段，姓敖的，我和你拼了。”

他哪来得及出手，敖楚戈的长剑已穿进他的胸心间，那庞大的身子一倒，堂堂的虎风帮帮主已撒手西去，这奇快的剑法和狠厉的剑术，刹时将其余的人震慑住了，纷纷高呼一声，四下纷纷散去，各自择路而逃。

欧阳怡萍颤声道：“你也要杀我？”

敖楚戈冷冰地道：“像你这种狠毒的人，我能留下你么？”欧阳怡萍惨笑道：“看样子我爹的仇是没法报了。”

敖楚戈哼声道：“他罪恶一身，死不足惜，你妄言为他报仇，住定要失败，欧阳姑娘，你如果肯回头，我一定会放了你！”

愤怒地瞪着敖楚戈，欧阳怡萍叫道：“放你的屁，我不会向你屈服——”她挥起手掌朝敖楚戈逼去，敖楚戈一迎拒，欧阳怡萍身子突然拔起，那晓得她身在半空，一团火影朝她飞去，惨叫一声，全身着火，痛得她在地上翻滚。

她颤声道：“圆圆救我！”

徐圆圆泣声道：“姐姐，你在地上尽量翻滚！”终究是姐妹一场，徐圆圆跃过去，想帮忙，欧阳怡萍惨叫道：“爹，我来了。”

她像个火团一样，在地上一阵翻滚，不幸地掉进海家的火光里，刹时被那火红的光焰吞噬掉了……。

徐圆圆泣道：“好死了。”

海其昌冷冷地道：“这样的人，你还替她难过？……”敖楚戈拍着海其昌的肩道：“其昌，徐姑娘是个心地善良，入迷不深的人。你不必去计较这件事，如果你是个顶天立地人，会觉得她是你最理想的人，因为她勇于改过，这服勇气值得我们去尊敬，她是聪明人，当值得我的意思……”徐圆圆激动地道：“敖大哥，谢谢你。”

长笑一声，敖楚戈道：“不要再说些什么，天长地久永不尽，地名天荒情不断，我祝福你们白头偕老，青春不息……”那汹汹的火苗子映红了三个人的脸，他们紧紧地很着手，那一份永不停息的友谊似乎不会磨灭……。

白雾茫茫般地罩下来，沿着河边行去，团团白雾将沿岸的屋舍染成一片白色，在这浓浓的雾影中，一个手持校校的瞎子敲敲点点沿着小路行去，他很熟练地沿着间间茅舍走过，转进一条胡同里，他机警地停在那里，凝神地聆听了一会，发觉身后确实没有人跟踪之后，抬起那根手杖，在小黑门上

轻轻敲了三下，那三下，一轻二重，间隔的时间都有一定，显然这是他们联络的信号。

那扇小门咿呀地启开，露出一缝，这个瞎于机灵的千闪而入；那扇门立刻被关起来。

冕里一个粉面唇红的少妇，立刻紧张地问道：“你没被盯上吧？”那瞎子摇摇头，道：“没有，他不会这么灵，几天内就盯上我……”那少妇嘴角一抿，道：“那可不一定，江湖上谁不知道敖楚戈鼻子最灵，耳朵最长，他要迫杀的人，有几个人逃出他的掌心？半个月来，五矮子、胡麻子、刘少春、四脚猫，谁不遭了他的杀手，现在轮到你了，你虽然扮成了瞎子，凭他的本事，只怕你居少德也躲不了几天……”居少德嘿嘿地道：“凭你田二嫂在江湖上的招牌都掩护不了我，那你是愈混愈回头了，姓敖的固然是个人物，可是他也并不是一尊神，总有撂倒他的机会，我不过是在等机会，只要机会一来，姓敖的决不会逃出我的掌心去！”

娇媚地一笑，田二嫂哼哈道：“那机会如果不来呢？”居少德阴沉的脸上倏地掠上一层寒霜，道：“只有等，机会是人等出来的，这是双方拼耐性，敖楚戈并不是铁金刚，他总有可资攻破的缺点……”田二嫂冷冷地道：“万一你还没等到机会，他已先找上门来！”

第三十一章

居少德吓了一声道：“你看我姓居的就那么霉气，什么事都让我碰上？嘿，告诉你，这河两岸都是绿柳子，在这躲上个三五天，自己不出来，谁也休想找上。”

田二嫂那浑圆的胸峰在透明的纱衫那里隐隐浮现，居少德可不是睁眼瞎子，他上前绵贴着田二嫂，满嘴的胡渣子弄得田二嫂痒痒的，田二嫂呖声道：“你这叫做坐以待毙。”

居少德的手已伸进她的衫裤里，嘿嘿地道：“谁说的，我已联络了道上的朋友，这两天他们就会赶来，在这会合后，大伙研究研究，是躲还是和他斗斗，那时咱们人多势众，不会怕他姓敖的单枪匹马！”

田二嫂侵依在居少德的怀里，媚笑道：“你心里又急了，哦，可别那么把持不定，昨天晚上还不够销魂呀，呸，你呀，唯一的缺点就是经不起勾引！”

居少德哈哈大笑道：“我这是叫及时行乐，管他娘的敖楚戈是谁？只要我居少德能和你乐一乐，嘿，天大的事也得先搁在一边……”田二嫂呢了一声道：“你先上床等我，我去洗洗就来！”

居少德哈地一声，一溜烟地转进田二嫂的厢房里，田二嫂淫邪的脸上有着一股难以觉察的笑意，她轻轻朝窗外招了招手，立刻有两个精悍的汉子伸出头来，田二嫂指指屋里，那两个汉子一顿首，很快地消逝而去。

嘴里哼着低级小调，居少德一进屋里，迫不及待地衣服脱得一丝不挂，躺进被窝里，他眼睛望着房门，见田二嫂散散懒懒地踱进来，道：“你怎么去这么久，急死人了。”

田二嫂淫荡地笑道：“你也不是老牛吃嫩草——头一回，干嘛急得像条狗一样，这种事要慢慢来，双方才能领略到个中滋味！”

她斜靠在床沿上，居少德伸出毛毛大手拖她进被子里，她一推居少德，半咳半怒地道：“猴急个什么劲，老娘总要先培养一下情绪——”居少德大笑道：“我只要略施手脚、包你受不了，急得像条狼。”

田二嫂哼声道：“那可不一定，田二嫂虽是久旱之地，可不在乎你那点露水，凭心而论，你那点道行还满足不了我。”

居少德哈哈大笑道：“小骚货，看我今天不整得你死去活来，张口求饶不可，那时候你才晓得我姓居的长了一根好东西。”

话语方落，那房门被推开，一条人影疾掠而来，舒指朝床上的居少德身上穴道点去，居少德呀地一声大叫；道：“什么人？”窗外另一道人影已穿射而入，在他身后重重地拍了一掌，居少德赤条条，光溜溜的，被这两个人轻易地制服了，他委赖地坐在床上，道：“你们是……”床前的那条汉子，一脸的刀疤，道：我——疤面人；他是吴拐子，大伙都是老朋友了，你不会健忘得那么快，居少德、你一定不会怨我们在这节骨眼上不上路，只因为田二嫂她不想这样地死……”居少德身上穴道受制，有威发不出；此刻定睛一看，才知道这两个人是和自己有过数面之缘的疤面人和吴拐子，他楞楞地道：“二位，何以这样对付我？”田二嫂道：“理由很简单，我们不想死！”

居少德怔怔地道：“死？谁会要你死……”田二嫂道：“别叫，居少德，敖楚戈追杀的目标是你，如果你落在他手里，他一定会追问你还有些什么人？你并不是个硬骨头，准会将我和他们招出来，那时候，咱们大伙都活不成了，还不如先收拾了你，将你送到敖楚戈那里，也许大伙都有个转机……”摇摇头，居少德道：“我压根没想到这回事，二嫂，这事你没直接参与，他们二位也是临时插上一脚，姓敖的哪会知道的这么多。二嫂，不要自取死亡，大伙联手也许还有话说，如果你们妄想拿我和姓敖的交换条件，嘿嘿，你们是大错特错。”

疤面人冷冷地道：“错不了，姓敖的倒是江湖上的一条汉子。”

居少德鼻子里哼一声，道：“这件事主谋者是这位田二嫂，他不会那么傻蛋的就此罢手，我居少德是背定了黑锅，二嫂，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上了你的当，如果不是你怂恿我，我也不会去联络那么多朋友，结果你自己不出面，由我代劳，姓敖的已认定是我干的，嘿嘿，如今你又耍出这招，未免太狠毒了。”

田二嫂冷冰冰地道：“这只怪你姓居的不开眼，上次当、学次乖，我田二嫂可不是省油的灯，白花花的银子会白给了你，呸，你也不是小白脸！”

居少德怒声道：“你们要把我怎么样？”沉思片刻，田二嫂道：“很简单，将你交给姓敖的，把这件案子给了结，他会认为所有参与的人都死绝了，不再过问这件事，我们也不再担惊受怕，过着这种提心吊担的日子。”

居少德呸了一声道：“你做白日梦，你也不打听打听敖楚戈是何许人？他岂是个普通的混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田二嫂，别自我陶醉了，这法子不灵……”田二嫂嘿嘿地道：“灵不灵在我，你看我的好了，吴二拐子，你治人的法子最多，他该怎么处理，我全权交给你。”

吴二拐子大笑道：“我先点他的哑穴，让他一辈子不了口，再斩掉他的双手，让他不能写字，那样他想向敖楚戈告状都无从告起，你觉得怎么样？”居少德颤声道：“你……”田二嫂淡淡地道：“随你怎么办了，反正敖楚戈只要他的人，我们便如他的意，你动手吧，我已和姓敖的约好，在天香楼会面，那时候，咱们便可高枕无忧地爱干什么便干什么了。”

居少德颤声道：“田二嫂，你不能一点情义不顾。”

田二嫂冷涩地道：“这是你自己送死，谁叫你自动送上门来，如果我不收拾你，姓敖的便会收拾我，如其两蒙其害，倒不如牺牲你一个人！”

说着转身出房了，居外间里刹时传出居少德那凄厉的惨呼，田二嫂嘴角上浮现出一丝满意的笑意……。

天香楼的另一间房间里，敖楚戈冷静地在沉思着，他想不出自己的义弟——。

司马紫青何以会在一夕之间全家暴毙，虽然他根据残留的蛛丝马迹，已追寻出条线索，并且已殊灭了几个元凶，但离那阴谋主使者的距离尚差上一截，如果司马紫青是江湖道上的朋友，还有话说，但司马紫青不过是一介书生，舍他而外，素不和道上朋友往来，横遭惨死，未免有点太说不过去。

半个月来，五矮子、胡麻子、刘少春、四脚猫，已在他的千里追踪下伏法，可是能了解内情的居少德尚逍遥法外，根据眼线的消息，此人藏匿在这附近一个女人家里，这个风尘中的女人到底是谁，就非他目前所能了解了……。

咚咚，一阵敲门声……

敖楚戈冷冷地道：“进来。”

田二嫂有若一只粉蝶般地飘了进来，敖楚戈仅淡淡地瞄了一眼，挥拳道：“请出去，这里要姑娘！”

田二嫂哟地一笑道：“敖爷，别这么颐气指使得这么不客气，我田二嫂可不是卖的。”

如果不是冲着你敖爷在这里，嘿，拿花轿抬也抬不进我来，敖爷，你是留客呢？还是不留……”淡淡地一笑，敖楚戈目中精光一露，道：“你是那个约我的人？”田二嫂眉开眼笑地道：“除了我田二嫂有能力找到你外，天下能和你敖爷愉情幽会的人只怕不太多，敖爷，你等的人就是我……”眉头紧紧地一锁，敖楚戈道：“请坐，二嫂，你约我有事？”嫣然地笑了笑，田二嫂媚笑道：“敖爷，别那么拘泥，你应该先看看我长得如何，瞧瞧我不是对上你的胃口，然后咱们再谈别的事！”

敖楚戈会意地道：“美是挺美，可惜老了点——”一摆手，田二嫂格格娇笑道：“嘿，你这个小杀千刀的，真会挑剔，不错，我田二嫂是老了点，可是风韵犹存呀，凭这点，那些嫩芽可差得远了。”

敖楚戈苦涩道：“田二嫂，我不擅于谈风花雪月，咱们还是路归路，桥归桥，谈点正经里的事，否则，我没这个耐性跟你穷磨菇。”

田二嫂眉开眼笑地道：“看不出你敖楚戈还是个鲁男子，居然一泓清水不起波，连我都没放在眼里，对我来说，这是女人最悲哀的事情，论姿色我并不差，论谈吐也能够上格，可是在敖爷眼里，我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冷冷地一笑，敖楚戈道：“田二嫂，咱们是一不沾亲，二不沾故，你派人送口信，约我来相见，如果仅是为了和我调笑几句，可以到此为止，若真的有事，你请直说——”田二嫂点点头，道：“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敖爷，传说你在半个月连杀了五矮子、胡麻子、刘少春、四脚猫几个人，听说你还不歇止，正在追寻居少德！”

眼珠子一亮，敖楚戈正色道：“不错：这几个人是我杀的，他们惨杀司马紫青一门，罪有应得，居少德是主凶之一，当然也是血债血还，你跟我提这件事，莫非居少德请你做说客？”田二嫂凝神地道：“先告诉我，杀了居

少德是否肯借此罢手。”

摇摇头，敖楚戈肯定地道：“假如居少德是最后一个凶手，当然就此罢手，如果还有别的人逍遥法外，那我是决不放手！”

沉思了片刻。田二嫂很稳重地道：“咱们来个交换：你要居少德的命，我可以帮你，但，你也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敖楚戈冷冷地道：“这要条件？”

“喂”，田二嫂得意地道：“唯一能提供居少德藏匿地方的就是我，敖爷，假使你本愿意，我不勉强，可是没有我，我敢夸口半年内你决找不着他……”敖楚戈直打量这个女人，由她的容貌和言谈间，他知道这不是个容易对付的女人，看神色她不仅难斗，还是个难惹难碰的江湖女人，他沉吟道：“我明白了，田二嫂、你就是那个藏匿居少德的女人，也是他的情妇，俗语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怎么能将他出卖，这在江湖规矩上，是禁忌！”

田二嫂不以为意地道：“无他，杀人者人杀之，我犯不着和这种人去玩命，再说你敖爷我也惹不起，今天我甘冒江湖大忌来会你，当然我也有我的目的，只要敖爷你点点头，我负责将人给你送来。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他……”敖楚戈冷静地道：“你的条件一定很苛！”

摇摇头，田二嫂道：“一点不，只借重敖爷三天时间，不出力，不动手，三天一过，敖爷放手一走，谁也不欠谁，这种便宜事你都不干，往后想我都不容易！”

敖楚戈哈哈两声道：“二嫂，你还没告诉我，哪条线上的买卖……”田二嫂哟地；声道：“我是个女人，能做什么大门面的生意，当然女人永远是女人，于的是半掩门的买卖，敖爷，不怕你笑我，这行生意是百业中最难干的，我不过是请教爷帮个场！”

她没全抖出来，敖楚戈已猜个八九不离十，他气得想喷饭、做梦也没想到这女人居然请自己去当暗门子的镖客、但，他表面上不露丝毫声色，仅淡淡地道：“花二天时间，换个居少德，说起来并不难——”媚丽娇艳地一露齿，田二嫂道：“这种好事天下少有，敖爷是答应了。”

敖楚戈一摇头道：“还没有，田二嫂，听起来这事很单纯，往里久再一想，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你不会仅要我在贵宝号那里于坐三天。别说，有更札手的事等着我……”面颊上仿佛罩上一层寒霜，田二嫂道：“不错，我要借重敖爷这块招牌，在我们这行道里竖立大旗是不容易的事，如果没有几个很体面的角色，很难闻名立万，我田二嫂虽是女流，野心并不比你差，要干就狠狠地干，不干干脆歌手，而敖爷，‘一笑见煞’在道上可说是顶天立地，正是我理想的助手，当然我不会白借重你，咱们是四六拆账，有我的，少不了你的，三天后，我双手奉上居少德，从此各拍屁股走路，谁也不管谁——”敖楚戈冷冷地道：“抱歉，田二嫂，你的条件我不满意。”

这一着很出田二嫂的意料之外，她对自己一向很有自信，只要道上的买卖，她一出面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而今日，她可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可是敖楚戈却丝毫不动心，她粉颊上有着了一丝冷意，道：“敖爷的意思……”敖楚戈淡然地道：“第一，我不须和你谈条件，更不会和窑姐儿的事扯上半点边儿再说你最终的目的并不那么单纯，假如我料的不错，司马紫青的事你不会一点不知道，第二居少德不过是条鱼，我网已张好了，不怕他跑了，犯不着去领你这份情，而且凭你田二嫂在地方上的人头，并不比我差，何须真正地需要我敖楚戈。”

刹时，一层寒霜罩满了脸上，田二嫂道：“你不后悔？”敖楚戈大笑道：“我敖某本人何曾后悔过一件事？田二嫂，麻烦你回去告诉居少德，躲不是办法，总有一天他会落在我手里。”

田二嫂站起身来，道：“咱们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事就此罢手，只当没这回事，居少德是否会落在你手里，那是他的事，我田二嫂可不保证你能找到……”略略一沉思，敖楚戈道：“如果真找不到也许我会找你妥协——”阴冷地一笑，田二嫂不屑地道：“那时候论不到你拿跷了，也许你得全听我的！”

说着格格一笑，转身出了房外，她的前脚刚走，后脚就跟进一个人，这个人一脸精悍之色，露出一双聪慧的眼神，啧啧地直呼骚，一进屋，劈头道：“敖爷，真想不到会有这样一个标致的娘们！”

敖楚戈正色道：“别说笑，小毛，不要在这节骨眼开玩笑，这娘们叫田二嫂，愿以居少德和我交换条件，我从关洛道上请你来，就是要你替我查查她的底，你最擅长追踪术，这件事全交给你了。”

小毛大笑道：“这不劳你费心，这娘们一进天香楼我已出去转了一趟，她是小孤河两岸的名鸭子，常装怡红院”，手下有几号扎手的人物，在河左岸的地方，有一间破屋子，是她秘密住处。”

敖楚戈哦了一声道，“看不出你小毛果然有两下子，不愧有千里狐之称，仅这眨眼工夫，便摸个一清二楚，看来这趟没白请你来。”

小毛眨眨眼，道：“敖爷，你先别高兴，这娘们仿佛背后有极高的靠山，否则，她不会大模大样地来和你谈条件，这种人眼皮子最广，路子更宽，她能提供居少德的消息，可见对你的行踪已掌握得相当清楚，假如我料得不错，你的一行一动，已在她的监视下，别在咱们还没风吹草动之前，已马前失蹄先栽在她的手里。”

点点头，敖楚戈道：“我会小心行事，你入夜后先去摸摸这娘们的底！”

入夜后，怡红院里莺莺燕燕，杂乱喧闹的声音，从各屋子里传将出来，堂子口惯有的调笑和嘻骂在这里随处可见，窑姐儿川梭于客人间，混身的解数淋漓地发挥出来。

怕红院的后院，有一间僻静的雅舍，是专为招待贵宾的静房，一缕灯影从这屋子里透出来，田二嫂斜靠在大红被垫的床上，一双眼神痴痴地望着窗前，疤面人和吴拐子恭谨地守在房门口，他们像在等待什么？没有人在这节骨眼上开口，俱凝神地听着窗外。

良久，一点黑影穿窗而入，是一只昂首健硕的灰白飞鸽，疤面人疾忙地解开飞鸽脚上的纸卷儿，递给田二嫂，田二嫂略略一瞄纸卷上的字儿，道：“他来了。”

疤面人低声道：“田老板，准备怎么应付他……”田二嫂沉思道：“他只要进了怡红院，我们就有办法对付他，这种人不能和他动武。只有智鹬请阳婉玉对付他！”

疤面人；震道：“阳婉玉，她有麻疯！”

田二嫂冷笑道：“她不仅有大麻疯，还有最难治的花病，但她长得最漂亮，一身白玉般的肌肤谁也看不出她有病；我要姓敖的先染上一身病，最后让他跪在我面前求我收留他！”

疤面人寒声道：“姓敖的未必会上钩。”

田二嫂哼声道：“屋子里先放一点‘催情散’，那种香味最易催情，凡

是男人都受不了哪种刺激。我不相情敖楚戈是铁铸的金钢，任他是头白眉虎也逃不过我—泓春水荡漾……”疤面人一笑道：“田老板准备在哪里接待这位特殊的客人？”田二嫂一挥拳道：“这间，敖楚戈不是普通客人，不能用那种对付普通客人的方法。立刻去准备，我会在暗中留意着的……”“是！”

疤面人立刻应命而去，田二嫂面颊上刹时浮现出一丝残厉的笑意……。

那屋子里满室温香，一股幽幽的香味拂鼻而来，像往常的客人一样，敖楚戈随意浏览了屋里的陈设一眼，鸭儿吴妈妈小心地侍候着、轻声地道：“客官，这是怡红院的最幽雅一间了，平常都是留给一些大官巨贾，今夜是你运气好，特别留给你的……”敖楚戈淡淡地道，“随便，吴妈妈，这里的姐儿……”吴妈妈满口陪笑地道：“客官你放心，不管哪一种客人，只要一进门。我一眼就知道他要什么样的姑娘，你者是个文武全才的雅入，我当然给你选一个允文允武的大姑娘，这位姑娘姓阳，是怡红院新进来的嫩手，不但能吟诗填赋，听说对武学方面也有很精僻见解，你先见见面，不满意，我再换！”

敖楚戈挥手道：“请她来吧，我是很好侍候的客人。”

吴妈妈轻轻击了下掌，一个面颊秀颀，薄施脂粉的美艳少女，不胜娇羞地丽而来。

她那挺直而美好的鼻梁，薄薄如菱角般的唇角。显示她有着相当的智慧，一双黑白分明的眸珠透出一股幽怨之色，吴妈妈识趣地退出去，刹时满屋子只剩了这对陌生的男女。

那少女轻轻一盈道：“小女子阳婉玉，鲁州胶东人氏。”

敖楚戈哈哈一笑道：“阳姑娘不要拘束，听说你歌词诗赋无一不精，在下久仰已久，今日能一睹风采，诚属有幸！”

阳婉玉献上茶茗，几盘精致细点，道：“这位爷真会说笑，我是一个俗人。”

敖楚戈只觉屋里香味扑鼻，脑子里昏昏沉沉的，他募觉有种心猿意马的感觉，一股热烘烘，暖呼呼的热劲从丹田中缓缓升起，心里一楞，付思道：“这屋里有点怪！”

他急忙收慑心神，运气流转全身，鼻眼间呼吸均匀，方始将那股子遐思强压下去，但任敖楚戈是个不动心的人，在这一刻也觉冷汗直流，他沉思道：“这里好热，姑娘，请将窗子开开。”

阳婉玉轻媚地一笑道：“相公，我替你宽衣好了，你既然来怕红院，当知这里风花雪月何其多，窗子一开，只怕春光外泄。”

敖楚戈哈哈笑道：“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灯下会佳人，只动眼不动手，姑娘，何须顾虑别人偷窥，我们并无不轨之行！”

阳婉玉一怔道：“你倒是个有口无心的不凡之人……”敖楚戈大笑道：“难得姑娘是个冰雪聪明之人，当知软玉温香最迷人，美人在抱别有味，可惜，我和姑娘……”话音未落，窗子格地一声轻响，一条人影倏地掠了进来，阳婉玉正要开口，敖楚戈突然点了她的穴道，只见小毛低声道：“快去吧，这里由我挺着，田二嫂尚派眼线监视着这屋子四周，她决没想到咱们会来个调包。”

他一闻屋中那股香味，神色一变，急道：“这种味儿好像催情……”一转头，蓦地看见阳婉玉，一震，脱口道：“这不是我日夜追寻的妹子么？”一掌点开阳婉玉的穴道，阳婉玉啊了一声，疾退半步，指着小毛楞楞的半天

没说出话来，很久，道：“大哥，你是毛振平大哥……”小毛一点头，目中隐含泪水，道：“婉玉妹，果然是你。”

他激动地上前想要抓住阳婉玉的手，她疾快缩手而退；颤声道：“哥哥，别碰我，我有麻疯箔……”此语出，敖楚戈和小毛几乎同时吓了一跳，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女人会有这种令人寒颤的毛病，阳婉玉轻泣道：“田二搜收留我的目的，是对付那些强仇大敌，我不知道她和这位相公有何仇恨，今夜我务必要和这位相公苟合……”小毛愤愤地想拍桌子，当他手掌刚落，敖楚戈已伸手拦住，低声道：“你设法救出你妹子，我去会那田二嫂。”

小毛一会意，立刻吹熄了油灯，屋子里刹时变得一团黑，敖楚戈如一道幽灵样的一闪逝去。

昏黄的灯影自那大厅里隐隐透出，田二嫂品茗着上好的浓茶，独个儿嗑着五香瓜子，她不时听取传来的消息，觉得今夜的布置相当满意，不时在那嘴角上浮现出一缕缕残冷的笑意，远处，响起一连串的脚步声，她高声道：“春香，请白龙雕到这里……”那丫环立刻转身离去，不多时，领着一个全身龙袍的汉子进来，在这中年汉子身后紧跟着两个身材魁武的汉子，这两个汉子身上皆配兵刃，两个太阳穴高高鼓起，显然不是普通人物，俱有一身上好的武功。

双方坐定，白龙雕问道：“全安排好了？”田二嫂格格笑道：“全照你的吩咐，敖楚戈已交给阳婉玉，只要两人一夕缠绵，任他铁铸金刚也禁不起病来磨，那时他再无雄心壮志在江湖上争强斗狠了！”

白龙雕冷冷地道：“不要太小看敖楚戈，温柔乡未必能拴住他……”田二嫂大笑道：“这次情形不同，我加上一点药物，这小子一定受不了欲念的冲动，到目前为止，他已熄了灯，虽然我无法知道他在里面的情景，但也可想像到那回事……”白龙雕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对付他，我只关心司马紫青那件案子会不会泄漏出去，这件事如果抖露出了咱们庄主，嘿嘿，任你田二嫂有通天的本领，只怕你脱不了关系！”

田二嫂苦涩地道，“白爷，你放心，居少德已成残人，他口不能言，手不能写，就是敖楚戈找到他，也问不出结果。”

白龙雕问道：“居少德呢？”

田二嫂道：“尚囚在这里！”

白龙雕冷冷地道：“带进来。”

田二嫂一扬道：“干什么？”

白龙雕沉思道：“庄主有命，我验过正身后，立刻活埋掉！”

田二嫂寒悚地道：“将他活埋掉，那我们怎么和敖楚戈谈条件！”

白龙雕嘿嘿地道：“给他来个死无对证，岂不比留着 he 更有用？如果敖楚戈中了麻疯，他根本无可利用。”

田二嫂一点头道：“庄主果然神机妙算，我倒多虑了。”

一挥手，疤面人和吴拐子已将居少德拖了进来，居少德双手已去，目中虽然喷着怒火，可是他自知反抗无望，一脸痛苦无助之色。

白龙雕昭了一声道：“拉出去埋了。”

疤面人和吴拐子领命拖着居少德往外走，居少德哇啦哇啦地挣扎着，正在这节骨眼上，敖楚戈淡淡洒洒地走了出来，谁也没看清楚他是怎么进来的，只觉他像一阵风，那么轻逸而洒脱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吴拐子沉声道：“什么人？”

敖楚戈冷冷地道：“瞎了眼的东西，连我都不认识？”吴拐子全身一颤，道：“你是敖……”那凌厉的剑光在空中一闪，吴拐子全身已是一软，仆地跪倒地上，只见在他眉心之处，被那寒冷的长剑点了一个血洞，鲜红的血一涌，他顿时死去。

田二嫂骇惧地道：“姓敖的，你在这里随意杀人！”

面上有若罩上一层寒霜，敖楚戈道：“这种欺压善良，逼良为娼之徒，死一个少一个！”

白龙雕冷笑道：“田二嫂，你不是说他和阳姑娘在温存么？”田二嫂慌乱地道：“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出来的，不会呀，如果她出来，会有人向我报告，除非他发觉了眼线！”

不屑地一笑，敖楚戈道：“你别瞎费心思了，凭你那点道行还难不倒我，喂，这位大概就是居少德了，啧啧，他没死在我的剑下，倒弄得这副怪模样，嘿，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居少德沙哑地在指手划脚，那意思是要说明什么，可惜他辞不达意，难以表示了，疤面人唯恐他抖露出什么，一脚端向居少德，居少德哇地一声而死。

敖楚戈大笑道：“这是杀人灭口，可惜太晚了。”

田二嫂震撼地道：“你都知道些什么？”敖楚戈不屑地道：“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那位幕后庄主，希望你们乖乖地招出来，否则，那后果你应该想像得到！”

田二嫂恨声道：“阳婉玉那死东西，全都坏在她手里。”白龙雕冷冷地道：“你他妈的光埋怨有什么用，漏子可出大了，这善后的事，你我都逃不了关系，嘿嘿，田二嫂，说你他妈的没用，你还不服气，现在，看你怎么向庄主交待……”田二嫂毕竟是风尘打滚的人，她眸中凶光一煞，登时横起心来，冷冷地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天塌下来，由我来顶，眼下咱们谁也别埋怨，既然姓敖的找上门来，那是他霉星高照，自己送死！”

白龙雕嘿嘿地道：“听你这句话么，倒还像个人样！”

田二嫂沉声道：“疤面人，响铃。”

铃铃……

一阵铃声响起，疤面人已将铃声传了出去，刹时五大道人影扑了进来，这些人有高有矮，个个都是精悍无比的汉子，他们似是皆有默契，人影一现，朝敖楚戈逼去。

敖楚戈哈哈大笑道：“巴东无盐，河西一怪，金钩膝霸，铁腾莫邪，真是没有想到诸位会在这女人手下讨口饭吃……”传说天下最丑夫人叫无盐，巴东无盐是个肥胖的妇人，她一脸横肉，塌鼻子、歪嘴巴，一张口，两只大爆牙露在外面，那形像要多丑有多丑，怪不是人人称她无盐呢。

河西一怪头大耳小，一脸阴阴之色，金钩膝霸，面方腮光，獐头鼠目，看来就不是好人，唯有铁骑莫邪还像个人样，可惜是太冷了点，面上始终没有一丝表情。

巴东无盐嘿嘿地道：“敖朋友，咱们一向是河水不犯井水，你干不该万不该惹上我们的田老板，我们并不想太过份，只要你答应永远不和田老板为敌，咱们立刻退去。”

敖楚戈冷煞地道：“他娘的，凭你们这群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东西也配和我谈条件，真是他妈的白日做梦。”

他对这群江湖枭魔深痛恶绝，一股杀气早已洋溢于脸上，河西一怪大

吼了一声，掠身扑了过来，道：“巴妈子，你太小看我们了。”

舒出那蒲扇般大的手掌，朝敖楚戈当头罩下，敖楚戈身形疾闪，身后的金钩膝霸蓦地挥洒出两枝精光闪闪的大钩子，攻了上去道：“咱们并肩子上！”

铁骑莫邪哇地挥出一剑，道：“敖楚戈，在下可得罪了。”

唯有巴东无盐仿佛没有看见一样，站在那里若无其事地拿着一柄小刀在修指甲，那分悠闲的样子，仿佛他们这些人的死活与她无关一样。

敖楚戈身陷重困，微怒道：“那位无盐小姐怎么不一块上来？”巴东无盐冷冷地道：“我上来你就轻松不了啦。”

半空里瞬快闪颤出无双剑的冷芒，挥拒着对方数人冷厉无情的攻击，而这群黑道煞手，势若拼命，居然配合得天衣无缝，一时间双方胜负难分。

田二嫂阴霾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浅笑，道：“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姓敖的虽然算是个人物，他却没想到怡红院里高手如云，一上手就没占着便宜！”

白龙雕冷冷地道：“田二嫂，连我都低估了你，想不到隐藏宝人，连我都瞒过了，嘿嘿，这些江湖煞星可不容易对付！”

巴东无盐冷声道，“田老板能付得出银子，我们就能卖命，双方各取所需，谁也不欠谁。”

白龙雕哼了一声道：“你站在这里光耍嘴皮子，怎么不上手！”

巴东无盐嘿嘿地道：“白龙雕，少跟跟我来这一套，我是他们的老大姐，该出手的时候，我自然会出手！”

敖楚戈猛然挥出一剑，在电光石火间攻向金钩膝霸，这一剑快逾电闪，金钩膝霸那里料到对方折剑势哪么快速，哎地一声，倒踪疾退，但在时间上仍晚了半步，长剑已临近他的身前了——

铁骑莫邪大叫道：“大姐，快救他——”巴东无盐仅一抬眼，手中的小刀破空飞去，很准确地将敖楚戈那劈出的一剑挡了开来，敖楚戈笑道：“好手法。”

白龙雕肃然地道：“无盐姑娘；你还真行！”

话语方落，一片寒光当头罩来，巴东无盐哪里想得敖楚戈会突然向她下手，正惊疑问，那凌厉的剑影一闪而没，她悲惨地一叫道：“‘一笑见煞’，你……”她真是疏忽了，敖楚戈接她那飞刀之后，的确有一丝令人寒悸的笑意，可惜她没留意，那一剑直穿了她的心口上，一股鲜血喷洒出来，瞪着一双恐惧的眼神死去。

河西一怪哇地大叫道：“大姐死了。”

他似是胆颤心寒，霍地往外一跃，转身道：“咱们犯不着和姓敖的拼命，扯活——”莫邪嘿嘿地道：“老怪物，你想溜——”这群人本来就不知道何谓道义，飘然一手挥出，戳进河西一怪的腰里，河西一怪哇地朝前一栽，痛苦地在地上直打圈子，怨恨地死了。

金钩膝霸怒声道：“田二嫂，你也不要闲着，咱们疾呼毁了他——”田二嫂冷冷地道：“我白花花的银子岂是好拿的，今日你们如果不将敖楚戈搭倒在这里，往后的江湖你们也免混了。”

莫邪呸声道：“他妈的你倒赖上我们了。”

他和金钩膝霸一施眼色，双双自左右朝敖楚戈扑去，敖楚戈一抖无双剑，瞬息间点出了七八剑，那疾快的手式，根本不容对方有退守的余地，两

蓬血雨洒落，这两个邪魔外道；刹时倒卧在血泊之中。

白龙雕颤声道：“好毒的手段——”

敖楚戈冷冷道：“如果两位不肯和在下合作，只怕会和他们的下场一样，我敖楚戈不出手则已，出手决不会容情……”田二嫂面如死灰，道：“姓敖的，你未免逼人太甚。”

敖楚戈冷冷地道：“告诉我，谁是杀害司马紫青的主使者！”

田二嫂阴沉地道：“居少德呀，他不是已死了么？”长剑一挥，敖楚戈道：“田二嫂，这柄无双剑已杀过不少的人，如果你妄想和我姓敖的斗斗力，它会像剁西瓜样地将你剁得粉碎！”

“一笑见煞”力劈莫邪，剑斩膝霸，飞射巴东无盐，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威势，登时将田二嫂和白龙雕给震慑住了，他们没有想到名传天下的敖楚戈果然如传言一般，和“一笑见煞”仅那么几个照面，这群邪道高手俱已躺在怕红院，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

敖楚戈冷煞地道：“说，谁是主使者？司马紫青到底和谁有仇。”

田二嫂嗫嚅的道：“我不知道。”

敖楚戈哼了声道：“那位庄主是谁？田二嫂，你最好跟上道，你应该明白目前的处境，我剑下不会留人，更何配有人恨不得要置你于死地！”

田二嫂一震道：“谁？”

敖楚戈冷冷地道：“阳婉玉的哥哥，阳姑娘被你惨害得还不够，大麻疯人见人畏，况且她还有见不得人的花病，田二嫂，你的罪太大了。”

田二嫂颤声道：“小毛来了？”

敖楚戈冷冰地道：“不仅来了，还和阳婉玉见了面，那后果你该想像得到，小毛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只怕比我还清楚不过……”田二嫂果然颤栗了，她浪迹风尘，从十岁，在妓院里打洗脸水，端花盘开始，能有今天这番局面，可说是奋历尽几番风雨，干这一行道，讲究的狠、毒、黄、诈，她自信全做到了，她不仅需要昧着良心干职卖人口，逼良为娟的事情，还要应付黄道中场合上的郎友，什么样的人都能应付，唯独对小毛她感到寒心，江湖道上有千里狐之称的小毛，这个人侧身黑白两道间，行事怪伦称绝，是有名的狠角色，她早已久仰了，为了防止阳婉玉和其兄长联络上，她不惜将她困在怡红院，哪里想到他们兄妹依然会了面。

她微微变色，道：“小毛又能怎么样？她拧不动者娘腿上一块肉。”

敖楚戈不屑地道：“少逞有种，今天你要是不交待得清清楚楚，只怕你粉身碎骨都难死得安稳，不信你尽可试试。”

白龙雕朝前跨了半步，道：“敖朋友，你也过份了，这里躺下的都是怡红院的人，杀人不过头点地，何必逼人太甚，你也该明白，江湖是人去的，能罢手就罢手，大伙留个情面，往后总有见面的日子，那时这份交情就是无价的友谊！”

听起来满口仁义道德，这一番说辞若落在旁人耳中，一定会认为白龙雕是个既讲仁又讲义，面面俱到的血性汉子，可惜他的目标是敖楚戈，敖楚戈听了不但没深受感动，还觉得他简直在放屁，听起来一文不值。

敖楚戈哈哈大笑道：“白龙雕，你有没有听说一个人为了放屁，将裤子脱下来放的？多此；举，司马紫青全家老小，活生生地死在你们手里，那是十几条人命，他们世代书香，忠恕传家，与你们何冤何他，你们竟狠起来全家灭门，像这种血海深仇，几句话就能了了！”

田二嫂口气一软，叹口气道：“敖爷，参与到那次行动的人，大多已落得死的下场，司马紫青的仇也可算是报了，你又何苦逼我，我不过是个摇旗纳喊的小卒子，过河的卒子逞不了场面，这事干脆了结，你有什么条件，咱们都好商量——”鼻子里一哼，敖楚戈冷冷地道：“那元凶还没抖露出来。”

田二嫂苦笑道：“你逼也没用，我确实不知道！”

敖楚戈沉声道：“我有办法让你知道。”

田二嫂变色道：“你要动手？”

敖楚戈肯定地道：“我要你放倒，用无双剑将你一块块骨头和肉剁下来，只要你挺得住，你尽可不吭不声，我姓敖的算服了。”

这话字字句句落进田二嫂耳中，有若冰渣子般直寒心底，田二嫂饶是黑道中的梟雄也不禁吓得软了腿肚子，她很清楚眼前的局面，道：“不要逼人太甚，当心狗急跳墙。”

敖楚戈冷笑道：“只要你愿意早点试试那滋味，尽可动手。”

白龙雕眼珠子一转，道：“敖朋友，凡事要思量，大伙最好心平气和地谈谈！”

仿佛他是局外人一样，完全是以和事佬的姿态说话，他说实话，轻松雅淡地朝外行去。

敖楚戈冷冷地道：“朋友最好留下来！”

白龙雕哈哈地道：“这里没我的事，你们俩个单独了结不是更好么？”

田二嫂怒声道：“白龙雕，你要抽腿？”白龙雕回身道：“这是什么话？我白龙雕岂是置身事外的人，不过这件事跟我没多大关系，我留在这里反而碍事！”

田二嫂沉声道：“你不准溜，假如你不和我撑下去，我便将这件事全势露出来，那时候，你白龙雕纵是走遍天涯海角，也有人会千里追踪！”

白龙雕瞪眼道：“田二嫂，你这就是不上道了，这件事跟我风牛马不相及，扯到我身上未免不够朋友了。难道说你是怕了姓敖的，临死还要拖个垫背的。”

这真是狗咬狗——

一嘴毛，在这节骨眼上，白龙雕抽腿，田二嫂反目，两个人在刹那间由友成仇，似乎在理上有点说不过去，但田二嫂那种温怒的脸上，愤怒中隐含杀机，她吼道：“白龙雕我先杀了你。”

这女人身法还真快速，话语间，人已冲了过来，扬起手掌朝白龙雕拍去，白龙雕哼声道：“你自找死路。”

他身形晃动中，挥掌迎去，两人手掌一触，田二嫂的身子如掠在空中的浮燕，朝空中飞去。而白龙雕也借她那一击之势朝屋外射去。

敖楚戈大笑道：“二位想做鸟兽散？”

白龙雕满以为自己定可冲出屋外，哪想到敖楚戈的身势较他不知犹快上几倍，刹那间已拦住了他的去路。

他嘿嘿地道：“敖朋友，不去追那娘们，干嘛拦着我。”

陡闻空中传来一声轻喝，道：“下去。”

田二嫂那穿射的身子仿佛遇上了一道无形的气墙，砰地被震了回来，她神色惨变，颤声道：“你是什么人？”那人自屋梁上一泻而落，道：“我，小毛！”

这真是冤家路窄，小毛潇洒地走到田二嫂的身前，田二嫂真是魂飞胆

破，她作梦也想不到小毛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她颤抖地道：“你我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何拦截在下！”

小毛冷哼道：“没怨没仇，哼，骚按子，我妹子可给你害得悬梁自尽啦，这个是仇，她原本是位好好姑娘，可以嫁个人过一辈子，而你，将她的一生幸福全毁了；这是冤……”田二嫂一颤道：“阳婉玉悬梁自尽？”小毛痛声道：“她能活下去么？一身麻疯，一身花病，难道要她去害人？她只有悬梁，将自己化在火堆里。才能烧毁掉那一身病毒，田二嫂，这都是你害了她！”

田二嫂哼声道：“她自己要死，谁也拦不住她！”

小毛恨声道：“如果她没有麻疯；没有花病，没有进入娼门、她会死么？恶婊子，这是笔血债，血债要用血来还。你和白龙雕串演双簧，想借机双双开溜，告诉你；敖大哥能放了你，我小毛也不会放过你……”田二嫂颤声道：“你要怎么样？”小毛冷煞地道：“那要看你如何向敖大哥怎么样的交待，如果你肯老老实实地实话实说，也许我会给你一个痛快！”

田二嫂沉思道：“我说……”

白龙雕一怔道：“田二嫂，你……”

田二嫂冲笑道：“我不说行么？白龙雕，你看看这个场合，一个敖楚戈已经够我应付的，再加上小毛，我是个女人，能有多大道行和自己命运相搏……”白龙雕冷冷地道：“假如你说出来，那后果！”

田二嫂嘿嘿地道：“那后果跟现在一样，都是死，如其将来一样死，不如现在活痛快，小毛，你过来，我有话和体单独说一说——”小毛冷冷地道：“不管你耍什么花样，我都不会上当！”

他连看都不看她一眼，散散淡淡地向她靠近，田二嫂藉机偎了过来，很灵巧地道：“小毛，敖爷的朋友！”

她故意说得很低，小毛不得不靠过去，当他身子才移过去的时候，田二嫂右手忽然朝他的脸部抓去，双方相距不及一尺，这一出手又快又狠，谁也没料到达女人临时有此一招，小毛大喝一声道：“我早知道你这娘们没安什么好心！”

白光一闪，小毛的手法更是快速，一柄匕首已跃进田二嫂的掌心之中，她痛得大叫起来：“你……”那匕首贯穿了她整个掌心，小毛冷笑声中握着巴柄，连着手掌将她钉进木柱之中，小毛嘿嘿地道：“你这种女人该受这种罪！”

田二嫂右手掌被钉在锭子上，痛得她眼泪都流出来了，那红的血液一滴一滴地流下来，她颤声道：“小毛，杂种养的，你有种杀了我！”

小毛冷笑道：“我要你一滴血一滴血流干而死，臭婊子，现在我问一句，你答一句，否则，我要将你另一只手也钉在木柱上，那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痛苦……”田二嫂恨道：“你敢！”

小毛大笑道：“对付你这种人我有什么不敢的！”

白龙雕眼珠子一寒，道：“小毛，立刻放了她。”

小毛大笑道：“怎么，吃软饭的，你疼她啦，行，司马紫青一族灭门惨案你抖出来，我小毛也许会念上天好生之德，暂时饶了她！”

白龙雕哼声道：“用这种手段对付一个女流算不得英雄。”

田二嫂痛骂道：“按子养的，小毛，你这缺德鬼，不得好死的，有种放下我，咱们各凭各的本事，彻底的周旋周旋……”小毛大笑道：“你这叫按子卖唱——上下一齐来，对付你这种丧心病狂的婊子，这已经是客气中的客

气了，嘿，臭娘们，你在嚷嚷，我将你的腿肚子再穿上几刀，看看你是嘴皮硬呢，还是皮硬！”

说着手上已多了一柄匕首，田二嫂再狠再毒，在这节骨眼上，她还是骇惧对方的冷森匕首，果然吓得不敢吭声，嘴唇发紫，手掌吊在木柱上，不停地簌簌抖嗦。

小毛斜睨着白龙雕一恨，道：“你刚才说我不是英雄。”

白龙雕冷冷地道：“不错。”

小毛嘿嘿地道：“我倒要看看你这位大英雄有何高明的手段，来个英雄救美人，她就在你的眼前，你随时可以将她救走，不过在你动手之前，你先掂量掂量自己，是否能逃过我手上的匕首，千万别学她那样，先穿了手掌，那样你会痛苦一辈子。”

白龙雕愤愤地道：“你欺人太甚。”

身影略略晃动，他瞬快地抽出了长剑，剑挺半途，陡地斜下穿去，他自认自己这一剑玄幻无比，但小毛手中的匕首有若长眼睛一样，叮地将他长剑点了开去。

小毛大笑道：“原来你就这么一点本事。”

白龙雕此刻气愤填膺，不再吭声，长剑旋飞地一连劈出七剑，小毛有若穿梭于花丛间的蝴蝶般，在剑光中飘移扭旋，对方长剑居然一点也碰不到他。

小毛匕首一点而出，道：“这几招很稀松平常，看看我的。”

他这一招平稳得不含一点变化，白龙雕肚里不禁暗暗冷笑，长剑一撩，欲点小毛的面门，小毛哈哈一笑，那匕首较对方的长剑犹快数倍，嘶地将白龙雕的胸前划开一道口子，殷殷鲜血，涔涔而落——白龙雕痛得大叫，道：“你……你……”小毛笑道：“怎么？你的英雄气概哪里去了？”白龙雕痛声道：“小毛，你最好杀了我！”

小毛冷冷地道：“杀了你易如反掌，留下你还碍手碍脚，也许你死了，那个骚婊子会一字不露地从实招来。”

白龙雕面色刹时苍白，眼看着小毛握匕首，一步一步地朝他过来，他手中虽然握着长剑，却不敢出手，颤了颤身子，道：“小毛，你敢……”敖楚戈淡淡地道：“小毛，该歇手了。”

小毛一怔道：“怎么？敖老大，这种人能留下么？”敖楚戈笑道：“也许有人巴不得他快点死，因为他和田二嫂都死了，我们追寻的线索立刻会中断了，那又何必称他们的心，如他们的意呢！”

小毛怔怔地道：“敖老大，你……”

敖楚戈沉声道：“朋友，既然来了，何须再藏头露尾！”

随着他的话声，一个儒衫飘逸的中年人，缓缓从厅后转了出来，疤面人紧紧跟在他身后，白龙雕颤声道：“庄……”那中年儒生冷冷地道：“住嘴，这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

白龙雕颤道：“是，是。”

小毛见这个气派甚是威武的中年儒生，在淡雅中透着森冷，有一种令人说不出的感觉，他嘿嘿地道：“这位朋友是谁？伸手架梁可要懂得江湖规矩。”

那中年人冷冷地道：“小毛，别人怕你千里狐，我百里孤独可一点也不在乎你，你必须明白一件事，没有三分三，不会上梁山，今天我来这里不是

冲着你，你最好少开口。”

小毛一怔道：“那你是冲着谁？”

百里孤独道：“敖楚戈。请你把他俩放了。”

敖楚戈道：“百里朋友，这个要求我很难答复。目前在下正在追寻一件事情，这事情和他们有直接关系，如果他俩让你带走了，岂不是……”百里孤独哈哈两声道：“敖爷；是不给在下这个面子了？”敖楚戈点点头，道：“只怕是这样了。”

百里孤独神情一变，道：“敖爷，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规矩，我百里孤独已经是先礼后兵，你必须明白一件事，这屋子里除了你和小毛外，几乎全是休的敌人！”

敖楚戈冷声道：“不，你应该说，除了屋里还有屋外。”

百里孤独一怔道：“你知道……”

敖楚戈哼一声道：“这还用问，在下凭了这两只耳朵，已可听出屋外有几个人，百里孤独。你是居心可恶呀。”

百里孤独沉声道：“敖楚戈，你敢骂我！”

敖楚戈冷冷地道：“何止敢骂你，如果你要蓄意和在下为敌那后果比骂还可怕，你会后悔今天强，自出头！”

疤面人怒声道：“姓敖的，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百里先生说话。”

小毛叱道：“他妈的，满脸刀疤的东西，你也不照镜子，凭你那副长相，哪有资格在这里说话，呸，滚一边去。”

疤面人怒吼道：“你……”

他仗着有百里孤独做后盾，胆气顿壮，一声大吼，居然挥拳朝小毛砸去，他只求表现，忘了小毛是个武学的大行家，拳风尚未沾到小毛身上，小毛已一拳捣在疤面人身上，疤面人呀地叫了一声，一跤摔倒地上，满嘴鲜血，连吭都不敢再吭一声。

百里孤独怒声道：“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滚。”

疤面人哪敢停留，吓得连滚带爬地跑出厅外。

百里孤独笑道：“小毛，果然有两下子，你那一手对付他们这种人也许绰绰有余，遇上真正高手可差得太远，来，跟我玩玩，如果你能过了三招，我立刻走人。”

小毛大笑道：“百里先生，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了，如果我连三招都过不了，嘿嘿，这大半辈子的江湖算是白混了。”

百里孤独冷冷地道：“你何不试试？”

小毛跃身一去，道：“正要试试。”

那快速跃起的身法，在江湖上已属一流，他手中巴首如电般点出，直点百里孤独的肋骨，百里孤独旋空一移，谁也没看清他施的什么身法，突然溜到小毛身后，挥手将小毛打得翻了个身。

小毛一愣道：“好小子。”

那匕首如旋转的蝴蝶，层层丛丛地在空中划起半个方圆，将百里孤独困在中间，百里孤独大笑道：“雕虫小技，也来丢人现眼！”

他神幻地挥出掌，准确无比地击在小毛的手上，砰地一声，那柄犀利的匕首已经被拍落在地上，接着一腿将小毛踢翻了好几个跟斗，踢得小毛满眼金星，差点仆倒。

小毛寒悸地道：“你……”

百里孤独冷涩地道：“下一次将取你的生命！”

小毛呸地一声道：“放你妈的屁，我小毛不信邪。”

敖楚戈一摆手道：“小毛，不要冲动，他不过是用了小巧手法。”

百里孤独嘿嘿地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敖朋友果然有点眼光，居然一点就透，刚才的确是花拳绣腿，如果和敖朋友动手，那是另一套手法了，嘿嘿，不过我两最好不要动手，因为那是立判生死的斗法。”

敖楚戈昭了一声道：“据我了解，你不会和我动手。”

百里孤独一怔道：“何以见得？”

敖楚戈冷冷地道：“你是个聪明人，何须我点破，我不信你会放着外面那群朋友不用，而你自己甘愿冒生命之险！”

百里孤独嘿嘿地道：“不错，对付你‘一笑见煞’似乎还不需要我亲自动手，你只要将我外面那群人打发掉，嘿嘿，这事就算摆平，不过你不要得意太早，那些人并不好应付！”

敖楚戈沉思道：“百里兄，我有件事想请教你！”

百里孤独一怔道：“什么事？”

敖楚戈双目一寒，森冷地道：“你百里孤独在江湖上也是成名露脸的人物，说出的话不会当屁放，我只想知道阁下是否即是田二嫂和白龙雕口中所称的庄主……”百里孤独一震，道：“他们说过？”敖楚戈冷笑道：“否则我怎么知道？”田二嫂和白龙雕闻言神色刹时一变，他俩似乎已发觉到百里孤独脸上那股杀气，心底同时一寒，一股临死前的寒意隐隐地透进心底，田二嫂颤声道：“我没有！”

百里孤独瞪了她一眼，道：“敖朋友一定要知道？”敖楚戈铿锵地道：“不错，我要追查那位幕后主使者，他主使别人杀害司马紫青一门，罪魁祸首，要脱罪只怕不太可能！”

百里孤独哼声道：“敖朋友，你肯定那位庄主就是元凶？”敖楚戈不屑地道：“是不是，他都应该当面说明一下，像这种藏头缩尾的行径，纵然是家财万贯，技压天下，也不是英雄。”

百里孤独冷涩地道：“你这是指桑骂槐！”

敖楚戈双目煞光一露，道：“你承认自己是那位庄主了？”百里孤独哼声道：“我也并没有否认。”

敖楚戈果然没有猜错，这位百里孤独当真是那位庄主，他想到司马紫青一门死时惨状，一股莫名的烈火顿时在心底里燃烧开来，他脸上犹如罩了层寒霜，道：“司马紫青和你是否有仇？”百里孤独摇摇头道：“谈不上。”

一征，敖楚戈道：“你是否会参与这件事？”百里孤独冷笑道：“你所追杀的那些人，全是我多年好友，如果我否认参与这件事，只怕你不会相信，况且，我那群朋友也不能白死，总要向阁下讨回个公道……”敖楚戈瞪眼道：“你是主凶，百里孤独，这是血债，血债要用血来还，现在你是单独和我解决，还是招呼你那些狐群狗党？”百里孤独嘿嘿地道：“他们既然来了，总要让他们露露脸。”

敖楚戈平缓地道：“百里孤独，既然你很光明磊落地承认参与这件事，在下想明白一下是非曲直，可否告诉我司马紫青何以会惨道灭门？”百里孤独嘿嘿地一声道：“你应该先了解我是干什么的？”小毛脱口道：“地主，有名的大地主！”

百里孤独大笑道：“不错，我是个富有的大地主，许多土地都是我的，

司马紫青霸占我的土地，我请他让出来，他不肯，嘿嘿，你敖朋友应该很明白这层道理，文的不行，只有武的！”

敖楚戈冷冷地道：“是非曲直，只怕不像你百里朋友说的那样。”

百里孤独怒声道：“你既然不相信，何必问我……”敖楚戈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道：“司马紫青曾给我一封信札，说明祖传的一块地有人强迫收买，当时他也许不知道还是你幕后主使，所以没指出你百里孤独，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你逼他就范，他不肯，所以你干脆将他杀了，那块地不费吹灰之力就到了你的手里，百里孤独，你的手段好狠毒”百里孤独哼声道：“白底黑字，他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谁也管不了它，反正现在死无对证，你信也罢，不信也罢！”

敖楚戈不屑地道：“你强取豪夺，俨然地方一霸，你这种强盗行径，人人得而诛之，百里朋友，你势必要还以公道！”

百里孤独嘿嘿地道：“敖朋友，不是我泄你的气，凭你一个人，你无论如何也讨不回去了，为了免于往后的困扰，嘿嘿，今天你恐怕很难走出恰红院一步。”

小毛叱道：“他妈的，这里也不是龙潭虎穴，你想用人困死我们，呸，我小毛第一个不信这门子邪！”

百里孤独大声道：“小毛，你那点道行老夫已经领教过了，老实说稀松平常得很，如果你自不量力，妄想出头，嘿嘿，我百里孤独找你首先开刀。”

小毛冲了过去，道：“我就再斗斗你。”

敖楚戈一拦小毛，道：“不要冲动，小毛，待会儿还有一场硬拼。”

百里孤独得意地道：“还是敖朋友像个人物，在场面上始终能顾大体。”

敖楚戈缓缓地道：“百里孤独，司马紫青一门血案，是非曲直已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在下要向阁下讨回这个公道。”

百里孤独摇摇头道：“可惜你没有这个机会，根本轮不到我出手，我那帮子朋友就能将你毁了。”

他沉声道：“出来吧，见见这位‘一笑见煞’……”话语一落，四个青袍汉子，自庭外缓缓走了进来，这四个青袍汉子，面上俱是一片冷漠，站在那里若有泥塑一样，他们皆身配长剑，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进来之后，同声向百里孤独深施一礼，齐声道：“百里庄主——”百里孤独哦了一声道：“敖朋友，我给你引见这几位朋友。”

敖楚戈摇摇头道：“我和他们称不上朋友。”

这话一落，那四个青袍汉子神色俱是一变，他们一个个傲视一方，受人尊敬惯了，什么时候让人这样冷淡过，百里孤独有意不让他们发作出来，嘿嘿地道：“大伙原本就不相识，当然不能称朋友，不过那没有关系，我只要给各位引见引见，大伙便是朋友了。”他嘿嘿地一指身旁的那个汉子道：“这位是——”那个青袍汉子冷冷地道：“在下帖木汗。”

另一个立刻叫道：“我是帖木哥——”

“帖木海——”

“帖木儿——”

敖楚戈略略一怔，想不到四个青袍怪异汉子，竟远来自边疆塞外——蒙古，他对塞外武学并不陌生，曾经和大漠金城立折剑论交，晓得他们的武术比较偏激和走异路，不觉对这四个人多留上意，他淡淡地道：“在下敖楚戈……”帖木汗操着不太纯熟的汉语，道：“听说你是中原道上第一高手，

我们兄弟这次远来中原，就是要会会江湖上的真正高手，你是我们要找的第一个人！”

敖楚戈冷冷地道：“这是百里孤独告诉你的？”帖木汗点头道：“不错，他说只要击败你，中原道上将无一敌手。”

敖楚戈大笑道：“他曾否告诉你连他也不是你们的对手？”帖木汗一呆道：“这倒没有。”

百里孤独呵呵地道：“敖朋友，你这一针见血的挑拨方法可真厉害！”

敖楚戈冷笑道：“你利用他们求胜的心理，拼除你的敌人，这种手段已不新鲜，他们四个边塞高手的斤两，你我肚里都明白得很，如果我料得不错，你是想利用他们来耗损我的真力，然后再藏有更高的人物，来搏杀我！”

百里孤独悚然一惧，道：“好厉害的敖楚戈，你果然是我平生仅见的高手之一，不仅能将眼前的形势立刻判别优劣，对事情的料想犹高一筹，嘿嘿，不过那没有用，事实永远是事实，你今天是插了翅膀也难飞，我已为你准备好一口上好的棺木了。”

敖楚戈冷冷地道：“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百里孤独，我也可能告诉你，敖某人的一口冷剑已为你的心脏下定了注点！”

百里孤独一施眼色，道：“四位还不动手？”帖木奇犹疑地道：“他真是中原第一高手？”百里孤独点头道：“错不了，你们只要撂倒他，中原道上不怕不扬名立万。”

四个人闻言脸上俱现出一层兴奋鼓舞之色，他们访佛寻到了一块金矿似的，兴奋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帖木汗干笑道：“敖朋友，我们塞外人最敬重的就是血性汉子，你是中原高手，一定是条好汉，现在我们四个人，如果一齐联手和你扑打，你心里一定不服气，套句你们中原人的常有一句话‘以多胜少’我们很想公平地一决高下，我们兄弟四人，随你选哪一个！”

这个人还很有江湖味道，不愿倚多压少，居然要一对一，百里孤独闻言急了，急忙于笑道：“帖木兄弟，你们不是一贯都是四人同上么？我听说你们在塞外，虽干军万马也是四个人，纵是只有一个人，你们也是四个人，今天，你们竟然要挂单了……”帖木汗大声道：“英雄遇英雄，我们不愿让你们关内人笑话。”

百里孤独大笑道：“那可称了敖朋友的心了，哈哈——”敖楚戈岂是痴人，哪有不懂百里孤独话中之意的道，他不想将时间拖得太长，拱手道：“四位也不必客气，还是照你们的规矩，真正的高手不在乎人手的多少！”

百里孤独奸笑道：“听到没有，四位帖木兄弟，人家‘一笑见煞’可不在乎你们人多，四位如果能沾着他一点边，嘿嘿，在江湖上将可大大地露露脸。”

帖木汗等虽然汉语不太灵光，但也听出百里孤独话中之意，显然对方没将他们放在心上、他们脸上那股兴奋之色瞬快地化成一股气愤之色，帖木汗大叫一声道：“那我们就来领教领教。”

四个人一字排开，各守一个方角，敖楚戈目光仅略略上瞄他们所站的方位，便知道他们是按着四星图的方位摆的方位，他心中一凛，顿时知道这四位塞外高手并不如想像中容易对付，他缓缓地移身站到北斗星的首星上，很和缓地道：“诸位是用兵刃还是徒手相搏？”帖木汗轻轻地一叹道：“敖朋友，在气势和方位上，我们已输了一筹，你身踏选位；足分水木，是个好角

度，现在我才相信你是位真正的高手，这一战不论是输是赢，我们都佩服你。”

百里孤独哼声道：“这又不是攀亲戚，何须套近乎。”

帖木汗冷冷地道：“英雄论英雄，气节千秋，敖朋友，咱们便先以拳术领教领教。”

敖楚戈抱拳道：“好。”

帖木汗是四兄弟之首，他和其余三兄弟一拱手，四个人绕着敖楚戈旋转起来，这四个人身法愈绕愈快，最后竟难以看清楚到底是谁，但他们却始终没有出手，敖楚戈静静地屹立地上，双目低垂，直视不见，谁又知道他此刻正攻天地视听的绝技，凝神地注意着他们的身法——只听帖木汗大叫道：“出拳！”

这四兄弟心意俱已相通，号令一出，四个人架势一分，右拳同时捣出，这四拳汇集着四个人的功力，拳风威烈，凝聚于一点，无异是四拳化一拳，敖楚戈身受四大高手的围击，换了任何人都难以承受那一击，而他却朗气开声，身子一沉，挥手握住了帖木奇的右掌，顺势一个大旋转，帖木奇便像风车一样，反向帖木汗、帖木海和帖木儿的拳头上撞去。

帖木汗大叫道：“退——”

他懂得这一招的厉害，如果自己兄弟不立时撒手疾退，立会将帖木奇击毙三拳之下，话声一出，三个人身形疾移，硬将那捣出的拳头抽了回去。

敖楚戈哈哈一笑道：“帖木兄，承让了。”

他轻轻松松撞上了帖木奇的手，帖木奇踉跄地稳住了身子，登时满面苍白，羞愧地大叫一声道：“换兵刃——”帖木汗一摆手，道：“不准……”帖木奇一扬，道：“兄长，难道咱们一招即败……”帖木汗哈哈大笑道：“敖朋友的功夫太高了，能在我兄弟一招之下用这方法破了我们的四星阵，显然功夫高出我们甚多，如果我们再自不量力，只伯自取其辱……”敖楚戈肃然起敬地道：“四位果然是磊落见性的汉子，胜不骄，败不馁，仅这份气度，已是名家风范。将来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帖木汗抱拳道：“有朝一日我兄弟会再来中原，容日后领教。”

他们四兄弟自知已露败相，不宜久留，刚欲转身，百里孤独在一声长笑中，拦住了去路，道：“四位慢走！”

帖木汗一怔道：“百里兄，这是什么意思？”百里孤独笑道：“四位原是来助拳的，现在双方胜败未分，抽腿就走，在江湖上只怕是没有这种规矩！”

帖木汗一怔道：“百里兄的意思？”

百里孤独森冷地道：“用你们的剑将姓敖的杀了。”

帖木汗怒声道：“我兄弟来中原是观摩武学，不是来杀人的，百里兄强人所难就有点不够意思了。”

百里孤独冷冷地道：“四位最好听我的，否则后悔不及！”

帖木儿大声道：“怎么，百里朋友难道要留下我们……”百里孤独一点头道：“不错，四位何不试试自己的气血有何不同，也许当你们知道自己已命在旦夕，就不会急着走了。”

帖木兄弟闻言不禁一震，暗自一运气，全都神色一变，他们四个人同时一回身，朝百里孤独逼去。

帖木汗居首，他沉声道：“你用什么手段对付我兄弟？”百里孤独毫无所惧地道：“诸位不要怕，我不过给各位喂了点‘断肠沙’，这玩意儿在四个时辰后才会发作，诸位只要用你们的刀剑劈了姓敖的，嘿嘿，我立刻奉上解

药！”

帖木汗愤怒地道：“你好卑鄙——”

百里孤独冷冷地道：“欲达目的不择手段，是我奉行不渝的信条，四位是边上的人物，那一套英雄论英雄的论调对我来说，并不时兴，现在你们要想保命立刻杀掉姓敖的，否则四个时辰之后，你们便会化血而死！”

帖木儿恨声道：“老贼，我先杀了你。”

百里孤独一摇手道：“于万别动手，一动手，你们四个的命就全完了，走不出百里路，你们便会化血而死！”

帖木奇大声道：“大哥，咱们为了活命，只有认了。”

帖木汗摇头道：“不，我们都是草原儿女的汉子，岂可为了活命做出背信丧义之事，我们已输在敖朋友的手里，决不可再和他交手，除非我们是以武会友，否则宁死不屈！”

帖木奇惨声道：“大哥，那我们只有等死。”

帖木儿坚定地道：“死就死，死也要死得像个英雄汉子。”

帖木汗拍拍他的肩道：“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果然没辱没了我们帖木家的名声，要记住，帖木两字是响当当，不容辱更不容侮……”百里孤独嘿嘿地道：“生命多美好，各位还是想想，在塞外有你们的亲朋好友，来到中原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只怕连他们都不会原谅你们。”

帖木汗哼声道：“如果我们听你的，他们才真正不会原谅我们呢。”

帖木海大声道：“我不甘心这样死——”百里孤独一笑道：“对呀，这样死了不值得，帖木海，如果你想活下去。听老夫的，我负责你下半辈子，荣华富贵享用不尽！”

帖木海一瞪眼，道：“我不甘心受你利用，百里孤独，在我死前。我一定先招上你，没有了你；我们兄弟不会栽得这么惨！”

百里孤独嘿嘿地一声道：“不识相的东西，你会死得最惨。”

帖木汗沉声道：“百里朋友，你用这种方法惨害我兄弟，我并不怪你，只怪我们有眼无珠，交错了朋友，现在我告诉你。你要我们对付敖朋友，我们不会那么做，我们宁愿死在你的‘断肠沙’下，也不会对不起朋友！”

他说得义正辞严，大义凛然之色，落进任何人的耳中都不禁肃然起敬，他说完话，又道：“兄弟，咱们宁愿死在路上，也不死在这里。”

说着当先往外冲去、其余人紧随他的身后，全是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漠然而无惧……。

敖楚戈缓缓地道：“诸位，请留步。”

帖木汗回身道：“敖朋友，尚有何指教！”

敖楚戈笑道：“诸位的高风亮节的确令人敬佩，不过这样死在奸人之手。的确有点不值得，在下倒有个建议，不知诸位是否愿意接纳。”

帖木汗凝重地道：“敖朋友是条汉子，你只要一句话，我们全听你的。”

敖楚戈道：“我们中原人有句话‘以其之道还治其身’，百里孤独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对付你们、你又何必跟这种人讲道义？”帖木汗点头道：“不错，可是我们身中其毒，不这样……”敖楚戈淡淡一笑道：“诸位只要封任大门口，不让任何人进来，在下负责逼百里孤独交出解药！”

帖木奇拍掌道：“高招，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手？”百里孤独闻言一变，道：“好，敖楚戈，你太聪明了。”

他正要晃身抢出门去，敖楚戈已移身拦住了他，帖木汗一施眼色，这

两个边塞豪杰已回身抽出了随身配卦的刀剑，把守着大门口。

百里孤独愤愤地道：“敖朋友，这一手并不能解救他们的生命，那四个东西已身怀奇毒，不能久战，我只要一声令下，守在外面的大手便会硬冲进来……”敖楚戈冷冷地道：“你机会不多！”

缓缓地抽出了无双剑，那柄名传天下的剑刃在灯影下幻起最串人旋荡的冷影，百里孤独长啸道：“我便斗斗你……”这声长啸刹时传出屋外，立刻七八道人影往屋里扑来，帖木汗挥动着长剑、守在房门口，叫道：“谁敢进来。”

那群极欲进来的高手一看守门的是帖木兄弟，俱楞了一楞，他们身形不觉一缓，其中一个高呼道：“庄主，这是怎么一回事？”帖木儿距那汉子最近，忽然一剑劈去，道：“妈狗子，先杀你。”

那汉子何曾料到帖木儿有此一招，猝不及防下，那一剑正好将他的脑袋劈开了，哎呀一声大叫，人已仰天摔倒，其余人喝叱连连，挥剑冲来。

百里孤独伸手自腰里抽出一条长鞭道：“敖朋友，咱们谈谈条件。”

敖楚戈满面杀机地道：“你有什么条件可谈……”百里孤独嘿嘿地道：“我愿拿出解药！”

淡淡散散地摇摇头，那如梦的目光仿佛又看见司马紫青一门惨死的情景，一层令人骇惧的杀气利时燃起眉梢，他森冷地道：“我还是要你的命！”

百里孤独嘿嘿地道：“那又何必？敖楚戈，你应该很明白目前的馆势，你未必能杀了我，我也不一定能占便宜，如果真动上手，嘿嘿，胜负各占一半，况且，我还有那么多人手。”

敖楚戈冷笑道：“你准备死吧，我不会给你活的机会。”

百里孤独哼声道：“说得倒好听，仿佛你吃定了我。”

话语问，手中的长鞭梢子有若一道影子般地挥洒出来，这条长鞭看起来与普通浑圆滚滚的鞭子一般无二，但运展起来，鞭梢子却射出七八条锐利的钩影，挥洒起来响起一中的尖啸，那锋锐的小钩散发着青青之色，明眼人一看便知那上面涂有剧毒。

敖楚戈晃身道：“好鞭法。”

他手中无双剑那么轻松洒脱地一展，立时颤闪出片片森冷的寒光，迎着对方挥来的长鞭，直往对方的鞭梢子上削去。

百里孤独哼声道：“好聪明的人。”

他晓得对方手中是柄削铁如泥的利器，一抽长鞭，幻化无形的叠出一道道如浪的鞭影，瞬快无比地缠向敖楚戈的腰上。

敖楚戈大喝道：“百里孤独，看剑。”

他那快速的身影当有若幽灵一闪地眨眼而去，那森冷寒煞的长剑穿过对方的鞭幕，直射对方的臂间。

百里孤独移身快退，叫道：“你……”

锋利的长剑已穿进了他的右臂，他痛得大叫一声，长鞭已脱手而出，身形一个踉跄地差点仆倒，苍白地望着敖楚戈。

敖楚戈杀意浓烈地道：“先拿出解药！”

百里孤独颤声道：“在我怀里……”

小毛跃身道：“我来拿。”

百里孤独一退，道：“不要你拿，白龙雕，你来。”

白龙雕犹疑地上前，伸进他怀里摸索，百里孤独忽然飞起一拳捣在他

的胸口上，白龙雕呀地一声道：“庄主！”

一道鲜血沿着他的嘴角流下来，他一双眼睛瞪得有若突出来的珠子，茫然而不明白地存着许多疑问而死。

百里孤独一脚踢开他，道：“他最该死，什么事都坏在他手里。”

田二嫂颤声道：“庄主，你……”

百里孤独嘿嘿地道：“你别怕、我不杀你。”

说着伸手掏出一个磁瓶掷给了敖楚戈道：“敖朋友，这是‘断肠沙’的解药，你可以拿去，不过，有件事我必须问明白，你是要我的命还是……”敖楚戈冷冷地道：“立刻叫你的人撤退，不准在这里。”

百里孤独长叹一声道：“好。”

他似是已知自己求生无望，适才那种狂妄嚣张之色。在此时竟烟消云散，黯然地挥一挥手，道：“你们统统离开这里。”

那七八个武林高手尚不知屋里的情形，一听百里孤独的吩咐，刹时全都退了回去。

帖木海焦急地道：“敖朋友，解药……”敖楚戈很慎重地将“断肠沙”解药交给了帖木汗，帖木汗双目中投射出感激之色，道：“敖朋友，大恩不言谢，我弟兄立刻回塞外，如果异日再来中原，定当登门拜谢。”

略一拱手，这四条血性汉子转身而去。

敖楚戈轻叹一声道：“百里朋友，这里已没有外人了，有件事我很不明白，你刚才暗杀白龙雕，起因决不是那么单纯。”

百里孤独颤声道：“敖朋友，你是条汉子，我很佩服你，有许多事不是你能知道的，不错，我杀白龙雕的确另有原因！”

田二嫂叫道：“我知道，因为白龙雕是百里庄主夫人的面首……”百里孤独恨声道：“多嘴——”猛一抬手，一道寒光射去，田二嫂呀地一声，那喉结上已穿进一枝银色小箭，小毛愤愤地道：“百里孤独，你居然又杀了她……”百里孤独痛苦地道：“我不杀她行么？她是我老婆的眼桩子，我的一举一动，她都会去报告的，唉，敖朋友，你是个男人，当知道男人最忌讳的是什么？而我，不幸的是……”小毛呵呵地道：“你戴绿帽子。”

百里孤独瞪了他一眼，悲伦地道：“单单戴绿帽子尚能含辱忍耻，不幸我不仅要忍受头缠绿巾的痛苦，还要替她物色那些年轻力壮之士，不惜去硬逼强迫对方就范，咱们都是大丈夫，想想看，我这种日子是怎么个过法。”

小毛黯然地一叹道：“在人生的旅程，你的确很不幸。”

敖楚戈颇不是味道地道：“百里朋友，清官难断家务事、贤伉俪的纠纷在下很难予以置评，不过我很奇怪，古人有人畏妻如虎，遂有母老虎之称，我尚未娶室不知何以会产生那种畏惧。但我国固有伦常，女人贤德，要相夫教子，而尊夫人却不守妇德，视肉欲如玩物，你有何必忍！”

百里孤独颜声道：“你应该知道她是谁。”

小毛脱口道：“黑衣夫人……”

百里孤独目中竟隐隐浮现出一丝泪影，道：“不错、她就是武林中传闻的黑衣夫人，每当你看见她一身黑衣，朦胧地透出那一身匀称的身材，谁又想到她是个荡妇淫娃，将男人玩于股掌，视欲海如饮食……”敖楚戈很同情地道：“百里朋友，咱们不谈这个，这会引起你的不愉快！”

百里孤独颤声道：“我要说，我已压制的太久了，况且这件事和司马紫青的死也有很大的关系，否则我也不会将家丑宣扬开来。”

一怔，敖楚戈道：“什么？和司马紫青满门有关？”百里孤独点头道：“不可否认的司马紫育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美男子，我老婆无意中看到他，连夜逼着我去请司马紫育来叙叙，司马紫青是一介书生，人又傲骨天生，一听这种事当场将我骂出来，我老婆除了骂我无能外，连夜派人将司马紫青掳来，她要求那种事，司马紫青抵死不从，是故，我老婆逼着他卖地，他更不答应，我老婆心狠手辣，先杀了司马紫青的妻子，再杀他的儿子，于是满门血案。”

敖楚戈哪里想到司马紫青一门血案中，尚有这种隐情，他愤愤的道：“天下竟有这种不要脸地女人。”

百里孤独苍白地道：“她是欲海奇葩，千古难见！”

敖楚戈双目一煞道：“百里朋友，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事百里孤独冷涩地道：“敖朋友，不瞒你说，我感情被压制得几乎要崩溃了，我恨她并不亚于任何人，可是我没有办法，她不仅在色欲方面有独特的能力，那一身武功，更是厉害得怕人，今天，我和你动手时，我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

敖楚戈一怔道：“什么机会？”

百里孤独坚定地道：“杀她的机会，唯有你，尚能有和她有一搏的机会。”

敖楚戈森冷地道：“荡妇淫娃，伤风败伦，这种人天地难容，不过百里朋友，我杀她决不是为了替你解绿巾之恨，我杀她是为司马紫青寻求一个公道，还有一点我必须先声明，如果黑衣夫了真如你说的那样，那她是死有余辜，但若你是危言耸听，妄想卸责。

哼，百里孤独，你会死得更惨——”百里孤独大笑道：“敖朋友，长时间的精神折磨，我已是没有自尊、没有雄心的枯木之人，生不如死，何须再来玩这种花招……”敖楚戈冷冷地道：“她在哪里？”百里孤独道：“在庄子里，此刻也许正在艳香居——”

第三十二章

她那乌溜溜的发丝斜露面上，眼珠子半睁半闭地望着床下那个身体健硕的汉子，道：“侬真差劲！”

那汉子畏惧地道：“夫人，我……”

那夫人哼声道：“你不让老娘满意，老娘也不会让你痛快！”

她睡在床上，在床头柜口随手抓起一条长鞭，挥鞭抽在那汉子身上，饶是那汉子身体健硕，也不禁被抽得一个踉跄，顿时一条鲜红的血影从那赤露着上体的汉子身上显露出来，他哇地一声大叫，痛得绕着屋子直跑。

她哈哈大笑道：“你跑，你跑！”

砰砰砰。

那快慢有度的敲门声，使她的眉头紧紧地皱了皱，挥挥手，那汉子如获大赦似的，喘息着拿起衣服，如丧家之犬，拔起腿疾快地从另一个门溜了。

她慢条斯理地穿起一袭黑纱，道：“谁？”传来一个恭谨的话声道：“夫人，是我。”

她眉头略略一挑，道：“什么事？老娘正做乐呢！”

屋外的连声道：“是，是。”

那夫人冷冷地道：“许久没有新鲜货了，你这个当丈夫的怎么……”那门缓缓启开，百里孤独畏惧地走进来，道：“夫人，庄子里有那么多人，难道还不能满足你？”那夫人呸了一声，不屑地道：“这些俗不可耐的人，我看了就有气，既无情调，又无实力，这种人太单调了，还是另找几个象样的人来吃。”

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事，问道：“那姓敖的解决了？”百里孤独嘿嘿地道：“夫人，人虽然没解决，但是跟解决了差不多，这小子长得一表人才，武功不错，我略略施了小计，他居然愿意跟我们合作。嘿嘿，夫人，这个人可不赖……”黑衣夫人眸中精光一亮，道：“他愿意屈居你我之下？”百里孤独一拍胸脯道：“他虽然固执，但经不起我三寸不烂舌头，几句话，他便答应和我合作，不瞒夫人，这小子只知要钱，有银子呀，啥事都好办，唉，真想不到‘一笑见煞’会是这种人！”那夫人冷笑道：“不要中了这小子的计——”百里孤独嘿嘿地道：“夫人，我是什么样的人，你难道还不清楚，岂是省油的灯、要想膘过我可不容易，他现在就在客房！”

那夫人哦了一声道：“传他进来。”

百里孤独故意一怔，道：“进这里？”

那夫人昭了一声道：“对付这种人，除了银两之外，还要许以美色，他才会做裙下那不二之臣，老伴，别吃醋，这是手段！”百里孤独故意生气地道：“不行，这样你岂不是又给我戴上一顶绿帽子？”黑衣夫人哈哈大笑道：“那有什么关系，你生来就是戴绿帽子的货，再说，我这是采阳补阴，永远青春，难道说，你不愿你老婆漂漂亮亮？”百里孤独颤声道：“可是，我……”他晓得她能言善道，总有一大套理由，况且她视肉欲如儿戏，视廉耻如无物，他唯有唯唯诺诺，虽然表面上他显得既惧又畏，心底里却恨不得她立刻死。

黑衣夫人挥手道：“去，去请他进来。”

百里孤独苦笑道：“这，这……”

黑衣夫人挥手道：“去，什么这个那个……”她似是伸手打人已经习惯了，挥手给百里孤独两个巴掌，百里孤独目中闪过一丝怨毫之色，道：“你……”他想说些什么，话到嘴边，却长长叹了一声，转身出了屋子，黑衣夫人不屑地掠了一掠头发，道：“没有用的东西。”

她很快地将那凌乱的床铺整理得干干净净，稍稍地抹了抹胭脂，静静地躺在床上。

敲门声一响，百里孤独带着敖楚戈行了进来，敖楚戈目光略略一瞄屋里的陈设，不禁眉头一皱，百里孤独嘿嘿一笑道：“夫人，这位便是敖朋友！”

黑衣夫人那如梦似幻的眸光在敖楚戈身上略略那么一瞄，一层淡淡的红晕掠在面颊上，仿佛她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黄花大闺女似的，那样娇艳和羞涩，起身略略点点头，道：“敖相公好。”

敖楚戈对这女人可说久仰已久，冷淡地昭了一声，朝这个女人一打量，只见她长的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含有几分撩人性怀的轻挑，挺直的鼻子，配上那薄而弯的小嘴，真是在美艳中又有几许媚劲，他略略拱手，道：“你好。”

黑衣夫人道：“敖朋友，咱们这是不打不相识，今日驾临本庄，可说是本庄无上荣幸，来，到这边坐坐——”她是天生尤物，胆大如牛，伸手拉住敖楚戈的手。将他带到床沿上，敖楚戈一缩手，道：“夫人，在下有几句话想和夫人说……”黑衣夫人哦了一声道：“孤独，你出去，这里我和敖相公有话要谈！”

百里孤独犹疑地道：“这……”

他心里虽然千百个不愿意，还是默默地退出去。

黑衣夫人格格笑道：“小敖，这儿已没有别人，你要说什么，尽管讲，这里像你自己的家一样，我么，哈哈，暂时权充一次你的女主人……”敖楚戈无动于衷地道：“可惜在下无福享受！”黑衣夫人用手一点老敖的鼻子，笑道：“小冤家，我是个热情的人，喜欢一个人总要占为已有，你是个真正的汉子，不会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哈哈，我喜欢大胆有作为的人，不要那么拘束，我们何不先享受片刻温存，再谈日后大计……”敖楚戈大笑道：“你不伯百里孤独进来？”黑衣夫人不屑地道：“老娘爱跟谁睡就跟谁睡，他吃哪门子醋，小亲亲，不要理他，有老娘在，谁也不敢进来，百里孤独是老娘的下饭菜，老娘爱踢过来就踢过来，爱踢过去就踢过去！”敖楚戈冷笑道：“你无耻——”黑衣夫人大笑道：“是呀，老娘是无耻，只要有男人玩，管它有无耻的，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随他们！”

这个女人当真是已不知羞耻为何物，置伦理如无物，她只凭个人喜好，任性的视情欲如同玩物，唉，天下若尽是这种女人，只怕伦理纲常全乱了，敖楚戈出口骂她，她不禁不生气，反而有种舒畅的快意，这种快意以前她从没有发现过，不觉希望敖楚戈能再骂她几句。

敖楚戈不屑地道：“不要脸的女人，你穿的衣衫——”黑衣夫人快意地道：“骂得好，小敖，这才像个男人！”

敖楚戈一怔道：“你不生气？”

黑衣夫人笑道：“这有什么好生气的，自我懂事以来，没有人敢当面骂我，唯有你，小敖，你是个男子汉，我喜欢你这样的人，小敖，假如你喜欢，尽管骂，我决不怪你……”敖楚戈怔住了，他浪迹江湖，黑山白水，一十三省，足迹所到之处，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可就没见过像黑衣夫人这样既不知耻，又不要脸的女人，他恨声道：“百里孤独太无能了。”

挥手捆了黑衣女人一掌，那一巴掌用了三成真力，只见黑衣夫人身子如棉絮一样的被打得从床上滚下来，她那雪白的娇颊上刹时五条红红的手印，她颤声道：“小敖，再打，再打！”

她不仅没有生气，总觉得这一打有种喜悦的舒畅，敖楚戈不屑地一声冷笑，道：“夫人，咱们必须把话说明白了。”

黑衣夫人淫笑道：“你说吧，什么事我都答应你。”

敖楚戈冷煞地道：“司马紫青是否死在你手里？”黑衣夫人全身有若出了一身冷汗，道：“不错。”

敖楚戈恨声道：“你应当明白，他是我的弟兄，他懂文不懂武，何事惹你杀毁他们全家，今天我愿意来这里，就是要把这件事做一了断！”

刹时，那舒畅的快意和情欲，被一盆冷水浇醒了，黑衣夫人霍地跃了起来，面上挂着一层寒霜，道：“是我那死鬼请你来的——”敖楚戈一摇头，凝重地道：“司马紫青一门血案要我来……”黑衣夫人冷冷地道：“敖楚戈，虽然你‘一笑见煞’在江湖上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可是，在我黑衣夫人眼里，你和那些男人一样，都是见了女人乞怜的公狗，不要凭借着你那一身不多见的武功，便将天下人不放在眼里，老实说，你那点道行我已摸得一清二楚！”

敖楚戈冷森地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黑衣夫人，我为亡友报仇，公理都说得过去，像你这样无耻的女人，天理都不会容你！”

黑衣夫人嘿地一声道：“你是找死。”

她轻轻拍手掌，登时从四面八方拥进十几个精壮健硕的汉子，这些人俱手持长刃，面含怒威，敖楚戈一怔，倒没想到这女人在自己卧室尚埋伏这许多人手，他哈哈一笑道：“你不愧是个淫娃，居然备置了这么多面首！”

黑衣夫人大笑道：“敖楚戈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

敖楚戈散淡地道：“什么事？”

黑衣夫人笑道：“你上了百里孤独的当了。”

敖楚戈冷笑道：“你错了，应该说百里孤独上了我的当，至少他带我到这里找到你，否则，我岂不是又要多化一番手脚吗？”

黑衣夫人面色一变，道：“百里孤独——？”百里孤独一跃而入，道：“夫人……”黑衣夫人冷冷地道：“你干的好事，居然将他引进门来！”

百里孤独颤声道：“若不如此，何以将他除去，敖楚戈一方之主，此人功高力厚，我决非是其敌手，唯有借重夫人之手！”

敖楚戈大笑道：“百里孤独，你好深沉的心机。”

百里孤独也笑道：“敖朋友，你太驴了，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会请你来将我老婆杀了，她固然不伦不类，可是我认了，我愿意戴绿帽子，我愿意看着她养汉子？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海洋深，这话一直回荡在敖楚戈的耳中，的确，夫妻之情高于一切，百里孤独虽然有绿巾压顶之辱。但他们毕竟夫妻一场，自己只因太相信他的话了，他利用那受尽屈辱的弱点，博取自己的同情，而将自己引进他的庄子里，凭着他的力量，欲将自己置于死地，这后果自己早该事先料想到……”黑衣夫人目光溜转地在那些高手身上一瞄，面颊上浮现出一丝得意而次愉的笑容，她兴奋地道：“给我捉活的！”

百里孤独一怔道：“夫人，这为什么？”黑衣夫人格格地淫笑道：“敖楚戈可不问于一般男人，他长得潇洒飘逸，武功又高，哈哈，我一向对这样的男人有兴趣，千人之中难得遇上一个，老伴，这个人我是要定了，你不能让我失望，否则，我一定不依你！”

她真是不知羞耻，说出的话不但不干净，连这种事也在自己丈夫面前撒娇卖弄风情，更绝的是她十分坦白，坦白得如话家常，出口问丝毫不觉难拗羞愧，百里孤独似乎已司空见惯，并没有不快的表示，他唠唠地道：“夫人只要喜欢，我唯有遵命行事！”

黑衣夫人笑道：“敖朋友，念在大伙都是武林同派，咱们何不化干戈为玉帛，在这里你不仅能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而且暖玉温香，美人在卧，这意境何等淡雅，何等逍遥，为司马紫青那点芝麻小事，破坏彼此间的情谊，太划不来。”

敖楚戈冷冷地道：“你以为我会看上你？”黑衣夫人将自己罗衫轻轻一掀，那美好的玉体登时在敖楚戈的眼前呈露出来，她骄傲地笑道：“小敖，不要说大话，我是个女人中的女人，你会永远忘不了……”不屑地一笑，敖楚戈道：“在一般人的眼里，你的确能令他们痴狂迷恋，但对我，却不值一文，因为我晓得，你虽长得美如天仙，洁白如玉，可是你却肮脏得有若垃圾，卑鄙得像条毒蛇，和你在一起，不仅辱没我的人格，而且更作贱了我自己的身子！”

百里孤独怒声道：“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敖楚戈哼声道：“百里孤独，她在你眼里也许是尊邪恶之神，在我眼里却弃如粪土，我这样跟她说话，是看她长得还像个人，否则，她根本没资格站在这里和我说话。”百里孤独怒声道：“你……”黑衣夫人闻言大笑道：“夫

君哪，你何必跟他生气，我倒觉得他说话蛮有意思，他将我骂成邪恶之神，哈哈，你看看，那不是说得正恰如其分么？像这样有学问的人，说出的话都与你们这些老粗大是不同，听起来幽默风趣，唉，可惜我没有这样的老公，否则……”这娘们真是拿肉麻当有趣，当着恁多的人，连‘夫君’这两字都喊出口来，她自己不知道脸红，别人却觉得不好意思，百里孤独闻言后，骨头仿佛轻了四两，全身飘飘然，但她出口夸赞敖楚戈，那话里显得有几分真情，又使他有种镇江来客——醋劲十足的。

他嗫嚅地道：“老婆，那我……”

黑衣夫人吃吃地道：“你呀，给老娘打洗脚水……”百里孤独一呆道：“夫人，你给我留点面子。”

黑衣夫人哼了一声，冷煞地道：“你还要什么面子，你老婆给人家骑，给别人压，你放过屁没有？我早已不把你当个人，因为你没有一点男子汉气概，连自己老婆都驾不驭了，还有脸在这里硬充行号，羞，羞，羞，我要是你，早就一头撞死了。”

这娘们撒起野来，当真是六亲不认，泼辣凶狠，说出的话字字如刀，句句似刃，百里孤独决没想到自己老婆会这么尖酸刻薄地给自己难看，你愤愤地涨红了脸，道：“你，你……”他真想狠狠地给她一顿，可是，那种遭到生与俱来的畏惧之感，使他硬将那股子怒火压制下去，说了半天，一个字也吐不出来，那神情当真可怜得很……敖楚戈哈哈一笑道：“昔日古人言畏妻如虎，总觉得有点夸大其辞，如今一见，果真有人如此，唉，有妻如此不如无，百里孤独，你活得好窝囊！”

百里孤独怒吼道：“你敢取笑我？”

敖楚戈冷涩地道：“这并非取笑，而是感叹，阁下昂昂之躯，在江湖上是何等雄风，娶妻如此，连基本的人格都没有，可叹复可怜，同道间都会为你扼腕，而你，却尚不知羞……”黑衣夫人兴奋地道：“这不能怪他，他是我拉把起家的！”

敖楚戈一愣，道：“那更不知羞，原来是靠吃软饭！”

百里孤独吼道：“住嘴！”

他近乎哀求似地面向黑衣夫人，道：“夫人，若不杀了他，我难解心头之恨。”

黑衣夫人摇摇头道：“现在我还不想让他死，愈是嘴硬的男人愈有意思，你吩咐过，狗没有不吃屎，他纵是百炼精钢，我也能让他化作绕指柔，我不信他看着我我会不动心——”淡淡散散地一笑，敖楚戈道：“黑衣夫人，你莫要打错了算盘，酒、色、财气，我是样样都沾，可是没一栏会轮到你。像你这种残花败柳，能值几文，五钱银子的婊子都比你干净！”

黑衣夫人呆了一呆，道：“婊子，哈哈，小敖，你错了，婊子是生张熟李，王二麻子，城开不夜，有钱就来，而我不同，我有个选择，合意的，千方百计也要弄到手，不合意，跪着求我也不答应……”敖楚戈不屑地道：“婊子，半掩门子，也许比你脏，那是指她身子，可是她们的人格未必比你低下，也许出污泥而不染！”

百里孤独吼道：“气死我了，居然将我老婆比成婊子——”黑衣夫人哼地一声道：“你生哪门子气，婊子就婊子，老娘本来就喜欢这个调调儿，小敖你可敢试试我？”敖楚戈摇头，道：“没有兴趣——”黑衣夫人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道：“我实在没有兴趣跟你磨菇了，老伴呀，这小于是看上

了，你快快给我拿下来，记住，要活的……”黑衣夫人瞄了四周一眼，道：“咱们庄子里有的是好手，对付他一个人，也要我来出手，哼哼。往后遇上更扎手的货色，岂不是……”百里孤独面有难色地道：“这个人有点不同，况且我已受了伤！”

黑衣夫人唉了一声道：“你就是这么没出息，有时候给你机会独当一面，你就是拿不起来，唉，我真怀疑，我的丈夫怎么会是这种废料……”她轻轻掠了一下发丝，道：“小敖，说真的，我真不愿意和你动手，那样会破坏了你我之间的美好印象，不过，嘿嘿……”眼波略略一瞄，身侧的两个汉子，有若疾电般地朝敖楚戈扑去，这两个汉子身手俱是不弱，身子一出，刹时之间。七八掌已拍向敖楚戈的身上，敖楚戈略略一晃，挥手迎去，硬将对方的掌劲化了开去。

砰地一声，身形同时一分，敖楚戈咦了一声道：“二位可不是普通人物！”

江湖上能和他硬碰硬的高手并不太多，而这两个人，不仅能接下他的掌劲，甚而能将他逼得身形一震，他暗中大吃一惊，双目如电地凝注在这两个汉子身上，只见这两个汉子都是方圆大耳铁塔般的身子，左首那个略有胡须，双眉粗浓，一副威猛的样子，右首是个方脸隆鼻，眉心有痣的汉子。

敖楚戈一怔道：“二位可是……”

那两个汉子似乎不愿意让对方摸清自己的底细，两人互相看了一眼，飞跃的又扑射过来，只听一人叫道：“朋友，动手。”

这次他们全是用以快制快的手法，那两道身形直似飘拂在半空中的两点影子，出手间全是狠招。

可惜他们遇到的对手太强了，任凭他们千般攻击，而敖楚戈却始终能从容应付，他眉头一皱，道：“黄连、黄记……”那两个汉子身形一刹，满面都是惊疑之色，这庄子里知道他俩底细的人不多，而敖楚戈却能在瞬息之间，从他们的身法上揭破他们的身份，两人全身一震，惊诧地瞪着敖楚戈。黄连冷冷地道：“敖朋友，我们的身份被你抖露出来，你应当知道那后果很悲哀、为了要保密，唯有让你死。”

敖楚戈哈哈大笑道：“真想不到，失踪江湖的鬼影子黄连、达摩手黄记。居然会隐藏在这个女人裤裆下讨生活，嘿嘿，黄朋友，江湖上盛传你们偷盗了‘金玉杯’，使得令师黄山真人引疚自绝，愧负天下，哈哈，二位原来是躲在这里！”

黄记痛苦地道：“江湖误传，你也信以为真！”

敖楚戈冷冷地道：“何止误传，事实俱在，只要看看你们现在的形像就知道，你俩被这女人迷住，若不是如此，以二位之能，何须藏在这里！”

黑衣夫人得意地道：“我只要略施美色，天下男人谁不听我指挥，哈哈，敖楚戈，那个‘金玉杯’在我这里，你要，我送给你。”

黄连一呆道：“你——”

黑衣夫人冷冷地道：“你急什么？‘金玉杯’既然是献给我的，我高兴给谁就给谁，况且，我还有附带条件！”

敖楚戈哼声道：“我不希罕那个杯子，不过黄山真人为他们而自尽，他俩理应将杯子交给‘大圣寺’，再赴黄山真人墓前……”黄记颤声道：“我恩师真死了？”敖楚戈冷笑道：“你何不去看看那座拱起的墓碑……”黄连惨声道：“我俩当真是害惨恩师了！”

黑农夫人双目寒光一闪，道：“怎么？二位是后悔了，想当年你们兄弟跟在老娘屁股后面穷迫不舍，发誓。跟我一辈子并自愿偷盗‘大圣寺’的‘金玉杯’来献给我，以示爱的真诚，怎么？现在想抽腿子，成，二位请，我少了你们不会嫌少，多了你们也不会嫌多，你们爱走，立刻就走……”黄连颤声道：“江湖上早已无我兄弟容身之处，你叫我们到哪里去？”黑衣夫人冷冷地道：“你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关我屁事！”黄记嘬嘬地道：“你明明知道我们都离不开你！”黑衣夫人冷笑道：“那不结了，在我这里有吃有喝，还有老娘陪你们睡，听我的，在这里呆着，不然，卷铺盖滚蛋——”黄连长叹一声道：“悉听夫人吩咐——”黑衣夫人哈哈一笑道：“这才像话，你们将姓敖的给我拿下来。”

黄连和黄记两个人真像条哈巴狗一样，温顺得不带一点土性，他俩霍地拔出腰中长剑，身形一分，双双朝敖楚戈扑去。

敖楚戈冷笑道：“没有人性的东西。”

耀眼夺目的剑光化成一缕寒光，其快无比地穿射而去，黄连居然不用剑劈，也不用剑挡，一个身子猛朝无双剑撞去。

一道血影喷洒出来，只听他大叫道：“呢——”敖楚戈一呆道：“你这是干什么？”黄连颤声道：“我只想死！”

黄记泣声道：“大哥，你干嘛这样想不开，难道……”黄连身子缓缓倒下，颤抖地道：“黄记，恩师待我们犹如父子，我俩偏贪图美色，为图一时之快，做下不能见人的事，连恩师都死了，我俩还有何颜苟活人世，我真恨……”黄记瞪了黑衣夫人一眼，道：“都是她——”黄连黯然地摇头，道：“黄记，不要怪她，只怪我兄弟经不起性欲的诱惑，她是个尤物，正如敖朋友所说，是尊邪恶之神，谁沾上她谁倒霉！”黄记颤抖地道：“我……”他突然将长剑倒转了过来，对着自己的小腹刺进去，一股鲜血涌将出来，他惨然地笑一笑，道：“你我兄弟一向共进共退，活要活在一起，死更要死在一块，你愧对恩师，我又何愿独生，大哥……”黄连苦涩地道：“黄泉下的恩师只怕也不会原谅我们的！”

黄记惨笑道：“那总比咱们顶着一张人皮不干人事地苟延人世要强得多，大哥，我去了。”

他将腹中的长剑一拔。一股鲜血冲出来，这个人倒是条血挣挣的汉子，强忍着那剜骨椎心的苦痛，伸手插进伤口，用两根指头，将一根肠子扯出来，他大叫一声，人已痛死了过去。

黄连颤道：“黄记……”

勉强地爬过去，抱着黄记的身子垂目而死。

黑衣夫人轻笑道：“看不出这两兄弟死得还很壮烈！”百里孤独怨毒地道：“若不是姓敖的，咱们不会损失他俩兄弟，归根结底一句话，杀了敖楚戈，替庄子里的兄弟复仇！”

黑衣夫人幽幽地叹口气，道：“敖楚戈，我实在不想杀你，因为我发觉像你这样的人才是我理想的情人，可惜，你不愿接受我这一片柔情，否则，咱俩在这里共效鸳鸯……”敖楚戈淡淡地道：“可惜我没兴趣，好意只有心领了。”

黑衣夫人眸珠子一转，道：“我有个怪僻，你也许不知道。”

敖楚戈冷冷地道：“这又不是成儿女亲家，你的怪僻不须要我知道。”

黑衣夫人哈哈地道：“小时候，如果喜欢一样东西，千方百计，我都

要想办法弄到手，万一得不到，嘿嘿，我也要把它砸碎，这个脾气到现在也改不过来，小敖，我黑衣夫人既然得不到你，那只有—桩，将你毁了，让别人也休想得到你。”

敖楚戈不肖地道：“你告诉我这话的函意是什么？”黑衣夫人面—上冷道：“我会毁了你。”

敖楚戈愤愤地道：“黑衣夫人，你听清楚了，司马紫青的一门血案全因你欲念作祟，而闯出这样大的祸，我是司马紫青的好友，有义务替他伸雪冤仇，你是祸首，今日我要你尝尝杀人的滋味到底是不是好受！”

黑衣夫人冷笑道：“司马紫青的下场就是你的镜子，现在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嘿嘿……”百里孤独叫道：“我的祖奶奶，你还给他机会！”

黑衣夫人莞尔—笑道：“我喜欢他！”

这个淫娃当真是瞬息数变，忽冷忽热，令人捉摸不定，她的喜、怒、哀、乐全凭个人喜恶，不管别人是否受得了。百里孤独也不知自己做了什么缺德事，竟会娶到这样的老婆，任那顶绿帽子往他头上戴……敖楚戈摇摇头道：“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不是你该喜欢的人……”黑衣夫人怒道：“不识好歹的东西，老娘要杀了你。”

她眸中泛射出一股冷厉的寒意，—挥手，身旁的那些汉子，忽然朝敖楚戈扑来，这几个人全是用手不用拳。伸手欲将敖楚戈摔倒，敖楚戈—怔，没料到这些竟会东洋人的摔交术。他晃身疾避，长剑—掠，逼退他们——

他寒着脸，道：“你们是东洋矮寇！”

那几个人根本不答话，身手快速地从各个角度扑来，这此人的武功招式，与中原武林迥庭迥异，敖楚戈身形如风。飘闪在他们之间，他们居然没有一个人沾着他的衣边，敖楚戈冷笑道：“倭国之民居然敢来中原撒野！”他朗气开声，长啸—声，那冷艳的无双剑已随着他的身势疾射而去，只见那寒冷的创光在空中—颤，数声惨叫响起，已有两个人死在血泊中，这凶猛的威势，顿时将其余的人震慑住了，百里孤独—怔道：“喂，山本—夫……”黑衣夫人冷冷地道：“你召来的这几个东洋儿子本来就不可靠，每天除了吃喝玩乐，就是跟老娘胡缠，像他们这种浓包溜了倒好，省得在这里硬充字号！”

百里孤独颤声道：“可是，姓敖的……”黑衣夫人冷笑道：“你怕他，我可不怕他。”

长剑在半空—抖，敖楚戈道：“百里孤独，我今天首先要杀你……”百里孤独颤声道：“夫人，你出手呀。”

黑衣夫人哼声道：“有我在，谁也别想动你—根汗毛！”百里孤独畏惧地道：“是，是。”

敖楚戈杀气盈肩地道：“我倒要看看谁能救得了你。”

那寒例的长剑在半空中斜斜—转，朝着百里孤独点去，百里孤独吓得—哆嗦，赶紧躲在黑衣夫人身后，黑衣夫人当真是女中梟雄，手腕那么轻轻—转，—缕指风透出，居然将敖楚戈手中的无双剑弹歪了准头，敖楚戈—怔，道：“看不出你有这么高的功力……”百里孤独大笑道：“我老婆的武功是天下第一！”

黑衣夫人凝重地道：“敖楚戈，你上我庄子欺负人，我要你的命。”

她很快速地—拔床头的短剑，敖楚戈目光—亮，脱口道：“越女剑——”黑衣夫人咽了—声道：“你真有眼光，我这柄越女剑江湖上识得的人不多，而你能—眼看出来，果然不简单，可惜，我无法饶恕你。”

她虽然是个荡妇淫娃，可是手底下还真有点功夫，短剑仅那么一递，已可窥见其功力，攻的正是敖楚戈的面门，剑至半途，犹地一挫，忽改小腹，变招之速，虽是女流，并不逊于一般剑道高手，集变化于一刹……

敖楚戈点头道：“怪不得你狂妄，很有值得狂的本事。”

两个都是剑道高手，递招进式，全有分寸，黑衣夫人连番攻击，对方始终守式严密，冷哼一声，剑人合一，平空向敖楚戈射去。

敖楚戈叫道：“好身手。”

百里孤独大叫道：“夫人，你真有功夫。”

敖楚戈当真是不敢大意，一见对方向自己平空射来，大喝一声，剑化一缕清光，直迎而上，双方都是剑道高手，这一驭剑杀伐，只见两道剑光穿息挥舞，那晃动的人影逐渐模糊而不可见。

只听一声惨叫，一蓬血雨洒落下来，溅在百里孤独脸上，他抹了抹脸上血渍，大叫道：“夫人，你怎么啦。”

剑光一凝，黑衣夫人的胸前已被刺了个血洞，她颤惊地倒在床边上，一双眸子透出一股冷惧的寒意。

她喘声道：“好剑法！”

敖楚戈冷冷地道：“你也不错，可惜你没用上正途！”

百里孤独颤声道：“你杀了她？”

敖楚戈冷冷地道：“你不是希望她死么？她会给你戴那么多绿帽子。”

百里孤独茫然地道：“死了也好。”

敖楚戈不屑地道，“百里孤独，她死了，只怕你也活不成了。”

百里孤独大叫道：“这不关我的事，敖爷，杀害司马紫青全是她干的好事，为了色，她什么绝子绝孙的事都干。”

“呃——”

他话声未完，一柄短剑已穿进他的背后，只见黑衣夫人掷剑之后，萎缩地倒在地上，颤着声道：“我……死……也……要你……垫背——”敖楚戈摇摇头，低喟地发出一声轻叹，缓缓收起了无双剑，移动身子，启门而去，两个满身罪孽的一对夫妻在呻吟中死去。

第三十三章

那里看起来像片店子，有豆腐干、花生米和陈年烧酒，可是说是店吗，又不像在做生意，冷冷清清的店里，客人没几个，伙计却有七八个，这些伙计与普通的店小二又有几分不一样，全是浓眉竖眼，腰里鼓鼓的剽悍汉子，更怪的是这些伙计并不招呼过往的客人，进店歇脚，有客人上门，反而摆出一副不喜欢的面孔，令客人果足不前，自动离开，或者客人看见这群伙计那副穷凶恶煞的形像，自动过门不入，另寻店家，那才怪了，这片店子不做生意，他们到底在于什么？这问题愈来愈耐人寻味了……。

此刻，敖楚戈仆仆风尘地朝这片店子笔直而来，他用大毡帽拍拍身上的灰尘，刚要进门，抬眼看见二个不十分友善的伙计当门而立，不觉微楞，他跨步进店，谁知那两个伙计没有丝毫挪挪身子让他进入的意思。

怔了怔，他笑道：“这里是店吧。”

一个伙计点点头，道：“不错，是店。”

敖楚戈笑道：“既然是店，总该让我进去呀。”

那伙计摇摇头，道：“客信最好别进去，今儿个店里头的东西全卖光了，掌柜的吩咐过，现在只剩下一点零星的豆腐干，几斤烧刀子，没有办法做生意，你最好到别家去！”

敖楚戈呵呵一笑道：“有几斤烧刀子已经不错了，这段路可真长，累得我想找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嘿，老实说，看见你们这个店，仿佛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先让我进去歇歇腿……”哪知道敖楚戈说了这半天，那两个伙计并没有感动地连忙让开，让这位客人先进店歇歇脚，两个人的脸反而拉得更长，好像晚娘见了前妻的孩子一样，冷森得没有一点亲切之感，右侧那个伙计冷冷地道：“客信，店里的东西可贵得很！”

敖楚戈一愣，随即呵呵地道：“那好办，只要有价钱，我都付得起！”

那两个伙计见他说得这样豪爽，似乎不便再说什么？互相瞄了一眼，只有让开，让敖楚戈进去，敖楚戈一进去，立刻点了二斤烧刀子，一盘花生米，一盘卤豆腐干，他先斟满了一小盅烧刀子，刚举杯，道：“好酒。”

站在一边的伙计，嘿嘿地道：“客信，请先付账！”

敖楚戈一愣，道：“东西还没吃，那有先付帐的道理！”

那伙计干笑道：“这是小号的规矩，先付帐后享受，嘿嘿，小店地处僻远，什么样的人都会碰上，有的客人吃完了抹抹嘴，仗着有几分气力，连打带闹地走了，小号吃过不少次这样的亏，掌柜的曾交待过，凡带刀配剑的江湖朋友最好少接待，否则就先付帐——”敖楚戈莞尔地道：“有道理，多少——”伙计煞有介事地播弄着算盘珠子一道：“五两……”敖楚戈一愣，道：“五两，这是黑店——”伙计面上一冷，不高兴地道：“客信，小号并没有拖着你进来，你爱吃不吃，现在你酒菜未动，嫌贵请走，小号决不拦住你！”敖楚戈将酒一口干尽，道：“不贵，不贵。”

伸手掏出五两银子掷给那个伙计，那伙计似有不信的掂了掂手中银子，楞楞地望着敖楚戈，缓缓离开。

那两斤烧刀子去了一半，敖楚戈已显得有点昏昏沉沉，摇摇晃晃，用筷子挟着花生米往嘴里乱放，力不从心，十颗有九颗搁到嘴外面，那几个伙计冷眼地瞅着他，肚子里都在暗中冷笑，似乎都等着他醉倒……

站在远处的一个店伙撞了撞身旁边的另一个店伙，低声问道：“陈仁，你药下了多少？”陈仁小声道：“差不多了，你瞧这小子已经摇摇晃晃了。”

话声方落，敖楚戈已一头栽在桌子上，呼呼地睡将起来，陈仁非常得意地道：“哈山，怎么样？”哈山嘿嘿地道：“这小子真是命绝，叫他别上店，他偏要进来，咱们如果不是要接那一票‘货’，也不用费这么大的事！”话声方落，远处已响起一连串辘辘车声，店里的伙计全有点紧张，两三个人已站在店外，朝大路上望着，一辆黑篷马车朝这里急驶而来，车上是个帽沿压得极低的配剑汉子，他挥着鞭子笔直而来，停在小店门口。

那汉子一跃而下，道：“谁负责接货？”哈山急声道：“请问你是……”那汉子冷傲地道：“李少秋……”哈山问道：“那李婆婆……”李少秋道：“我娘在车里。”

哈山回首道：“陈仁，快请毛六——”

陈仁应了一声，很快地转身进去，不多时，一个满面阴沉，额骨隆高

的中年人，缓步行了出来，哈山恭声道：“六爷——”毛六目光略略一瞄李少秋道：“李朋友，货可到齐了？”李少秋略略哼了一声道：“六爷何不自己去瞧瞧货色？”毛六连声干笑道：“哪里，李朋友可否请老太太入内奉茶，咱们点清货后，立刻奉上银票！”

李少秋昭了一声道：“好。”

他启开车门，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从车内缓缓走了下来，李少秋似是十分孝顺，双手搀扶着他母亲，温顺地将他娘领进店里，这老太婆看上去一眼慈祥之色，可是那眼角间却有股子令人寒惧的无情之色。

那老太婆目光一瞄店里，忽然发觉敖楚戈醉伏在桌子上，不禁略略一怔，冷冷地道：“这是什么人？”

哈山急声道：“一个过路的客人，我们已下了蒙汗药——”老太婆双目寒光一露，道：“我无情婆不喜欢有外人看见我们交货，毛六，道上的规矩你该懂，这样容易坏事——”毛六嘿嘿地道：“这个你放心，这个人临晚进店，我们怎么好推出去？好在我特制的蒙汗药已发生作用，最少六个时辰以后，他才会醒过来……”无情婆哼了一声道：“我不放心——”李少秋握剑道：“娘，我去杀了他！”

无情婆婆摇头道：“用不着，出了漏子毛六负责就行了。”

毛六干笑道：“当然，当然。”

毛六上前道：“老太太不喝两盅烧刀子。”无情婆婆坐定后，道：“点货！”

无情婆婆二摇头道：“我在谈生意的时候是滴酒不沾的，‘货’全在车里，他们的眼睛我贴油布，耳朵灌了洋腊，一共是六箱，请你的人抬进来！”

毛六一点头，道：“哈山，进货！”

哈山一哈腰，立刻和其余的伙计走出店外，不多时六口黑箱子全抬了进来，无情婆婆冷冷地道：“拿银票——”毛六嘿嘿地道：“不急，老太婆，主人有命，指定了要那位：方城主的女儿方小苹，不知是否在里面？”无情婆婆冷笑道：“只要有名有姓的，我无情婆婆没有弄不到手的。”

毛六肃然地道：“方城主一方之霸，其女方小苹足不出户，天天不离其母亲身旁，不知老太太用何法能将此货弄到手的……”无情婆婆嘿嘿地道：“只要一根冰糖葫芦！”

毛六一怔道：“可否说详尽一点？”

无情婆婆一摆手道：“这是买卖上的秘密，恕不告诉……”毛六倒很识相地道：“不谈，不谈。”

李少秋一指第二口箱子，道：“那箱子里就是方城主的那一票货……”

毛六一挥手，哈山和陈仁立刻启开那口大箱子，只见一个眼睛被蒙住，双耳封腊的少女，仿佛吃了定心丸般地乖乖坐在箱子里。

毛六急忙道：“通通进库！”

李少秋身形微晃，道：“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谁也没有看清楚他的长剑是什么时候出手的，仅仅看见一溜寒光，很快地就拦住了哈山和陈仁，逼得他俩站在那里，不敢有丝毫举动。

毛六嘿嘿地道：“这是什么话？咱们合作多年，什么时候有欠过你们母子一文银子，无情婆婆，这样做未免绝了点……”无情婆婆笑道：“道上的规矩，江湖上的行情。咱们谁也别忘了。”

毛六一点头，道：“行。”

说着掏出一张银票，是正记钱庄的保票，李少秋略略一瞄，神色立刻变了，道：“六爷，怎么只有三千两！”毛六故意一怔道：“没错呀，一个五百两，六个三千两！”

李少秋不悦地道：“光是方城主那一票也不只三千两，六爷，你怎么愈来愈回头，也愈来愈寒伦了，嘿嘿，其余的咱们不谈，单方小萃就少给万两！”

毛六干笑道：“开玩笑，咱们是按以往规矩——”李少秋眉宇一缩道：“指定要人行情不同，我们母子冒了生命之险，专门张网摔人，六爷，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方城主那一票货咱们不卖啦。”毛六一呆道：“这……”无情婆婆站起来，道：“孩子，咱们起货上路，有货不怕没人要，干脆咱们将方城主的货送回去，他至少也得给咱们十万两……”毛六唉了一声道：“好，算你们娘俩狠，喏，这是万两银票”李少秋从他手中一把夺过去，略略一瞄揣进怀里，无情婆婆缓缓站起来，干笑道：“咱们是银货两干，六爷，老身告辞了。”

毛六嘿嘿地道：“不送，不送。”

他娘俩一离开小店，毛六立刻命哈山和陈仁将这六口箱子搬进了屋内，当他们快忙乎完的时候，他们全楞了，敖楚戈在什么时候离开店中，居然没有一个人看见……。

哈山摆摆手道：“管他的，也许他醉歪歪地离开了！”

陈仁紧张地道：“咱们赶快告诉六爷——”哈山哼声道：“要告诉你去，我可不去找骂挨——”无情婆婆和李少秋出了店门，立刻跨进篷车，李少秋挥洒着长鞭，赶着篷车向原路驶去。

无情婆婆忽然道：“孩子，停车。”

李少秋诧异地道：“娘，什么事？”

无情婆婆道：“我觉得不点不对劲，这篷车好像比平常重了点。”

这老太婆心好细心，她不愧是老江湖了，一进车子，由那颠簸的车痕上，发觉卸货后与先前的样子有着显著的不同，李少秋回身道：“娘，没什么。”

无情婆婆哼声道：“六口箱子卸下后，在黄土路面上应该只有三分厚的泥痕，现在，哼，却有五分，仅比那票货在车上轻了二分，显然，咱们车上有点古怪！”

李少秋哈腰在车底下溜了一眼，什么也没发现，他不解地一望无情婆婆，无情婆婆瞄了车顶一眼，道：“朋友真会选个地方睡觉！”

车顶上，一个汉子睡意犹浓地在那里呼呼大睡，彷彿根本不知道车子已停下来，无情婆婆的话声沉重有力，可是那个人不理不应，犹自睡得方憩。

李少秋惊声道：“娘，他不是……”

无情婆婆寒着脸，道：“那店子里的醉猫！”

长剑霍地拔了出来，李少秋沉冷地道：“娘，杀了他！”

无情婆婆一挥手，道：“有胆子跟踪咱们母子，决不是简单人物，孩子，不要急，娘倒要先会会他，看看是道上的那一路朋友！”

她沉声地喝道，“朋友，不要再装疯卖傻，何不直接见见？”敖楚戈哈哈一笑道：“道上有个规矩，朋友伸伸手——就得分一口，二位贩卖人口，大发利市，总不能独吃独喝，不照顾一下这穷朋友……”无情婆婆目中寒光陡盛，道：“朋友，如果只是为了伸伸手，百八十两银子，尽管开口，我无情婆婆决不会那么小气，如果，你另有所图，嘿嘿，我们娘俩可不是省油的

灯，大伙可要周旋周旋了。”

敖楚戈哼声道：“无情婆婆，你未免太不够朋友了，日进斗金的人，居然像施舍别人样的仅百八十两，你自己留着吧，还没看上那一点——”李少秋怒声道：“朋友，对我娘不可无礼！”

敖楚戈冷冷地道：“李少秋，少在我面前充字号，逞好汉，你们母子俱有一身的功夫，却专干这种丧尽天良，拐骗幼儿的下三滥勾当，我早已耳闻已久，今天总算让我碰上了。”

李少秋略惊道：“你是六扇门的鹰爪？”敖楚戈摇摇头道：“他们请不起我，我也不会干那件事。”

无情婆婆长长吸了口气，道：“俗，语说，长江之水渊远流长，既然同是道上的朋友，咱们何不交个朋友，朋友，请先通个名，有什么条件说出来，咱们可以慢慢商量。”

敖楚戈冷笑道：“只怕我说出来，二位会吓被服！”

李少秋哈哈大笑道：“除非是‘一笑见煞’敖楚戈，能让我母子魂飞胆寒，放眼江湖，能入我李少秋眼里的人并不多。”

敖楚戈点头道：“承蒙抬爱，在下正是敖楚戈——”李少秋闻言霍地倒退好几步，神情一变，道：“你是敖楚戈？”无情婆婆神情一变，道：“错了，孩子，咱们退……”敖楚戈哈哈两声道：“二位只怕走不了啦。”

无情婆婆一呆道：“你另有埋伏人手？”敖楚戈一摇头道：“那用不着，仅凭我敖楚戈这三个字，你俩决定不了，李少秋，你们娘俩最好别出歪主意，我的无双剑可不长眼睛！”

无情婆婆声音略颤，道：“敖朋友，你打算怎么处理我母子？”敖楚戈冷冷地道：“交给方城主——”无情婆婆听得心弦一颤，道：“交给方城主，敖朋友，你是要将我母子置于死地了？”敖楚戈冷笑道：“你们娘俩拐骗偷盗那些无辜的幼儿，卖给人家奠机基，竖烟囱，甚而做药材，这些事无一不丧尽天良，恶事做绝，甚至卖给那些绑匪，勒索敲诈，手段无不毒极，若不是方城主通告武林友好，追查你们这帮子凶徒，嘿嘿，尚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害呢。”

无情婆婆诧异地道：“方城主已知道是我们母子干的吗？——”敖楚戈哼声道：“要使人不知，除非已莫为，方城主失女心痛之极，早已盯住你们了，不过他已全权委托在下，在这里请二位先帮个忙！”

无情婆婆不屑地道：“请我们帮什么忙？”敖楚戈道：“立刻回那店中将方小苹弄出来。”

李少秋怒声道：“你做梦，盗亦有道，我们既然干下这一票决无再回头劫人之理，那是道上的大忌，敖楚戈，你若是朋友，请放我们母子一马，日后必有图报……”敖楚戈轻叹道：“这是唯一的机会，想不到你们母子居然拒绝，李少秋，你们干下的买卖，令人发指，如何处决你们，方城主，定早有腹案，二位，请随我去见方城主！”

无情婆婆冷冷地道：“假如我们不去呢？”敖楚戈哼声道：“除非二位自信能胜得我手中之剑！”

李少秋狠声道：“早已久仰你‘一笑见煞’的武功如何如何了得，始终没有机会，今日咱们既然碰上面，哼，那只有在手底下见见高低了。”

敖楚戈嘴角微抿道：“李朋友可知一动手即分生死？”李少秋哈哈大笑道：“那是自然的事！”

无情婆婆神色一变，道：“敖朋友，请容老身说句话。”

敖楚戈淡淡地道：“请说。”

无情婆婆哀恳地道：“请敖朋友高抬贵手，放少秋一马，我只有这一条命根子，李氏烟火需要他延续下去，有什么事，我者婆子一个人顶！”

敖楚戈喟了一声道：“老太太，你的处境我很同情，不过，你们干下这档子事，已惹得天怒人怨，好在方城主是个很厚道的人，他不会做得过份绝，只要你们去会他一下，也许……”李少秋瞪着眼睛，道：“娘，别上他当，方城主见了我们母子，不立刻开刀才怪，咱们千万别听他的，也许杀了他还有活路。”

摇摇头，敖楚戈道：“你错了，李少秋，如果你们还不知悔意，妄用武力解决，告诉你，那是自寻死路，现在我是念在令堂年岁已高，不宜过分忧悒，才给你一条活路，否则，只怕你早已躺下了。”

无情婆婆点头道：“谢谢敖爷这份仁义——”李少秋急声道：“娘，你怎么愈混愈回头了，姓敖的几句话，就将咱们母子给唬住了，娘，放胆一干，不然咱们去和买主谈谈，也许大伙联合起来，力量并不比姓敖的差……”敖楚戈道：“李少秋，江湖道上的事，你比起令堂是差不了，眼下情势你应该看得很清楚，我既然伸伸手，毛六那几个人绝跑不了，谅你回去求他们，他们也不敢收容你。”

李少秋哼声道：“少拿话唬我，我们之间有我们的默契！”

敖楚戈面上一冷道：“李朋友何不回去试试？”李少秋一扯无情婆婆的衣袖，道：“娘，咱们闯回去！”

无情婆婆叱道：“孩子，别胡闹，这不是任性的时候！”

李少秋赌气似的，道：“娘，咱们昔日在江湖上是何等威风、今天只不过和姓敖的会了面，咱们便乖乖地任他摆布，娘，你受得了，孩儿受不了。”

无情婆婆叱道：“胡来，娘有分寸，敖爷不是普通人物，他既然愿意给咱们一条生路，咱们俩便应该知道好歹，况且，咱娘俩干的买卖，在江湖上绝对站不注脚，不论黑白两道都不会收留咱俩，唯有和方城主会个面，也许能保住你！”

敖楚戈肃然地道，“老太太不愧是老江湖，对事理看得分明，方城主是个很讲理的人，二位只要肯回头，为时尚不算晚！”

李少秋唉地一声道：“娘。你这是何苦？”无情婆婆面上一冷道：“全为了孩子，你娘，年岁大了，早晚都会死，你不同，李氏宗亲全靠你，娘去求方城主，请他高抬贵手！”

最后那几句话有点呜咽，她强自振作，继续道：“敖爷，请领我们母子去会方城主——”敖楚戈道：“方城主已守候多时了。”

但见一排骑影直弛而来，一共是六乘，当先的是个身着紫袍的中年文士，方脸大耳，浓眉大眼，一副威猛之态，朗声一笑，方城主开口道：“敖爷，辛苦了。”

敖楚戈拱手道：“方城主，无情婆婆和其子李少秋俱非顽具不化之人，他们愿意接受制裁，尚请方城主手下留情！”方城主呵呵地道：“敖爷辛苦了，若非他们母子尚非真正大邪大恶，本城主也不会请敖爷出手了，敖爷，他娘俩不过是个工具，不足以惧，真正可怖者，是幕后那个主使者，敖爷，咱们是除恶务尽，那背后之人决不能让他追逐法外！”敖楚戈点头道：“我会见机行事。”

方城主道：“我的人随时听候敖爷差遣，敖爷尽可放心去办，咱们还是老办法，随时保持联系！”

敖楚戈道：“我立刻去那店里！”

无情婆婆感激地道：“敖爷，大德不言谢，老妇人感谢不杀之恩。”

敖楚戈哈哈一笑道：“老太太，不要客气，望你们母子能听方城主的话。”

说着，一掠身形，移出三丈，仿佛道幽灵一样，刹时而去，李少秋神色一变，顿时暗呼侥幸，真动起手来，正如其母所料，有死无生。

方城主挥手道：“上路。”

他们母子黯然地随着他们踏上茫茫的前程。

哈山环视店内一眼，正要和陈仁入内歇脚，忽见敖楚戈似个幽灵一样的又伏卧在刚才的桌子上，不觉一怔，他揉了揉眼睛，暗付道：“真见他妈的大头鬼，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是个老江湖，数十年寒暑的江湖岁月中，什么怪事都碰过，但像今天这档子邪门事，他还是头一回遇上，心里一寒，缓缓移近敖楚戈身边，道：“喂，朋友……”这一出声，立刻惊动了店中其余的伙计，他们全拢了过来，十几道目光全落在敖楚戈身上，陈仁惊诧地道：“这小子倒底是怎么回事？”哈山嘿嘿地道：“咱们是瞎了眼，遇上高人啦。”

陈仁挥手道：“关门。”

真是老江湖，哈山一展唇舌，他立刻会过意来，别说，这个神出鬼没的醉猫既然又回来了，那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先断了对方的退路再掂量掂量对方的斤两。这是江湖朋友一贯的伎俩。

那店门一关，哈山伸手一推敖楚戈，道：“喂，朋友，别再装疯卖傻了，咱们是窗棂子上的一道白纸——一点就透，阁下能去而复还，手底下当然是有两下子，所谓真人不露相——露相看太阳，你，别装了。”

伸出一双手，五两的银锭子捏在掌心，敖楚戈道：“再给我二斤烧刀子，切一盘豆腐……”哈山冷笑道：“俗语说，水涨船高，那价钱不卖啦。”

敖楚戈呢了一声，缓缓抬起头，道：“怎么？这里的蒙汗药这么贵！”

哈山神色一变，道，“朋友，你是来挑窑子，还是……”敖楚戈淡淡地道：“买货！”哈山；怔道：“嘿，朋友，你真会开玩笑，我们这片店子除了几坛烧刀子，二锅头，别无长物，不知朋友是买哪门子货，莫不是模错了方向，走错了门？”

摇摇头，敖楚戈道：“我买的是人头票！”

哈山霍地退了半步，冷声道：“朋友，真人眼里揉不进沙子，你这是存心找渣，我们可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不懂什么人头不人头的！”

敖楚戈冷冷地道：“哈山，我找对了人，摸对了门，无情婆婆那六口箱子，可是在这里卸的桩？交的货？阁下如果再打哈哈，就不够交情了。”

嘴唇一动，全是道上地点子，哈山冷地地道：“朋友是哪条线上的？”敖楚戈哈哈一笑道：“哈山，你该招子放亮点；先看看我的嘴！”

哈山一怔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左看右看，敖楚戈的嘴除了略显得浑厚点，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地方特别出奇，不觉楞楞地僵在那里。

敖楚戈嘿地一声道：“嘴大吃四方，东南西北线上我大小通吃！”哈山和陈仁交换了一下眼色，道：“朋友，你有种，有胆量，可是你摸错了地方，

这里不是凭两片嘴唇子吓住人的，如果朋友缺少盘缠，我哈山还不会小气的连三五两银子都照顾江湖同道，倘如朋友是存心找麻烦，嘿，你是瞎了眼，油蒙了心！”敖楚戈一擂桌子，道：“哈山，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在这里跟我盘道口，告诉你，毛六见了我，都得先称我一声爷——”陈仁怒声道：“你得叫我一声爹——”啪地一声，陈仁脸上已肿起五道血痕，谁也没看清楚他是怎么出手的，可是那确是道道地地的一巴掌，陈仁晃荡着身子，差点没一跋摔下去。

敖楚戈冷冷地道：“这是告诉你，骂人的后果就是挨揍！”

陈仁扯剑道：“你……”

哈山一拦，道：“朋友，道个名，说个姓，咱们好套套近乎。”

敖楚戈道：“你配么？”

哈山大笑道：“没吃过猪粪，也听过猪叫，你总要先搁下一句。”

敖楚戈淡淡地道：“我现在是冷着脸说话，等我一笑，你准没命！”

尚没有点透，哈山不信地道：“朋友，江湖上还没有一笑杀人的高手！”

敖楚戈不屑地道：“不是没有，而是你没碰上。”

站在远处的毛六，暗中已经揣摸眼前这个高深莫测的年轻人许久了，他知道哈山应付不了对方，干笑道：“一笑见煞？”敖楚戈哼了一声道：“毛六，你是临上床才洗脚，我等你很久了。”

毛六嘿嘿地道：“阁下姓敖？”

敖楚戈点头道：“不错，敖楚戈，如假包换！”

真是人的名，树的影，那三个字一露，哈山全身不禁吓出一身冷汗，他做梦也没想到眼前这个白面书生就是名满江湖的大煞星“一笑见煞”，刚才那股子狠劲和傲气此刻不觉全溜掉了，全身一哆嗦，站在那里直淌汗。

哈山颤声道：“不知是敖爷，不知者不怪罪。”

敖楚戈冷淡地道：“不怪你，咱们可以重新叙叙。”

毛六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敖楚戈对面，道：“敖爷，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如有得罪之处，我毛六这里谢过，敖爷，今日是路过，还是……”敖楚戈笑道：“顺路做票买卖——”毛六淡淡地道：“不知敖爷是哪方的买卖，可要我毛六效劳……”敖楚戈点头道：“正要麻烦！”

毛六纳闷地道：“敖爷在江湖上素来只要一句话，我毛六能帮上忙的地方实在不多，嘿嘿，承蒙瞧得起，在下……”敖楚戈拍拍他道：“这票买卖非你莫属，毛六，你可不能推辞。”

哈山急忙向毛六使了下眼色，毛六哈哈两声道：“只怕我毛六帮不上忙，敖爷抬举我了。”

敖楚戈面上一冷，道：“毛六，不要跟我磨牙，既然我出面了，那票货色可要你割爱了，哈山了解这事，你可问问他。”

毛六故作不解地道：“哈山，什么事？”哈山颤声道：“敖爷要点那六口箱子的货！”

毛六神色沉稳地道：“什么货？咱们这里哪有什么六口箱子……”哈山颤声道：“是……”敖楚戈冷笑道：“毛六，你这就不够交情了，无情婆婆和李少秋交货的时候我在场，如果阁下在这节骨眼上打马虎眼，嘿嘿，你明白我的脾气，只怕店中诸位无一能离开这里。”

陈仁吼道：“六爷，咱们……”

毛六摆摆手，沉思道：“敖爷，你能不能高抬贵手？”一摇头，截钉断

铁地，敖楚戈道：“不能。”

毛六冷地道：“是文要，还是武争——”敖楚戈淡淡地道：“我坐在这里，当然是文要了。”

毛六嘿嘿地道：“我给敖爷一个价码如何？敖爷如果满意，我立刻付银票，这票买卖敖爷只要保证不再撞手。”

这就是江湖上那股‘稳’劲，毛六不愧是这说话面的高手对上盘，立刻杀出价，人情礼数面上俱到，毛六先占桩理字，再要对方知难而退。

摇摇头，敖楚戈道：“毛六，我要的是‘货’！”

毛六神情一冷，道：“敖爷江湖上行道有个规矩。吞七吐三，是行道，敖爷要挖根掘底，大小通收，在行道上说不过去，我毛六虽是江湖上的混混，可是按着规矩办事，你这样逞强持武的，嘿嘿，只怕同道间不能谅解！”

敖楚戈哼声道：“毛六，你要按行道跟我盘口，那我不客气地问你，拐带幼童，贩卖人口，在江湖上是个什么样的罪？”毛六嘿地道：“这个我不懂。”

敖楚戈冷笑道：“那是罪无可赦，人人诛之的死罪。”

毛六嘿嘿地道：“敖爷，杀人不过头点地，你单人匹马骑来此劫货，显然是依仗着你那身硬功夫，我毛六是混口饭吃，仰着别人的鼻息过日子，你的要求恕难遵办！”

冷厉地一眨眼，敖楚戈道：“那后面的主儿是谁？”毛六狡猾地道：“干我们这一行，是认钱不认人，谁付银子我们就给谁办事，可不管对方是谁？再说道上的规矩也不容许我泄露出来，那是死忌，敖爷，恕难答覆。”

敖楚戈淡淡地道：“我会查出来的，毛六，那主儿不会眼看着这六箱货让我带走，假如我料的不错，你已送出信儿！”

毛六毫不避讳地道：“不错，敖爷来的时候，我已经放出信鸽——”敖楚戈哼声道：“他们已经离这里不远了，我倒要看看谁敢强出头。”

毛六哈哈两声道：“敖爷好灵的耳朵。”

敖楚戈道：“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他们虽然是来了。

可是，半路上不会一点事故都没有，也许……”毛六变色道：“敖爷已埋伏了人手？”敖楚戈冷冷地道：“你放心，他们会放几个进来，因为我要从这几个人身上追出那个顽凶，毛六，不瞒你说，我所以有耐心和你磨姑这么久，就是要等他们，不然，诸位只怕不会这么安稳地站在这里谈天说地了。”

哈山朝毛六直施眼色，敖楚戈冷冷地又道：“哈山，不要出歪点子，那票货，你别想移动一下，我的人早将这里的出路封住了，你们只要敢动一动，那只有一句话——死。”

毛六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道：“敖爷，你好厉害……”话语间，那店门陡然被了撞了开来，门口颤巍巍地凝立着三个汉子，这三个汉子一出现，毛六和哈山直似松了口气，急迎上去，敖楚戈瞄了他们三个一眼，道：“三位才来？我在这里久等了。”

当中那个脸色白净的汉子，微微一抿嘴，道：“朋友是谁？在下千幻剑贾球——”毛六低声道：“敖楚戈。”

千幻剑贾球一震道：“敖朋友，君子不挡财路，你横刀架梁，硬踢盘子，显然没将我帮朋友放在眼里！”敖楚戈一指另二位，道：“怪不得你们敢这样猖狂呢，原来瞎子常，大力杨也跟你们凑合在一起，行，贾球，你们三个一块来，我姓敖的如果含糊你们，江湖道上将无我这个人！”

瞎子常微微一启那下垂的双目，道：“老敖，你不能赏兄一口饭吃？”敖楚戈冷冷地道：“你们什么行道不好干，偏偏于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三百六十行，哪行不能混，朋友，别怪我多事，这后果全是你自己靠的！”

大力杨嘿地一声道：“老常，这小于太混球了，少跟他哆嗦，咱们上！”

这个人力能干千斤，武功独特，一向自视甚高，伸手从腰里掏出一柄巨斧，飘身朝敖楚戈当头劈下。

瞎子常大声道：“老杨，敖楚戈可不是普通庸手。”

可惜他的话说得太慢了，那缕斧影劈落，敖楚戈伸手将桌子推上，圆硕的桌子立刻便一分为二，敖楚戈沉声道：“给我躺下。”

一缕剑影穿去，大力杨哇地一声，那眉心之处已被那锋利的无双剑扫中，血还未飞出，他已死在地上。

干幻剑贾球一呆道：“这是什么剑法？”瞎子常颤声道：“贾球，我觉得咱们这趟是白来了。”

干幻剑贾球一怔道：“老常，你怎么说这种话。”

瞎子常叹道：“你不懂老敖，他的武功较你高出太多，否则大力杨不会在一招之下倒地，再看路上那些高手，仿佛有意放咱们进来，否则，那般弟兄不会全部中伏……”干幻剑贾球一颤道：“咱们中计了。”

瞎子常点头道：“不错，我有点怀疑，毛六是否知道此事。”

毛六急声道：“常爷，这可是天大的冤枉，敖爷在这里要提货，属下做不了主，只有向上面请示，谁知道敖爷是有心人，早将咱们全算计在这里。”

干幻剑贾球道：“哈山，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哈山颤声道：“我们全听六爷的，其余的事属下一概不知！”干幻剑贾球沉声道：“咱们合力将敖爷先留在这里！”

瞎子常摇头道：“不妥，除了再死几个人外，谁也留不住他。”

敖楚戈一笑道：“诸位，别瞎担心了，只要诸位乖乖地听候我的发落，在下担保诸位生命无虑，否则，大力杨的死，可是给各位一个很明白的答复。”

瞎子常摇头道：“这也不是好办法，者敖，这档于事咱们都做不了主，我们奉命来此护货，敖爷如果肯稍稍抬抬手，让兄弟混下去，过了今宵，我瞎子常立刻洗手。”

敖楚戈摇摇头道：“来不及了。”

瞎子常变色道：“那我们只有临死一战，死中求生了。”

点点头，敖楚戈肯定地道：“唯有这样了。”

瞎子常沉声道：“各位，在老敖面前，乞怜求饶全派不上用场，今日咱们只有力拼，然后各位设法夺路一逃，否则，只怕活的机会不多了。”

哈山叫道：“大伙儿上！”

毛六一剑刺出道：“姓敖的，我跟你拼了。”

刹时，七八件冷森森的剑刃，层叠地朝敖楚戈挥洒过去，敖楚戈长啸一声，那无双剑瞬快地幻化颤出——

那幻颤闪的剑影有若密集闪射的流光，点点颤颤地挥洒出去，陈仁和哈山俱闷哼一声，已倒毙在血泊之中，但见剑光席卷之处，其余的几个伙计连看清怎么回事的机会都没有，已血肉溅飞地全死了。”

毛六颤声道：“常爷，贾爷，咱们退……”他身子方跨出门口，瞎子常陡地一拳捣在他的胸口上，毛六呀地大叫一声，在地上翻了一个滚，狂吐鲜血，他面若死灰地颤道：“常爷，你……”瞎子常一脚踩在他脑袋上，道：“这

是临阵脱逃的后果！”毛六瞪着一双不解的眼神，望着瞎子常，双目一闭而死，他只怕做鬼也想不出瞎子常何以会杀死他。

千幻剑贾球挥剑道：“者常，请助我！”

瞎子常袖手而立，冷冷地道：“贾兄有千幻剑之誉，与姓敖的对敌，岂会须要我来助力，嘿嘿，敖爷，请快解决吧。”

千幻剑贾球面若死灰，道：“瞎子常，你是他妈的卧底！”瞎子常嘿嘿地道：“你错了，我跟老敖虽然是旧识，但却没有承命办事，你这样一说，就未免有点太那个了。”

千幻剑贾球恨声道：“你毒杀毛六，拒战姓敖的，在下都要说明！”他的话尚来说完，瞎子常已闪电地一抖衣袖，一点寒光，悄无声息的射进千幻剑贾球的身子里，他做梦也没料到瞎子常会在这节骨眼上出手，等他挥剑时，那一点寒星已使他说不出话来，惨厉地大叫一声而倒。

敖楚戈摇头道：“瞎子常你这毒器是跟谁学的？居然没有一点儿声音，不要说是贾球躲不过，连我都没把握闪避！”

瞎子常嘿嘿地道：“可惜我鼓不起勇气向你下手！”

一笑，敖楚戈道：“瞎子常，这些人都是和你曾共生入死的朋友；我不明白，你何以愿意他们都死在我剑下，而你不仅无动于衷，反而有意地帮助我！”

瞎子常哈哈大笑道：“一句话，全为了自己。”

敖楚戈一怔道：“我不明白。”

瞎子常嘿嘿地道：“道理很简单，这件事你老敖出面，就没有我瞎子常逞强斗狠的余地，我很知趣，唯有将这里的人全杀掉，才有我活下去的机会，老敖，我想请你放我一命！”

敖楚戈不屑地道：“你这条命用的手段太毒！”瞎子常干笑道：“那没有办法，唯有牺牲别人才能保全自己。”

敖楚戈叱道：“自私自利的小人，你比那些死去的人还要可恶！”

瞎子常点头道：“不错，我是个小人，自私自利，但，老敖，我有把握，你不会杀我！”浓烈的杀机一涌，敖楚戈道：“何以见得？”瞎子常笑道：“这道理太简单了，你不是要追查那幕后之人么，那么我问你，这里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能提供意见——”敖楚戈冷冷地道：“你——”瞎子常得意地大笑道：“这不结了么？没有我，你找不到根，挖不了窝，所以我有把握，至少你目前不会杀我，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活着，已经很幸运了，老敖，你说是不是……”点点头，敖楚戈道：“不错，你是个很能求生存的人！”

瞎子常长吸口气，嘿嘿地道：“我姓常的睁眼瞎子，生生死死已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每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我总会用我的脑智去求生存——”一收长剑，敖楚戈道：“咱们不谈这个，瞎子常，不瞒你说，我要的是正点儿，你既然不想死，那就设法把那个人引出来。”

瞎子常昭了一声道：“我有条件——”

敖楚戈道：“说。”

瞎子常嘿嘿地道：“保证我的生命！”

敖楚戈想了想道：“你是个贪生怕死，只讲私利的小人，跟你这种人打交道，只有老实人上当，成，但只限于今夜……”瞎子常淡漠地道：“可惜你不老实，老敖，你要我帮你，成，但那个主儿并不是那么简单就会出来，你须依着我，咱们才好办事！”

思沉片刻，敖楚戈道：“行。”

远处响起两声猫叫，敖楚戈道：“方城主的人在联络了。”

瞎子常凝重地道：“他们要起货？”

点点头，敖楚戈道：“不错，那几个孩子不要给闷死了，咱们的目标是那个正主，这几个孩子留在这里反会碍事！”

摇摇头，瞎子常道：“这几票货留在这里不能动，你可以请方城主在这里守着，如果货一上路，我相信风声一定会露出去，那时候，正主儿决不会再露面，听我的，你随我去会会他们！”

敖楚戈眉宇一皱，道：“老常，我如何能信得过你？”瞎子常呵呵地道：“要想钓鱼，总要有个饵呀，你不下本钱，还能钓得了鱼？嘿嘿，老敖，有时候你真蠢得可以！”敖楚戈冷冷地道：“我不怕耍花样，你应当很清楚，我随时可以取你那条命，纵然你跑到天涯海角！”

脸上一片寒煞，瞎子常冷冷地道：“我明白自己的处境，老敖，对任何人我都可能耍花样，唯独对你，我不敢，因为我很明白那后果！”

微微地哼了一声，敖楚戈已发出一连串鸣鸣的猫叫声，远处立刻有了回声，敖楚戈一扯瞎子常，道：“咱们上路吧。”

瞎子常微怔道：“这里不管了？”

敖楚戈淡淡地道：“方城主的人立刻会到，他们会照顾这里”说着人已如电光般在空中一闪，刹时和瞎子常逝去。

茫茫夜色里有丝微的风，在空中吹拂着，几点微弱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那黑幽幽的一片竹林里，沉静得仿佛郁藏着无比的肃杀，瞎子常一刹身形，道：“这里是咱们约好会合的地方！”

敖楚戈犹疑地道：“你是说在这里起票？”瞎子常呢了一声道：“差不多了，我们这批人去解毛六他们的围，上面交待得很清楚，务必把那批货解来，双方约好在这里碰面，至于那个主儿会不会来，嘿嘿，我不敢预料！”

敖楚戈冷冷地道：“你只要不玩手脚，我不会怪你！”话语间，远处已响起一连串呼哨之声，瞎子常低声道：“来啦。”

白四方涌现出七八道人影，这些人远远凝立在四周，并不接近，他们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人一样，动也不动地站着。

忽然，一缕琴声缓缓响起，但见两个素白衣衫的小婢提着俩盏花灯朝这里行来，在她俩身后紧跟着顶软轿子，里面坐着一个粉面玉颊般的少女，那缕琴声便是自那少女怀中的古琴中散发出来的。

瞎子常微颤道：“天散姑姑。”

敖楚戈低声道：“她可是接货之人？”

瞎子常摇摇头，道：“不像！”

天散姑姑的软轿停在野地上，那两个提灯少女恭谨地将花灯斜吊在树干上，再从轿后抬出一张琴几，天散姑姑抱着古琴，缓缓坐在一个蒲团上，古琴停放在琴几之后，她朝四处遥望了一眼，手指缓缓流泻在弦琴上，那丝丝缕缕的琴声有若瀑布流泉地传送出来，棕棕不绝……。

此刻，遥远的左侧，缓步行出四个汉子，他们俱是环配剑刃，身着蓝袍，分从左右簇拥着一个微微削瘦的中年文士，朝这里踱了过来。”

瞎子常全身抖颤地道：“胡子玉……”

敖楚戈一怔，胡子玉善名著称，远近知名，他今夜出现这里殊出意外，以他的善名，当不会是劫货的正主。

琴声一绝，天散姑姑道：“胡善人，我要的货呢？”胡子玉目光微微一瞄，道：“那送货的瞎子常可能已到了？”四周的人目光全落在瞎子常的身上。瞎子常怔怔地道：“胡善人，你是……”胡子玉冷冷地道：“你连我都不识，哼，千幻剑贾球也太马虎了。”

那手臂微微一抬；右腕上露出一个黄光闪闪的小金铃，瞎子常心弦剧烈的一颤，恭声道：“金铃主人，小的瞎子常参见！”胡子玉冷声道：“那一票货可全带来了？”

瞎子常摇摇头道：“没有，我和贾球只接到你的鸽书之后，带了弟兄去会毛六和哈山，半路上遇上方城主，我方死伤很多，虽然我和贾球只会见了毛六，可是却遇上更辣手的人物！”

胡子玉一怔道：“谁？”

瞎子常低声道：“一笑见煞敖楚戈——”胡子玉一震道：“敖楚戈？不会，他从来不插手这件事！”

瞎子常偷偷瞄了敖楚戈一眼，道：“听说老敖是受方城主之邀！”

胡子玉呸了一声，道：“我只关心那批货，不管敖楚戈是什么人，贾球呢，他是你们的负责人，告诉他，我要他的命——”瞎子常黯然地道：“那店里的人手及贾球兄全死在‘一笑见煞’手中。”

胡子玉不信地道：“他有这么厉害？那你是怎么出来的！”

瞎子常苦笑道：“我和这位弟兄是溜得快！”胡子玉满面不屑地瞪了瞎子常和敖楚戈一眼，朝天散姑姑一拱手，嘿嘿地道：“天散姑姑，你要的人只怕来不了了！”天散姑娘道：“老胡，你是拿姑奶奶我寻开心，当初咱们是言明在先，我要的是方小苹，你开价三十万两，说半个月内交货，现在。货呢？”胡子玉淡淡地道：“我立刻派人去将货再劫回来！”

天散姑姑冷冷地道：“用不着了：我和方城主仇深似海，才想到用方小苹来做为挟制他的手段，如今你货文不成，岂非将我的计划通盘推翻了？咽，胡善人，咱们这个帐该怎么算胡子玉冷笑道：“订金全数退回。”

天散姑姑不屑地道：“我会接受么？”

胡子玉嘿地一声道：“这是干我们这一行的规矩，货到钱到，货空银退，咱们也曾经事先言明，天散姑姑，你不要逼人太甚！”

天散姑姑冷笑道：“胡子玉，这是你代表大当家说的话？”胡子玉冷冷地道：“大当家的不便出面，一切事务全由我办理。”

天散姑姑道：“请你大当家的来吧，这事你决做不了主。”

胡子玉一震道：“大当家的是何等身份，岂会轻易露面，天散姑姑，十万两银票在此，咱们前约已消，愿不愿全看你自己。”

说着，一个蓝袍汉子将银票递送到天散姑姑面前，天散姑姑连看都不看一眼，播弄琴弦铮铮而响——胡子玉却沉声道：“拿下。”

刹时，两个蓝袍汉子朝瞎子常和敖楚戈扑来，这两个人身手甚是快速，出手便是大擒拿法，瞎子常一挥手，大声叫道：“胡善人，你这是什么意思？”胡子玉冷煞地道：“道上的规矩，怠忽职守，失货事小，丢人事大，往后咱们这一行在江湖何以向道上交待，你俩贪生怕死，将货丢了，这事应立刻将你俩处死——”瞎子常大声道：“要死也要在大当家面前死——”这正是他老江湖的狠招，他们这一行一层听命一层，唯有同级的人相识，再上去是另一级，瞎子常虽和他们同伙，却连真正的头儿都没见过，他有意要抖出头儿的底，不得不斗上了智。

胡子玉不屑地道：“你没那个命！”

瞎子常冷冷地道：“你最好让我见见大当家的，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禀告，否则，将来大当家的怪罪下来，嘿嘿，你可别怪我事先没有说明——”胡子玉一怔道：“这……”那两个蓝袍汉子见胡子玉没有再表示什么，双双退回去，胡子玉犹疑地望着瞎子常，他虽然赋有无限的权力，但，也不过是个听差使唤的，万一瞎子常真有什么重要事情要票，冒然地将他毁了，头儿怪罪下来……。

胡子玉冷声道，“可以先告诉我！”

瞎子常哈哈大笑道：“你看这里方便么？”胡子玉挥手道：“咱们回去说。”

天散姑姑挥了挥手，那两个少女立刻上前将胡子玉回拦，琴声一荡，只听见天散姑姑幽幽地道：“胡善人，这一行讲究的是‘信誉’两字，你私自退约，已违道义，订金我不要了，咱们找大当家理论去！”

那蓝袍汉子双手捧着银票，站在那里，天散姑姑连理都不理，胡子玉的面上犹如罩上一层寒霜，道：“只怕你见不着大当家的！”

天散姑姑哼声道：“怎么啦？你还想杀人灭口？”胡子玉嘿嘿地道：“买卖不成仁义在，我们这一行虽然是灭绝人性，不为外人所谅解，可是道上的规矩还能守着……”天散姑姑道：“那行，我的订金没收回来，那约定依然存在，限你们三个时辰，将我定的货交出来，否则……”她抱着古琴走向轿中，一挥手，那两个白衣少女提着花灯在前开路，软轿缓缓行去。

胡子玉沉声道：“慢着——”

天散姑姑冷冷地道：“还有事？”

胡子玉望着远远的天边；道：“我们的货已经到了。”’但见远处一辆大车缓缓而来，一个蓝布大衫的老头子挥着鞭子，驾着车子，嘴里哼着小曲，刹时，那大车已停在众人之前。

胡子玉一震，道：“大当家——”

那老头瞪了他一眼，道：“咱们既然收了别人的订金，当然要照约交货，否则，往后谁还会找我们？那岂不是自砸招牌！”

胡子玉惊道：“那边不是出了事情？”

老头子冷笑道：“我亲自去将失去的货再收回来，凭方城主派的那几个浓包角色就想守住这批货，嘿，他也太小看我们了。”

瞎子常轻轻一推敖楚戈道：“是他，我曾听他说过话……”只听天散姑姑冷冷地道：“交货吧，我还要上路呢！”

那老头嘿地一声道：“抬下来——”

胡子玉立刻一挥手，几个汉子急忙将大车上的箱子全搬了下来。

天散姑姑道：“我只要方城主的女儿！”那老头嘿嘿地道：“要货的主儿不是你一个，天散姑姑，订金已收，余款即付，咱们银货两讫，各自走路——”天散姑姑嘿嘿地道：“我须先看货……”那老头哈哈大笑道：“当然，当然。”

天散姑姑阴沉地道：“我还要弄清楚你的身份，大当家的，你不会连个姓都不告诉我，白花花的银子那么轻易地到你手里？”老头子一怔道：“盘根究底，天散姑姑，你应该知道那后果很坏！”

天散姑姑哈哈两声道：“人都有好奇之心，我是个女人，更不例外，哪怕你想杀我灭口，我也不在乎，因为你未必能杀得了我！”

老头子沉思道：“天散姑姑，依照常理，咱们是管买不管卖，管卖不管买，只要生意谈成，管他对方是谁，现在生意已谈成了，你再三地套我根底，我不明白，你居心何在？”天散姑姑呵呵地道：“你怕别人认识你？”老头子双目精光一闪，道：“天散姑姑，我老头子差点上了你的当，嘿嘿，我由你的声音里忽然觉得你不是天散姑姑，嘿嘿，你居然冒名来和我磨姑……”他沉声地一挥手，道：“给我拿下！”胡子玉身边那四个蓝袍汉子闻言霍地一跳，各自抽出身上的兵刃，登时朝天散姑姑扑去，他们俱是一流身手，长刃一发，连着七八道剑挥洒过去。

天散姑姑长笑道：“老狐狸，你看看我是谁？”她在脸上轻轻一抹，立刻露出一个中年妇人的形貌，老头子目光一冷，嘿嘿地道：“原来是方城主的夫人——李洁——”李洁愤愤地道：“不错，我女儿让你们绑来了，我们老夫妻不得不亲自出面，老头子，我再告诉你，那里还有一位朋友在等着你呢！”

她嘴里虽然在说话，身子可快速得很，几个起落，已避开对方的攻势，显然这个妇人功夫不弱。

那老头子全身一震，道：“谁？”

李洁笑道：“敖楚戈——”

敖楚戈一移而来，道：“朋友，你不认识我……”老头子骇惧地道：“你……瞎子常，你居然敢出卖我？”瞎子常微抖地道：“那是不得已，敖楚戈是何等人，我虽然有身不错的功夫，但是在人家手里，我却走不出三招——”老头子愤愤地道：“那你为什么不去死，嘿嘿，想不到我的手下全是这种货色呢，嘿嘿，敖楚戈，你也要跟老夫过不去？”敖楚戈淡淡一笑道：“单一绝，你又何必跟我装糊涂，像你这种拐带孩子，贩卖人口的骗子，天理难容！”

“单一绝”这三个字传进各人的耳中，俱是一震，十几年前，江湖上就传说此人是一个独行大盗，杀人劫舍，奸淫采花无所不为，没有想到此人舍弃采盗行径，又干起这一行道的确是令人称奇不已。

李洁道：“敖公子。此人真是单一绝？”敖楚戈大笑道：“错不了，他那层皮脱下了我也认得出来。”

单一绝一呆道：“你见过我……”

敖楚戈不屑地道：“有一次你在张家口犯案，我正好碰上，那一次你命大，溜的像个兔子，否则，也不会有今天这种事发生了。”

单一绝面若死灰地道：“没想到那次是你。”

敖楚戈笑道：“没想到的事还在后头呢，单一绝，今夜，你是恶事做尽，霉到家了，碰上了我，你只有死路一条。”

胡子玉低声道：“大当家的，眼前这些人全不是容易对付的，咱们的蓝袍武士居然奈何不了一个李洁，依我看——”那个蓝袍武士功了数十招，奈何不了李洁丝毫，他们很知趣地停下手来，只是紧紧地守着李洁。

单一绝嘿嘿地道：“胡子玉，将那个方小苹给我拿下来。”

立刻有两个汉子启开那口大箱子，他们的箱盖才开启一半，已砰地一声，一道人影从箱子里射出来，只见方城主满面怒容地站在地上。

胡子玉一呆，道：“你，你……”

方城主冷冷地道：“单一绝，你真认为那几个无辜的孩子，又被你劫回来了，告诉你，我们为了让你现形，才那么容易地将六口箱子交给你，可惜，

你当时没发觉破绽！”单一绝面若死灰，道：“好，好，方城主，你果然高人一等！”

方城主冷冷地道：“哪里，哪里。”

单一绝愤声道：“方城主，我始终弄不明白，尊夫人何以会冒充天散姑姑来取货，天散姑姑口口声声和你们夫妇仇深似海，不会故意来骗我！”

方城主道：“仇是有那么一点，但决不如想像中那么深！”

单一绝忽然大叫一声，骂道：“娘操的，你姓方的用圈套套住我，现在又拿姓敖的来压我，你们妄想用人多来整我，呸，我单一绝不吃这一套！”

敖楚戈怒道：“娘操的，你他妈的发哪门子熊，今日我不撕烂你的嘴，拔掉你的牙，你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单一绝哼声道：“老敖，别人怕你，畏你，我——单一绝不含糊你，你他妈的专拔我们道上的桩子，同道间哪个不恨你入骨，我劝你，往后少挡别人财路，否则，大伙拼了倾家荡产也要生吞活剥了你！”

淡淡一笑，敖楚戈道：“有种，我姓敖的就佩服你这种汉子。”

李洁关注地道：“夫君，小苹怎么样了？”方城主笑道：“没事，已交给他们好好照顾了。”

话语方落，远远的前方如幽灵样地浮现出一个白衣少女的影子，只听她森森冷笑，朝这里冉冉而落。

李洁道：“天散姑姑——”

天散姑姑叱道：“不要脸的东西，居然冒我的名来这里掀风作浪。”

方城主怒道：“你嘴上不要不干不净！”

天散姑姑幽怨地道：“你也欺负我，姓方的，你误我青春余年，这个恨难解难消，你立刻叫你老婆滚一边去，否则……”李洁痛苦地道：“天散，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天散姑姑嘿嘿地道：“道理太简单了，姓方的原是我青梅竹马的朋友，他娶的应该是我，不是你，而你，仗着家大业大，进了方家的门，我恨，我恨你们，我要你们统统死！”

方城主长叹了一口气道：“天散，你这是何苦，事隔多年，该了结的全了了，何必那么想不开？再说，情份由天定，谁也勉强不了谁！”天散姑姑惨然一笑道：“那么便宜的事，姓方的，我不弄得你们家破人亡决不罢休，今夜我总算赶来了，你以为用几人缠住我，什么事都解决了，告诉你，门都没有！”

李洁颓然地道：“你到底要怎么样？”

天散姑姑大声道：“尤其是你，李洁，我恨不得剥了你的皮，现在我要你们夫妇全都丢下武器，我要先羞辱你俩一顿！”方城主愈听愈气，道：“凭什么？天散，你不要逼人太甚！”

天散姑姑道：“凭我手中那张王牌！”

单一绝欢声道：“天散，干得好，咱们先将姓敖的除掉！”天散姑姑一愣道：“敖楚戈也来了？”敖楚戈淡淡地道：“在下在此……”天散姑姑凛然地道：“你，敖楚戈，和我往日无仇，近日无怨，我天散不想招惹你，你也别惹我，咱们河水不犯井水，这里你不须要插手，如果你肯给我这个面子，日后，我会报答。”

摇摇头，敖楚戈道：“天散，你和方城主之间的是是非非，我姓敖的不便过问，不过，方城主请我来，是为了她的孩子，这件事的谁是谁非，我不愿谈它，可是，拐骗别人孩子，这罪却不能赦，天散，单一绝，决不能放！”

单一绝吼道：“他妈的，你是看上老子了！”

在天姑姑道：“姓敖的，我这是给你脸，才好言相劝，如果你自认为天下无敌，持武逞强，哼哼；天散姑姑，四个字可不是白来了！”眉头皱了皱，敖楚戈道：“天散，不要跟我逞口舌之能，今儿的事姓敖的挺了，如果你执迷不悟，妄想用武力解决。那咱们……”天散姑姑冷笑一声，打断他的话头，道：“姓敖的，也许你还没弄清楚目前双方的环境，你先看看，那边的人是谁？他们全是我预先安排的！”

随着她那流转的目光，敖楚戈已看见那浓密的林子里有数个黑衣汉子，正严阵以待地守在哪，最使敖楚戈惊诧的是那些人手中，似乎正守着一个年仅十余岁的孩子。

李洁颤声道：“小苹——”

方城主一震，颤声道：“什么？”

天散姑姑得意地道：“方城主，我天散要得到的东西，决不会让它落空，你虽然从单一绝的手中救走了你的女儿，可是，却没有想到我又再劫了回来吧？你那几个浓泡手下，我还没看在眼里。”

李洁颤声道：“天散，你可不能伤小苹一发一丝，否则她显然已经方寸大乱，居然不知该怎么办？只觉得天旋地转，仿佛末日已临，抓着方城主的手臂摇撼，底下的话再也说不出来，尤其是狠话，更不敢轻易开口，她晓得这个女人说得出做得到，万一伤到孩子……方城主冷静多了，拍拍她，道：“不要急，咱们要应付过去。”

天散姑姑见她们夫妻俩那种关注之情，不禁妒火中烧，一股冲天的杀机陡现眉梢，她怒声道：“住口，李洁，你再这么不要脸，在我眼前和他动手动脚，休怪我先一刀杀了那个小杂碎！”

李洁吓得一松手道：“求你，别伤害孩子——”天散姑姑得意地道：“你也会求我？，哈哈，李洁，你不是挺神气的？”单一绝在大声道：“好呀，天散，有那孩子捏在咱们手里，不怕他们再逞强斗狠，天散，你比起我姓单的要高一筹！”

天散姑姑冷冷地道：“少开口，这里没你的事！”

单一绝闻言大怒道：“你不是和我合作么……”天散姑姑冷冷地道：“合作是一回事，场面上又是一回事，老单，你要想活命，乖乖站在那里听我的，不然，咱们各办各的！”

单一绝恨得在空中捣了一拳，道：“他妈的，我居然让个娘们牵了鼻子走——”天散姑姑道：“不高兴可以拆伙，少了你，我也并不在乎！”

呆了呆，单一绝哇地一声道：“好，你狠，天散，我不说话了！”

他可不是个笨鸟，眼前的利害可分得一清二楚，敖楚戈虎视眈眈地守在那里，他单一绝虽有许多人手，但要和这个大煞星动起手来，是死是生，皆非能料……天散姑姑满意地道：“这才像话。”

眸光冷厉地瞅在李洁身上，又道：“你可要那小杂碎的命吗？——”李洁颤声道：“要——”所谓母子连心，她此刻已是六神无主，一心系在方小苹的生命上，哪顾得天散姑姑那种冷嘲热讽。

天散姑姑哼声道：“要留下她那条小命不难，你们夫妇可要全听我的！”

李洁点头道：“我答应——”

方城主沉声道：“不答应——”

李洁哀恳地道：“夫君——”

方城主愤愤地道：“洁妹，天下父母心，没有不爱自己子女的，可是，爱是一回事，今天，如果咱们为了孩子，向这女人屈服，往后，还不知道她有什么歹毒的手段！”

李洁眸中含泪道：“可是，我们的孩子在她手中！”

方城主长叹口气道：“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李洁吼道：“你……你居然不管小苹的死活，不行，咱们只有她这么一条命根子，如果三长二短，我也不活了。”

方城主一呆道：“你……。”

李洁颤声道：“哪怕天散要我的命，我也要孩子换回来。”

天散姑姑嘿嘿地道：“想不到你们母女的亲情这么深厚，可惜，这一套感动不了我，我的心是铁做的，谁也休想说动我。”

方城主怒声道：“天散，想不到你的心这么毒——”天散姑姑冷冷地道：“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你们谈条件，二位，你们是否愿意听我的，请立刻给我一个明确答复——”方城主伸手拔剑，道：“天散，那孩子如果有什么闪失，你会死得比谁都快——”天散姑姑笑道：“你只要一动手，方小苹就会头落地！”

李洁惶恐地道：“不！”

天散姑姑逼问道：“你们倒底答应不答应——”李洁坚决地道：“答应！”

方城主正要说话，忽然觉爱妻李洁眸中那一丝哀怨恳求的神色，他全身一颤，顿时体会出她们母女之间的那股亲情力量，已远远超出了世上最完美的爱，他黯然地一叹道：“孩子的娘，你……”李洁泣声道：“谢谢你。”

天散姑姑不屑地道：“我以为有人会坚持到底呢，哼，方城主，现在我要你立刻将敖楚戈赶走，这里没有他的事，也不准他管这里的事，如果他不走，我先杀方小苹！”

方城主一呆道：“这……。”

畅声一笑，敖楚戈笑道：“天下最毒妇人心，天散，你这一着可真狠，可是，你还不够绝，如果你再绝一点的话，何不叫方城主一剑杀了我，那岂不是比什么都省事？”单一绝拍掌道：“对呀，那岂不是永除大患——”天散姑姑笑道：“对个屁，凭姓敖的那身功夫，方城主岂是敌手，如果我逼急了，嘿嘿敖楚戈舍命一拼，岂不树一大敌吗！”

单一绝拍拍脑袋道：“有理，不过……”敖楚戈冷冷地道：“天散，如果我不走呢？”天散姑姑很有把握地道：“你不会，因为方小苹在我手中，敖楚戈，传说你是个重义尚诺的汉子，断不会将一个无辜的孩子生命送在你手中里，那样你会愧疚一辈子……”点点头，敖楚戈道：“你好厉害，居然一点即透！”

得意地畅声一笑，天散姑姑道：“我最会看人，什么样的人在我眼前一晃，我就能了解他的为人，你不是个好人，但有一份正义感，可惜咱们是朋友，不然，我倒愿意和你亲近亲近。”

拱拱手，敖楚戈道：“方城主，看样子我在这里留不住了。”

方城主一叹道：“敖爷，你……。”

李洁激动地道：“谢谢你，敖爷，我们夫妻会永远感激你。”

单一绝恨声道：“他妈的，让姓敖的这样走了，太便宜他了。”

天散姑姑冷冷地道：“那你立刻滚出这里，看看姓敖的会不会饶了你。”

单一绝肚子里可比谁都明白，送走了瘟神般的敖楚戈，那是他的心愿，但在面子上，他不得不表示一下，天散姑姑的讥讽，他恍如未闻一样，仅望着敖楚戈背影冷笑。

敖楚戈走后，李洁哀声道：“天散，现在你可以放掉我孩子吧？”天散姑姑不屑地道：“哪有这么简单，咱们条件还没谈完呢。”

李洁一呆道：“你还有条件——”

方城主沉声道：“天散，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们一让再让，你也可以见好就收了，谁想到你一再逼我！”天散姑姑大声道：“老单，将这对野男女给我拿下，他们要是敢动一动，那边就刀起头落，将那小杂碎给宰了。”

她仿佛有意说给那几个刀手听，方小苹早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哇哇叫，李洁全身一软，道：“你们拿下好了。”

在单一绝示意下，那四个蓝袍汉子立刻汹涌而上，他们都是擒拿好手，立刻将方城主和李洁拿住了。

方城主大笑道：“天散，想不到我姓方的会栽在你的手里。”

天散恨声道：“给我将那贱女人的衣衫剥下来。”

李洁全身大震地道：“你要干什么？”

天散姑姑道：“你抢了方城主的心，我就能将你当众羞辱个够，我要姓方的亲眼看见他所爱的女人，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赤裸裸地让大伙看，哈哈！”方城主怒声道：“你疯了！”

天散姑姑大笑道：“我是疯了，失去你后，我就疯了，姓方的，我好恨、好恨你这个没良心的，十见年来，我一直想报复，但，始终没有机会，今天，哈哈，我总算能一偿心愿了。”

她真是疯狂，说到这里，冷眸中竟淌下了两行情泪，方城主一世英雄，却没想到会栽在自己青梅竹马的伴侣身上，他黯然地长叹一声，伤感地道：“天散，你令人失望！”

天散姑姑呸声道：“呸。失望，失望的是我，给我剥——”一个蓝袍汉子顺手将李洁的衣衫撕了开来，李洁瞪大双目，嘴里发出一声尖叫，但见一层红粉的内衣一角呈露出来李洁颤声道：“求求你，天散，不要这样对付我！”

天散姑姑恨声道：“便宜不了你。”

她丧心病狂般地叫道：“给我剥——”

那蓝衣汉子应了一声，举手又去扯李洁的内衣，陡然一道冷寒的剑光穿空而来，将那汉子的一双手掌切了下来，那汉子哇地大叫一声，已痛晕了过去。

剑光微转，立刻穿进两个蓝袍汉子的心胸之中，血光流泻，方城主已冲了过来，剑光一凝，敖楚戈已满面杀机的停下身子。

天散姑姑颤声道：“你没走！”

冷煞地一笑，敖楚戈哼声道：“我为什么要走？你是个狠毒无耻的女人，为了一份得不到的感情，用这种手段对付一个心肠善良的女人，你不觉得心中有愧？”天散姑姑怒道：“敖楚戈，你背信，你失义，刚才你答应不管这件事的，现在你言而无信，好，我立刻要方小苹的命。”

李洁颤声道：“不——”

敖楚戈冷笑道：“方小苹岂是你能杀得了？”

天散姑姑一呆道：“你……”

猛一回头，只见那密林中已静悄悄的，地上血遗迹斑斑的四五个汉子

全倒在血泊中，她颤声道：“敖楚戈，你杀了他们？”敖楚戈点点头道：“不错，那贩个手下不堪一击，他们守不住我的攻击，仅仅两招，他们全躺下了，而小苹，很乖巧地藏在了林子里，如果你不信，她立刻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李洁泣道：“小苹没死？”

招招手，敖楚戈道：“小苹，到你妈妈这里！”但见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带着满面的惊悸，匆匆地从树林里跑出来，带着满腮的泪水，扑进李洁的怀里，母女两人紧紧的搂着，也笑着……。

方城主激动地道：“敖爷，谢谢你。”

天散姑姑的脸色变了，愤恨地道：“姓敖的，我跟你拼了。”

单一绝大吼道：“胡子玉，你立刻调派那些人手，将这里围起来。”

胡子玉点点头道：“好。”

刹那间，站在远处的几个汉子全奔了过来，在胡子玉的调度下，他们俱将长剑拔了出来，朝这里对着。

敖楚戈长吸口气道：“方夫人，请你保护小苹，这里由我和方城主应付。”

李洁拭干了眼泪，点头道：“好。”

敖楚戈沉思道：“方城主，胡子玉交给你。”

一怔，方城主道：“为什么不把姓单的交给我？他很难缠！”

摇摇头，敖楚戈道：“我认为姓胡的更难缠，这个人外表看来温和，骨子里坏心眼多着呢，他能被人称为善人，可见他多么会善于伪装，借着他伪装的假面目，做尽了天下坏事！”

方城主想了想道：“我全听你的，敖爷，咱们说定了。”

单一绝骂道：“他妈的，我不将姓敖的骨头拆去，刮下骨髓，用脚踩碎，就是他娘的熊，天散，咱们先毁了他。”

天散姑姑恨意徒浓地道：“全是他，破坏了我的计划，老单，不要客气，有什么狠招全抖出来，让他知道咱们不是空口说白话！”

单一绝嘿嘿地道：“那还用说，不要他的命是不成的。”

他脚下挪移，挥剑朝敖楚戈的面门劈来，敖楚戈哼地一声，无双剑如电般的射出，顿时将对方的长剑点了开来，震得单一绝手臂一麻。

敖楚戈森冷地道：“老单，我饶不了你。”

无双剑有若一道银练，盘丝缭绕，青光在流转间，已攻出七八剑，逼得单一绝暴跳如雷，却无反击之力。

狠了狠心，单一绝道：“天散，你怎么还不出手？”天散姑姑冷冷地道：“你怎么知道我没动手？”果然，天散姑姑那盘旋的身影绕着敖楚戈直转，敖楚戈长啸一声，白森森的剑气陡盛，有若羚羊挂角，无痕无迹的挥洒过去，单一绝尚未看清对方这一剑是怎么来的，前胸已是血流如注，洒落一地……。

他痛呢了一声，道：“老敖……”

冷寒的目光看了天散姑姑一眼，道：“你很聪明，用这么一个蠢人来试我的剑，好在你没出手，老实说，刚才我已毕集了全身功力，主要目标是对付你，老单不识相，自己先送死。”

单一绝躺下了，四周的汉子一见苗头不对，纷纷倒退开溜，这群绑匪，本来就是乌合之众，哪里顾什么江湖道义，拔腿开溜，本来就是意料中的事。

胡子玉颤声道：“大当家的！”

方城主冷冷地道：“老胡，你是想动手，还是想开溜？”胡子玉抖嗦地

道：“方城主，你高抬贵手，我也是不得已才和单一绝干下这档子事，不信，你可以去打打听，我在庄子里，一向都做善事！”

瞎子常怒声道：“妈的，孽种，要死，你也要死得像条汉子，像你这种蒙了人皮不干人事的东西，我看了就有气！”嘎嘣地道：“你也是道上的兄弟！”

瞎子常猛地一拳打在他心口窝上，道：“妈的，老子已洗心革面了！”

那一拳有七八分功力，一拳捣在胡子玉身上，胡子玉痛苦地在地上翻了个身，翻着大白眼，竟然死了。

瞎子常一呆道：“妈的，他居然不会武功！”

天散姑姑道：“真泄气，都是些没用的东西！”她斗然一移身，笔直地朝李洁扑去，谁也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她会突然向李洁下手，李洁和小苹似乎都有种措手不及的惊惶，李洁不愧是天下最爱子女的母亲，唯恐伤了方小苹，用身子挡住小苹的身子，硬生生地挨了对方那沉重的一掌。

哇地一声，李洁张口吐出一口鲜血，道：“天散，你好狠！”

天散姑姑大笑道：“我要你死！”

方城主怒声道：“天散，你太混蛋了！”他是夫妻情深，一急之下，挥手一掌，拍在天散姑姑的身上，天散姑姑身子一个踉跄，颤声道：“你打我！”方城主恨声道：“我恨不得打死你……”天散姑姑惨然地道：“你不是打我的人，你是打碎了我的心，姓方的，别人打我，我都不计较，独独是你，你不能打我，因为我们毕竟曾经要好过，也曾互爱过！”

方城主心中一惨道：“我抱歉——”

天散姑姑大笑道：“抱歉，哈哈，我要你抱歉一辈子！”

她忽然咬断了自己的舌根，满嘴的鲜血，点点滴滴的喷洒出来，摇摇颤颤，晃晃抖抖地望着方城主而死。

方城主呆痴般道：“她死了。”

敖楚戈叹声道：“自古‘情’字最磨人，她爱之深，恨之切！”

在一片暗暗叹息中，青家伴红颜，一代丽人带着无限的怨恨，魂归黄泉，漫漫旅程，无尽无涯……。

这就是人生的部分……

第三十四章

蓝蓝的天空里，几只归鸦在黄昏里闲雅地投向山林里，浓密的大林中，此刻正有几个人守在林中一角，数道目光，齐朝大路上望着，他们俱是青一色的武林人物，个个都身怀长刃，太阳穴隆隆鼓起，显而易见俱有一流身手的江湖之士。

一道蓝蓝的响箭自空中射来，这群人俱是一震，心里同时说着：“来啦。”他们全将身子隐匿在林中一隅，仅探出一个头，望着来路。

远处，一个淡雅而温和的青年斜跨马上，东眺西望地浏览沿途向晚风光，似乎并不知道这里正有许多人在专程等着他的——敖楚戈那凌厉的目光朝这里略略一望，嘴角上不禁噙着一丝不屑的冷笑，他自言自语道：“看不出有人会在这一路拦截我！”他仿佛不知一样，缓行而至，大笑道：“朋友，敖

楚戈人在此，请出来一会！”那几个人俱缓缓走了出来，令人诧异的是，他们并没有含有一丝敌意，脸上俱流露着一层笑意，但在那苦涩地笑意中，却似有种难以言语的凄苦。

敖楚戈一怔道：“诸位是……”

当先那个圆嘟嘟的汉子拱拱手道：“敖爷，在下谷伦，黑蛇邦邦主李奎因抱病在身，不能亲来，请我专程迎接敖爷！”

一怔，敖楚戈道：“李奎病了？他不是有副钢铁的身子？”谷伦面上一惨道：“敖爷请随我等去黑蛇邦堂上看看便知道……”敖楚戈双目一凝道：“什么事情？”谷伦苦涩地道：“李邦主会告诉你，我们经过许多打听，才知道你今天会经过这里，唉，为了找寻敖爷，我们已出动了好几批人。”

眉皱了皱，敖楚戈道：“贵邦难道发生变故？”谷伦拱手道：“敖爷是否愿随我等去见见李……”敖楚戈点头道：“去，当然要去，李奎和我已有好几年不见了，他既然有病，哈哈，我更要去看看他，谷朋友，请……”谷伦拱拱手，迈开步子，朝密林里行去，整片林子像道密径一样，几个转弯，已现出一片庄院，这片庄院里静悄悄的，仅有几个黑衣人在那里走动。

一幢黑屋子巍巍地屹立在那里，谷伦推门而入，道：“李奎在里面。”

一怔，敖楚戈不解地道：“李奎的怎么会在这里修养，他谷伦嘿嘿地道：“李当家的病相当严重，他不想让帮中弟子看见他那种病入膏肓的样子，宁愿一个人在此！”

敖楚戈不再理会，进入了大厅，转进一间黑暗的小屋里，一盏昏黄的油灯，散放出幽幽的黄光，床上，李奎满面病容的躺在那里，那情景是一种凄凉和悲怆……。

敖楚戈一震，道：“李奎！”

李奎颤声道：“谁？”

敖楚戈心弦剧烈地一颤，道：“李奎，我是老敖！”李奎喘声道：“敖楚戈，是你，你怎么来的？”谷伦站在门口，道：“是我请敖爷来看你！”

鼻子里哼了一声，李奎道：“你不该来，老敖，你不该来。”

畅声一笑，敖楚戈道：“我来看看老朋友，是理所当然的事，怎么能说不该来？老李，什么病把你磨成这个样子，呢！——”李奎沉声道：“谷伦——”一回头，谷伦已不见了，那门吟地一声被关了起来，敖楚戈闻声一怔，移身一推门，入手冰凉，道：“是铁门！”李奎颤声道：“你上了谷伦的当了。”

一呆，敖楚戈道：“上当？”

李奎苦涩地道：“不错，他们要将你关在这时，直等到你和我一样，精疲力竭，像个废人一样……”敖楚戈道：“想关住我？这件事恐怕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吧？对了，你是怎么来的？”黯然地叹口气，李奎道：“中毒！”敖楚戈伸手握着他的脉搏，道：“中毒，什么毒？”李奎摇摇头道：“是一种慢性的毒，等我发觉已来不及下”敖楚戈沉声道：“是谁下的手？”李奎叹气道：“有什么用？咱俩不会活着离开这里了，唉，老敖，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没想到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将你骗来了，唉，老敖，我心里真过意不去！”拍拍他，敖楚戈道：“不要难过，李奎，咱们还没有绝望，他们的目的是将我俩困在这里，黑蛇帮便轻易地落在他们手里，是不是？没有那么容易，老李，那要付出代价！”李奎摇摇头道：“你看我病成这个样子，已是个没用的人！”敖楚戈坚定地道：“给我时间，你一定会复原！”

他从怀里摸出一颗药丸，塞进李奎的嘴里，然后他拔出‘根金针，在

李奎身上戮了几下，一小股黑血顺这他的穴道流出来，李奎全身仿佛没有知觉一样，呼呼地睡着了。

在屋子里转了一圈，他发现这是一间特制的铁屋子，其铁厚有寸余，牢固得使你无法冲破，然后，他脑子里在思索着许许多多的事。良久，李奎醒了，他咦地一声道：“老敖，我好像轻松多了。”

敖楚戈道：“那是一种侵性的毒，仅能使你虚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已将你身上的毒放出来了，只要休息，不久，你就会复原……”李奎感激地道：“谢谢你！”

敖楚戈沉思道：“老李，告诉我，是谁害你？”叹了口气，李奎道：“黑蛇帮的名子虽然不雅，但本帮却从不干伤天害理的事情，除了在黄河两岸照顾那些船老大外，决不打家劫舍，在江湖上很可得到人缘，虽然有些人打着黑蛇帮的招牌干些坏事，我都将这些人一一除去……”点点头，敖楚戈道：“我明白——”李奎叹道：“前年，谷伦给我送来一个娘们，她叫桑大姑。

人长得风骚漂亮，理所当然地变成我的压寨夫人，这女人手腕灵活；没多久已将帮中诸高手全拢络上了，私下里干几票大买卖，不巧的是让我发现了，这女人很厉害得和我谈判，要大作买卖，我严辞拒绝，她要拉马分家，另创字号，我当然不愿意，而种下祸因！”敖楚戈道：“女人天胆，她和小人一样难缠！”

李奎苦笑道：“我哪到这女人居心险恶，利用瘟柔溶化我对她的敌意，暗中却下毒手，使我不知不觉中，着了他的手段，直到她将我送来这里！”

敖楚戈呢了一声道：“那谷伦……”

李奎愤愤地道：“他是个视利小人，和桑大姑早有暗通，两人互相利用来谋夺本帮的势力，唉，这都怪我有眼无珠……”敖楚戈点点头，道：“不要急，咱们要先想办法出去。”

李奎黯然地道：“出去，老敖，只怕不容易！”

敖楚戈冷笑道：“如果这栋小小的铁屋子能将我们困住，这江湖就别跑了，老李，我已大致上看了一下，除了四壁是铁铸的外，这个地却是泥的，有泥地，那就容易多了！”李奎一呆道：“我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敖楚戈淡淡一笑道：“事不关己，关己则乱，我们随时都可以出去，不过我要你能下地走路才离开！”

李奎精神一振，道：“我能走路呀，不过是虚了点！”

敖楚戈点头道：“很好。”

忽然，一道浓烟自四周的小孔里冒了出来，李奎哇地一声大叫，道：“那娘们居然要用烟呛死我俩——”敖楚戈双目寒光一露，道：“我要他们自食恶果！”

屋外传来谷伦的叫声道：“老敖，你不要怪我们心狠手辣，谁叫你和李奎是朋友，你一天不死，我们一天不能心安，嘿嘿，者敖，只怪你自己倒霉，硬要往鬼门关里闯——”敖楚戈叱道：“他妈的谷伦，我不刹了你不姓敖……”谷伦大笑道：“只怕没那个机会了，哈哈。”

一溜剑光瞬快地在空中闪起，在那白茫茫的烟雾之中，剑光一涌，瞬息地朝铁门的当中划了过去，嘶地一声，那柄削铁如泥的无双剑已切进门中，划起一道火星，敖楚戈一连三剑，剑剑切进门中，只听他大叫道：“下来。”

那大铁门在他的踢跃中，嘭地被踢开了，一道冷风吹进来，屋外浮现出几道人影，敖楚戈嘿地一声道：“给我留下！”

他似一道幽灵般地冲了出去，挥洒的剑光中，那几个汉子已然惨叫声连连，全都倒卧在血泊中……”李奎颤声道：“老敖——”敖楚戈全身一震，立刻回身奔进屋中，将李奎抱了出来李奎喘着声音，道：“老敖，谷伦呢？”敖楚戈嘿嘿地道：“他跑不了的！”

自屋角里，谷伦和七八个汉子并排地站在那里，李奎被敖楚戈挟着，一眼望见那些人道：“李唐，白金，你俩是我最喜欢的人，为什么也和他们这群人为伍，昭，难道你们……”李唐嗫嚅地道：“我……”白金嘿嘿地道：“李当家的，这不能怪我们，咱们创帮迄今，也有十余年，这许多日子里，你遇事畏首畏尾，始终不愿意将局面扩大，我们跟着你实在没有什么前途！”

李奎叱声道：“胡说，咱们义气为先，私利在后，杀人抢劫的事，咱们决不能干，桑大姑是个妇道人家，见利忘义，专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难道你看不出她……”谷伦沉声道：“当家的，咱们大伙既然撕破了脸，嘿嘿。那也没有什么话好说，桑夫人目前正在接待几个朋友，这事咱们最好当着她的面解决！”

李奎怒声道：“你叫她来……”

谷伦嘿嘿地道：“当家的，干嘛气成那个样子，我已经将这里的情形命人向她报告了，也许她立刻就会赶来！”李奎哼声道：“很好。”

敖楚戈冷煞地道：“谷伦，我要向你讨个公道。”

谷伦一震，道：“敖爷，我知道你一肚子火，不要急，咱们有的是机会，江湖上传说你是何等的威风，今日一见，果然不错，那间铁屋子居然都无法困住你。”

点点头，敖楚戈道：“我最恨你这种人，光会耍嘴皮子，谷伦，你先受我一剑再说。”

一道森冷的剑光悄无声息地挥斩过去。

谷伦一寒，道：“好。”

那冷冽的剑气散射着丝丝逼人的杀机，谷伦，纵是天胆，他也不敢抵挡这半空射来的剑势，吓得旋身疾退，一缕发丝随着他飘晃的身影而散落开来，他吓得全身惊出冷汗，望着地上的发丝，不觉摸了摸头，剃刀般的整齐，额顶的发丝已被削平了一大块。

他颤声道：“好快的剑法。”

冷森地哼了一声，敖楚戈道：“这是警告，立刻要你的脑袋！”

李奎神往地道：“老敖，好久没看你施展身子，今日能再睹风采，嘿嘿，我就是一病不起，也不会遗憾！”

谷伦寒声道：“咱们一起上，先剁了这龟儿子。”

敖楚戈不屑地道：“他妈的谷伦，冲着你这张不干不净，又脏又臭的烂嘴皮子，我就该先让你挨一顿熊揍！”

谷伦尚没来得及答话，迎面已挨上一掌，这一掌正好敲在嘴唇上，啪地一声，那两片嘴皮子登时往外一翻，翘得老高，谷伦呸地吐出一嘴血，他做梦也没料到对方的手法这么快速，凭自己这身不算俗的功力，闪都闪不开的，一股子怒火登时自心底漾起，吼了一声，拔剑道：“娘操的，你是不想活了。”

李奎适时地道：“谷伦，假如你想活下去，最好是乖乖地站着别动，我这位朋友最恨人家在他面前玩刀耍枪，凭你刚才的教训，你应该掂量出自己有多少份量！”

他虽然满面病态，但，说出的话却有分量，谷伦随着李奎多年，知道这位主儿轻易不推崇一个人，他这么推崇对方，不用说，也知道不是个等闲人物……谷伦咽了口吐沫，他觉得满肚子的窝囊，自己当着大伙弟兄面前，挨对方一巴掌，如果不找回来，白吃白咽地闷吭不声，往后这圈子里，他无论如何也混不下去。

他哼了一声道：“他妈的，在咱们地盘上，看这小子能横多久——”李奎喘声道：“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谷伦，你认了吧。”

谷伦怒道：“他妈的李奎，你是什么东西，居然敢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你也不想现在是谁当家！”

李奎愤声道：“谷伦，以下犯上，在本帮是犯何罪？”谷伦神情一变，道：“你已是除名之人，不是本帮中人，本帮帮主桑大姑早已接掌帮主之位了，嘿嘿，李奎，你现在连起码的一个人都调动不了，还当哪门子的帮主！”

李奎恨声道：“桑大姑居然妄称帮主！”

谷伦嘿嘿地道：“不错。”

李奎吼道：“将那个娘们叫出来。”

谷伦嘿嘿地道：“你吼什么吼？她会完几个朋友后，立刻就会赶来，你要急着找死，也不要急在这一刻！”

李奎气得全身抖颤，道：“老敖，麻烦你先将叛逆拿下来，我要亲自将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活活咬死！”

他没想到自己堂堂一方之主，只因误交小人而将整个帮会弄得支离破碎，如今众叛亲离，自己旧创未愈，心中那点子恨意当真是难以宣泻出来。

敖楚戈淡淡地道：“老友，你急什么？这群跳梁小丑，横到哪里？她们不是有个头么，咱们就等她出来！”一连串银铃的笑声，由走道间传来，只听一个妇人的话声道：“对呀，敖朋友果然不是普通人物！”

但见一个粗胖的女人，一扭一摇地走来，这女人年约三十多，细眉大眼，圆圆的一张脸，长得倒是很好看，可惜那个身材，看来令人不敢恭维。

在她身后，紧随着几个服色华艳的汉子，这些人目光俱极阴沉，冷冷地凝注着敖楚戈，似乎对李奎淡漠得有种不屑一顾之色。

谷伦急忙道：“桑帮主！”

桑大姑哈哈一笑道：“你怎么愈混愈回头，连这点场面都罩不住，咱们虽非什么名门大派，可也非泛泛之辈可比的，一个敖楚戈，并不是天地间唯一的煞星，他大也大不过老娘的一个巴掌！”

谷伦连忙道：“是，是。”

李奎颤声道：“桑大姑！”

桑大姑哟地一声道：“哎呀，当家的，这几日不见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瞧你，当家的，为什么不准我来看你，你呀，就是这种倔脾气，身子骨不硬朗，也不告诉我，还要底下的人瞒着我，唉，你这是何苦，咱们是夫妻呀！”这娘们真他妈的会做作，说得甜言蜜语，听起来是情意深长，若不是李奎早洞悉她的蛇蝎心肠，只怕心软了，那表情在苦涩中还有几分哀伤，李奎颤声道：“娘操的，你这个衣冠禽兽，居然跟老子来这一套！”

桑大姑哟地道：“当家的，你这是发哪门子火，当着弟兄的面，你给我难看，当家的，你病了，脾气暴，没人怪你，可是要火，要生气，也要选个地方，这里还有外人在这里，你也太不给面子了。”

说着眼圈一红。居然还淌下了两行清泪，那神态真是逼真极了，谁会

知道她此刻说不定还在暗暗偷笑，窃笑自己这种表现是十足的女人手段。

李奎全身颤抖道：“桑大姑，别在这面前再弄这种片汤，我见多了，当初我不是受不了你这种眼泪迷汤，岂会上你的当！”

桑大姑拭拭眼泪道：“敖大哥，你是我当家的好朋友。好朋友当然要说真心话，你看看他，我剥心肝的待他，他好，像跟我有仇似的，怎么也信不过我，敖大哥，你评评理，他到底是该不该？”这娘们真厉害，一针见血地给敖楚戈一个下马威，这手段不用刀枪剑，但却在柔和中更见功力，她先稳住了自己，再让对方措手不及，啧啧，也亏着她能使出这一招。

敖楚戈沉思道：“单从表面上看，他是不该……”桑大姑拍拍手道：“这不结了么？我对他是真心真意，他却疑心疑鬼，好在你们都在这里，不然别人还以为我谋害亲夫呢！”

李奎瞪眼道：“臭娘儿，今日任凭你说烂了嘴，我也信不过你。”

桑大姑泣道：“你们听听，这是当家的话，当家的，你有点良心没有？你病了，这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哪里我不来打点？你知道，咱们帮里的弟兄，龙蛇混杂，有几个借机捣乱，如果不是我事先预防，你这个帮主……”哼，李奎道：“你不是帮主么？”桑大姑惶乱地道：“谁说的？谁在我背后嚼舌根子？”李奎道：“谷伦——”桑大姑厉声道：“谷伦，你这是什么意思？”谷伦急忙道：“回帮……是我向李帮主禀报，近日帮中之事暂由你老代理，李帮主误会我的话了，我……”桑大姑哦了一声道：“当家的，听见没有，这是误会，当家的，咱们是夫妻，我心中只有一个你，你不要再尽往坏的地方想！”

李奎点头道：“那好，桑大姑，既然如此，为了证明你是清白的，我请你立刻先杀了谷伦，否则咱们俩恩断情绝！”桑大姑面上一冷，道：“杀谷伦，当家的，什么罪？”李奎嘿嘿地道：“围杀本帮主，将我困在铁屋里……”谷伦慌张地道：“误会，误会，李……大姑……”桑大姑冷冷地道：“谷伦，有这种事？”谷伦急忙道：“是帮主误会，夫人，你交待我好好侍候帮主，我拍马屁都来不及，哪敢谋害李帮主，这全是误会！”

李奎冷笑道：“桑大姑，你杀是不杀？”桑大姑笑道：“当家的，你也许病久了，脑智不清，有点胡言乱语了，谷伦是你多年的老兄弟，他怎会做这种事！”冷漠地一笑，道：“桑当家，李奎是病得很重，说的话可能不足来信，可是我却亲眼看见谷伦行凶，至少我没病吧？”桑大姑脸色一冷道：“敖大哥，这是家务事，你能否不过问？”敖楚戈一怔道：“你是嫌我多事？”桑大姑笑道：“清官难断家务事，敖大哥，你是聪明人。”

何必一定要淌这浑水，况且，我们夫妇的事，实不足为外人道，你插身其中，只有把事情愈弄愈糟，我奉劝你一句，能离开最好是离开，我桑大姑虽然是个女流，也会有一番心意！”

这娘们的确不简单，仅是三言两语，已在‘理’字上站住了脚，猛一听，她是通情达理，细心一想，此女包藏祸心，敖楚戈不能不佩服这娘们的心机，仅这几句话，已略见功力。

李奎吼道：“老敖，别上这娘们的当。”

桑大姑笑道：“当家的，你这是何苦？咱们的事咱们自己解决，夫妻么，什么事不好商量，俗语说，夫妻吵，床头打，床尾和，也许是我近日太关心帮务，将你疏远了，好在咱们俩已经在一起多年，有地方对不起你，也请你包涵。”

李奎冷笑道：“任你舌灿莲花，我也不再上当。”

桑大姑叹了口气，道：“你也许太累了，尽往坏处去想，这样好了，我先和敖大哥商量点事情，然后再谈咱们的事。”

她根本不给李奎再说的机会，转首道：“敖大哥，你是？敖楚戈长吸口气道：“桑大姑，谷伦谋杀帮主是事实，你最好先将这事解决。再谈我的去留问题……”桑大姑寒声道：“你是不给我留点余地了？”鼻子里传出一声轻哼，敖楚戈道：“是你自己不给自己留余地。桑大姑，谷伦不过是一名手下，他欺上，罪可至死，而你却……”桑大姑横了他一眼，道：“好敖楚戈，咱们既然没有这个交情，我并不怪你，现在我给你引见二位朋友……”，她一指身边那个身躯微壮，脸若国字脸的汉子，道：“这位是无量宗高手艾天行！”无量宗三字落进敖楚戈耳中，心弦陡地一颤，无量宗近十几年来掘起江湖，所行之事，亦正亦邪，各门各派对这一门俱有所惧，他们无量宗弟子，只要一现江湖，俱有一身罕绝的武功，鲜有敌手，尤其是艾天行，更是顶尖中的拔尖者，今日他在这里现身，显然和桑大姑交情不恶。

敖楚戈拱手道：“久仰，久仰！”

无量宗艾天行呵呵地道：“哪里，哪里。”

这个艾天行果然不同于一般江湖人物，态度上温和有礼，决没有时下江湖人那股傲气：他略略拱手，人已退在一边。

桑大姑嘿嘿地道：“我再给你介绍，这位是东海冬离岛的余战！”

东海冬离岛这个令人惊绝的地方，从桑大姑嘴里说出来，全场俱是一骇，江湖上提起东海冬离岛，野外无不吵而颤，传说东海冬离岛的人全是心黑手辣，武功诡异的奇能之士，这些冷酷无情，视杀人如儿戏，江湖上各门各派俱不愿和这些人交往，以免惹火烧身，而桑大姑和余战似有交情，其居心倒真令人诡测莫深。

点点头，敖楚戈道：“久仰。”

余战嘿嘿地道：“老子刚刚踏进中原，你竟说是久仰，姓敖的你这句显然是不说真话，真他妈的混蛋！”

敖楚戈眉头一皱，道：“你是个蛮荒之人，哪懂得一般礼仪！”余战不屑地道：“在没来这里之前，别人将你捧到半边天，把你说得活龙活现，访佛天底下只有你敖楚戈一个人是人物，今日一见，你大腿还没有我胳膊粗，拳头不如我指头小，嘿嘿，不瞒你说，我看了很失望！”

微愠地一声冷笑，敖楚戈道：“余朋友，你说得很对，我只不过是略粗武技，哪能和你们东海相比，不过，余朋友不可夜郎自大，中原道上也有几个高手！”

余战道：“这其中可包括你？”

敖楚戈摇摇头道：“我尚不能列入！”

余战嘿嘿地道：“那你不配在这里跟我说话，我要见的是真正高手，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在桑大姑这里充字号！”

敖楚戈淡淡地道：“我不是什么东西，但我却要领教一下东海的武学。”

余战一竖姆指道：“仅这份勇气，也够得上是条汉子，老实说，从我走进中原第一步起，还没有人敢向我挑战，而你是头一个！”

桑大姑冷笑道：“那是你没遇到他，他是不怕死的硬汉子。”

余战点点头道：“我会给他应得的处罚！”

敖楚戈道：“咱们是动剑还是动手？”

余战狂傲地道：“对付你，只要用拳头！”

敖楚戈伸手道：“请！”

余战嘿嘿地道：“注意了，这是东海的僵尸掌！”他身子骨节在这刹那，居然发出阵阵格格之响，那硕大的拳头在半空中略移，一道拳风已挥了过来。

看起来这个人的手臂有若竹竿般的笔直，但他的拳掌中却透着一股诡秘的阴冷，快速地捣来，居然仿佛来自四面八方，令人不易捉摸。

敖楚戈冷冷地道：“好毒的尸拳！”

要知东海冬离岛地处环海，荒木为林，客旅土著，稍有不慎，便会遭遇横死，蛇蚁蚊虫，恶障毒气随时都会杀人，余战自幼以那些尸毒尸身畏招，无形中在拳指间染上尸毒，拳劲一发，毒自拳风中散发出来，中人者，无一幸免。

他身子微微一避，挥拳直上，两股拳风顿时交接在一起，嘭地一声，余战身子一挫，道：“好。”

他自视甚高，没料到对方能一拳震退自己，愤怒地一拧身，双拳同时连环击出，妄想一击得手。

敖楚戈沉声道：“你给我留点力气吧。”

全身衣袍随着他的话声而隆起，但见他化拳为掌对着余战那连环而来的双拳斜斜的劈去，快速而狠辣。

“呢”

余战的双拳有若被一柄硕大的巨斧击中一般，两双手臂全被截断，他痛苦地叫了一声，颤声道：“你好狠。”

冷漠地一笑，敖楚戈道：“对付你这种毒人，最好的方法是毁掉你那双掌！”

桑大姑一震，道：“余战，你怎么样？”余战额头冷汗直流，颤声道：“我的两条手全废了。”

桑大姑恨声道：“敖楚戈，你居然敢和东海的人为敌。”

余战狠声道：“没有关系，冬离岛的人会找回这个过节。”

他说着一转身，大步朝外行去，回头道：“敖楚戈，咱们不久会再见面。”

敖楚戈淡淡地道：“我会恭候大驾。”

艾天行长笑一声道：“敖楚戈果然不凡，一招二式便把余战的双手毁了，这不能怪敖朋友，换了我，也不会手下留情！”

桑大姑一呆道：“你……”

艾天行笑道：“敖朋友，在下久仰你那一把无双剑，咱们都是玩剑的行家，敖朋友是否显愿意露二手让在下开开眼界？”敖楚戈微笑道：“无量宗的剑法独树一格，在下这点微末之技只怕难入识者法眼，艾朋友，你要手下留情！”

艾天行正色道：“敖朋友，我想和你商量点事情。”

敖楚戈一怔道：“好说。”

艾天行道：“我无量宗弟子既然插手的事情，就不希望别人再插手，敖朋友是一方高手，在道上颇有名声，在下想请敖朋友立刻放手这件事。”

敖楚戈笑道：“艾朋友可知这事我已插手，想抽身都不可能！”

艾天行一怔道：“为什么？”

敖楚戈正色道：“一腔热血，一腔正义！”

艾天行哈哈大笑道：“好，有豪气，有豪情，敖朋友，我佩服你。”

敖楚戈略略拱手道：“哪里，艾朋友也不差！”

艾天行沉思道：“我实在不愿和敖朋友这样的人动手，可是咱们的立场不同，无量宗弟子唯有被别人击败，才会自动退缩，否则决不会半途而废，敖朋友，桑大姑请我来，就是要会会敖朋友，现在咱俩必须有一方让步，否则只有在剑道上一争长短！”点点头，敖楚戈道：“我有同感！”

艾天行很凝重地道：“敖朋友，我是个剑道高手，感觉出剑手间的杀气，你虽然还没动手，但那股子逼人的杀气却使我颤栗，无可讳言的，咱俩会有一方要倒下去，可是我不希望那样的后果，所以我最后请你放弃！”

摇摇头，敖楚戈道，“很难。”

艾天行冷厉地道：“敖朋友，你有几分胜算？”敖楚戈道：“很难说，不过我觉得胜算比你大。”

艾天行微怒道：“敖朋友，你太狂妄！”敖楚戈点头道：“不错，我是狂妄，可是我狂我傲，我有一身足可凭持的武技，否则我不会站在这里说大话！”

李奎激动地道：“老敖，你不愧是我的朋友！”

桑大姑冷笑道：“别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你俩是临死不点头！”谷伦叫道：“跟这种人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大伙将他们干了。”

艾天行怒声道：“你说什么？”

谷伦一呆道：“我……”

他对艾天行有三分畏惧，七分敬意，一见艾天行蹬着自己，不禁全身一颤，吓得将要说出的话硬咽了回去。

艾天行冷冷地道：“我们不同于一般剑手，决不会以多胜少，只要单打独斗，争的是一个‘赢’，赢要赢得光彩，输要输得服气，如果江湖上都是你这种人，天底下岂会有真正高手？”谷伦连声道：“是，是。”

敖楚戈一笑道：“艾朋友，仅这几句话，你已足成为一流剑手。”

艾天行略一摇头道：“在你眼里能配成为剑手的只伯不多，敖朋友。在下要领教了。”

艾天行果然不是普通的剑手，话语间，脸上已是一片寒凝，那沉稳的态势，已可窥见其在剑道上的功力，他微微退了半步，手已缓缓抓及剑柄，半挫身子，长剑缓缓地拔了出来，一股流滟的剑气随既布满空中。

敖楚戈略震道：“无量剑！”

艾天行凝视着半空的长剑道：“不错，无量宗的祖传神剑——无量剑，已传了十三代的大弟，在下忝为本派的大弟子，所以这柄剑在我身上，敖朋友，这柄剑不会比你那无双剑差多少——”敖楚戈颌首道，“不错，的确是把好剑。”

艾天行凝重地道：“我要以无量宗十三式剑法向你讨教了……”敖楚戈道：“在下将全神以待！”

艾天行长吸口气道：“不幸你败了呢！”

敖楚戈叹道：“如果我侥幸不死，当立刻离开此地。”

语声微顿，又问道：“如果阁下失手呢？”艾天行很庄重地道：“那很不幸，没有那种机会，如果我败了，不是离开就能解决问题，我必须死，唯有死才是解决的办法！”

黯然地叹了口气，敖楚戈道：“我不希望有那种后果，像你这样的高手很难碰上一个，艾朋友，老实说，我真不希望我俩动手。”

一怔，艾天行道：“为什么？”

敖楚戈沉思道：“道理很简单，英雄寂寞，一个真正的高手，私心是寂寞的，他虽然行遍天下，但知己的朋友却没有一个！”

艾天行点头道：“不错。”

桑大姑愈听愈烦，道：“你们这是叙旧，还是话家常？”敖楚戈笑了一声道：“动手吧，否则人家还以为我们这是套近乎呢！”

艾天行哼了一声道：“她懂得什么？”

话声微落，无量剑施了一招“无量无宗”轻描淡写地挥洒出来，在别人眼里，这一剑真是平淡无奇，看来有若儿戏般的随手一挥，但这一剑落进敖楚戈眼中，却不是那么回事，他的心弦一颤，愈是平淡的剑法愈是玄妙，艾天行这一剑是剑道中的高着，攻可取，守可退，严密处可说是无懈可击。

他凝重地道：“好招。”

随着他跃动的身势，无双剑柔弱无力地指了过去，艾天行可是行家，微噫之下，剑至中途，倏地回手一劈，剑气有若雨芒般飞绕而出，直往敖楚戈罩去。

敖楚戈大喝一声，剑光有若干层巨浪般，层叠的如封似闭地将对方长剑逼了回去，艾天行连施两招，全都无功，不禁楞了楞，仅这一楞间，敖楚戈的长剑已卷滚而来，晃动的剑影中，已穿射去七八道光影。

艾天行大叫一声道：“高明。”

他面若死灰倒退了半步。一只袍角整齐地被削了下来，自从无量宗弟子踏进江湖以来，还没真正败过，今日艾天行以大弟子的身份败在敖楚戈的手里，当真是前所未有的事，他双唇苍白地直颤，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敖楚戈拱手道：“承让，承让。”

艾天行微颤道：“你为什么不开杀我？”

敖楚戈摇摇头道：“我俩无仇无恨，我难以下手。”

艾天行叹声道：“你错了，无量宗的弟子，宁可力战而死，也不愿败后求生，这在本门中是件大忌，敖朋友，你的一念仁慈，无异比杀了我还难受！”敖楚戈一呆道：“有这种事？”艾天行叹道：“敖朋友，咱们今后将不能再碰头，无量宗的弟子若败在某人手中，这辈子将不能再和对方会面，除非有朝一日，自己有把握赢了对方，否则唯有一死！”

敖楚戈怔怔地道：“这又何苦？”

艾天行呛地将长剑归进鞘中，道：“敖朋友，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就是一争生死的时候，我将回无量山，苦修剑道，务必击败你。”

说着转身行去。

桑大姑急道：“艾兄，你不能走——”

艾天行头也不回，冷冷地道：“我留在这里干什么？桑大姑，你自己看着办吧。”

随着那冷锐的话声，跺脚道：“没用的东西。”

敖楚戈哼哼两声道：“艾天行比起你来不知强过多少倍。桑大姑，在下已有资格留在这里，谷伦的事，你是怎么处置？”桑大姑愤愤地道：“别认为自己连胜两场就可目中无人，我桑大姑不过是利用他俩来打个头阵，敖楚戈，好戏还在后头呢！”

敖楚戈不屑地道：“我生平最恨你这种善攻心计的人，桑大姑，如果换了你，我的剑不会再留情，不信可以试试。”

谷伦大叫道：“他妈的，姓敖的，你逼人大甚。”

双目寒光一涌，敖楚戈道：“谷伦，你想活命只怕不容易了。”

谷伦拔剑，道：“白金，李唐，咱们上——”李唐摇摇头，道：“我……”白金怒声道：“李唐，怎么？你想临阵抽腿……”李奎喘声道：“李唐，你是我的老部下，过来，敖朋友不会为难你。”

李唐颤声道：“是，帮主！”

他正要举步上前，身后的白金猛地抽出剑来朝他刺去，李唐呀地一声大叫，人已翻身倒地，他颤声道：“你……”谷伦大笑道：“这就是背叛我们的后果！”

李唐颤声道：“帮主，我错了。”

李奎目中隐有一丝泪水，道：“错不要紧，不要错得离了谱，李唐，我不怪你，你只是误交了朋友……”李唐颤声道：“谢谢帮主！”谷伦怒怒叱道：“滚一边去！”

那一脚沉重地踢在李唐身上，李唐大叫一声，人已翻出了七八尺外，敖楚戈愤怒地道：“谷伦，你过来。”

谷伦叫道：“凭什么？”

桑大姑眨眨眼道：“并肩子一块上，咱们先把姓敖的杂碎毁了。”

随着她的话声，道：“谷伦和白金两人双双挥剑朝敖楚戈扑去。

敖楚戈大笑一声道：“来得好。”

那颤闪的剑在半空中划起一道银弧，细细碎碎的朝那扑来的人影挥去，很快速地笔直切进他俩的身上，两声震颤的惨叫下，鲜血淋漓地洒落下来——”谷伦惨叫道：“大姑，给我报仇！”桑大姑震颤了，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败得这么惨，一连几个自己足可依恃的高手，竟然会败得一败涂地，余战断腕而去，艾天行败中离去，谷伦和白金双双而死，这个利欲熏心的娘们的确受不这沉重的打击……。

她颤声道：“李奎，你连我也杀了……”李奎冷冷地道、“你死有余辜，死不足借。”

桑大姑叫道：“姓敖的，你为什么不动手？”敖楚戈冷冷地道：“门有门规，你犯了罪，自有门规处置你，桑大姑，你不要执迷不悟，谷伦的下场你应该看得很清楚！”

桑大姑哼了一声道：“李奎，你俩能不能放了我？”

李奎一摇头道：“不能。”

桑大姑惨声道：“我求你！”

李奎冷笑道：“你将本帮弄得支离破碎，一声哀求就想免你的死罪？桑大姑，你未免想得太天真了！”桑大姑冷冷地道：“你非要我死——”李奎恨声道：“那是罪有应得！”

桑大姑踏前半步，道：“你要给我一个机会！”

李奎道：“什么机会？”

桑大姑吼道：“杀你的机会！”

她身子蓦然穿了过来。手里早已藏着一柄匕首，略一照面，那匕首已如电般划来，李奎颤声道：“你……”敖楚戈长剑疾而出，道：“李奎，小心。”

那一剑正好将桑大姑身子一挫，李奎不知道何来一般神力，双手正好捏住桑大姑的脖子，桑大姑啊了一声道：“你！

……”

愤怒的眼睛瞪着，李奎颤声道：“我要你死，我要你死！”良久，敖楚

戈道：“李奎，松手吧，她已死了！”李奎清醒了过来，缓缓的一松手，桑大姑全身有若软绵一样地倒在地上，李奎茫然地道：“她死了。”

敖楚戈叹道：“你杀了她，她已得到报应！”

李奎叹息道：“我并非真想杀死她，这是不得已！”

点点头敖楚戈道：“我了解，你们毕竟夫妻一场！”

李奎黯然地摇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他思绪紊乱得不知该说些什么？”踉跄地靠着敖楚戈往屋外行去……。

又是落叶知秋的时刻，黄叶飘了，随着劲疾的北风，在空中旋转，在这凉秋的黄昏里，一个七八岁的孩童住立在那条黄土路面上，朝着远方一直凝望，他双目炯炯，含有一层希望，浑圆的眼珠子不时在盼望着，良久，他自言自语道：“我娘说大叔一定会来，我已盼了二三……”说着，黄土路面上扬起一股黄黄的灰蒙，他高兴地道：“一定是大叔来了！”

果然从远处缓缓飞来两骑，这两个汉子各跨一匹健硕的关外马，一身黑色劲装，背着长剑，显然是时下的江湖人物，那孩子见是两个人，不禁失望地道：“又不是！”

那两个汉子行近了，一看有个孩子站在路当中，不禁噫地一声，左边的一回头，道：“这孩子怎么站在这里？这里四处没有人家！”

另一个呵呵地道：“怎么？你又有什么主意？”左边那个嘿嘿地道：“当然有，咱们将他带到镇上去，随便找个地方，谈个价钱，岂不是白白捡个洋便宜？老刘，你他妈的怎么这点脑筋都没有！”

老刘一怔道：“嘿，严不肖，你他娘的坏主意还真多！”

严不肖笑道：“喂，小朋友，你在这里干什么？”那孩子畏怯地道：“我等大叔！”

严不肖道：“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儿？”那孩子道：“我叫铁牛，我住在前面的山洞里。”严不肖坐在马上，道：“家里都有什么人？”铁牛畏惧地道：“我娘……”严不肖呵呵地道：“那真可惜，放着你娘一个人在家里，那么寂寞，老刘，看样子咱俩又有地方找乐子了！”

老刘嘿嘿地道：“他娘也许是个丑八怪，那多乏味！”

铁牛怒声道：“谁说我娘丑八怪，她长得才美呢！”自古以来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哪个孩子都以母亲为傲，谁也不承认自己母亲丑，这就是天性……。

严不肖得意地道：“听见没有，她娘长得可标致呢。”老刘大声道：“我不信，铁牛，你可带我去看看？”铁牛昂首道：“去就去！”

他仿佛突然想起最什么，摇摇头道：“不行，我娘不准带外人回家！”严不肖嘿嘿地道：“我们也不是什么外人，也许你要等的大叔就是我，如果你不帶我们去看你娘，你娘会怪罪下来！”铁牛一怔道：“你认识我娘？”严不肖点头道：“当然认识，不但认识，还挺熟的，如果你娘看见了我俩来，包管舍不得放我们走！”

铁牛摇头道：“我不信！”

老刘伸手将铁牛揪了起来，道：“小子，他娘在哪里，快带我们去，不然别怪老子将你活活摔死！”

铁牛怒叱道：“你是坏人！”

老刘得意地道：“什么好人坏人，老子可不希罕什么好人！”

铁牛小拳直捣在老刘的脸上，道：“放下我，放下我……”老刘哼声道：

“放下你，嘿，除非你娘陪老子！”

话音未落，一眼瞥见身旁出现一个全身素淡罗衫的少妇，这少妇虽然不施脂粉，但那瓜子脸上，一片清淡优雅，如慕如怨的眸子里，有着殷令人痴迷的吸引力，老刘心神轻轻一荡，呀呀地道：“好个小妇人！”那妇人面若冷霜地道：“将孩子放下来。”

严不肖大笑道：“好呀，真想不到在这种地方还有这么美的娘儿！”铁牛嚷道：“娘，他们都是坏人。”

那妇人冷冷地道：“二位，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铁牛纵有冒犯你们之处，也看在他是个孩子的份上，放过一马！”老刘嘿地一声道：“娘子在放他也行，你得陪老子睡觉！”

那妇人脸上一片寒霜，道：“光天日下，你们这样调戏良家妇女？”严不肖哼声道：“娘儿，我们大爷看上你是你的造化，在这地方十里之内没有人家，你叫破了喉咙也没人会救你，嘿老刘，咱俩是哪个先上……”老刘道：“这小崽子捣了我几拳，当然我先来！”严不肖笑道：“成，你将他弄得稀里哗啦的时候，我再来，那时才够味，嘿嘿。”

老刘一掌将铁牛击翻在地上，道：“娘子，我来了。”

这个急色鬼可是不懂怜香惜玉，跃身将那妇人扑倒地上，那妇人霍地自怀里拿出一把剪刀，道：“你动我一下，我立刻死在这儿……”铁牛叫道：“娘，你可不能死！”

他忍着那一掌加诸在身上的痛苦，朝着老刘抓去，严不肖可真缺德，一指出了铁牛身上的穴道，道：“好好休息吧。”

铁牛嚷道：“谁敢欺负娘，我将来一定要报仇。”

老刘一愣，道，“好呀，你想死，可没那么容易，要死也得等大爷乐完了再死！”

他挥掌将那妇人手上的剪刀拍落地上，那妇人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她双手拼命地想挣服老刘的侵犯，可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哪能应付得了江湖人的身手，刹那间，她的罗衫已被撕下一角——老刘啧啧地道：“还真白……”严不肖骂道：“他妈的，你快点，老子等不及了！”

只听一个冷森森的话声道：“给我住手。”

老刘一震，道：“什么人？”

严不肖叱道：“是哪个不长眼睛的东西，居然管我兄弟的事！”

一身淡蓝的长衫，在英俊中又透着一股杀气、老刘一呆，吓得急忙站起身起来，一双手已往身后的长剑摸去。

那个人冷笑道：“你只要一动剑，立刻会要你的命！”

老刘吓地一声道：“他娘的，这可不是吓人玩意……。”

哪知他的手方触及剑柄，一道冷冽的光芒有若银虹般地疾射而至，硬将那右手的两根手指切了下来，他痛得哇地一声大叫，面上刹时苍白……。

严不肖叫道：“好快的剑法。朋友，留个‘万’儿！”

敖楚戈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你配么？”严不肖怒声道：“朋友，刚才那一手，江湖上不会没有你的字号，我严不肖是不够格，但是，大丈夫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不会连个姓都不留下！”

敖楚戈道：“我姓敖。”

老刘叱道：“他妈的，老敖……”

严不肖叱道：“住嘴！”

老刘一怔道：“我的指头都让人家切了两根，你还叫我住嘴，老严，你未免太不够交情了，怎么？你想吃里扒外！”

严不肖畏惧地道：“你应该想到江湖上有几个姓敖的！”老刘颤声道：“一笑见煞——”严不肖吓得一哆嗦，道：“敖爷，我们不知道她是你的女人！”一个大巴掌电光火石般拍了出去，严不肖一个跟斗，差点摔一个大马爬，他捂住嘴，两颗门牙掉了下，条条血丝沿着嘴角流了下来。

敖楚戈冷煞地道：“你再胡说一句，我立刻废了你。”

严不肖连声道：“是，是。”

铁牛叫道：“大叔，你真厉害，这两个坏人欺负我娘！”

那妇人连忙道：“这是敖大叔……”

铁牛天真无邪，一听眼前这位大英雄就是娘时常念的敖大叔，那股高兴劲，真是甭提了，可惜他穴道被制，否则早跃到敖楚戈的身上撒野了，他欢呼道：“乖乖，果然是个大人物！”敖楚戈冷瞄了严不肖一眼，道：“解开他的穴道！”严不肖哪敢说个‘不’字，他肚子里十分明白，自己这条命能否活着，全要看姓敖的高兴，他挥手将铁牛身上的穴道解开，畏惧地站在一边。

老刘颤声道：“敖爷，请放我俩……”

敖楚戈望着那妇人道：“芝兰姐，你说呢？”林芝兰幽幽地道，“你看着办吧，我不想说什么。”

敖楚戈挥手道：“你俩滚！”

那语音一落，严不肖和老刘有若丧家之犬，跃上马，直奔而去，铁牛不解地道：“他俩这么坏，敖大叔你为什么放了他？”敖楚戈笑道：“不放他们，要怎么办？铁牛，你告诉大叔！”

铁牛天真地眨着眼睛，道：“坏人都要送官兵那里关起来，或是杀头！”

林芝兰叱道：“铁牛，不要胡说！”

铁牛满肚子不高兴地扭过头去，鼻子里哼了两声，他仿佛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握着敖楚戈的手，道：“大叔，你的功夫真好，可要教我哟。”

敖楚戈呵呵地道：“你只要高兴，大叔一定教你。”

林芝兰凄楚地道：“敖弟，你总算来了，你大哥那条命……”敖楚戈惶怕地急道：“怎么回事？大哥到底出了什么事？”林芝兰黯然地道：“一言难尽，敖弟，咱们先回屋慢慢说！”

林芝兰拭干了眸中隐隐的泪水，凄楚地道：“敖弟，你大哥的性子你是知道的，耿直有余，机心不足，他前年误交匪友三泰官，两人说明去关外干皮货的买卖，你大哥吴环，一听是干正经八里的买卖，都是满口应诺，倾多年积蓄，全给三泰官，三泰官是黑道高手，以皮货为掩护，暗地里背着你大哥，由关外回来，一路上抢劫豪商巨贾，然后将抢来的珠宝藏于皮货中，运往各地销售，三泰官惹谁都可以，偏偏摸错了门，抢了武林巨恶朱衣魔的三姨太……”敖楚戈诧异地道：“朱衣魔，那个人不是善类！”

林芝兰泣道：“不错，朱衣魔立刻派出大批高手，将你大哥的皮货困住，搜出脏物，三泰官很厉害，在朱衣魔面前一口咬定是你大哥干的，朱衣魔愤怒之下，将你大哥打进牢里，三泰官借机把所有抢来之物献给朱衣魔，三泰官很轻易的拜进朱衣魔门里！”

愤愤地一声冷笑，敖楚戈冷笑道：“芝兰姐，这事不难办，我去一趟找朱衣魔！”

摇摇头，林芝兰道：“不行的，朱衣魔有的是人手，你只有一个人……”淡淡地一笑，敖楚戈道：“芝兰姐，咱们姊弟虽然蝇非同所生，其情却胜如手足，你不必为我担心，朱衣魔固然是个难缠的人物，但凡事说不过个‘理’字，我不信他能双手遮天！”

林芝兰激动地道：“是。”

铁牛在旁边眨着眼睛，道：“大叔，我和你一块去。”

敖楚戈笑道：“铁牛，你去了非但帮不上忙，还会碍手碍脚，我去将你爹救回来，你和你娘在家等我消息！”

铁牛睁大了眼睛，道：“大叔，你真能把我爹救出来的？”点点头，林芝兰道：“大叔本事大得很，他会将你爹救回来！”

铁牛高兴地道：“那可好，爹回来，坏人再也不敢欺负娘了！”

林芝兰只觉心中一酸，把铁牛搂进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铁牛看见娘哭了，一双大眼中也是落泪簌簌，当他睁着蒙陇的眼睛一看，不觉叫道：“大叔呢？”那孩子的话声一直缭绕在敖楚戈的耳中，他马不停蹄一直跑到黄石镇才停了下来，这个黄石镇，不如说是个小村子，百八户人家，大多务农为生，他牵着马进了镇东头的小酒店，这是他多年的习惯，每当他要干一件事前，总会先喝上两杯——酒已喝了半斤，脸上有熬热的兴奋，轻轻的招了招手，店小二恭身哈腰地赶过来，道：“这位爷，你还要点什么？”敖楚戈从怀中取出二两银子塞给他，道：“什么都不要了，我只想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三泰官……。”

他早已打听出来，三泰官经常流露在这里的土媚，店小二想了想，低声道：“你说的是三爷呀，哈，这里的窑姐儿没一个不跟他好过，今儿个他好像在麻婆那里……”敖楚戈一怔道：“麻婆是谁？”店小二嘿嘿地道：“镇西的第三家，是麻婆干买卖的地方，这位老鸭子这几天弄了几个新鲜货，三爷别无所好，最能尝鲜，这几天他保险不会出麻婆大门一步……”点点头，敖楚戈道：“谢啦。”

他很悠闲潇洒地进了麻婆的门，里面传来吵杂的嬉笑声，一个粉白的妇人迎了上来，淫笑着道：“这位爷是叫抬子，还是？……”点点头，敖楚戈道：“我先会个朋友！”

那妇人一怔道：“谁？”

敖楚戈道：“麻婆。”

那妇嘿嘿笑道：“那可是不巧了，我们当家老板，刚出去接一批货，今儿个还不会回来，这位爷，有什么事跟我说一样！”

敖楚戈沉思道：“那可真不巧，呢这样吧，我有一位朋友听说是你这里的常客，哦，能不能帮我请他出来！”

话可没有白问，一块白花花的银子已塞进她的手里。

她眉开眼笑地道：“小哥，你说说看，我还不知道认不认识！”

敖楚戈道：“三泰官，三爷……”

那鸭子格格地道：“你说别人我不知道，说起三爷，那我可熟的很，他正在里边和小红乐着呢，这位爷此刻最好不要叨扰他，他会骂人的！”

淡淡一笑，敖楚戈道：“你说一个远方朋友特来找他，有重要事情商量！”

那妇人想了想道：“你贵姓？”

敖楚戈挥手道：“老朋友了，出来他就知道了！”

那妇人犹疑了一会，看在银子的份上，她喜孜孜地走去，不一会，一个睡眼朦胧的汉子，撑着胸，敞着怀，打着哈欠问道：“谁找我？”敖楚戈笑道：“我……”那轻轻松松地一笑，有一股令人寒惧的森冷，三泰官一怔，仔细地朝敖楚戈瞥了一眼，怔怔地道：“朋友，咱们好像没见过！”敖楚戈呵呵地道：“三爷，你可真健忘，那位吴环你可没忘记，听说吴环和你在关外干点皮货买卖，我想请你帮我去看看吴环！”

三泰官一震，道：“吴环，他……”

敖楚戈冷冷地道：“三爷，莫不是吴环和你已拆了伙？”三泰官全身泛起一股冷意，道：“你和吴环……”敖楚戈道：“吴环……”他轻轻地移到三泰官身边，手已按在三泰官的身后穴道上，低声地道：“咱们最好到外面谈谈。”

三泰官变色道：“你……”

敖楚戈道：“不要紧张，三爷如果想抗拒，或是打歪主意，嘿嘿，你应当很清楚，我的手劲只要一加，你会死在当场！”

冷冷地一笑，三泰官道：“朋友，你这样对待我，可知道有什么后果？”点点头，敖楚戈道：“我了解，朱衣魔会不高兴！”三泰官一震，道：“你认得朱大爷？”敖楚戈点头道：“久仰已久！”

三泰官嘿嘿两声，胆子顿壮，道：“你既然晓得朱大爷的威名，就不该这样对待他的门下，我三泰官是他点头收留的门生，你对朱大爷的门下这么不客气，嘿嘿，朋友，我告诉你，你走不出黄石镇！”

敖楚戈嘿嘿地道：“朱衣魔是个人物，但在我眼里他并不怎么样，三泰官，你应该想到吴环有一个生死朋友！”

三泰官一怔道：“生死朋友？他从没说过！”

不屑地一笑，敖楚戈道：“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惨害他，认为天下人没有一个会替他出头，三泰官，你错了，至少我要出头……”三泰官冷笑道：“朱大爷不是好惹的！”

敖楚戈哈哈两声道：“我更不好惹！”

三泰官问道：“你是谁？”

敖楚戈冷冷地道：“敖楚戈，你不会没有听过吧。”

心弦有若被拉紧了一放，震颤得使他差点要吐血来，他清醒了一下自己，犹疑地道：“你是‘一笑见煞’！”

点点头，敖楚戈道：“不错。”

三泰官哈哈大笑道：“朋友，你是哪头大，拾那头挑，嘿嘿，敖楚戈和吴环有哪门子关系，凭他也交不上这种朋友，嘿嘿，朋友，你不要冒敖楚戈之名来唬我，我不在乎！”

淡淡地笑着，敖楚戈道：“三泰官，你信也好，不信也好，现在我要你当着朱衣魔的面，把你干的丑事给抖露出来，否则地话……”三泰官冷冷地道：“否则怎么样？”敖楚戈冷冷地道：“先毁了你，再找朱衣魔！”

只听一声冷笑自敖楚戈身后响起，道：“谁那么大胆，敢找朱大爷！”轻轻地瞄了对方一眼，只见这个人一身蓝布大褂，手里拿着一柄扇子，很潇洒地在那里一摇一晃进来，三泰官有如获得亲娘一样，叫道：“蓝扇子，你来得正好！”蓝扇子道：“你是什么人？”敖楚戈冷冷地道：“我姓敖，和这位三朋友有点过节，阁下最好少管少问！”蓝扇子摇摇扇子，道：“三泰官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让你这样欺负，未免有点说不过去，敖朋友，能否请你

将手拿开呀摇摇头，敖楚戈道：“那要看我高不高兴！”

蓝扇子眉头一皱，道：“朋友是不给我蓝扇子面子！”

畅声一笑，敖楚戈道：“你有什么面子？只不过和三泰官是一伙的狗腿子，蓝扇子，不要在我面前卖弄那股狠劲，我不在乎。”蓝扇子一挥扇子道：“朋友，我刚才好像听说你姓敖……”敖楚戈道：“不错！”

蓝扇子道：“江湖上姓敖的只有一家，别无分号！”

敖楚戈冷冷地道：“不错。”

蓝扇子脸色一凝，道：“你是敖楚戈……”三泰官大叫道：“蓝扇子，你少听他妈的乱唬，凭这小子皱相，他哪会是那个要命的‘一笑见煞’，这小子，呢，我看他八成是想来骗吃骗喝，想套套咱们哥子俩！”蓝扇子摇摇头道：“江湖上敢冒姓敖的名字的人不多，三泰官，你这次可走眼了，这位不但是那位‘一笑见煞’，他还是……”三泰官变色道：“真的？”敖楚戈很赞赏地道：“蓝扇子，你比这位朋友可有眼光多了，他毕竟还差一着，嘿嘿！”

蓝扇子冷冷地道：“朋友，敖楚戈三个字在江湖上是有点份量，可是在朱老爷子眼里，你不过是个高手而已，三泰官是朱老爷子的门生，你这样折腾姓三的，朱老爷子的这张脸。可就不好看了。”

敖楚戈冷冷地道：“蓝扇子，出卖朋友，陷害朋友的，在江湖上犯了什么样的忌讳……”蓝扇子一怔道：“不仁不义，万人唾弃！”

敖楚戈点头道：“三泰官出卖吴环，陷害吴环！”

三泰官叫道：“你胡说，姓敖的，吴环劫盗朱老爷子的二姨太，这件事是朱老爷亲自查到的，怎么可以怪我！”

蓝扇子道：“敖朋友，三泰官说得不错。”

敖楚戈哼声道：“三泰官干的事，居然嫁祸给吴环这——”三泰官变色道：“蓝扇子，不要听他的，咱们先撂倒他，再说……”蓝扇子哦了一声道：“敖朋友，先放他，咱们先去见见老爷子……”敖楚戈冷冷地道：“不能，我要押他去见朱衣魔！”

蓝扇子怒声道：“不给我面子……”

敖楚戈冷笑道：“你面子能值几文，蓝扇子，不要妄想跟我动手，那后果，嘿嘿，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蓝扇子大怒道：“我不信他妈的这个邪——”蓝扇子真是不信邪，虽然江湖上将一笑见煞说成神仙般的人物，但他蓝扇子在道上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不信自己会栽在对方手上，所以他要试试自己的运气，手中的扇子在开合之间，已煽出一道劲风……。

敖楚戈摇摇头道：“你最好不要轻盲动手，那是搏命的玩意……”犹疑地停了一下，蓝扇子道：“除非你答应放了三泰官！”

淡淡散散地一笑，在那落寞的脸上抹上一层不屑和嘲弄，他永远那么洒脱地一抿嘴角，敖楚戈道：“蓝扇子，这话轮不到你说——”蓝扇子一怔道：“为什么？”缓缓地一启双唇，敖楚戈道：“人都要有一份量力的自制，你自己有多少的斤两，能吃几碗饭，应该很清楚，你要明白，敖楚戈三字不是吹出来的，那是经过多少辛酸和磨练换来的，蓝扇子，你成名不易，要动手也要选个人，跟我，你是差得远呢！”

蓝扇子上有如一罩上一层冰霜，道：“老敖，你是我遇见的人当中，最傲最狂的人，不错，江湖上是神化了你的武功，不过，你该明白，有许多事是渲染得过了份，我有点不信，所以要亲自试试。”

哟，敖楚戈一笑道：“试试是要付出代价的，蓝扇子、你晓得这一试，

是七分冒险，三分本领，你是老江湖了，应该晓得我的意思。”

蓝扇子陡见效楚戈那沉迷的一笑，恍如遇上鬼怪一样，身子连闪数闪，飘出七八步，敖楚戈淡淡地道：“你这是干什么？”蓝扇子悸寒地道：“一笑见煞！江湖上都知道你不笑则已，一笑就能要了命，面对你这样的高手，我不能不多提防着点……”摇摇头，敖楚戈道：“那要看对付什么样的人，如你蓝扇子这样的人，似乎大可不必那样，因为我想让你输得心服口服的！”

蓝扇子嘿嘿地道：“老敖，一个人狂妄固然是可喜，但可不能狂得离了谱，你吹的一嘴好武功，手底下的真货怕没有嘴里说得好听！”

三泰官嚷嚷道：“蓝扇子，别他妈的和他磨牙斗狠了，我现在还落在人家的手里，你再磨下去，在这地段上，我还能混……”蓝扇子冷冷地道：“三泰官，你也要弄清楚了我与老敖的纠葛，别以为天底下的人只有他是个人物……”三泰官怒道：“好，蓝扇子，老爷子问下来……”蓝扇子嘿嘿地道：“我自会去说清楚。”

敖楚戈一扭三泰官的手臂，道：“三泰官，你别再打歪主意，谁在我手里想将你劫出去，嘿嘿，只怕目前还没有这个人呢……”蓝扇子呸地一声道：“老敖，在下还没领教呢。”

他早已想了最很久，和敖楚戈这种人动手，唯有先抢先机，唯有采取主动，才能致胜，他略略一掠身形，手中扇子哗地往敖楚戈的右肩处敲去。

敖楚戈冷煞地道：“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略退半步，突然将三泰官转了个大弯，蓝扇子那一敲正好敲在三泰官的头上，三泰官骇声大叫道：“蓝扇子，是我！”

蓝扇子哪料到敖楚戈会有这一招，硬将自己敲出的那一扇给扯回来，他身形略顿，道：“老敖，那有这种打法。”

敖楚戈冷冷地道：“你敲了三泰官的脑袋，当心朱衣魔找你算帐。”

他的出手真是快极了，乘蓝扇子收手的当儿，右手已在电光石火间抓了出去，那一抓力道切头均是上上之式，蓝扇子只觉身子一震，手中的扇子已被对方抓着。

蓝扇子一呆，道：“你……”

敖楚戈道：“光凭这一手，你就吃不完兜着走。”

蓝扇子暗中运劲，道：“放手。”

他自觉内力修为不弱，与生俱来有股神力，自信能将手中扇子夺过来，哪想到他运足了九成真力，犹不能动得扇子分毫，这一惊竟惊出一身冷汗，他大喝一声，右足陡地朝敖楚戈的小腹上踢去，又快又狠……敖楚戈冷笑道：“让一边去。”

他的手突然一松，原式不变地又握住了蓝扇子踢出的左脚，略略一抬，蓝扇子已被摔出数尺之外，撞在墙壁上，发出嘭地一声巨响。

蓝扇子惨声道：“好功夫。”

敖楚戈冷冷地道：“回去告诉朱衣魔，说在下登门拜访。”

蓝扇子黯然地道：“老敖，那个门你别去碰！”

敖楚戈一怔道：“为什么？”

蓝扇子嘿嘿地道：“朱老爷子久不见客，虽然三泰官是他的门生，嘿嘿，老敖，轮不到老爷子出于，你就会躺下了。”

淡逸地一笑，敖楚戈道：“朱衣魔若不见，我就先砸了他的宅第……”三泰官骂道：“他妈的，老敖，你有多大道行，居然敢砸老爷子的宅第？”

敖楚戈冷笑道：“他姓朱的在别人眼睛也许很像个人物，但是在我眼里，他不过是个黑道粟雄罢了，三泰官，你的嘴里不干不净，当心我打掉了你的满嘴脏……”三泰官吼道：“他妈的，你敢——”大笑一声，敖楚戈道：“我有什么不敢？”啪地一声，重重的一掌敲在三泰官嘴巴上，三泰官大叫一声，一嘴的鲜血，和着两颗大门牙全吐在地上，三泰官怨毒地瞪着敖楚戈，却不敢再吭一声。

蓝扇子冷冷地道：“三泰官，我要是你，乖乖地给我闭上嘴巴——。”

三泰官怒道：“他妈的……”

他一想这句话可能又会挨打，吓得硬将要说出的脏字咽回肚里，可是那双目光中却有一股子恨意……。

蓝扇子嘿嘿地道：“老敖，咱们还会再见——”敖楚戈冷冷地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二位还是乖乖地听话……”蓝扇子置耳不闻，哼哼而去，三泰官却恨得直咬牙……。

第三十五章

那狠厉的鞭子凌厉地抽在蓝扇子的身上，他咬着牙，任鞭梢于雨点般敲击在他的身上，一个满嘴白髯的险沉老头子，坐在椅子上，似乎正在欣赏这一幕血腥的事实，那个挥鞭子汉子一面挥舞着鞭子，一面数着数字，当他数到五六下的时候，那老头子一挥手，道：“停——”蓝扇子颤声道：“老爷子，你还不消气……”那老爷子冷冷地道：“蓝扇子，你出的漏子太大了，敖楚戈不是简单人物，你只可智取，不可力敌，而你居然和他动了手，那你必须要取胜，你个人丢人事小，我朱衣魔却丢不起这个人，说我的门下在人家手里过不了三招……”蓝扇子痛苦地道：“是。”

朱衣魔道：“老敖来的目的……”

蓝扇子道：“为吴环的事！”

朱衣魔一怔道：“吴环跟老敖什么关系？”蓝扇子道：“门下也弄不清楚！”朱衣魔嘿嘿地道：“你去上点药，这是告诉你冲动的后果，我这个人做事向来赏罚严明，你错了，就得接受处罚，嘿嘿，三泰官是我的门下，老敖打狗也得看主人，他这样欺负我的门人，嘿嘿，我要他付出双倍代价……”蓝扇子忍着痛道：“是。”

朱衣魔挥手道：“将门打开——”

蓝扇子一怔道：“干什么？”

朱衣魔道：“欢迎敖楚戈光临！”

刹时，自后面一连走出六七个汉子，这些汉子俱是朱衣魔手下得力助手，个个精神十足，他们随时侍候在朱衣魔身边，听候朱衣魔的差遣，这些人当中以万字夺雄大炮为首，他职司朱家护院，任何风吹草动，都不瞒不过这个老江湖眼里。

良久，万字夺雄大炮道：“老爷子，你看事情是否有点不对劲？”朱衣藏一怔道：“怎么？”万字夺雄大炮道：“照蓝扇子的说法，敖楚戈押着三泰官，早该来了，这个时候他还没到，只怕其中……”朱衣魔一震；道；“地牢……”蓝扇子一破一摇地道：“他进地牢干什么？”朱衣魔冷笑道：“平常

看你蛮聪明的，遇上事情总是笨头笨脑，敖楚戈来的目的是干什么？他不会傻得来求我放人，如果我料得不错，他一定先劫走吴环……”万字夺雄大炮变色地道：“老爷子，咱们立刻去大牢里拦劫……”朱衣魔挥手道：“好。”

刹时，数道人影有若风掣电闪般地朝后院扑去，朱衣魔坐在椅子上一直在深思着，他默默筹划着捕捉敖楚戈的计划，他必须将敖楚戈撂倒，朱老爷子这块招牌，才不会倒下去……。

但，他很明白，那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正如朱衣魔所料，敖楚戈用的果然是声东击西之计，他放回蓝扇子，传达自己的意思，扰乱对方的视听，借朱衣魔尚未回味其中真意的空档，他必须将吴环先劫出来，唯有那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三泰官很听话的指出地牢所在，他虽然恨透了对方，但恨归恨，那只能在心里恨，因为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为了活下去，唯有听对方随意摆布……。

黄昏后的风是有股凉凉的寒意，那两个守护在后院的汉子懒散地坐在石阶上吹天说地，津津有味地说说笑笑，当这两个汉子发觉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人影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松了，因为他们认得三泰官，三泰官是自己人，偶而也会来这里和他们打一阵哈哈，不疑有他的又坐了回去，其中一个问道：“二爷，你怎么来的，嚯，那位是谁？”三泰官早已背好了该说的话，苦笑道：“一个朋友，是朱老爷子交待下来的朋友，也许他会和你们一样，先在这里窝上一阵子，然后……”那汉子笑道：“欢迎，老兄，贵姓——”敖楚戈一挥手，道：

“敖——”他的手法太快了，三泰官根本没看清是怎么回事，两个汉子已乖乖地躺下了，掏出锁匙，启开了牢门，一股中人欲吐的恶臭冲了出来，三泰官道：“人在里面，你自己去找……”冷涩地一笑，敖楚戈道：“你带路——”三泰官畏惧地道：“我……”敖楚戈嘿嘿地道：“除非你愿意死在这里……”硬着头皮往里面闯，黑黝黝的地道里，传来一连串怪异的响声，那凌厉的目光，在黑暗中一扫，敖楚戈已发现有三个人长发披散的怪人，各居一方的守在那里，他们手脚俱带镣铐。

坐在那里哇啦哇啦直叫，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三泰官颤声道：“有这三个疯子在，你永远进不去。”

敖楚戈冷笑道：“连你也进不去？”

三泰官苦笑道：“这秘牢所关的人不用大批人手守着，全因这三个疯子在这里守着，他们只认识那个送饭者，谁都指挥不动他们！”敖楚戈冷笑道：“我不信！”

他刚踏出一步，只听一个疯子叫道：“嘿，伙计，你看那里有两个鬼影子。”

另一个疯子笑道：“是不是开饭了？”

第二个疯子叫道：“他妈的，别吃饭了，那是鬼……”其余两个疯子一听是鬼，哇地一声抱在一块，吓得全身直抖，另一个疯子睹状哈哈大笑，叫道：“他娘的，是无常鬼、吊死鬼、拔舌鬼……鬼、鬼、鬼，我是大罗金仙、专门会捉鬼……”别看这个疯子，手底下还真不含糊，一挥手，一股浑厚的大力有若巨浪般地推了过来，这通道宽不过三尺，那一掌拍来，根本无闪避容身之地，敖楚戈一震，道：“好。”

急切问挥掌迎上，嘭地一声，两人身子同时一震，各自退了半步，敖

楚戈一怔，付道：“他们倒底是谁？居然有这么深厚的掌力。”

那疯子大笑道：“好呀，这个大头鬼还有功夫……”另二个同时叫道：“真的？”敖楚戈长啸一声道：“三位前辈可否让让？”那三个疯子一听敖楚戈开了口，俱楞楞地坐在那里发呆，六道目光全落在敖楚戈身上，他们呆滞地不言不动，仿佛老僧人定似的，敖楚戈朝前踏了一步，又道：“三位前辈，好狗不挡路，你们……”那三个疯子一听敖楚戈说到‘狗’字，你指着，我指着你。三个人居然学起狗叫来，那汪汪三声不绝，互相模信着狗行狗状，疯狂地笑闹着……摇摇头，敖楚戈道：“三位，暂时委屈了。”

他那快速的身形有似浮光掠影般地扑了过去，一连几招，指指点中那三个疯子的穴道上，那三个疯子在骤不及防的情形下，全都呆若木塑似的，呆着不动，敖楚戈和三泰官迅快地进了大牢中……敖楚戈在黑暗中叫道：“吴大哥，吴环……”三泰官冷冷地道：“他在那里！”

但见吴环柔弱地斜靠在石壁上，茫然地望着敖楚戈，当他看清是敖楚戈的时候，大叫道：“小敖，你来了。”

敖楚戈激动地道：“大哥，跟我出去。”

吴环苦笑道：“不容易，我这身镣拷……”敖楚戈大笑道：“不要紧。”

随着那冷颤的剑影，吴环终于恢复自由了，他蓦然发觉身后的三泰官，双目中顿时泛射出一股无尽的恨意，吼道：“三泰官——”三泰官颤道：“吴兄，你……”敖楚戈急忙一拦，道：“不要急，他总要给咱们一个公道……”吴环叹了口气，道：“这段日子里，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他们母子！”

敖楚戈拍拍他，道：“很好，铁牛和芝兰姐都很好——”吴环泣道：“真的？那太好了。”

敖楚戈双目一寒，道：“大哥，你走不走得动？咱们必须先离开这里！”

吴环嘿嘿地道：“没问题，兄弟，今天我可要杀个够！”

他蒙受不白之冤，受尽这批黑道人物的陷害，心中那股恨意和不平，早已冲昏了他的理智，他恨不得以牙还牙，洗刷这些不平；敖楚戈很理解他此刻的心情，拍拍他的肩道：

“有机会给你公道的……”甬道口响起一连串人声，敖楚戈道：“他们果然想到我会来这里！”三泰官嘿嘿地道：“有朱老爷子出面，你们一个也别想走的了。”

敖楚戈冷冷道：“那可不一定！”

那拖长的尾音在甬道里尚未消逝，敖楚戈已凝立在入口之处，淡逸的目光略略一瞄，已发现四周站满了人，他首先看见万字夺雄大炮脸上那股子凝重劲，哈哈一笑道：“者雄，真没想到你也进了朱家的大门……”万字夺雄大炮脸上一片冷凝，道：“老敖，不要给我为难，我是身不由己，眼下的事，最好大伙能够善了，动上手，双方都讨不了好！”

点点头，敖楚戈道：“你很有自知之明，老雄，先将咱们的交情搁在一边不谈，今天，吴环我必须带离此……”万字夺雄大炮苦涩地道：“老敖，你明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我有我的主儿，主儿交待的使命，做属下的不能违，你是我的朋友，朋友应当有谅解的雅量。”

敖楚戈道：“你说的都是人话，做的全是杂碎事，吴环和你何尝不是朋友，结果呢，你照顾过他么？你怎么不进这鬼地方看看，那是人住的么？要不是那股求生的意志支持着他的话，他只怕活不到今天了……”面上刹时苍白，万字夺雄大炮嘿嘿地道：“谁叫他惹上老爷子，朱老爷子若不是看在他

是我的朋友份上，早就将他砍了！”敖楚戈冷笑道：“这么说吴环还要承你的情了，老雄，别尽往脸上贴金于，谁不知道三泰官和你联合陷害吴环——”

雄大炮变色道：“这话谁说的？”要知道江湖上混混儿，向来极重视声誉，所谓生死事小，名声如天，尤其是背负卖友求荣的不义之名，谁也担待不起，万字夺雄大炮在朱门里是个相当人物，当着恁多手下，他自是不愿轻易背上这个黑锅……。

淡淡地一笑，敖楚戈道：“除了三泰官，还会有谁？”刹时，万字夺雄大炮的脸上有如猪肝色般蒙上一层浓烈的杀机，他恨得牙格格直响，开口骂道：“妈的，哪个熊孙子，居然出卖我！”三泰官在吴环的监视下，从通道里探出半个头，道：“雄老大，我是逼不得已！”

万字夺雄大炮嘿嘿地道：“别叫我，我没有你这一号朋友！”

三泰官呆呆地道：“这……”

万字夺雄大炮声道：“龟儿子，我老雄瞎了眼，油蒙了心，交上这个倒霉鬼，好，好，咱们的交情一刀两断，你死，你活跟我老雄全没关系！”

不屑地一笑，敖楚戈道：“你俩是一个狼，一个狈，都不是好玩意，我看多了像你们这种狗咬狗——满嘴毛的东西……”吴环恨道：“骂得好——”万字夺雄大炮冷冷地道：

“吴环，你也不必在旁边风凉，今天你要想从我雄大炮手里生离此地，嘿嘿，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敖楚戈哼了声道：“牛不是砍的，路是人走了，老雄，凭你那几号人手，只怕还难不倒我，我劝你，还是请朱衣魔出面算了。”

万字夺雄大炮心里那股子怒气可真是憋了很久，他可掂量出敖楚戈那份量有多重，的确，凭自己这身武功，要和他论斤头，是差了一截，但他却有恃无孔，凭自己手下这几个极辣手的人物，至少能和对方扯平……。

他嘿嘿地道：“很好，老敖，咱们就先撕了你这身的骨头！”敖楚戈不屑地道：“你有那个能耐么？”万字夺雄大炮略略一瞄自己身后，道：“你该先看看我身后那位是谁？”敖楚戈早看到了，他连猜都不用猜，仅从衣着的打扮上，他已有了谱，一个是黑衫黑裤黑鞋子，腰里扎一条白带子，一个是白衫白裤白鞋子，腰里扎条黑带子，只要在江湖上略略走动过的人，都会听过黑白双刀这个名字，他兄弟俩各凭一口鬼刀横行一十三省，鲜逢敌手，所以傲气十足，目空四海，拜进朱衣魔门下更是狂妄十分……。

他哈哈大笑道：“黑白双刀，老雄，你是靠着他们混饭吃的……”万字夺雄大炮嘿嘿地道：“他们可不是在混日子，手底下的货色可不含糊！”

白刀冷冷地道：“姓敖的，我兄弟早听过你的大名，可惜没机会遇上，今日你自己送上了门来，嘿嘿，我兄弟自不会放过这难逢的机会，说不得要向你讨教几招。”

敖楚戈大笑道：“那敢情好，不怕死的尽管来！”

黑刀叱道：“姓敖的，你是他妈的什么玩意，敢在我兄弟面前这么样的狂妄，你怎么不照照镜子，凭你也配我兄弟动手？”敖楚戈冷冷地道：“你是提灯笼，照前不照后，黑刀，这不是光摆谱，耍嘴皮子的事，我配不配，行不行，那要大伙见了真章才晓得，看你这股子毛毛燥燥的性子，就知道你在刀法上的道行不会高到哪里去。”

黑刀怒声道：“你……”

白刀一拦，说道：“不错，他说得很中肯，气不平、血不顺，很难将刀

法展得攻守有致，老敖，是服啦，仅凭你一句话，我兄弟就知道会遇上了劲敌……”敖楚戈呵呵地道：

“好说，好说，你白刀也是个人物，尚有接纳别人意见的雅量，可见你在刀法上确有独特的功夫，待会儿我只要注意就行了！”黑刀怒道：“你敢不把我放在眼里？”敖楚戈道：

“就凭你这股牛性，不会高到哪里去！”黑刀怒道：“妈的，你先试试。”

他那身形朝前略略一挪移，一缕刀影随着他的身子吐了出来，一片冷冽的光华闪颤，直劈敖楚戈的面门，这个人无怪乎有股激劲，他拔刀，出刀，移身，全是一气呵成，手法之快，果不愧是一流高手。

敖楚戈略略闪身，道：“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道行。”

白刀叫道：“二弟，回来。”

黑刀收刀疾退，道：“干什么？”

白刀扯出长刀，道：“咱们可不能先乱了章法，敖楚戈不是普通人物，如果自乱脚步，今天栽的不是他，而是我们兄弟！”

黑刀神色一凛道：“是。”

白刀凝重地道：“双刀并艳。”

但见两柄辉光颤闪的长刀，在半空中交叉地叠合在一起，两个人同时一声大喝，各自从不同方位的上下盘旋交替而来，这两个人不愧是刀中高手，那两柄刀在他们的手中，有如炼般地盘绕而上，攻势凌厉，密不透风。

敖楚戈沉声道：“好刀法。”

那柄无双剑如芒般地洒了出来，像水银泻地，沿着对方的刀势，进入刀浪之中，灵敏地将对方的刀影化解开来。

白刀吼道：“果然高明——”

白刀刀法一变，直劈敖楚戈的背后，而黑刀借着再次挥刀的当口，数点星光巧妙地朝敖楚戈射去。

刀中挟带暗器，这手法不俗。

敖楚戈身子斜掠，长剑一展，道：“你看看我的——”那几点寒星一过，他的双肩随着一晃，在那一晃荡开，鬼泣环有若流星般地朝着黑白双刀飘去。

白刀颤声道：“鬼泣环——”

黑刀跃身欲避，那鬼泣环已经深深的嵌进他的小腹，付出惨呢了一声，一个跟斗栽在地上，道：“我完了。”

仅这么一分神，白刀的左臂上被鬼泣环击中，痛得在地上翻了个滚，回身问道：“你怎么样——”那两个鬼泣环仿佛有灵一般，刹时又回到敖楚戈手中，黑刀痛苦地捂住下腹，额际上已渗出了豆大的汗表珠，道：“报仇！”白刀惨声道：“只望朱老爷子能替咱们作主！”万字夺雄大炮嘿嘿地道：“老敖，你未免太不够意思了，高手过招，点到为止，你出手便伤人。在江湖上只怕有点交待不过去。”

冷漠地一笑，敖楚戈道：“老雄，不听你说话，不知道你人格的低劣，江湖武斗，讲究的是分平较技，你恃多胜少，又施暗器，在道义上已失公允，伤了他们，只怕他们技不如人，这在江湖上绝对说得过去，有什么不能交待的……”万字夺雄大炮几乎语塞，道：“他妈的，你别来教训我，黑白双刀既然栽了，我姓雄的还没倒下去，老敖，咱俩也该先玩玩……”敖楚戈呢了一声道：“不是玩，是玩命，老雄，有什么高招绝式，尽可施出来，但别伤了之后，又找遮羞的台阶……”万字夺雄大炮一挥手，道：“弟兄们大伙上

——”

随着他的呼声，四五个劲装黑衣汉子全都涌了过来，这些人长剑一展，将敖楚戈围将起来，敖楚戈道：“老雄，这就是你所谓的江湖道义，你这种人我看穿了，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是男盗女娼，不值一文，凭心而论，当初认识，我就知道你是这一号人物！”

万字夺雄大炮的嘶裂大叫一声，道：“狗娘养的，你说吧，待会老子非割下你的舌头，用脚踩，我倒要看看你的舌头硬，还是嘴硬……”说着掣出他那柄赖以成名的凶器——万字夺，这玩意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黑不溜瞅的，前刃是‘佛’字形，四周散发着丝丝夺目的青华，晃在手里，令人有种骇惧之感。

不屑地一笑，敖楚戈道：“你逞能吧，老雄，怎么还不动手？”万字夺雄大炮吼道：“哥儿们，上呀，谁先给他一剑，我给十两银子！”

这话真奏效，话声一落，那四五个汉子已亡命地争先出手，个个挥洒着能要人命的剑刃，汹涌地攻了过去。

愤恨地一笑，敖楚戈道：“老雄，我让他们全躺下。”

迎着那道道剑光，敖楚戈不退反进，无双剑有若劲疾的顶头风，无情无惧的，转进了对方的剑光中——吴环叫道：“你们仗着人多——”三泰官哼声道：“吴环，你上呀！”

吴环红着眼道：“他妈的，三泰官，你真聪明，想叫我上，你好趁机开溜，没那么容易，要上，老子也得先废了你。”

三泰官寒声道：“吴环，我的穴道已给姓敖的封了，你这样杀我可不够光明磊落，男子汉大丈夫，该漂亮的……”呸，吴环怒声道：“他妈的，你当初害我，怎么也不想到光明磊落！”

三泰官一呆道：“这……”

吴环恨声道：“三泰官，我剁下你条腿，怎么样？”三泰官全身一颤，道：“吴环，咱们都是老哥们了，你恨我，我不怪你，因为我确实对不住你，可是，你千万不能剁下我的腿……”吴环冷冷地道：“你要我怎么样？难道我还要将你当成老祖宗样地供着你，三泰官，你一点也不配，当年，你不是很得意么？将我吴环送进大牢里，你他妈的在外面逍遥，现在你伯了，嘿嘿，三泰官，晚了，你说什么都晚了……”三泰官颤声道：“老友，请手下留情！”

吴环大笑道：“留情，哼！他妈的，当年你怎么不给我留点情……”他想到忠肝义胆地交这个朋友，结果这个人暗地陷害他，那股子怒火就熊熊地烧起来，他啪地挥出一掌，将三泰官击倒地上，恨恨地又道：“三泰官，当年那股威风呢？”三泰官颤声道：“吴兄弟，你这是何苦？”此人真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当年那股盛气凌人的气焰此时此地全用不上了，换上这股惹人厌恶的可怜之态，吴环个性耿直，最看不起这种人，一脚踢去，道：“你少来这套！”

三泰官哀声道：“老友，你先息熄火！”

吴环冷笑道：“我先宰了你……”

随手抓起一柄长刀，斜举半空，三泰官面色一冷道：“你杀一个没有还手之力的人，胜之不武……”吴环一呆道：“你真厉害！”

三泰官大声道：“吴环，你要是条汉子，和我动动手，如果我死在你手里，那是自怨倒霉，如果你这样杀我，死不甘心！”

吴环恨声道：“好，我解开你的穴道，咱们公平地比比！”

三泰官心里一喜，面上不动声色，道：“只怕你不敢！”吴环耿直成性，道：“有什么不敢？”他的手正要触及三泰官的穴道，耳际已传来敖楚戈的话声，道：“老友，三泰官可不是好惹的，你放了他，那可真是上当了。”

心中一凛，吴环缩手道：“他妈的，我差点上你这老小子的当！”

三泰官眼见计已得逞，吴环在中途缩手，道：“直他娘，看来我三泰官命该如此！”敖楚戈一声长笑道：“你三泰官是死定了。”

他那快速的剑式在几乎旋转中，已连着刺倒了四个人，股股鲜血洒落地上，四个人没有一个活口，黑白双刀看得大寒，庆幸自己刚才只不过是挂厂彩……。

万字夺雄大炮一招砸去，道：“她妈的，老敖，你好狠的手段——”无双剑化着一缕光影射去，敖楚戈道：“老雄，我这是鬼门口送死。”

万字夺雄大炮睹状大骇，身子连闪数闪，侥幸避过对方这致命一招，但敖楚戈岂会容他有喘气的机会，那长剑微转，已穿向他的左肋——

万字夺雄大炮颤声道：“好快的剑！”

他虽然运足了劲力，欲化开对方这一剑，但那剑式太快了，快得令他无从接暇，他惨叫了一声，敖楚戈的长剑已刺进肋骨间，他颤声道：“老敖，你——”敖楚戈扯回长剑，道：“这不会要你的命，但要你躺上个一年半载！”

捂住肋间的创口，万字夺雄大炮道：“老敖，这笔债朱老爷子会讨回来！”

点点头，敖楚戈道：“朱衣魔已经来了。”

果然，朱衣魔那惊悸人的笑声已老远地传了过来，他身旁一边偎依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那种享尽齐人之福的狂妄，谁见了都会称羨不已，他嘿嘿地道：“好，敖楚戈就是敖楚戈，能败我的黑白双刀，又创我的万字夺，仅这份能耐，已可震惊江湖……”万字夺雄大炮颤声道：“老爷子，属下无能！”

朱衣魔笑道：“这不怪你，因为对手太强，嘿嘿，不过我早已预料倒有这种结果，老雄，先歇着，善后的事交给我……”左侧那个杏眼微睁的少妇，娇滴滴地道：“老爷子，谁是敖楚戈呀？”朱衣魔呵呵地道：“我四姨太杏娟和三姨太白丽，听说敖朋友神勇无比，特地央求我带她们来见识见识，嘿嘿，我拗不过她们，只有带来见识见识！”敖楚戈淡淡地道：“好说，好说。”

白丽媚眼一勾，道：“哟，人长得倒挺洒脱，怎么也看不出会杀人！”敖楚戈哈哈笑道：“三姨太，难道会杀人的，脸上都写了字？”白丽格格笑道：“那倒没有！”

朱衣魔一挥手，道：“敖朋友，你我既无仇也无恨，我不明白，你何以会砸我的门子，今日咱们可要面对面地说个清楚。”

敖楚戈冷冷地道：“朱朋友，你门下有个三泰官——”朱衣魔点点头道：“不错。”

敖楚戈道：“三泰官和吴环本来合伙往关外贩卖皮货！”

朱衣魔双目一睁道：“不错，我调查过了，吴环借皮货生意，专干抢劫买卖，他干不该，万不该枪劫了我三姨太的东西！”

敖楚戈瞄了白丽一眼，道：“是她……”白丽笑道：“吴环劫了我的东西，三泰官可以保证！”

敖楚戈冷冷地道：“当时你可看见了？”白丽冷声道：“我如在场，他还想跑呀！”敖楚戈哈哈两声道：“怎么？我那位吴环大哥偷食偷材还带偷香

呀，要不然他怎么会跑不了呢，三姨太，莫非你还是练家子？”白丽大笑道：“只怕他偷香不成，先失了魂！”

三泰官叫声道：“老爷子，你要救我！”朱衣魔嘿嘿地道：“敖朋友，你是个名成利就的人，为了吴环来淌这潭浑水，嘿嘿，那未免太不值得了！”

敖楚戈道：“朱朋友，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吴环劫了、三姨太，你心里不会没有个谱，据在下了解，劫财的是三泰官！”

三泰官颤声道：“不，不是我，老爷子！”

朱衣魔冷笑道：“可有凭据？”

敖楚戈不屑地道：“朱朋友，那么吴环劫货的事，你有凭有据了？”朱衣魔嘿嘿地道：“有三泰官为证，有赃物为凭，我三姨太失去的东西，在贵友吴环的皮货中找到！”

敖楚戈冷冷地道：“难道三泰官不会移花接木，嫁祸于人？”朱衣魔冷笑道：“谅他没有这个胆子！”

敖楚戈哼声道：“那可不一定！”

吴环站出来，道：“朱衣魔，你黑白不分，是非不明，我吴环明明被三泰官所害，你却极力维护他，那好，朱衣魔，江湖上都知道你贪色爱财，是个老贼，今日你还我个公道便罢，否则，哼哼，我要将你这老魔头的心挖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颜色？”朱衣魔叱道：

“放肆——”三泰官叫道：“老爷子，这两个可不是好东西，今天你杀了他俩便罢，否则，往后的日子，你只有更多的烦恼！”

万字夺雄大炮吼声道：“不错呀，老爷子，千万不能有一念之仁！”朱衣魔嘿，嘿地道：“进了我的门，想出去，那比登天还难，老敖，你这个婊子养的小崽子，居然自来送死！”

一声长笑，敖楚戈笑道：“朱衣魔，江湖上都说你是邪中之魔，我本来还有点不信，现在看来，你果然不是个玩意，既不明理，也不辩是非。”

朱衣魔嘿嘿地道：“老敖，江湖上敢当面骂我的人并不多，真是胆包天，天包胆，仅凭你这份胆识，我先服了你，来，来，不论咱俩是友是敌，先握个手，我愿意先交你这个胆大如天的朋友！”

敖楚戈呵呵地道：“有趣，有趣，居然老邪魔要和我交朋友。……”朱衣魔早已伸出手来，依着一股礼仪，敖楚戈不得不伸手迎接，否则，会被人耻笑他不懂礼貌。

两人的手掌一接触，刹时都用上了劲，朱衣魔脸上先浮现着一股得意的笑意，那丝笑意在脸上飘浮不久，即换上了一种寒凝之色，额际上渐渐渗出了汗珠。

白丽摇摇晃晃走了出来，道：“哎呀，你们干嘛拉着手不放？”吴环怒声道：“站转——”白丽格格笑道：“你干嘛那么凶——”吴环冷冷地道：“他俩在那里较力，你可别想要花样……”白丽冷笑道：“你拦得住么？”她身子一晃一移，已到了敖楚戈的身边，伸出那双看似雪白的玉手，朝敖楚戈的腋下点去。

此刻敖楚戈正全神和朱衣魔内劲相拼，白丽这骤然出手，的确是令人防不胜防，吴环吼了一声，道：“他妈的，你不要脸！”

但当身子才扑出来的时候，万字夺雄大炮已拦在他的身前，一掌推出，道：“你站住！”

吴环一刀劈去，道：“龟儿子，这么不要脸！”

仅这一刹那，白丽的手已触及敖楚戈的身上，只见敖楚戈大吼一声，左手陡然挥了出来，白丽大叫一声，口中直吐鲜血而倒。

朱衣魔一松手，道：“白丽，你怎么啦？”白丽粉颊苍白道：“我不行了。”

朱衣魔怒声道：“老敖，你未免太不够意思了，她不过是个女流之辈，你居然用这种手段对付她，哼！”敖楚戈冷冷地道：“这只怪她用那种手段对付我！”朱衣魔恨声道：

“我最忠爱的三姨太，老敖，你不该伤她！”杏娟不悦地道：“怎么？老爷子，你不喜欢我？”

朱衣魔一看四姨太说了话，忙苦笑道：“喜欢，喜欢，四姨太，这时候你吃哪门子醋！”

杏娟格格地道：“我是镇江醋——酸的很那。”

白丽颤声道：“老爷子，给我拿下那汉子养的东西。”

朱衣魔哼声道：“他跑不了。”

他满脸愤怒地跨了过来，道：“老敖，咱们的仇结定了！”

点点头，敖楚戈道：“我想也不能善了了，老爷子，吴环给你整得太惨了，他心不能平，气亦不能复，你总要还他个公道。”

嘿，朱衣魔冷笑道：“咎由自取，他劫了我的人，嘿嘿……”吴环怒道：“劫白丽的是三泰官，我不过是背黑锅！”

三泰官冷冷地道：“老爷子，他胡说！”

杏娟淡然一省道：“老爷子，不怕你生气，劫咱们三姨太的人的确不是吴环，那个人呀……”她目光一直瞅着三泰官，三泰官心中大寒，叫道：“四姨太，你……”四姨太杏娟笑道：“是三泰官！”

三泰官颤声道：“你……不能血口喷人！”

杏娟格格笑道：“我记得你事后托蓝扇子交给我一对翡翠钩子，叫我装着什么都别说，哈哈，当时我还真不知道你把这件事按到吴环头上……”三泰官恨声道：“老爷子，我有下情——”朱衣魔寒着脸，道：“说——”三泰官颤声道：“不错，劫三姨太的是我，那也是受了蓝扇子的暗示，老爷子，你知道我劫了三姨太后，蓝扇子向我敲了多少银子，而你老这四姨太，和蓝扇子私通，俩人……”朱衣魔变色道：“什么？”

杏娟粉颊一变，道：“三泰官，你胡说。”

三泰官吼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告诉你，除了老爷子外。

咱们这里的人谁不知道这事？老爷子，可惜你英雄盖世、晚年却戴了一顶绿帽子！”

朱衣魔叱道：“你找死！”

一掌挥了过去，三泰官连吭都没吭一声便脑浆四溢，那狠狠的一掌，将这个恶事做尽的狂徒击得尸骨皆碎。

朱衣魔沉声道：“老雄——”

万字夺雄大炮道：“老爷子，请吩咐！”

朱衣魔恨声道：“立刻派人将蓝扇子宰了。提着人头来见我……”万字夺雄大炮一震，道：“是！”

杏娟哀声道：“老爷子，别人一句话你就全信了么？三泰官是个什么东西，他说的话你怎么能！”

朱衣魔哼声道：“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杏娟颤声道：“老爷子，你不信任我……”朱衣魔叫道：“我现在谁也不信，杏娟，你自己解决，还是要我动手？”敖楚戈淡淡地道：“朱朋友，你们的家务事，我们不便过问，吴环的冤情已经洗雪了，如果没事，在下要告退了。”

朱衣魔黯然地道：“敖朋友，你是真正的高手，我朱衣魔算服了你，改日当和你重叙旧！”

敖楚戈点点头道：“也好。”

他和吴环大步而去，留下的残局由朱衣魔自己去解决了，风轻轻地吹拂着，天渐渐暗了……。

那醇美的酒香洋溢在屋子里，敖楚戈永远是那样地躺着喝酒，他和衣斜靠在床头上，手里的酒杯已空了，但他不想动，任那思绪在脑子里流转……。

他清楚的记得林芝兰眼中那份感激和欢愉，也恍如在眼前般的看见铁牛小脸蛋上的高兴，吴环更庆幸自己回到了家，也感激自己有这么一位好兄弟……他想到这里，嘴角上不禁噙出一丝微笑，举举杯子，遥遥祝福他们……。

咚咚！

敲门声并没有使他移动分毫，而敲门的人并不须要他的允许，迳自将门启开来了，进来的是个矮矮胖胖的文士，他大马金刀地往那唯一的椅子上坐，很欣赏他此刻喝酒的样子，道：“老敖，你怎么看都不看老友一眼？”

淡漠地一笑，敖楚戈道：“我怕沾了一身贼气！”那中年胖子呵呵地道：“当心，老敖，我是来偷你……”敖楚戈哈哈大笑道：“两肩扛一口，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偷王之王动手，再说，我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偷的，你要动脑筋，也得找个有钱的人家动手！”

偷王之王嘿嘿地道：“但是，这次我确实是来偷你的东西，老敖，你明白，我向来不打诳语的，只要我看上的东西，没有不手到擒来，可是对于偷你，我不能不顾忌，所以……”

敖楚戈哦了一声道：“所以你来找我商量？”偷王之王呢了一声道：“我只想向你借二样东西、一用完立刻送还！”敖楚戈道：“说吧，老友，只要我有，绝不吝啬。”偷王之王道：“你有，这东西只有你有！”

敖楚戈很有兴趣的摸了摸床头柜上的酒罐子，斟满了一杯酒，一口饮尽，脑子里思索着身边的每一桩东西，道：“什么东西？”偷王道：“无双剑和鬼泣环。”

心弦剧烈地一颤，敖楚戈道：“老友，你不是发烧，冲昏了头吧，这两样东西都是我赖以活命的家伙，你借了去，那无异砍了我手……”偷王苦笑道：“那没办法，我是身不由己！”

敖楚戈沉思道：“有人逼着你这样干？”偷王点点头道：“不错，这两桩东西对我来说，不值几何，可是在别人的眼里，却是无价之宝，老友，我知道这两桩东西在你心中的价值，可是我汉力、法……”敖楚戈寒着脸道：“告诉我，是谁要你这么做——”偷王颤声道：“老友，恕我不便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有这一行规矩，我是偷字辈的老祖完，如果我自己先坏了规矩，嘿嘿，这条道上，往后我就别混了，那后果很严重！”敖楚戈哦了一声道：“那你何不偷，而要来借——”偷王苦涩地道：“因为我们是朋友，朋友有朋友有义气，我总不能连朋友的东西都偷，那岂不是没有朋友……”敖楚戈

点头道：“如果我不借呢？”

偷王黯然地道：“不瞒你说，王天之内，我偷不到无双剑和鬼泣环，那我这颗项上人头就会被挂在城门楼子上，‘偷王’这两个字将要另易其主！”

淡淡地一笑，敖楚戈道：“这个人是针对我来的！”

偷王不解地道：“我也弄不清楚，好像是对你，也好像对我！”

敖楚戈坐起来，道：“老友，事情既然临头了，咱们何不把这个结找出来，也许，对方会知难而退，那岂不是皆大欢喜了！”

摇摇头，偷王道：“没那么容易，对方不是普通人物……”敖楚戈双目精光一闪，道：“老友，我忽然觉得很有兴趣了，那位朋友既然指明要我的无双剑和鬼泣环，无非是想让我栽个跟斗，而你偷儿不过是适逢其会……”

偷王呢声道：“老友，你有什么打算？”敖楚戈想了想道：“东西我照借，不过要三天后！”

偷王一怔道：“为什么？”

敖楚戈哈哈两声道：“我总要布署布署呀，难不成我的东西，自己都做不了主。”

偷王苦丧着脸道，“他们不会宽限那么多天！”

敖楚戈道：“那你就偷吧，看看能否偷去。”

偷王起身道：“那我告辞——”

说着、人已站起来，往站外行去。

敖楚戈一挥手道：“慢着——”

偷王回身道：“干什么？”

敖楚戈哈哈两声道：“鬼泣环还给我，你一进门就动了手，藏在你的衣里，别人不知道，我敖楚戈可知道！”偷王果然从袖子里抖出鬼泣环来，道：“老友，你果然不同凡响，江湖上能看出我动手脚的人不多，而你是头一个，唉，看样子我只有等三天了，要偷你的东西可真比登天还难，老友、我服了你！”

敖楚戈笑道：“老友，其实你已经称得上偷王之王。我是因为知道你干这一行，你一进门，我就留上了意，知道你会跟我开个小玩笑，老友，凭这一手神技，敖楚戈的两桩东西只怕保不住了。”

偷王笑道：“哪里，哪里，三天后再来！”

说着人已逸去，偷王一走，敖楚戈也并不闲着，他直望铁匠王定和的铺子里钻去，王铁匠正在打一柄三寸的柳叶刀，一见敖楚戈进来、道：“这位爷，你是……”敖楚戈拿出无双剑和鬼泣环、道：“王铁匠，江湖上都说你的手艺巧夺天工，我要你照这两样东西各打一付，三天后我取货……”铁匠王定和瞄了一眼，道：“这么急……。”

敖楚戈点头道：“这事晚不了，多少银子悉听吩咐！”

铁匠王定和道：“你要我打造得和这个一模一样？”敖楚戈点头道：“愈像愈好。”

铁匠王定和叹道：“膺品可以乱真，但愈造得像，漏子愈大！”

敖楚戈一怔道：“为什么？”

铁匠王定和苦笑道：“我也不知道，总觉得愈伪造得像，愈容易出漏子！”

敖楚戈突然觉得铁匠王定和语外玄机得深，淡淡地笑了笑，飘然而去。

三天后，偷王果然来借无双剑和鬼泣环，敖楚戈早将这两桩东西给他

准备好了，偷王一进了门，已瞥见桌上的无双剑和鬼泣环，道：“老友，你果然是个信人！”敖楚戈道：

“老友，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借给你是有条件的！”

偷王一怔道：“什么条件？”

敖楚戈哈哈一笑道：“只要告诉我这个人什么时候来取货！”偷王想了想道：“三更半夜在我的住处！”

敖楚戈沉思道：“给我一个藏身的地方，我必须知道这个人要这两桩东西的用处，万一出了漏子，你也不好向我这个老朋友交待！”

偷王点点头道：“可以，不过，你可不能在我的盘子里杀人！”敖楚戈呢了一声道：“不错，在没弄清楚对方的意图之前我不会动手。”

深夜时分。

敖楚戈在偷王的宅子里，寻了一个足以容身的地方，目光正好可看见大厅中的全景，偷王很浮躁地在那里等着，时光很快地溜走，已是四更左右了……。

突然，大厅中人影一晃，一个全身黑衣的人落进厅中，偷王丝毫不觉得惊异，淡淡地道：“你来了。”

那人脸上蒙着一条丝巾，道：“我来拿东西，你准备好了？”偷王点点头，道：“在桌子上，朋友，你留个名吧。”

那蒙面人冷冷地道：“偷王，你果然很有信用，在这块地盘上，我保证你十年之内没有人敢惹你，这就是给你的代价！”偷王哈哈大笑道：“朋友，我不明白，你用什么来做这个保证？”那蒙面人嘿嘿地道：“这你不用管，我说出的话就是保证，十年中不是短日子，这期间你足可大发利市，天下的偷儿都将听命于你！”

偷王想了想道：“朋友，你知道，我们惹上的是敖楚戈，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角色，你应该很明白，我偷儿第一个怕的就是他，朋友，我看不用十年，三天之内，他就会给我好看……”蒙面人大笑道：“你放心，明天，他就得到报应了！”

偷王心神一震，道：“为什么？”

那蒙面人冷笑道：“若没有相当把握，我也不会这么做了，偷儿，明天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只要装着不知道就行了。”

偷王摇摇头道：“我可不像你想像得那么乐观，一笑见煞是什么样的人物，你肚子里比我清楚，也许他很快就找到我这里！”

蒙面人冷冷地道：“他没那么大的道行，偷儿，你放心好了。”

说着伸手抓起桌上的无双剑和鬼泣环，身子略略一晃，人似幽灵样地穿空而去。

偷王朝敖楚戈容身的地方望了一眼，道：“出来吧，人家已走了。”

当他朝里面一望时，不禁惊呆了，敖楚戈早已不知去向，他叹了口气，颓然地坐在椅子上，怔怔地道：“好快的身手。”

当他尚在喃喃自语的时候，敖楚戈已经有如幽灵般地掠了进来，偷王问道：“你追上那个人了？”敖楚戈点点头，目中一片寒煞之色，偷王紧张地道：“他是谁？”敖楚戈凝重地道：“司徒非！”

偷王面色刹的苍白，颤声道：“怎么会是他？那是个天下最难缠的人！”

敖楚戈沉思道：“不错，别说你惹不起他，连我都觉得这件事很棘手，偷王，他说过，明天我就会得到报应，偷王，我想他一定要利用我这两件东

西干下几件轰轰烈烈的事情！”

偷王惊声道：“你为什么阻止他？”

敖楚戈淡淡地道：“来不及了，他身手太快，我也只能从他的侧面判断出是他，偷王，再说我也不敢太接近，否则，你往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偷王焦急地道：“那怎么办？”

敖楚戈冷笑道：“唯有等待明天，我相信明天，根本不需要我出面，就有人会找到这里，偷王，你最好不要参与这件事！”

偷王苦笑道：“我早已参与了，老友，我想脱身都已经来不及了，咱们只有等待吧，等待明天……”明天，是何等漫长和难耐的日子，谁也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可预期的明天，将有一件令敖楚戈难以应付的大事发生……那真是血淋淋的一幕。两颗人头歪斜斜地被挂在城门楼子上，每个人头上各各嵌着一个鬼泣环，手法准得不得了，通通嵌在眉心与额际间，仅从这手法上，就知道除了一笑见煞外，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

死的是沙悟僧和普渡和尚，这两个道行甚高的出家人。向来是与世无争，念佛诵经，超渡百灵，敖楚戈向这两个人下手，的确是出乎所有识者的意外……。

那柄无双剑留在寒山侍，斜插在寺里佛柱里面。沙悟僧和普渡和尚的尸身便是躺在这里，围观的人不少，却都是江洲人物，他们俱是面色沉重，望着这两个出家人的死状直摇头，但在摇头中，却又有种悲愤难掩之色……。

铁证如山，谁也不能否认这是敖楚戈的杰作。

围观的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有人呼道：“石老爷，石敢当老爷子来了。”

数十道目光全投落在金刀石敢当的身上，这个领袖群伦，独树一帜的老爷子，红颜白髯，全身蓝袍，在众人拥簇下，亲自检视沙悟僧和普渡和尚的死状，他凝重地环视了场中一眼，一眼瞅住跪在一旁的小沙弥，道：“道悟……”道悟昂起头来，拭干了目中泪水，道：“老爷子……”金刀石敢当凝重地问道：“道悟，昨夜沙悟师父在这里干什么？”道悟恭声道：“下棋！”

泰山金刀石敢当沉思道：“你侍候两位老师父下棋，到什么时候离开的？”道悟凄伤地道：“两位老师父一对五奕，非至东方鱼肚泛白不休，小僧照往例侍候到二更天便去不就寝，今天早上一起来，便发现两位老仙人人头已去，倒在血泊之中！”泰山石敢当沉思，道：“呢。”

那个‘呢’字在他嘴里轻得见乎不可闻，一个青布衫的少年已起上前来，低声道：“师父，你可看出什么来？”，泰山石敢当道：“宗明，立刻派人去寻访一笑见煞敖楚戈的行踪，这事必须与他谈谈，看这手法和杀人的方法，与传说中的他有点相像，不过……”王宗明哼声道：“这决错不了，师父，天下除了敖楚戈外，别人决于不出这种事，小徒已打听清楚了，敖楚戈现在来悦客栈正高卧中，此人当真胆大，干下这么一件大案子，居然尚留在这里，可见此人是何等的狂妄，根本没将您老放在眼里？”王宗明点头道：“不错，小徒已请司徒朋友监视着他，据店小二说，此人一时还不会离开此地，师父，你看咱们是不是召集一下武林同道！”

泰山石敢当凝重地道：“没有证据的事，你……”王宗明昂声道：“还要什么证据，有剑为凭，有环为证，这两件东西都是姓敖的，有这两椿东西，他想赖么也赖不掉！”

一泰山石敢当冷冷地道：“宗明，你跟了我也不少时候了，做事怎么没

有头脑，不错，这两东西确是姓敖的，可是咱们是个武人，犯了案谁会将自己的兵刃留在现场？这是为师唯一百思不解的，老敖不会笨得留下这么大的破绽……”王宗明一呆，道：“可是……”泰山石敢当道：“你说他还没走……”王宗明点头道：“还在这里，我曾亲眼看见！”泰山石敢当皱眉道：“这更不可理解了，一般人犯了案没有不立刻离开现场的，老敖居然敢留在这里，这只有两个可能，其一是持有无待，等着人去找他，其二，这件事根本就不是他干的！”王宗明嘿嘿地道：“前者的成份居大，他是持有无待，狂妄自大！”泰山石敢当冷冷地道：“先别妄下断论，咱们先找姓敖的谈谈！”

王宗明道：“咱们立刻去会会他……”

泰山石敢当摇摇头道：“我另有安排，你听我的去办——”王宗明恭身道：“是。”

夜很深，也很黑，黑得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但在那耸立的大院里，尚隐隐透出一丝灯光，昏黄的灯影下，几个黑衣汉子往来地走动……

那宽阔的大厅里，寂静得没有一丝声响，一盏琉璃风灯斜卦在大厅中，缕缕黄影投落在那八仙桌上，一柄剑，两个环，用布包着，平放在桌子上。

三更时分，一条人影有若幽灵一样地落在大厅里，这人一身黑衣，面罩黑巾，两条目光有若利刃般地在四周略略一掠。身若闪电地抓桌上的长剑和那两个环——当他的手方触及那两件东西时分，王宗明已站在大厅的一角，他冷冷一笑，沉声道：“朋友，站祝”那黑衣人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么回事，不慌不忙地将两件东西背上身后，猛回一身，压低了声音，道：“你想干什么？”王宗明冷冷地道：“留下你。”

那黑衣人哈哈地笑道：“凭你，不配。”

王宗明一招手道：“给我上。”

杀时，自四处拥出七八个挥舞刀剑的汉子，这些汉子大喝一声，纷纷朝这黑衣人拥去，面对这种情势，那黑衣人丝毫不慌乱，冷冷一笑，撤出刚刚盗来的长剑，挥洒出一片剑光，朝那些汉子攻去。

王宗明大喝一声道：“朋友，你太狂了。”

他手持长剑，立刻招呼一个汉子，道：“立刻请老爷子出来！”那剑光一展，有若溜转的一克晕般朝黑衣人刺去，那黑衣人长笑一声，斜转剑刃，将他刺出的长剑荡开，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连着杀了四人。

王宗明双目如火，喝道：“敖楚戈，你好狠的手段——”黑衣人冷冷地道：“有事尽可找姓敖的，我不在乎泰山姓石的！”

王宗明嘿嘿地道：“你留下命来。”

他身子方动，那黑衣人已一声长笑，化着一缕黑烟般的从大厅里消逝了，王宗明呆道：“好快的身法。”

那黑衣人方走，泰山石敢当也跃了进来，他满面寒凝地瞥了桌子上的东西一眼，道：“他果然是来盗剑！”

王宗明不解地道：“师父，你怎么会想到他来盗剑？”泰山石敢当冷笑道：“道理太简单了，那是证据，失了证据，他便可一口否定，嘿嘿，可惜我没有设想周到，让他跑了！”

王宗明恨声道：“师父，咱们死了四个，这仇不能不报，不论姓敖的多傲多狂，咱们总要和他周旋周旋……”泰山石敢当冷冷地道：“会姓敖的，当然要会，不过……”王宗明急声道：“师父，你怎么愈来愈怕事了！”

泰山石敢当冷声道：“我怕过谁来着，宗明，这并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我总觉得事情有点蹊跷，那姓敖的不会是这种人！”

王宗明大声道：“刚刚我才和他动过手，难道假得了？”泰山石敢当冷笑道：“你应该想想，他为何要惹这麻烦？”陡然，一个黑衣汉子道：“启察师父，敖楚戈求见！”

王宗明一怔道：“好呀，咱们不找他，他倒先找上门了。”

泰山石敢当沉思道：“请他进来。”

王宗明恨声道：“师父，他太欺负人了，才出了大门又折回来。”

话音刚落，敖楚戈已含笑而入，他目光略略瞄了大厅一眼，不禁讶异地愣了一愣，拱拱手，道：“石老爷子——”泰山石敢当拱手，道：“敖朋友，深夜来访，不知有何见教！”

敖楚戈哈哈两声道：“石老爷子，你不是跟在下开玩笑吧，刚刚你老不是派人请我三更前务必到贵府一会么？”泰山石敢当一怔道：“有这种事……”敖楚戈冷冷地道：“石老爷子何不派人去悦来客栈，掌柜的桌上留话，有凭有证，难道我会和老爷子开这玩笑？”王宗明上前道：“姓敖的，你看看这里！”

敖楚戈淡淡地道：“死了四个，遍地血迹，这里显然是动道手！”

王宗明愈听愈气，道：“难道不是你？”敖楚戈一怔道：“我……”王宗明愤怒地道：“你还跟我装孙子，敖楚戈，咱们还动过手！”敖楚戈冷笑道：“你不是看错了吧，王朋友，我姓敖的如果和你动过手，你会这么轻松地站在这里？再说天下的傻蛋也不会有这么蠢的人，杀了人，去而复回，除非……”王宗明大笑道：“除非他狂妄自大！”

敖楚戈冷冷地道：“姓敖的并不是狂妄，但还不屑……”泰山石敢当沉思道：“效老弟，刚才不是你……”敖楚戈淡淡地道：“我刚到没有盞茶时分！”

泰山石敢当问道：“老弟，你可知道沙悟僧和普渡和尚被杀的事？”敖楚戈点头道：“知道！”

王宗明闻言大声道：“听见没有，师父，他自己都承认了。”

双眉一皱，敖楚戈冷冷地道：“王朋友，我说过知道，那并不意味着‘承认’二字，沙悟僧和普渡是死在谁手里，我虽然不知道，可是却假借我的名义杀人，那是铁定的事实！”

泰山石敢当凝重地道：“敖老弟，真不是你干的？”敖楚戈哈哈大笑道：“我真干这种事，还须要否认么？老爷子，江湖上有多少事不是和我有关，我曾否认过哪一件事？”王宗明冷笑道：“任你说破了嘴，我也不相信！”

不屑地一笑，敖楚戈道：“有必要让你相信么？你空有一副好身架，可惜头脑太简单了，否则，你还能成为大器……”王宗明怒声道：“你……”泰山石敢当挥手道：“住嘴。”

王宗明对自己师父还真有点畏惧，闻言唯唯诺诺地退在一边，可是在那怨毒的眼睛里，燃上一片杀机！

泰山石敢当沉吟道：“老弟，你是明白人，刚才有人假借你的名，将你的剑和闻名丧胆的鬼泣环全盗了去，并且在这里伤了人，我姓石的也不相信那是你，因为你不会用黑巾蒙面！”敖楚戈沉思道：“这个人是谁？我尚不敢确定，他居然用我的兵器杀人，故意将凶器留置现场，显然是不给我置辩的机会，但是，我必须向老爷子声明，那凶器决非是我的！”

泰山石敢当犹疑地道：“敖老弟，你的无双剑和鬼泣环是否带在身

上？”敖楚戈道：“在。”

石敢当沉思道：“可否借给老夫一观？”敖楚戈点头道：“可以。”

说着将无双剑解下来交给石敢当，石老爷子略略一瞄，将长剑拔出一半，一蓬流艳的光华随着泛射出来，他向王宗明问道：“宗明，在剑上你可曾留下暗记？”王宗明点头道：

“有，我在剑柄的底层藏了一根绣花针！”那剑柄除了古铜雕镂刻制的金龙外，尚雕着一双金眼凤凰，那根针便是藏在凤凰的羽毛里，泰山石敢当将剑交给宗明道：“你看看是不是这柄剑！”

王宗明一接在手中，神色随着一变，道：“不是这柄……”泰山石敢当道：“何以知道……”王宗明道：“那柄剑我仔细研究过，这柄上的雕物已因年岁久远而有斑斑痕迹，而盗去的那柄不同，全是新痕，与这柄剑回然不同，而这柄剑上什么东西也藏不住，那柄剑却有空隙，能容下针尖之类的东西！”

石敢当呢了一声道：“这么说此案果然另有其人了。”

王宗明冷笑道：“不见得，也许有人故意！”

石敢当叱声道：“不要再瞎猜疑，我要和敖老弟详细谈谈。”

敖楚戈淡淡地道：“老爷子，尚请指教！”

石敢当凝重地道：“敖老弟，你应该很明白，沙悟僧和普渡和尚虽非武林人物，但却有几个江湖朋友，不幸的是他们的死和你扯上了莫大的关系，你老弟刚到这里就碰上这件事，显然有人故意陷害你，老弟，你想想看，这附近可有人和你有仇？”敖楚戈沉思道：“老爷子，我先向老爷子打听一个人！”

石敢当问道：“谁？”

敖楚戈道：“司徒非！”

石敢当一震道：“司徒非？这个人仅闻其名不见其人，听说是个很难缠的人物……”他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事，道：“宗明，你有一位姓司徒的朋友？”王宗明点头道：“我那位朋友叫司徒不明，可不是什么司徒非！”敖楚戈淡淡地道：“老爷子，我只想请老爷子帮个忙！”石敢当道：“什么忙？”

敖楚戈凝重地道：“我想请老爷子保驾偷王在半个月内不出事情！”

石敢当一怔道：“偷王，这个人手下不少，自成一格，何须我来保护……”敖楚戈含笑道：“他遇到的敌手不同，此人定会杀之灭口，我所以请老爷子出面，因为老爷子在地面上人头熟——”石敢当想了想道：“好，宗明，你立刻去交待一下！”

王宗明虽然不太情愿，但碍着师父的面，只有恨恨地走了出去，敖楚戈望着他身影消逝后，才道：“老爷子，偷王是唯一的证人，他受司徒非之命盗取我的剑刃，干下了这件案子，偷王不愿意去偷，我请铁匠模拟了我的兵刃……”石敢当啊了声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敖楚戈凝重地道：“老爷子，假如我料得不错，司徒非业已知道那柄剑是假的，他为掩耳盗铃，必先杀偷王，因为偷王是唯一可指证他的人……”点点头，石敢当道：“不错。”

敖楚戈慎重地道：“要擒下司徒非，咱们须从偷王身上下手。”

石敢当伸手抓住敖楚戈的手，道：“我明白了，敖老弟，咱们走！”

随着他的话声，两道人影有若幽灵样的一闪而逝，王宗明才跨进来，师父和姓敖的已双双而去，不禁一楞，他恨恨地道：“姓敖的，我和司徒不明非将你的全身拆了不可！”

偷王一如往常一样地在鉴赏着那些古玩，他一直很欣赏那只玉如意，传说是唐朝禁宫遗物，许多行家会向他询价，他曾婉拒了各方富豪巨贾，终日抚摸这只玉如意，今夜他又以那种欣赏的眼光，凝视着玉如意上的玉子……他全神凝注，一直在欣赏着……。

像一阵风样的，低垂的布幔晃动了一下，一个蒙面黑衣已悄悄站在他的身后，偷王头也不回地道：“你来了？”蒙面人哦了一声道：“你知道我会来？”偷王点点头，道：“凡事能瞒过司徒非的并不多，我知道你很精明，这事你会很快地发觉，果然不出所料，你终于来了。”

蒙面人全身一震，道：“你知道我是司徒非，嘿，偷王，本来我只想微治一下出卖我的人，现在，我必须杀你了，偷王，你不该叫出我的名字来，那犯了道上的忌讳……”偷王哼声道：“司徒非，你会那么仁慈么？只怕鬼都不相信。”

司徒非沉思道：“告诉我，老敖的剑你是怎么仿造的？”偷王冷冷地道：“我向老敖借的，再请铁匠模仿一柄！”

司徒非哈哈大笑道：“不幸得很，老敖纵然说破了嘴，也不会有人相信那是假的，你虽然设计巧妙，也救不了他！”

偷王哦了一声道：“假如我出来做证呢？”司徒非险冷地道：“你没机会了，我会将你的嘴永远封住的……”偷王哼声道：“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铁匠！”

司徒非不屑地道：“那更容易办了，我只要歪歪嘴，铁匠便活不过明天，你们两个一死。嘿嘿，天下便没有人能再证明什么！”偷王淡淡地道：“你说这话，当心隔墙有耳！”

司徒非大笑道：“偷王，不要跟我逞心机，你今夜想救自己，唯有太阳打西边出来，此时此刻，你是插翅也难飞了。”

偷王微笑道：“你不怕石老爷子？”

司徒非一怔道：“石敢当，哈哈，他此时和姓敖的只怕拼得焦头烂额，自身都难保，那有功夫来照顾你，偷王，你死了这条心吧。”

偷王大笑道：“那可不见得！”

语音一落，泰山石敢当和敖楚戈双双走出来，司徒非一楞，吓得倒退半岁，怒声道：“偷王，你敢出卖我！”

敖楚戈冷冷地道：“司徒非，你今夜只怕走不了了。”

司徒非不屑地道：“未必见得。”

泰山石敢当沉声道：“司徒非，你为何杀害沙悟僧和普渡和尚？”司徒非不屑地道：“杀人的是敖楚戈，你怎么不问问他？”泰山石敢当怒声道：“你居然敢否认，司徒非，在江湖上你也是一号人物，为什么做了事不敢承认……”司徒非冷淡地一笑，伸手将脸上的黑巾扯下来，露出那张看似飘逸，实是阴沉的脸庞，他怨毒地瞪了泰山石敢当一眼，大声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姓石的，随你怎么说好了。”

泰山石敢当冷冷地道：“司徒非，任你说破了嘴，老夫也不会相信，现在老夫要拿下你，向江湖上公告你的罪行……”司徒非嘿嘿地道：“只怕你没有这个能耐！”泰山石敢当哼了一声道：“老夫先试试。”

他双目寒光一射，全身衣袍隆隆鼓起，那白髯根根竖起，缓缓地抬起了手掌，掌心中一片通红……。

敖楚戈淡淡一笑道：“老爷子，此事皆因我身上起，解铃还须系铃人，

这件事还是由在下和司徒朋友解决……”只听一声冷笑，道：“石老爷子，你怎么黑白不分，是非不明……。”

随着话声，但见两个大和尚身披袈裟，一晃一摇地走了进来，这两个出家人俱是浓眉大眼，身材高大，一人一杖禅杖，柱在地上，咚咚有声。

石敢当啊了一声道：“大智，大悲两位师父……”大智禅师呵呵地道：“施主别来无恙，你愈来愈硬朗了！”

大悲禅师什掌道：“阿弥陀佛，石施主，久违了。”

泰山石敢当拱手为礼，道：“二位老禅杖，多年故友，二位可好，今日径临此处，可是为了沙悟僧和普渡和尚的事？”大智禅师哦声道：“老僧是专程来查究这件事的！”

他日光朝敖楚戈略略一瞄。道：“敖施主，风闻你是江湖上第一位大杀手，黑白两道对你各有说辞，老僧不想过问你的往昔，但对沙悟僧的普渡和尚的事，却要先说明一下！”

敖楚戈淡淡地道：“老禅师认定是在下干的？”大智禅师凝重地道：“老僧虽然不敢妄下定论，剑是你的，环是你的，我曾访问过在场的武林同道，几乎全认定了你，这件案子，你若没有适当的说辞，只怕很难向武林同道交往！”敖楚戈点头道：“不错，老禅师，可否听我一言……”大智禅师合什道：“施主请说——”敖楚戈长吸口气道：“沙悟僧和普渡和尚是得道高僧，在下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此事有两个人证明我是无辜的，一位是偷王，一个是铁匠，而这件事主谋者，唯有这位司徒朋友最明白！”

司徒非冷笑道：“好呀，姓敖的，在这节骨眼上居然咬我一口！”

泰山石敢当冷笑道：“老夫明明听见你要杀偷王灭口，现在居然还要倒打哑谜，怪不得江湖上传说你最难缠呢，如今一见果如其名！”

司徒非大声道：“大智，大悲，二位禅师，杀死二位高僧的凶手在此，你们要捉要杀，全凭你们自己，在下可没这个时间和你们磨菇，我走了。”

敖楚戈拦身，道：“司徒朋友，莫非要一走了之……”司徒非冷冷地道：“怎么？你难道要我替你背黑锅？”大悲禅师大杖一震，道：“敖施主，请随老纳法华寺一行！”

敖楚戈微怒道：“干什么？”

大悲禅师冷冷地道：“杀人者死，当然要治你应得之罪！”

敖楚戈想不到一个甚负盛名的高僧居然会这样的事理不分，条理不明地硬将此事按在自己的身上，他傲笑江湖半生，何曾伯过事，闻言怒极而笑，道：“老禅师，凭你一句话，就想把我带走，只怕没有那么容易，我姓敖的但求问心无愧，法华寺吓不住我！”

司徒非大怒道：“好呀，敖楚戈，你居然连二位禅师都不放在眼里！”

大悲禅师微嗔道：“敖施主，那老纳只有硬请了！”

这个老僧人虽是出家人，那股子火气却比谁都粗暴，大禅杖一顿，呼地一杖挥了过来，这一杖重逾千斤，力能劈山，敖楚戈料不到他会下此重手，身子淡淡地一晃，无双剑如掣出地电光般挥洒过去。

双方都是顶尖的身手，动起手来，当真是快如雷光，大智禅师看两人动手的身手，真皱眉头道：“善哉，善哉。”

叮地一声，一溜火花溅起，大悲禅师咚咚地连退了几步，那粗如姆指般的大禅杖居然被无双剑削下一截，他仰天一叹，道：“施主果然好身手，老衲自承不敌！”敖楚戈淡淡地道：“哪里，哪里，承让，承让。”

大智禅师长叹一声道：“敖施主，看你这副身手，似乎不须要故意留剑示环，故露破绽，予人把柄，这事……”泰山石敢当哈哈地道：“大禅果然非凡，能在点念之间看出破绽！”

大智禅师什掌道：“教材袖善麻之相，敖楚戈正而不邪，傲而不孤，冷而不倔，决非宵小，再由石施主嘴里说你受到了奸人之害，老衲心就有个谱了，再说敖施主刚才和敝师弟动于之时，所施的剑法，与沙语僧和普渡和尚身上的刀痕比较，那是截然的不同，所谓由刀易形，便是这个道理……”敖楚戈肃然地道：“老禅师果非普通之人，在下敬佩——”

司徒非哼声道：“老禅师既然说不是姓敖的，那又是谁干的？”大智禅师淡淡地道：“司徒施主何须问老衲？施主心里只怕比老袖还清楚……”司徒非神情一变，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大智禅师道：“司徒施主特约我师兄弟来这里已露出破绽，因你一口咬定是敖施主干的，形露于外，色厉于内，已使者衲有疑，暗中随司徒施主于宅内，无意发现无双剑和鬼泣环，经鉴定是新仿造的，形像而刃脆，一折而断……”大智禅师丝毫不放松地道：“为了慎重，大悲故意和敖施主动手；看看老袖的猜测是否能互相印证，果如老衲所测，下手的非敖施主！”

司徒非听他细细道来，愈听愈惊，他没想到这两个出家人竟会这样老到，点滴的疑惑都能寻找出蛛丝马迹，他只怪自己太大意了，也太浮躁了，当初若非自己露了相，不会这样一败涂地，他恨恨地一甩手，道：“两位出家人，法华寺筹建不易，最好能置身事外，否则会使灵山徐炭，一片血腥，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为及了。”

大悲怒声道：“你居然威胁老衲！”

司徒非冷冷地道：“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这主事者另有其人，当非我独力能支，二位如自不量力，硬插手其事，嘿嘿，那后果当非想像！”

敖楚戈哈哈两声道：“这事愈来愈玄了，居然又扯出别人来了，很好，司徒非，我敖楚戈倒要惦惦你身上到底有几根骨头，敢这样夜郎自大！”

司徒非大叫道：“那敢情好，敖楚戈，我们的目标本来就是你，你逼得我们道上朋友站不住脚，所以才想这个办法整治你，虽然事情砸了，但我们带有最后的办法，那就是要将你生剥活剝地撕了你，挖出你的心当酒看……”淡然而冷漠地一笑，敖楚戈道：“凭你那点斤两，嘿嘿，只怕装不了一盘子，司徒非，咱们是个论个，一对一，你有什么绝活可全抖出来。”

嘿嘿之声一起，偷王神情已是一变，道：“不好，屋外全是人……”司徒非大笑道：“这些人可全是来侍候诸位的，咱们主人真是料事如神，一切可能发生后果全猜中了，诸位，今夜这里可是铜墙铁壁，诸位要想生离此地，那可比登天难……”屋外有人叫道：“他妈的司徒非，你尽在屋里哺咕什么？还不将这几块废料像赶鸭子似地赶出来，你隆爷爷可等不及了。”

司徒非恭声道：“是，隆爷！”

泰山石敢当一怔道：“江湖上姓隆的不多，莫非是五浪汉来啦？”司徒非大笑道：“姓石的，你不愧是泰山老宿，能想到是他们五位老人家，江湖五浪汉已全部来了，他们要会会那位一笑见煞又称毒尊的敖朋友！”敖楚戈哈哈大笑道：“江湖上谁不知道五浪汉是些杀人不眨眼的邪魔外道，他们不来碰我便罢，既然来了，哼哼，我叫他们来的了，回不去。”

司徒非不屑地道：“好，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说着直往屋外行去。

偷王颤声道：“老敖，五浪汉不好惹——”拍拍他的肩，敖楚戈道：“江湖上不好惹的人太多了，我见过，会过，也听过，既然来了，咱们要躲也躲不过，唯有硬闯了。”大智禅师一挥手，道：“老衲也去看看。”

屋外，站着一列黑衣黑衫汉子，司徒非站在那里，朝着那五个浓眉竖眼，敞着怀，敲着腿的汉子直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五位衣衫不整，歪戴帽子斜瞪眼的汉子，就是酒、色、财、气、偷、盗、掠、掳、奸、淫、杀、狠的五条亡命之徒，他们个个都有一身好功夫，但个个都不干人事，恶事做尽的五浪汉。

瞪瞪眼，那个隆科喜在五浪汉居第四把交椅的浪子，斜歪歪的一顶捂耳眼帽子，道：“嘿，那个姓敖呀？”司徒非急忙道：“这位——”隆科喜呸地吐了口痰，道：“他妈的，我当是什么虎背熊腰，龙头大马的汉子呢，原来是这副皱相，司徒非，你他妈的真窝囊，这么一个秤秤没有四两重的玩意，还要将我们五位老人家请出来，嘿嘿，你真是愈混愈回头了。”

瞧，这老小子顶多不过是四十出头，嘴里的话都是老气横秋，仿佛年岁一大把似的，怪的是司徒非年岁可不比这老子小，但他却像孙子唤爷爷似的，吭都不敢吭一声，硬将要崩出来的屁挟屁眼里，唯有连声道：“是，是。”

隆科喜昭地一声道：“老敖，你可认识我兄弟？”一咧嘴，敖楚戈不屑地道：“我哪认识你们这些说人不是人，说鬼不是鬼的五块料，我只听过你们干的那些熊事，没有一件不是丧尽天良的，卑鄙无耻的勾当！”隆科喜尚未答话，站在他身后的老五吴二仙骂道：“龟儿子，姓敖的，你阁下又比我兄弟清高到哪里去，数得出名，道得出号的，死在你手里有多少，你这是鼻涕鬼笑话抹鼻子，全他妈的自说自话——”瞄了他一眼，敖楚戈道：“你大概就是那位色混吴二仙了。”

吴二仙嘻嘻地道：“是呀，老敖，敢情你有个好妹子要让我玩二天。”

大智，大悲闻言什掌道：“阿弥陀佛——”吴二仙不屑地道：“大和尚，你少他妈的假慈悲，口喧佛号；酒色财气，老子样样都沾，尤其是漂亮的女人，遇上了决不放过，如果你觉得呕心，立刻滚一边去！”

大智禅师道：“施主座上体天心，下悯……”吴二仙嘿嘿地道：“老子不听这一套！”

敖楚戈冷冷道：“大师，顽石尚点头，这五个没有人性的东西，你跟他们谈天心，论佛理，那是行不通的！”

晃晃荡荡地走出那个斜插腰，蓬乱发的汉子，道：“老敖，娘的屁，别在这里逞能，我随钢老早听道上朋友说你不是个东西，今夜咱们是专程会你来的，你不会让我们大伙失望吧！”

敖楚戈一摇头道：“不会，我会将各位服侍得服服贴贴，不是爬，就是滚着回去，那时候，你随钢就晓得我多么够朋友！”泰山石敢当怒道：“好呀，你们是以多胜少！”

捏捏鼻子，挖挖耳朵，五浪汉的老大——崔大鼻子，道：“老和尚，你是什么玩意，居然在我兄弟面前充字号，你——那几手东西，在我眼里还不如只老猴子，你——有多远爬多远，那里风凉，哪里凉快，不然，老子要将你的脑袋瓜子当球踢！”

泰山石敢当怒道：“大鼻子，你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瞧扁了，来，来，听说五浪汉中你最狠，老夫不信这个邪，先斗斗你。”

崔大鼻子嘿嘿地道：“司徒非，限你十招内将这老东西拿下来。”

司徒非道：“好。”

王宗明突然跑了出来，道：“司徒不明，你不准伤我师父！”

司徒非伸手将王宗明揪了过来，道：“王宗明，你他妈的是啥玩意，我司徒非可不会留情，不是看在你过去的份上，立刻要你死。”

王宗明被他那么轻轻地一推，一屁股坐在地上，他仿佛了解了整个事情真相，颤声道：“师父，我上了他的当！”泰山石敢当冷声道：“没关系，你能认清他的人，总比上当好。”

他健步如飞，伸手将身后的大刀扯了出来，沉喝十声，照着司徒非砍去，司徒非哈哈一笑，道：“老东西，你躺下吧。”

谁也没看清他用了什么手法，眼前出现一片烟雾，泰山石敢当一个跟踉地倒了下去，司徒非心狠手辣，一缕剑光随手而出，竟往石敢当的胸口刺去。王宗明目皆欲裂，叫道：

“司徒不明，你不要伤我的师父！”那冷厉的剑光在半空中一闪而逝，司徒非突地一声大叫，弯着小腿，一股鲜血喷出，颤声道：“姓敖的，你……”敖楚戈冷声道：“你用迷药伤人，手段太低劣了，如果你再玩这些花样，我会将你刺个透明窟窿，现在留着你，是要你去法华寺，给沙悟僧和普渡和尚偿命！”

崔大鼻叫道：“老敖，好快的剑法，怪不得你敢这样张狂呢！”

隋钢道：“老大，咱们可不能让这小子再狂下去，如果不给他点颜色看看，嘿，他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隆科喜大笑道：“好呀，老大，先砸碎了他。”

崔大鼻子嘿嘿地道：“二位大师父，可愿听我大鼻子——言？”大智禅师道：“崔施主有何见教？”崔大鼻子嘿嘿一道：“我五浪汉和姓敖的，解决的是私事，如果你们不插手，咱们决不和法华寺过不去，若你们……”大智禅师口喧佛号，道：“老袖要请崔施主交出一个人！”

崔大鼻子，道：“谁？”

大智禅师道：“司徒非”崔大鼻子沉思道：“交出司徒非后，大师是否愿意离开此地？”大智禅师沉吟道：“老衲是出家人，不愿介入江湖是非，此次若非沙悟和普渡两位遇害，也不会出法华寺一步，老衲上承寺主之命，务将凶手带回寺中，如果五位施主肯交出司徒非，老袖等愿立刻回法华寺……”崔大鼻子道：“那好，司徒非交给你带走！”

他是五浪汉之首，心机何等深沉，大智，大悲在武林中早负盛名，法华寺更是领袖西南武林一方，为了全力对付敖楚戈，他不愿意在此时此刻多树强敌，况且，他们这一号人物本来就不顾江湖道义，利用完了，那还不一脚踢开——。

司徒非颤声道：“崔老大，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崔大鼻子哼声道：“有什么不可以？你司徒非也不过是利用我们替你拔去眼中钉罢了，你的眼中钉交给我们，你自己干的事，你自己负责，咱们是两利其便——”司徒非颤声道：“可是——”吴二仙上前一脚踢中司徒非的麻穴，道：“他妈的，我大哥怎么说，你就应该怎么办，少罗嗦……”大悲禅师上前掀起司徒非，道：“大师兄，咱们上路吧！”两位佛们高人口喧佛号，挟着司徒非而去，五浪汉脸上俱出现一份狞笑，他们似是胸有成竹地朝敖楚戈围去，个个都摩拳擦掌，咬牙切齿，一副凶厉之色。

偷王怒声道：“你们要吃烂饭？”

隋钢大笑道：“不错，偷王，你这个三双手也想插上一手？”偷五大声道：“盗亦有道，我看不惯你们这种打烂仗的做法！”

敖楚戈淡淡地道：“偷王，他们这几个人不保人，鬼不像鬼的东西，一向烂饭吃惯了，哪知道羞耻为物！”

一根牙签徒地穿射而来，敖楚戈略略移晃了一下，避了开去，冷锐的目光一下子瞪在那个吊儿当，一身秽气的汉子身上，道：“你大概就是那个田二宝？”田二宝嘿嘿地道：

“你姓敖的眼皮子确实不低，居然能认识我田二宝，嘿嘿，我二宝别无所长，最喜欢用人心下酒，听说你老敖心黑得像块炭，嚼在嘴里一定硬得像块橡皮糖！”敖楚戈哼哼地道：

“田二宝，我倒要先看看你的牙到底能硬到什么程度。”

他蓦地暴身跃去，伸手揪住田二宝的后胫，一掌敲在田二宝的嘴上，两颗大牙滚落，随着鲜血吐出来，田二宝一拳捣出，骂道：“妈的，你居然敢先动手。”

敖楚戈掠身移去，道：“这是给你一点教训。”

隆科喜嘿嘿地道：“妈的，咱们还站在这里等什么？二宝给人劈了一掌，五浪汉的人丢得大啦，大哥，咱们上一——”崔大鼻子嘿嘿地道：“不用急，这种活杂碎神气不了多少时候，咱们目的是给道上朋友出口恶气，自然要慢慢折腾他！”吴二仙大笑道：“好呀，老大，这下全看你的啦。”

崔大鼻子咽呢地道：“老敖，你可听清楚了，我五兄弟是什么样的角色，你肚子里很清楚，咱们可是跟你客气，希望你自已废了那两条手，永远不再江湖上出现，我崔大鼻子也不愿逼人太甚，放你一条生路！”

不屑地歪歪嘴，敖楚戈道：“崔大鼻子，你说的像他妈的人话么？我听了比驴放的屁还臭不可闻，你怎么不自废双手。退出江湖？”崔大鼻子道：“娘的熊，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时候，哪有你开口放屁的余地，敖楚戈，给你脸不要脸，你就休怪我兄弟不留情了。”

敖楚戈骂道：“他妈的，崔大鼻子，你有多大本事，尽量划下道来，我姓敖的如果皱皱眉，就不是人养的！”

崔大鼻子道：“好，有种。”

隆科喜大笑道：“昭，听起来像条汉子，动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和他那长臭嘴一样的硬朗！”

田二宝吼道：“操他奶奶的，我要不剥下他层皮，就是狗熊，哥儿们，你们跟我一块上，咱们先撕了他！”

几道人影有若风掣电闪般地将敖楚戈围了起来，敖楚戈长啸一声，无双剑在颤闪的龙吟声中挥洒出来，道：“有种的别退！”

五柄剑刃全都扯出了鞘，五浪汉果然不是吹的，仅一个呼哨，五道剑幕已如天罗地网似的，布成一个光晕，他们彷彿久经训练，俱有相当的默契，每人守着一个方位，缕缕创影从那不同的方位上攻来。

敖楚戈神色一凛，忖道：“果然是难缠的人物。”

他运起长剑，近击着四面八方攻来的剑式，但，对方的压力浑厚，竟然逼得他没有反击的力量。

泰山石敢当握着大刀，道：“我助他一臂之力！”

偷王凝重地道：“暂时不必，他正在默察情势！”王宗明道：“师父，徒儿上！”冷冷一笑，石敢当冷声道：“你帮得上忙么，五浪汉不是庸手，每一

招每一式都含有无限杀机，你上去，不出两式，你就伤在剑气之下。”

王宗明脸上一红，不敢再吭声。

偷王惊声道：“剑罡！”

但见半空之中，一道白影忽自剑幕中冲起，剑人合一，化成一缕剑影，朝着五浪汉挥洒过去。

一连几声惨呃响起，血光四散，隋钢、吴二仙、田二宝，俱是人头落地，死于非命，崔大鼻子和隆科喜一人断了只手臂，惨然地坐在地上。

剑影一敛而逝，敖楚戈驭剑而立，道：“二位是否还要一斗？”崔大鼻子喘声道：“姓敖的，你好狠好毒，居然用剑罡杀人，我五浪汉是栽了，但这个仇，我崔大鼻子一定要报！”

冷漠地点点头，敖楚戈道：“你只要有把握，随时可来找我！”

隆科喜恨声道：“敖楚戈，那些兄弟不会白死，我们会联络各路朋友，让你在江湖寸步难行，直到死亡为止！”淡淡一笑，敖楚戈道：“我会等待那一天！”

长吸口气，石敢当道：“敖老弟，你果然高明，你居然在几招内破了他们的剑阵，走，咱们找个地方喝一顿去，不醉不休！”

偷王嘬嘬地道：“我去偷几坛上好的女儿红，咱们连喝三天三夜……”敖楚戈一笑道：“偏劳了。”

几个响当当的汉子会心地哈哈一笑，大步朝前跨去，缓缓的消逝在苍茫的寒夜里……。

第三十六章

酒醉饭泡之际，敖楚戈像只懒猫一样倒在床上，直挺地享受醉后那一刻温馨，他懒得动，更懒得想，思绪凌乱得全溜走了，此刻一片空白，空白得仿佛已没有他的存在，唯有那呕人的酒气，尚能在屋里里旋腑…。

咚咚，一连串的敲门声，他懒得问，也懒得开口，理也不理的将被子蒙在头上，可是敲门声不绝，吵得他想睡个大头觉都不行，他眉头皱了皱，道：“进来。”

很出人意外，进来的是二个美艳端庄的少女，这两个少女手上各托着一个盒子，进来后，将门随手关上，笑吟吟地走到床头，敖楚戈醉眼朦胧地道：“你们干什么？”右侧那个大眼睛的少女，格惟一笑道：“请公于换衣服！”酒几乎醒了一半，敖楚戈道：“干什么？我似乎不认识你们。”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认识你。”

一怔，敖楚戈道：“你们认识我？”

那少女笑道：“是呀，你是敖楚戈，一笑见煞，新近重创五浪汉的高手，我兰兰，奉命请你敖爷去我们主人那里一趟！”敖楚戈迷迷糊糊地，任这位兰兰姑娘摆布，他被强迫地换上了新装，飘逸中显得更潇洒，健硕中显得更英挺，他沉思道：“兰兰姑娘，告诉我，你们主人是谁？”兰兰姑娘道：“去了你便知道。”

敖楚戈道：“假如我不去呢？”

兰兰一笑道：“那由不得你，江湖上都说风流老敖会偷香，你如果不去，就不能称为风流，那老敖就自砸招牌了。”

淡淡地一笑，敖楚戈道：“你总不能糊里糊涂地将我带走，我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你们走，兰兰，你不怕我反抗？”

兰兰一笑道：“我们这是请。不是硬架你。”

敖楚戈沉思道：“说吧，到哪里？”

兰兰道：“红磨楼！”

震了震，敖楚戈道：“那个专门赌命的地方！”

兰兰冷笑道：“你怕了？”

敖楚戈不屑地道：“那个藏垢污秽的地方，哼，我连看都不看它一眼。”

兰兰挥手道：“我们楼主专程接架，如果你不去，嘿，你知道，我和婷婷没法回去交待，不得已，只有死在你面前了。”

敖楚戈微震，道：“有这么严重——”

兰兰凄楚地道：“我们都是身不由己的苦命人，唯有听命使唤的份，敖爷，你不会跟我们这些下人过不去吧。”

敖楚戈呢了一声道：“你们楼主褚二官可是个心狠手辣的枭雄，我不明白，去见褚二官何须要换衣衫！”

兰兰笑道：“效爷，我们楼主知道你昨夜宿酒未醒，早已将衣衫沾污了，况且敖爷血战五浪汉，身上的血腥味未除！”

敖楚戈道：“他倒设想得周到！”

在二女的簇拥下，敖楚戈上了她们预置的马车上，在辘辘的车声中，直往那座闻名丧胆的红磨楼驶去。

斜角飞，琉璃砖瓦的小楼，散发着一层险森寒厉的恐怖气氛，远远的，那楼口的大红门启开来，让这辆象征着死亡的马车驶入，立时有两个汉子启开了车门。

敖楚戈跃下车来，四周站立着许许多多配剑劲装的汉子，兰兰将他请入大厅，当中已摆了一桌丰富的酒席，褚二官居中而坐，呵呵笑声中，伸手拉住敖楚戈的手，道：“敖爷，久仰了。”

淡淡地一笑，敖楚戈道：“哪里，褚爷，蒙你这般招待，心中难安！”

褚二官一请，道：“咱们先喝酒。”

他先干尽了杯中的酒，敖楚戈也一口干光，道：“褚爷，有何指教？”

褚二官呵呵地道：“先痛饮再说，此时不谈是非！”

摇摇头，敖楚戈道：“不，我须先弄清这是怎么一回事！”褚二官神色一寒道：“敖爷，五浪汉可是栽在你的手里？”点点头，敖楚戈道：“不错，死了三个，废了二个！”

褚二官道：“好身手，敖爷，五浪汉是栽了，但他们留下的妻姊，尚请敖爷定夺！”

一怔，敖楚戈怔怔地道：“他们的妻姊……”褚二官嘿嘿地道：“江湖上谁不知道铁汉娇娃的传说！”敖楚戈一震道：“你是说五朵花……”褚二官呢了一声，道：“不错，五朵花今日全在这里，他们失去了丈夫，已无家可归，暂时寄居本楼，今日请教爷来，是请敖爷有个交待！”沉思了片刻，敖楚戈道：“如何交待？”

褚二官道：“五朵花她们有她们的生存条件，她们失了丈夫，已是浪迹风尘之人，这五位妇人，最欣赏强壮的男人，她们死了丈夫并不难过，唯一

要求，请你收留她们……”

哈哈两声，敖楚戈大笑道：“我收留她们，褚爷，这是什么话？”褚二官干笑道：“敖爷，你要想清楚，她们不要求报仇，而情愿以身相许，这其中可意味着一层原因，她们都不是俗人，而是娇娃，她们欣赏你的身手，希望你能保护她们……”冷屑地一摇头，敖楚戈道：“没有气节，没有夫妇之情。只贪恋色，这五个女人的心，我比你懂，褚爷。她们不是欣赏我，而是恨我入骨，所以才想到用这种方法报仇，你想想，五个正值英年的如花似玉女人，侍候一个男人，俗语说，色如刺骨钢刀，她们要用色拖跨我，哼哼，这些女人的心机好深……”褚二官哈哈两声道：“齐人之福，别人想都想不到！”

敖楚戈不屑地道：“我请褚爷照顾她们……”褚二官摇摇头道：“可惜她们不欣赏我，而属意敖爷……”敖楚戈道：“好意心领，褚爷请转告她们！”

褚二官摇摇头道：“敖爷。这五个娘们很难打发，她们看上的人很难逃得出她们的手掌心，你只怕不易脱身了。”

淡淡地笑了笑，敖楚戈道：“褚爷，你这不是威胁我吧？”

褚二官冷笑道：“岂敢，岂敢。”

敖楚戈起身道：“承蒙接待，日后必当回请！”

褚二官道：“怎么，敖爷，现在要走……”敖楚戈呢了一声道：“再留下去，客主两不便，我还是回去好了。”

褚二官嘿嘿地道：“敖爷，五朵花没有同意之前，在下不能放你走。”

敖楚戈道：“褚爷要留下我？”

褚二官呢了一声道：“在下奉命办事！”

敖楚戈点点头道：“好，我倒要看看褚爷是如何地留下我的……。”

褚二官笑道：“慢着，敖爷，你不见见她们！”

敖楚戈摇摇头道：“不必——”

褚二官嘿嘿地道：“她们却要见你……”但见五个美艳夺目，如花似玉的少女栅奶而来，这五个女人一个比一个娇艳，一个比一个风骚，她们面上都浮现着一层迷人而抚媚的笑意，似乎五浪汉的溃败和伤亡，并没引起她们多少哀愁，仿佛此事与她们无关一样……。

褚二官一指最前面那个少女，道：“这是甜姐儿，崔大鼻子的女人……”甜姐儿一笑道：“别再提那个窝囊鬼，他已断了手臂，再也威风不起来，这种男人，哈哈，敖爷，你说是不是？”

敖楚戈冷冷地道：“在下不愿置评这件事。”

夏媚上前道：“敖爷，我们姐儿最喜欢真正的汉子，过去和五浪汉只不过是玩玩，谈不上感情，嘻嘻，敖爷，我们姐儿五个个都有一身不同的好处，如果你愿意，嘻嘻，只怕你想离开我们都不可能……”淡淡地一笑，敖楚戈道：“抱歉，在下无福消受……”风二娘不悦地道：“敖爷，我们姐妹可不是乱点鸳鸯谱，看上你是欣赏你的武功和机智，你应该明白，寻常的人我们还看不上呢？”绿绿叹口气道：“敖爷，不瞒你说，往昔我们跟着五浪汉，得罪过太多人，现在五浪汉全栽了，我们姐儿仇家不少，唯有找个有力的人支持我们，我们想了很久，唯有你最合适，敖爷该想想我们的苦心，我们的汉子死了，我们不但不报仇，还愿以身相许，这份情义不薄呀……”冷漠地一哼，敖楚戈道：“绿绿，这姐妹中，你的心机最深，也最毒，我早就听过你大名，你们自知报仇无望，所以才想了这个法子，要用女色来毁掉我，哼，

五朵花，天下再强的人也敌不过你们这群如狼似虎的娘们，你们杀人不用刀，但可将这个人毁得无影无形！”

绿绿淡淡地道：“这是艳福，人生几何——”敖楚戈哼声道：“对不起，你们找别人去吧。”

甜姐儿格格笑道：“放爷，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姐妹既然扯下脸了，嘿嘿，你要我们收回，只怕不容易了。”

敖楚戈道：“你要怎么样？”

甜姐儿嘿嘿地道：“我们只有将你强留在这里。”

敖楚戈摇摇头道：“很难！”

夏媚大声道：“呸，放楚戈，我们姐妹看上你，是看你长得还像个人，嘿嘿，你他妈的给脸不要脸，哼，我的丈夫已死在你手里，这个恨没消没了。”

古情幽怨地道：“夏媚，别激动！”

敖楚戈怒声道：“你们姐儿们的心肠真狠毒，有道是杀夫夺妻之恨，你们想先陷我于不义，让江湖上全不耻我的为人，再用美色消蚀我的身子，这手段好毒好辣！”

风二娘嘿嘿地道：“不错，姓敖的，我们就是不用这法子，也一样能毁了你。”

绿绿冷酷地道：“敖爷，我们要祭亡夫了。”

五个女人闻言之后，立刻自怀里各扯出一条白带子，缠在头上，她们面上那股子淫荡笑意刹时一扫而光，换上是一种怨恨和愤怒，真没想到，女人真是善变……。

甜姐儿道：“褚爷，请上香！”

立刻有个丫头捧来一个香炉和一个灵牌，上书五浪汉的夫之幽，下署这五个女人的名字，她们在甜姐儿的率领下，各进了三柱香。

褚二官嘿嘿地道：“敖爷，在下想帮忙都帮不上了。”

冷冷地一笑，敖楚戈道：“褚爷，在下并不怪你！”甜姐儿是她们五朵花的大姐，她冷冷淡淡地一抿嘴角，道：“敖爷，请容我最后说一次！”

敖楚戈冷冷地道：“你还想说什么？”

甜姐儿哼哼地道：“敖爷，你必须弄清楚，我们的汉产是死在你的手里。这仇深似海。但我们甘愿放弃仇恨，请你容纳我们做你的妻子，那是为什么？因为你是值得钦敬的汉户。”

“你是我们理想的人，我们不愿意放弃你，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觉得我们还不会太讨厌，敖爷，你就收留我们！”

摇摇头，敖楚戈道：“好意心领，恕难遵办！”

甜姐儿微愤地道：“那你就是不识相！”敖楚戈叹道：“你这是强人所难！”

风二娘嘿地一声道：“那你欣赏什么样的女人？你说？”敖楚戈想，厂想道：“那很难说，欣赏女人，各人角度不同。

有如饮水，冷暖自知，有的喜欢环肥，有的欣赏燕瘦，但决不会是你这一型的！”

绿绿媚笑道：“我。怎么样？”

敖楚戈冷声道：“你不觉得你近乎无耻？”绿绿淡淡地道：“食与性，人之常伦，只是有的人敢说，有的人不敢说而已，敢说的未必就是骚，不说的也未必不骚啊？”这娘们说的虽有点邪，但却不无道理，敖楚戈虽不耻这

群娘儿们的气节，但私下却不能不佩服她们的勇气，他不想辩叱，仅淡淡地一笑。

古情冷冷地道：“大姐，咱们难道还要和这个柳下惠妥协下去？”甜姐儿道：“当然不会，不过咱们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我们想一次就谈判成功。天下只怕没有这么容易的事！”

古情不悦地道：“要这个男人上钩，只怕不是件容易的事。”

敖楚戈怒声道：“夏媚，别尽打如意算盘，我姓敖的可不是容易摆布的人！”

夏媚冷笑道：“你还能跑出红磨楼么？敖爷，告诉你，五浪汉的那点功夫。你是见过了。虽不怎么样，可也是江湖上一流高手，但在我们姐妹眼里，他们尚不足一击，因为五浪汉的武功大多是沿自我们姐妹的传授，若我们姐妹联手，嘿嘿，敖爷。

能将你摆得四平八稳……”

敖楚戈心里一紧，料不到艳冷傲倔的五朵花，居然还是五浪汉的授业恩师、五浪汉的武功已足以惊世骇俗了，自己力拼时，侥幸以剑罡剑伤对方，如今面对五朵花，他心里不禁又增加了一层压力。

他冷漠地道：“不会那么容易，我敖楚戈不是轻易摆得平的！”

甜姐儿一笑道：“夏媚，你这法子很可以试试。”

夏媚哼声道：“何止可试。简直是非做不可。”

风二娘道：“那我们还等什么？”

砰地一声，厅门被人撞了开来，只见崔大鼻子和隆科喜带着两个汉子冲了进来，甜姐儿哟地二声道：“大当家的，你这是干什么？断了条骷髅，就羞见自己人啦，呸，别那么丧气，我们姐妹正要替你们报仇呢。”

崔大鼻子哼地一声道：“他妈的，你们这几个骚娘们，我们五浪汉没全死光，你们就抢着找户头，呸，老子算认清你们这身贱骨头了，五浪汉的老婆岂能让姓敖的占去！”

怨毒地瞪了褚二官一眼，叱道：“娘的，老褚，你是什么东西，居然干起拉皮条的勾当来了，我崔大鼻子待你不薄，把你当自己兄弟般看待，没想到，你看我们五浪汉跨了，竟然做出这种事！”

褚二官汕汕地道：“崔爷，这话可难听了，她们哀求我将敖爷请来，事先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甜姐儿冷冷地道：“老崔，五浪汉散了，你崔老大也废了，我们五个姐妹往后总要活下去，要活下去就必须有个依靠，江湖上能让我们姐妹看上的不多，性放的文有文才，人有人才，武有武才，所以我们选上了他！”

崔大鼻子骂道，“放你妈的屁，要选也不能选五浪汉的仇人……”夏媚冷冷地道：“舍他而外，你崔老大就能放过人家么？”隆科喜怒道：“婊子货，你们真是无情无义！”

风二娘嘿嘿地道：“情？谁跟你们有情有义，你们不过利用我们的美色，我们利用你们干买卖，本来就是在凑合营，现在你们散了，我们当然要另起炉灶……”崔大鼻子嘿嘿地道：“原来你们是看我不能再保护你们了，嘿嘿，好。我先杀了姓敖的，让你们看看，我崔大鼻子并没有真正倒下去，我有力量统驭你们，我要你们跪着，爬着，求着收留你们，那时候，嘿嘿，你们才知道崔大鼻子的厉害。”

古情幽幽地道：“只怕你会连另一支手臂都保不住了。”

五朵花闻这言全部响起一连串不屑地嘲笑，唉，女人的心，海底的针，既现实，又无情，她们这五个女人的心可谓阴毒到了极点，阴毒得没有一丝夫妇之情……。

隆科喜沉声道：“大哥，咱们目的是杀姓敖的，跟她们先不要一般见识！”

哦，崔大鼻子道：“老敖，我先给你介绍两位朋友！”淡淡地一笑，致楚戈道：“我认识。”

站在那里纹丝不动，身着古怪衣衫的汉子一瞪眼，道：“你认识我？”

敖楚戈冷笑道：“看你这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打扮，我就知道，江湖上传说的苗子，就是你！”

苗子怪眼一翻，一片赤白，露着大黄牙，道：“崔大鼻子，你来时说过什么？”崔大鼻子嘿嘿地道：“只要姓敖的一死，这五个娘儿们随你挑！”

夏媚哟地一声道：“他妈的，老崔，你敢情把我们当货物，爱让给谁就让给谁，你至少也得问问我们姐妹答不答应？”崔大鼻子冷笑道：“五浪汉的娘们爱给谁就给谁……”

风二娘叱道：“你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老崔，咱们走着瞧瞧！”

青面虎森冷冰凉地道：“苗子，要干就动手，不动手，就走。”

苗子点点头道：“不错。”

他从怀里掏出一根青竹苗子，朝着敖楚戈一笑，呼地一招，照着敖楚戈的小腹之处点去，这一招，看似平淡无奇，但却从笛孔之中，散发出一连串青气，那股子青气经风一吹，缕缕丝丝地朝敖楚戈飘去。

敖楚戈移身跃去，道：“好毒的邪气！”凌空的身法中，他挥洒出一股极大的劲道，硬将对方的毒气挥散，但苗子的武功另成一格，突然将笛子放在嘴边，寻常人一定以为他要用笛音伤人，但他却在最快的时间里，轻轻那么一吹，只见无数缕如芒的小针，有若蜂巢样的罩向敖楚戈的全身——。

敖楚戈一展，道：“吹箭！”

这种暗器手法在中原并不多见，四周的人俱都讶异地望着苗子这手功夫，敖楚戈长笑声中，无双剑卷起一蓬光艳，将那一蓬如芒的箭丝全化解开去。

苗子身子一颤，道：“好剑法。”

那笛子在他手中，陡地射出一柄剑来，哇地一声大叫，连人带笛朝敖楚戈涌去，挥洒中连着和敖楚戈换了七八个招面。

崔大鼻子叫道：“妈的，青面虎，你不上！”

青面虎嘿嘿地道：“两打一……”

隆科喜冷冷地道：“你们两个通通上，未必能干掉他！”

青面虎哦声道：“咱们何不四个全上？”崔大鼻子沉思道：“有道理！”

褚二官嘿嘿地道：“崔老大，你和隆科喜的断臂之伤还未好哪！”

崔大鼻子骂道：“妈的，只要能毁了姓敖的，耸然死了，也不在乎！”

夏媚格格地道：“不怕的都可以上。”

隆科喜骂道：“你他妈的幸灾乐祸！”

崔大鼻子哼声道：“咱们有的是机会和她们算帐，青面虎先上！”

带着一声长啸，一片刀光有若雪球似地朝敖楚戈滚去。苗子精神一振，大叫道：“好呀，青面虎，今天可要联手和姓敖的斗斗！”挥出三刀，青面虎道：“看谁先伤了这个兔崽子！”

敖楚戈长吸一口气，道：“你们休怪我无情了。”

面对这四大高手，敖楚戈的剑刹时在空中布起一道艳光，只听一声如雷的大吼，那冷艳的剑光，有若旭阳般愈滚愈大，登时将这四个高手困在剑幕之中。

风二娘颤声道：“好高明的剑法。”

绿绿脸色惨变，道：“看来咱们的希望落空了。”

甜姐儿冷冷地道：“为什么？”

绿绿道：“姓敖的武功太高了，决不是我们这几个能制住的！”

褚二官嘿嘿地道：“何不联手将他毁了？”古情冷冷地道：“褚爷，你愿意出手？”褚二官嘿嘿地道：“只要诸位不再存有希望，凭我们这些人的力量，嘿嘿，要毁了敖楚戈，并非办不到！”

夏媚点头道：“得不到的，只有毁了。”

甜姐儿叹气道：“往后江湖上再找这样二个人，只怕不容易了。”

风二娘冷笑道：“笑话，凭我们的条件，有的是汉子供我们驱使。”甜姐儿一冷，道：“好，咱们先帮助他们将敖楚戈毁——但是咱们必须有个原则，毁了敖楚戈后，立刻离开红磨楼——”夏媚不解地道：“为什么？”甜姐儿道：“我不愿意再和姓崔的缠下去。”

夏媚不屑地道：“笑话，一个残废，他又能怎么样？”摇摇头，甜姐儿道：“别忘了，那个苗子和青面虎都不是容易斗的人！”风二娘冷笑道：“你们这几个浪蹄子真是死脑筋，毁了敖楚戈后，再毁这两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绿绿一跃身形道：“那咱们上！”

但见这几个美艳如花的女人；有若穿花蝴蝶，各抽出自己随身兵戎，将激斗的几个人围了起来。

崔大鼻子笑道：“好呀，甜姐儿，你们果然不忘旧情，在这节骨眼上，尚来助我一臂之力，等我将姓敖的剁了，嘿嘿，好好地待候你！”

甜姐儿寒声道：“废话！”

面对恁多高手，敖楚戈脸上的杀机愈来愈浓，他斜挥无双剑，沉喝一声，那挥洒的剑幕渐渐扩散中，一道强光自剑刃中泛射出来，照得他们俱睁不开眼来。

崔大鼻子颤声道：“速退！”

他叫得太晚了，那道剑影虚幻有若干百道之多，只听一连几声惨叫，隆科喜，青面虎，还有古情，跟甜姐儿，全躺在血泊之中。

苗子，崔大鼻子和褚二官饶是退得快，还是各中了一剑，侥幸的是当时没要了他们的命。

但敖楚戈虽然伤了这许多人，自己却亦在疏神之际。挨了夏媚一剑，深有寸许，泊泊鲜血沿着他的手臂流下来。

苗子颤声道：“老敖，你好狠！”

淡漠地昂着头，敖楚戈道：“对付你们这群自私自利，夜郎自大，无中生有之徒，已经是相当客气了，如果不是我留了三分劲没发，哼，此刻你只怕连说这句话的力气都没有！”

风二娘颤声道：“老敖，我们姐妹和你无怨无仇，你竟然将我们大姐和古情也杀死，这种手段，只怕天理不容……”敖楚戈叹道：“我并不想杀他们，可是他们却抢进了剑幕范围之内，你应该得清楚，那时候我不能收手、

谁收手谁就得躺下，为了保护自己，只有发出一剑！”夏媚嘿嘿地道：“你胡说，那时候你可以扭转剑势！”

满脸不屑地一笑，敖楚戈道：“如果我任剑势发出去，你还能刺我一剑么？夏媚，不要不知好歹，我早留了情，不然，你也躺下了。”

夏媚一呆道：“这……”

崔大鼻子叱道：“好了，你们还在嘀咕什么？乘这老小子受伤之际，你们还不下手，这机会千载难逢！”

褚二官黯然地道：“崔老大，你我还能动手么？”崔大鼻子一呆，道：“这……那几个娘儿还可以，凭风二娘，夏媚和绿绿，她们应该有足够的力量杀死他！”

夏媚冷冷地道：“我们会听你的么？”

崔大鼻子道：“夏媚，这不是斗气的时候，放虎容易擒虎难，如果今日不杀了他，往后再动手，那机会可不容易了。”

风二娘怦然心动，道：“不无几分道理。”

绿绿冷冷地道：“别上当，姓敖的不过伤了点皮毛，如果他再以刚才那一剑对付我们，谁有自信能躲过那一招！”

夏媚苦涩地道：“谁也没有把握！”

敖楚戈点点头道：“你们尚有自知之明，还有一段日子好活，我告诉各位，如果现在起洗面革心，重新作人，咱们将来会成为朋友。否则，那只有一死！”

崔大鼻子愤愤地道：“妈的！”

剑刃缓缓举起，敖楚戈道：“我再听一句妈的，你立刻就失去说话的机会！”

崔大鼻子只觉一阵冷风自心底里升起，森森凉凉的，使他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吓得不敢再放出一个屁——淡淡地一笑，敖楚戈冷漠地朗外行去，手臂上的血，滴滴鲜红地往外流，他毫不在意，任它流下……。

他那么稳定而坚强地走了，没有一个人敢再拦阻，直到他身影消逝在大厅外，才传来风二娘一声沉重的叹息……。

厅里，又响起崔大鼻子的咒咀声，那是一种莫可奈何的咒咀……。

缕缕风啸迎着脸面拂过，丝丝凉凉的寒风吹进了伤口之中，像被撕裂样的痛苦，一个踉跄，他——敖楚戈差点栽倒地上，额际上渗出了颗颗汗珠，他曾受过无数次的伤，但却没有一次像这般痛苦过，那伤口看来并不大，但隐隐地有种麻痹的痛苦，他悚然的一惊，付道：“剑上有！”

这个意念在他脑海里不过一闪而逝，口里已有种于涩的感觉，他有需要喝水的欲望，但他晓得，自己只要沾上水，这条命就算完了。

眼前浮现出一连串浮晃的影子，那是一种不真实的影像，踉踉跄跄朝前一扑，一集柔若无骨的手已将他承住，耳际传来一阵细柔的话声道：“别再倔强了，你中了剑毒……”

心弧剧裂地一颤，敖楚戈道：“夏媚，你可以下手了，我此刻连拿剑的力量都没有，这是最后的一刻，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夏媚格格地道：“我要下手，不必等到现在了，当时，我可以揭破你中了剑毒，但是，我没有，你知道为什么？”敖楚戈一怔道：“为什么？”夏媚轻柔地一叹道：“因为你是一条真正的汉子。”

敖楚戈不禁有种被嘲弄的感觉，一条真正的汉子，那是多么虚晃的字

句，他惨然一笑，道：“那有什么么用？多遥远的话！”

夏媚颤声道：“自从我知道用自己的美色来俘虏男人以来，我从没遇上一个真正的汉子，虽然我从欢愉中去找寻一些不真实的东西，来填满我自己的空虚，但，始终是寂寞的！”

摇摇头，敖楚戈道：“你告诉我这些，有什么意义？”夏媚幽幽地道：“我只想让你了解，我此刻心中的感触！”敖楚戈叹息道：“你很寂寞？”夏媚问道：“你呢？”敖楚戈叹息道：“一个人不管他有多大的彪功勋业，有时候难免会有种寂寞的空虚，但如果他生活上很充实，活着的意义不同，那种寂寞便会减至最少！”

夏媚黯然地道：“你没有同情心……”

敖楚戈一震，道：“我没有同情心——”夏媚点头道：“不错，一个女人向一个男人诉说自己的隐衷，你不但不表示同情，反而诉说那么多道理……”敖楚戈冷冷地道：“我只想知道你跟踪我的目的……”夏媚一惊道：“你中毒很深，需要解毒！”

敖楚戈冷声道：“不要忘了，咱们双方都在敌对地位，而且，我很怀疑你的目的，依五朵花的为人，她们不会那么仁慈！”

夏媚哀伤地道：“我希望你不要将我个人和五朵花扯在一起，不错，当初我们看上你是有很大的目的，因为我们五朵花有很大的事业，离不开强有力的的高手，可是如今，五朵花死的死，散的散，那些事业我已没有兴趣，我只想……”摇摇头，敖楚戈道：“我不是你要找的对象！”

夏媚哦的一声道：“我知道自己是个残花败柳，不配和你在一起，可是我只想和你作个朋友，可以谈谈的朋友！”

敖楚戈黯然地道：“你只要一心向善，许多人都是你的朋友！”夏媚肯定地道：“不，我只要你！”

敖楚戈闻言不禁一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女人会这么坚定地说出这句话，沉思片刻，一时却不知该说什么？夏媚凄楚地道：“你怎么不说话？”敖楚戈苦笑道：“我在想，我们是分开较好。”

夏媚满脸寒意地道：“你讨厌我？”

敖楚戈摇摇头道：“不是这个意思，我俩是活在两个极端不同的环境里，不可能栓在一起，夏媚，请走吧。”

夏媚焦急地道：“你的毒伤……”

敖楚戈冷冷地道：“我相信还能治好！”夏媚冷冷地道：“没有我，你绝对治不好。”

敖楚戈朝前踏出半步，道：“你是叫我求你？”夏媚嫣然一笑道：“只要愿意，我随时乐于效劳！”坚定地哼了一声，敖楚戈道：“抱歉，我不愿意！”

他倔强地挺起身子，忍着那阵阵传来的痛苦，迈着步子，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她的心刹时全碎，碎得散了开来。一股恨意涌上心头，夏媚怒声道：“好，你倔，你傲，你逞强，我就不信你是铁打的，敖楚戈，咱们走着瞧、你非求我不可！”

咒咀的话声，轻轻缕缕地传进了敖楚戈的耳中，他恍如未闻一样，一步深，一步浅地朝前跨去。

夏媚厉叫道：“站住，你不要命了。”

眼前是个很大的池塘。那清澈的池水反映出敖楚戈脸来，敖楚戈脑中混沌沌的，胸口被一阵火样地燃烧啃咽着，他口干得几乎想将一池清水喝干，

踉跄地扑到池水边上，一身字直往池子里伸去。

夏媚惨声道：“你自己找死，谁也救不了你。”

敖楚戈脑中灰白得没有一丝思维，只觉全身都在熬热中，他需要水，需要那股沁凉，毫不犹疑地爬进水里，人也往池子里沉去。

夏媚冷冷地道：“去死吧，你这个倔强的人！”

只听身后，一个冰冷的话声：“你恨他？”夏媚一回头，眼前一个身着蓝衫的青年，面貌俊逸、举止洒脱；仅在那弧形的嘴角上，噙着一丝冷酷的笑意，她没好气地道：“恨他怎么样？你管得着！”

那蓝衫青年微微一笑道：“我要是你，就给他一剑，免得他那样痛苦！”

夏媚冷冷地道：“你知道他痛苦？”

那蓝衫青年眉宇一扬，道：“当然，看他满脸青气，一副痛苦的样子；就知道他中了很烈的毒，有种毒最忌碰水；他自己往水里送，显然活不成了，既然活不成了，你何不给他一剑？”夏媚一震道：“你是什么人？敢管我的事！”

蓝衫青年淡淡地道：“小号无肠！”

夏媚惊叫道：“无肠公子——”

无肠公子嘿嘿地道：“不错，夏姑娘，本公子最喜欢你这种貌美年轻的姑娘，如果你的恨消了，嘿嘿，何不随本公子逍遥逍遥？”夏媚冷冷地道：“你知道水里那个人是谁？”

无肠公子朝载浮载沉的敖楚戈瞄了一眼，道：“管他是谁，反正活不成了。”

夏媚冷笑道：“这个人不同，你会有兴趣！”

无肠公子果然一震，道：“谁？”

夏媚冷冷地道：“一笑见煞，敖楚戈！”无肠公子神情一变，道：“敖楚戈？嘿，夏姑娘，你没开玩笑？”夏媚不屑地道：“你很有本事，居然知道我姓夏……”无肠公子阴冷地道：“夏媚在五朵花里算是最艳媚的，本公子风闻已久，嘿嘿，真是想不到，敖楚戈会伤在你的手里！”夏媚淡淡的道：“你不信？”无肠公子嘿嘿地道：“信，当然信。”

他在池塘边转了一圈。看见敖楚戈载沉载浮地在池中央旋荡，陡地挥出一掌，砰地一声，将敖楚戈击进水里，再也没有飘上来。

夏媚颤声道：“你干什么？”

无肠公子笑道：“既然你这么恨他，我送他早点上路。”

夏媚恨声道：“你该死！”

无肠公子冷笑道：“该死的是他，谁叫他落在我无肠公子的手里？”夏媚妩媚地一笑道：“你倒颇善解人意。”

她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态度转变之快，与先前判若二人，使无肠公子不禁一呆，再加上她那妩媚而令人心弦颤动地一笑，无肠公子只觉心中一荡，一丝欲念自心底燃起，不觉有种极需要亲近的感觉……。

无肠公子怔怔地道：“你好美。”

夏媚一捞额前发丝，道：“真的么？”

无肠公子嘿嘿地道：“如果你夏媚能跟着我，嘿嘿，我包你享受不荆”夏媚眸中闪过一丝异样的色彩，但这一丝异色，在她眸子里也不过一闪而逝，她故作羞态地低下头玩弄着衣角，无肠公子欲念更炽，不自觉地伸臂将夏媚搂进怀里，一只手在她的背上不停地抚摸……。

夏媚娇声道：“你真坏，专爱欺负人！”

无肠公子大笑道：“美色当前，不动心者，只怕少有！”

夏媚哦了一声道：“那你是看上我了？”

无肠公子点头道：“我无肠公子也是道中老手，但遇上你这样的女人，还是头一次，嘿嘿，夏姑娘，咱们……”他胆子愈来愈大，那双手不但不老实，居然将自己的头，偎依在夏媚的胸怀间，夏媚眸中一闪，道：“大白天，有人！”

无肠公子大笑道：“这里百里之内没有人家，咱们何不以天为帐，以地为席，岂不是另有一番滋味？”夏媚没有吭声，任他疯狂下去。

无肠公子是个中高手，大凡女子不吭声就是默许的意思，他放肆地去动手动脚，似乎没有一丝防范……。

夏媚知道时机到了，大笑道：“你乐昏了头！”

她岂肯放过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右手以快速绝伦的手法，朝无肠公子的小腹之中拍去，此刻双方距离很近，夏媚出手应当是十拿九稳，谁知她的手才递出去，手臂已是一麻，伸出的手一下子垂了下来。

她颤声道：“你……—”无肠公子面上一冷，道：“你跟我玩这一套，夏媚，早着呢。”

夏媚全身一颤，道：“无肠，你想怎么样？”无肠公子冷厉地道：“不识抬举的东西，本公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居然敢下手偷袭我，嘿嘿，夏媚，今日我要你知道本公子的厉害，看看我是不是你想像中的草包！”

夏媚一拳捣去，道：“我跟你拼了。”

她自觉这一拳功力不差，但捣在无肠公子的身上、有若捣在棉花堆上，软绵绵地，没有丝毫力道，无肠公子的动作实在太快了，不等他的拳势收回去，已将她的‘曲池’点上，她只觉全身一麻，登时有若泥塑似的，站在那里动也动不了。

但她的嘴尚能说话，冷冷地道：“你想怎么样？”无肠公子想了想，道：“很简单，我只要将你的衣衫全撕下来。尽情享受你后，再将你推进池子里，喂王八！”

无肠公子一向淫荡成性，行事全凭个人喜恶，面对这样一个绝色女人，他岂会白白放过，那手又开始乱摸起来。

夏媚并不是什么贞妇烈女，对男女间事原本看得很淡，但，此刻她却觉得十分厌恶，只觉得自已落进无肠公子手里，是件很窝囊的事。

她厉声道：“你敢；无肠公子，我不会轻易饶了你。”

无肠公子嘿嘿地道：“我有什么不敢的？夏媚，本公子现在就让你看看。”

他伸手将夏媚那件外衫撕了下来，夏媚不禁尖声大叫，她脸上那副惊恐和愤怒的表情，落进无肠公子眼里，真是又怜又爱。无肠公子看了心里一乐，哈哈两声大笑，情不自禁地在她脸上亲了亲，夏媚又怒又急，吓吓地直吐口水，无肠公子双目不停地眩惑在她那雪白莹光的双峰间，不自觉地要伸手！哗啦一声水响，池子里的敖楚戈忽然冒出头来，他双目炯炯，嘴里咬着一截似鱼非鱼，金光闪闪的东西，霍地跳上岸来。

无肠公子面上一寒，道：“你没死——”敖楚戈将嘴里的东西吐了出来，淡淡地道：“好人永远不死、你却真的该死。”

夏媚颤声道：“你……你……”

无肠公子冷冷地道：“你中了剑毒，又挨了本公于一掌，嘿嘿，一般人根本活不了，而你，居然尚能活着！”

敖楚戈哼了一声道：“这应该感谢你那一掌，我正在沉浮之间，你那一掌将我送进了水底，在水里，有一条金娃子送进我嘴里，很巧，这金娃子不但能解百毒。还有延年益寿，增加功力之效，所以，我又从鬼门关回来了……”无肠公子懊恼地道：“有这种事！”

敖楚戈哦了一声道：“天下有许多不能理解，也很难解释，不过我活着是事实，你可以仔细看看我，是不是活生生的！”

无肠公子冷冷地道：“你活着跟死丁差不多，因为我不让你再活下去。”

夏媚愤愤地道：“你死到临头。还在耀武扬威！”

无肠公子嘿嘿地道：“丫头，他救不了你，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待会儿，我处理完了他后，再好好折磨你这个小妖精！”夏媚冷冷道：“少神气，事情不会如你想像有那么顺利的。”无肠公子置若罔闻地道：“老敖，我这个人向来不太过份，念你伤势未愈，乘早滚蛋，本公子还有余兴节目，希望你……”他一一无肠公子可没那么好的心肠、不过此人善攻心计，久闻敖楚戈的大名，所谓盛名之下无虚士，没有三分三、不会上梁山，他没有把握取得这一战的绝对优势，所以他故示大方的放敖楚戈一马，谁知敖楚戈并不吃这一套，鼻子里冷冷一哼，道：“无肠，你打了我一掌，我叫我白吃白咽——”无肠公子瞪眼道：“你妄想报仇？”敖楚戈冷冷地道：“我也给你一次机会，松了夏媚的穴道，立刻走路，否则，我要你无肠，也下池子里泡泡！”无肠公子厉声道：“老敖，你瞎了眼，本公于让你，并不是怕你，好，你既然这么不识相，嘿嘿，本公子就早早送你上路”此人嘴里说着话，自袖子里已闪出一柄薄有三分，长有尺余的短剑，脚下略移，已一剑穿了过来。

剑式歹毒，攻的真是又快又厉。

敖楚戈哼声道：“果然有两下子。”

略略提气微移，无双剑在呛然声中射了出来，一溜冷艳划空而来，斜直地劈向无肠公子的身上。

无肠公子嘿嘿地道：“来得好。”

他运足全身劲力，挥剑挡住对方长剑，叮然声中，无双剑仿佛有千斤之力，将无肠公子连人带剑，劈进池子里。卜通一声，四下的水花翻射，他已沉进水里，一股鲜血冒了出来，向四下散去。

夏媚一呆，道：“你哪来这么大的力道？”敖楚戈楞楞地道：“我也不知道。”

他只觉刚才那一剑并未用上全力，而竟有这么大的力道，在他说来，的确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哪知道眼下金娃子不仅能在瞬息间增加二十年功力，更能增长力气，延年益寿，可惜他当时没有会过意来。

夏媚想了半天，道：“我知道了，一定是金娃子的力量！”

敖楚戈苦笑道：“但愿你说对了。”

夏媚道：“你别楞在那里，帮我解开穴道！”

敖楚戈哦了一声道：“好。”

他轻轻地拍开夏媚被封的穴道，转身放行。

夏媚颤声道：“你到哪里去？”

敖楚戈淡淡地道：“我俩各有所归，你自己走吧。”

夏媚泣道：“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其实，我是真喜欢你！”

摇摇头，敖楚戈道：“好意心领，只希望你能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夏媚顿声道：“我们难道不能做个朋友？”

敖楚戈道：“本来就是朋友嘛。”

夏媚轻轻叹了口气，道：“敖公子，我现在总算想通了，一个女人不管有多么大的野心和抱负，她终究是个女人，需要的不是繁华和享受，而是有所依靠！”

点点头道：“不错，你可以重新开始，我愿祝福你！”

夏媚凄然一笑道：“谢谢。”

敖楚戈叹道：“你要去哪里？”

夏媚叹道：“找一个清净的地方了结残生！”

敖楚戈一震道：“你要出家？”

夏媚惨声道：“你怎么知道？”

敖楚戈道：“一个人如果真能全想通了，脑子里无色无欲，正是佛家所谓的四大皆空，你对红尘三丈，看似已无留意，但，夏媚，我劝你，别走那条路，因为你不是那种人！”

夏媚一怔道：“为什么？”

敖楚戈道：“因为你并不是能完全看得开的人，往后日子尚长，你不如找个还过得去的人嫁了……”夏媚摇摇头道：“除了你之外，这看不上其他的人！”苦涩地一笑，敖楚戈道：“那是缘份，也许你会遇上更理想的！”

夏媚黯然地道：“但愿——”

敖楚戈身形朝外缓缓移去，道：“我祝福你。”

他似是有许多话要说，但又不忍说出，长叹一声，蹒跚地离去，身后传来夏媚那凄凉的叹息声！

——全书完——

